

Mohammed Omer

炮弹下的渴望

加沙走廊轰炸日记

24岁获战地记者最高荣誉的巴勒斯坦籍记者经典之作

［巴勒斯坦］穆罕默德·奥默／著
温泽元／译

我们最简单、安定的日常，
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大愿望。

罗杰·沃特斯
摇滚乐团平克·弗洛伊德前主唱

诺姆·乔姆斯基
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

莎拉·罗依
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炮弹下的渴望：加沙走廊轰炸日记

作者:[巴勒]穆罕默德·奥默

译者:温泽元

ISBN:9787508671291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引言

时隔加沙走廊的上一场战争已经一年，我回想起第一次跟贾拉勒·戎迪亚碰面的场景。2014年夏天，我看见他坐在残破的自家房子上面，周遭尽是尘土碎石。虽然他努力保持冷静，我还是在他脸上看到压力刻蚀出的纹路。跟许多住在加沙走廊的人一样，历经以色列近期一连串的袭击之后，人们已经能够预测出空袭的频率大约三到四年一次——如今贾拉勒已经一无所有。贾拉勒说出内心的疑惑：他的妻子还有六个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如今家园已毁，他们该安身何处？哪里才是真正安全的？他们被困在加沙走廊，哪里都去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有一天不再有炸弹轰炸、空中再也看不见战机。或许如此，他们才能重拾足够的平静来重建家园，找回那种正常的生活。

一年过后，贾拉勒仍旧无家可归。他的住宅仍然呈现毁损状态，家人虽然安在，但也仅仅是活着而已。至于我自己，则尽可能保持乐观，这片狭长的飞地[注]过去是一片秀丽、自给自足的沃土，如今已然成为断壁残垣，在这里生活绝非易事。以色列决心要让我们永远回不了家，这就是加沙走廊居民所面对的现实。1947年到1948年有一场肃清行动，当时以色列觊觎一块联合国尚未允诺的领土，因此就针对该区域的非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注]。那次事件之后，加沙走廊成为一块安居的乐园，让成千上万名非犹太裔居民，得以从伊尔根、史腾恩，还有利希[注]等民兵组织的屠杀魔掌中逃出来。这些以恐怖分子自居的组织，就是今天以色列军队、警方，还有以色列国安局的前身。不过直到今天，那些比支持犹太复国的民兵组织更早逃到这里的长者、男人、女人，还有小孩，纵然已经与家园失散，他们手上还握着自家的钥匙。这些钥匙代表着希望跟决心，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重返故土。

经历2014年以色列的袭击之后，加沙走廊里的许多孩童仍然惊魂未定。我们还是居住在这座围城中，人民所能够购买、对外输出和进口的商品都受到限制。我们无处可去、动弹不得，外人要来探访更是难上加难。听着人权主义者高声颂赞“巴勒斯坦人能在这种侵略行为之下存活下来”，我们内心感到无可奈何，毕竟我们早就过了好长一段这样的日子了。他们说的或许没错，但终究点出了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被迫继续忍受，过着这种悲惨的生活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延续了六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发动的攻击，还有让人不能苟同的种族清洗长达12年。但我们受到的压迫已经绵延了67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时间在历史上已经没有其他案例可以比拟。

每一天、每分每秒，我们都活在扭曲的现实当中。我们所经历的这场人为灾难，就是为了要巩固、宣扬他们奇怪的价值观——那股昭然若揭的种族歧视心理。而他们全凭着信仰及种族，就让自己有了这种特权，随后却又对这一切行径予以否认。这些举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存在（他们所不能容的种族、信仰）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他们的目标，就是逼迫我们“自愿”放弃我们的国家、事业、家人、家园、祖先，还有文化。他们所施加的迫害，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们阻止我们重建家园，还进行军事袭击，锁定攻击目标，监禁人民；甚至将居民围困、不供应餐食，更有各种泯灭人性、剥夺人权的刑罚。为了抵制我们的运动，还以“维护公共安全”的名义，设置各种城墙及检查站。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留在了这里。没错，在加沙走廊我们永远找得到生存下去的方式。女人会将那些轰炸过我们家园的、已然废弃的坦克炮弹，制成花盆。学生回到被炸弹毁得坑坑洼洼的学校，矢志完成学业；他们用胶带将毁损的课本粘好，又简单地将圆珠笔修好，重新使用。每到傍晚，他们借着烛光念书。燃气、水，还有电力不时会停止供应，在加沙走廊，这也是天天都得面对的状况。我们就这样专注在生存的基本层面，秉着我们引以为豪的决心，继续勉强度

日。我们也是人，同样怀抱梦想，但也会有噩梦来袭；我们坚忍强壮，但也有脆弱的时候。在继续盼望、祈求正义的同时，我们对于自给自足的能力感到自豪，也会谦卑地感谢上帝，让我们获得外界协助。

时至今日，正义仍未降临。每次贾拉勒碰到我的时候，他都会问："西方世界每次谈到跟人权相关的民主还有存在主义时，都表现得振振有词，他们会将理想落实到行动上吗？他们难道没有听说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侵害吗？"他的双眼在我的眼中不断寻找希望。他知道我曾在加沙走廊以外的地区待过，也不时跟有影响力的西方人交谈。很多时候，我的双眼没办法迎上他的凝视。我能感觉到西方强权对于加沙走廊所遭受的一切其实关注甚少。居住在加沙走廊的180万居民，其实常常感觉自己似乎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没办法把这个令人惶恐的事实告诉贾拉勒，我让他继续保持这股希望，告诉他我会继续把他的故事推广到全世界。我向他保证，他的声音绝对不会遭人忽视。

与贾拉勒相同，我们都是加沙走廊的居民，天天都要经历各种区域攻击，还要承受每几年一次的大型袭击。从我还是一个孩子时起，经过青壮年期，到现在为人夫、为人父，这就是我的生命经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注]发生的几年前，我来到这个世上。直到今天，共有四代人历经以色列的侵略，但是多数人对于一切所知甚少。距离上一次大规模攻击已经一年了，去年夏天[注]，我们在无可言喻的炼狱中生活了51天。每经历一次袭击，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紧密、更有韧性，也愈发坚定。这种求生意志，以及重建家园的决心，让我们团结一致。人们始终怀抱这样的希望——或许去年夏天的攻击是最后一次了，大家不再需要过这种痛苦的生活了。我们虽怀抱希望，但没什么信心。

本书阐述了战争的各种面向，也收录了我过去撰写的有关以色列侵略行为的报道。社交媒体对最近的攻击行动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在

处理以色列情势的相关议题时，审查删节的现象——无论是媒体的政策，还是新闻记者的自我审查——都无所不在。过去被当成新闻草草带过的事件，现在都备受质疑。因为有了社交媒体，以色列的残暴攻击行为终于无所遁形，新闻媒体不得不派记者到现场报道。尽管欧洲跟美国的新闻媒体，还是抱着特定的立场来报道，但是整体而言，情况还是有所改善。像贾拉勒这样的人民之声，很少有机会能够推送到新闻媒体上，然而"数字解释之声"（Electronic Hasbara Force）——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网站，目的是通过社交媒体向全世界呈现以色列政府的态度——却是恼人地不停出现。他们的立场包含以色列"维持纯犹太人国家" "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种先发制人的手段实在是极端矛盾。

在媒体上，以色列的安全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我们常听到犹太籍移民需要更多保障，以色列工人、学生、军方、警方还有外交官也是，大家都需要安全；但是从来没有人主张要维护数百万名巴勒斯坦人的安全。他们忍受着毫无间断的攻击行为，还被逐出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已经定居几千年的老家，那片人们悉心照料、珍视的土地。这种不被重视或选择性忽略的现象，让数百万名巴勒斯坦人所承受的压迫，越来越严重，甚至不可收拾。

在主流媒体上，很少有人提及加沙走廊人民的权益，也不曾替我们辩护，哪怕单纯替人民的生命发声；毕竟我们不像其他国家，我们没有海陆空三军，也没有核武器。我们至今仍未设置任何检查站，我们也没有将以色列人民的住宅铲平，剥夺他们做生意的权利，更没有监禁以色列人民，哪怕是孩童。我们没有在他们的城市周遭建造城墙，没有把他们的农作物连根拔起，也没有扣留税收。我们不会去计算人体所需的最低卡路里摄取量，再把多余分量的食物列在违禁品清单当中。假如以色列人随时想要出国，巴勒斯坦人不会予以阻挡，也不会禁止他们到学校上课。我们不会切断他们的电源、炸毁净水场，也不会用污水灌满大街小巷。我们不会扣留供给医院药物的船只；如

果他们的渔民在人为划定的界线周围游荡，我们不会用枪射杀；不会让人们在等待医疗假核准的时候，当场死在检查站。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夫妻身在两块不同的领土上，而禁止他们住在一起。上述这些事巴勒斯坦人都不会做，而那都是以色列人施加在我们身上的。他们使用这些手段已经好几十年了，而这还不包括每三到五年一次的大规模军事攻击。

巴勒斯坦的陈述显然很少浮上台面，哪天有人看到关于巴勒斯坦的新闻，大概也是在以色列辩护自身权益的时候顺带提到的。这个蕞尔小国倾注大量资金来操弄媒体。巴勒斯坦当局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跟哈马斯[注]（Hamas）谈和。一旦双方有所接触，以色列和美国就会威胁巴勒斯坦，要让驻扎当地的代表扣留他们的税收。很多时候，巴勒斯坦当局几乎都要破产；支付薪资已经不容易，遑论应付以色列用金钱堆出的媒体高墙。

对大多数的媒体而言，如果不播报实情，巴勒斯坦人看起来会比较没有人性，也因此让所有报道都站在施压者那边，而不是站在受害者那边。我们是受侵占的人民。我们从1967年的6月6日就被正式占领，而从1947年11月30日至今，巴勒斯坦也不断遭受种族清洗。掠夺土地、占领他人家园，这就是冲突的根源。这种冲突无关信仰，从来就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以种族之名，宗教只是用来划分隔离的手段而已。

以色列占领土地的原因，跟信仰、《圣经》故事或是其他用来合理化自己行径的借口无关。真正的动机是战争：争夺上游水源、河川，还有地下水。大家都想要控制、利用丰富的天然资源，比如适合耕作的土地，还有西部沿海与加沙走廊沿岸的天然气层。政经势力也至关重要，大家都想在中东拥有军事经济的影响力。真相就是如此，其他理由都是幌子。

其实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这三种信仰在这片圣地上，和平共存了1400多年。虽然偶尔仍会爆发冲突，但导火索多半都是入侵者所致，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十字军、奥斯曼帝国、罗马帝国，或是今天拥护犹太人复国的积极分子。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巴勒斯坦的这些民族基本上能和平相处。而且历史也证明，我们甚至还很喜欢彼此呢！

社交媒体改变了大家对巴以冲突的认知，从原本闪烁模糊、单一面向的理想主义，转变成多面向、追求事实根据的真相。大家的理解慢慢从想象转变为现实，我希望这本书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把那些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故事保存下来。有些段落正向积极，比如在上一次的攻击中，有4500名婴孩在加沙走廊降生；有的故事则令人心痛，比如在袭击中不幸丧命的青年艾哈迈德，通过他姊姊纳耶斯·阿尔卡耶的回忆以及一字一句，我们才得以纪念他。在此我也希望能向加沙走廊的基督徒跟穆斯林致敬，他们团结一致的心无比坚定；这里的牧师跟伊玛目[注]都敞开教堂与清真寺的大门，不会把信仰不同的人挡在门外。大家都忘记巴勒斯坦人其实有着各种信仰，其中还包含了犹太教。从古罗马的记载、希伯来古书，还有欧亚的史学地图里都可得知，巴勒斯坦已有3000多年历史。在耶路撒冷旧城区那个纪念1948年以前战败身亡的英国士兵的墓碑上，也有所记载。巴勒斯坦地区包含部分现今的黎巴嫩、伊拉克、约旦、以色列、埃及，还有加沙走廊。如果你在上述地区出生成长，那么你就是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尽管很多人体内可能流着高加索人、亚洲人，或者是非洲人的血液，但是巴勒斯坦并不是我们的民族，我们属于阿拉伯民族。在这里，种族跟信仰不能直接画上等号，这片土地上除了伊斯兰教、犹太教、朱斯教，还有基督教跟其他宗教。

在加沙走廊，基督徒与穆斯林同生死、共患难。巴勒斯坦的这两个宗教族群，都亲眼目睹学校以及教堂、清真寺被以色列军队炸毁。

以色列军方与西岸狂热的犹太居民会逮捕他们，禁止他们饮食，对他们加以羞辱，把他们与家人拆散，禁止他们离开巴勒斯坦，甚至直接夺走他们的性命。纵使以色列捏造出一套说词，剥夺我们的人权，基督徒与穆斯林还是始终秉持着基本的人道精神，坚定地团结一致。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事实，因为延长占领加沙的主要战略，就是制造原本根本不存在的分化现象。这种假想的分化现象，时常是西方国家政府“两国方案”[注]关切的核心议题。无论是两个国家还是一个国家，这个争议在中东根本无足轻重，对于巴勒斯坦或以色列来说更称不上是个问题。这种两国论述，根本只是在症结的表层涂上一层厚厚的漆，让人误以为其实状况大有进展。从政经层面来看，如果以色列占领加沙所投入的资本代价比利益高，他们才有可能会收手。逼迫以色列付出代价，这正是“抵制、撤资、制裁运动（DBS）”[注]的目的；而此举的优点，就是这种诉诸法律的方式无须动用枪械、滥杀无辜，就能达到目的。这个办法不涉及暴力，而在南非的先例中也确实成效卓著。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能够秉持平等包容的心态，团结成一个国家。2015年4月2日，皮尤研究团队公开一份报告：《世界宗教的未来：人口成长预测，2010～2050》（*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Population Growth Projections，2010-2050*）。根据这份报告预测，到了2050年，将近80%的犹太人口会聚集在两个国家：以色列和美国。

很有趣的是，直到今天，在这两个国家里，美国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穆斯林、犹太人，还有基督徒，他们时常一同工作，住在同一个小区，去同一间店消费，有时甚至彼此成为朋友。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信仰、习俗，以及传统。他们能够和平共存，不用建立围墙、检查站，也无须使用炸弹、隔离法规，更遑论那些为了打压而施加于加沙以及约旦河以西居民的手段了。只有在以色列，战争才永

不止息。综观上述现象，我发现问题的根本不是人种、信仰，或是种族，政策才是关键。改变政策，才能改变动荡的现状。

只有和平共荣，才能获得强盛的力量。假使以色列自认受到邻国威胁，他们就应把巴勒斯坦当作能互信互重的伙伴。只要回溯到发生于2000年的冲突暴动，我们就能发现，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曾经有过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在以色列境内上班的巴勒斯坦籍劳工，加班到晚上还是能安然回家。至少在这个时期，他们还能够挣钱养家、维持生计。不像现在以色列随意侵占土地、设立禁区，紧闭国界，让巴勒斯坦人不得不依靠国际组织以及慈善团体的救济度日。这样的景况，让加沙八成的巴勒斯坦人成了难民，还需要联合国救济组织的协助。正当联合国一再呼吁以色列终止这种占领攻击行为，要巴勒斯坦人有所自觉的时候，却不断受到美国阻挠，甚至让以色列打压加沙的行动加剧。

面对这种战争罪行、打压巴勒斯坦人权的事件时，国际法常常隐身幕后、不见人影。在我目前寥寥数年的人生当中，对于滥杀无辜这种事情，我发现国际组织通常都令人绝望，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想想2011年，国际组织同意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但是当巴勒斯坦人希望避免以色列高空轰炸时，却遭到否决。保护利比亚跟保护加沙当地的无辜民众，我觉得这两件事根本没有差别，更何况联合国组织甚至已经来到加沙，提供在地协助了。

以下我提出两个积极正面的看法作结：虽然加沙走廊每天都活在绝望之中，面临严重的失业状况，巴勒斯坦人的韧性仍然不受动摇。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人尽己所能，养活自己、稳固基本人权——即便只有少数人能获得以色列允许，到海外追寻梦想，他们还是到学校甚至大学受教，把教育视为未来人生的基石。以色列应该要跟这一代年轻人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仇敌看待。

另外一点则跟美国有关系。回想我初次到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还有美国各地的犹太教堂演讲时，虽然很多人专心聆听，不过还是会有对于真相感到不屑、鼓噪谩骂。这种现象现在已经有所转变，而且也跟美国年轻一代的犹太人有所连结。我了解这个过程进展得相当缓慢，甚至需要花上好几年，不过这种感觉让人安心。改变即将来临，这是很棒的现象。

穆罕默德·奥默

---

1. “飞地”是一种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个地理区划境内有一块隶属于他地的区域。（若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2. 1948年5月，以色列正式宣布建国，以色列建国隔日，中东其他国家不承认其存在，便向以色列宣战。而该年在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的部分领土，约旦则占有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南部，而埃及则在沿海地区占有一小块土地，后来被称之为“加沙走廊”。而在1948年的战争中，大量的阿拉伯人逃离“犹太国家”，此后这次流亡也被阿拉伯人称为“大灾难”。
3. 犹太复国主义的激进军事分子，组织目标是以武力手段，建立一个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国家。
4. 1987年巴勒斯坦群众举行的大起义，主要是反对以色列长久以来的军事侵略。
5. 也就是2014年以色列发动的军事镇压。
6.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成立于1987年，属逊尼派，其宗旨是以武力消灭以色列。哈马斯主要活动区域有加沙走廊、卡塔尔，还有其他中东地区。
7. 原意是指在伊斯兰教仪式上领祷的人，在伊斯兰教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8. 巴以冲突中的政治解决方案之一，此方案主张居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人以及阿拉伯人，各自建立两个不同的国家。
9. 人权团体于2005年成立的运动，主要是从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加以制裁，迫使以色列停止非法侵占、迫害其他种族。

当我的孩子嚎啕大哭

我们似乎没有活着的权利，也不允许替自己辩护。根据美国的说法，这种权利只有以色列人独享。

我的儿子奥迈三岁大的时候，躺在婴儿床里，身体裹着毛巾哭泣。夜已深，这个时候没电没水。我的妻子发狂般地安抚、哄着我们的孩子，脸上却挂着一行行的泪。今天晚上，奥迈的摇篮曲是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Ride of the Valkyries*），只不过是以色列版。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的爆炸声像大鼓般敲打着地面，地狱之火导弹担任管乐器，无人机则负责演奏弦乐。在我们四周，以色列武装直升机与地面迫击炮的轰炸声完成了这首交响乐，他们的声响跟瓦格纳低音号的乐音一样清晰可辨。

不过这不是表演，这出死亡歌剧已经上演了好几天。孩童受到惊吓，身处浓烟之中，他们嚎啕的哭声取代了观众的掌声。榴霰弹从建筑物及车子旁呼啸而过；同时另一枚导弹也找到了轰炸目标，精准地炸毁另一户人家。现在超过6人丧命，隔壁医生的家被三枚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击毁。攻击目标究竟为何，无人知晓。医生已然丧命，而他的双亲早在上一场2008年到2009年的战事中身亡。空袭的声音在我跟莉娜的耳边嗡嗡作响，奥迈也哭个不停。现在死亡总数已经累积到186人，另外还有1390人受伤。联合国指出，这些人大多是加沙市民。

战争的终点遥遥无期，大量的坦克车在远方的国界聚集，准备来一场陆地大袭击。空中嗖嗖盘旋的阿帕契直升机所制造出的空气震波，使得奥迈的婴儿床不断摇晃。警报声划破寂静的夜空——以色列

军舰又发射了另一枚导弹。国界就在不远处，但是我们无法动身离开。自2007年开始，加沙走廊就成了一座围城。我们不像以色列有防空洞可躲，加沙的180万市民里，有超过一半是未满18岁的孩童。他们全都挤在曼哈顿一般大的区域，无法抽身。我们只能留在原地祈祷，希望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

这一切我过去也经历过。我虽在加沙长大成人，但是以人夫、人父的身份度过战乱，这还是头一遭。这种感受截然不同，我多么希望自己有办法能凭空让妻儿从这里脱身啊。但这里是我挚爱的故土，还能怎么办呢？空袭看似永无止境，噪音也实在响得恼人。在这种紧绷寂静的时刻，莉娜开始给奥迈喂奶，静静地祈祷。

轰隆隆！突然有一颗炸弹从天而降砸在家门外头。莉娜冲出房外，一边把奥迈紧搂在怀中，一边寻找安全的角落。奥迈不断哭吼，无法平复。这样尖锐的哭声带给我的恐惧，只有为人父母者才能体会。我找不到方法安抚奥迈，只好趁他躺在我妻子怀里时，握紧着他的小手。莉娜把奥迈牢牢抱在怀中，我们焦急地穿越一个又一个的房间，眼睛紧盯着天空，观察是否又有导弹袭来。以色列一直以来都声称自己的攻击目标很准确、不会伤及无辜。真的是这样吗？若真是如此，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孩、女人和长者身受重伤、变成残废，甚至失去性命呢？又为什么会有医院被炸毁？怎么会有学校、桥梁、自来水处理厂、温室或其他地方的市民成为攻击目标呢？统计数据总是呈现出天差地别的事实。

轰隆！突然闪过另一道白光，别处又传来爆炸声。紧绷的情绪几乎让人无以为继，无人机的嗡嗡声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我们一边戒备，一边等待，又有一连串的地狱之火导弹打得整栋建筑物摇摇晃晃。我们无法合眼、无以成眠，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活着。

我把冰箱门打开，接着又关上。现在还是无电可用，但我也不会感到诧异。莉娜试着进入梦乡，好不容易小睡一会儿，却又颤抖着醒

来。这就是加沙遇袭的景况，对于战争会延续多长、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也毫无头绪。

为了让自己分心，我们开始聊天，也很好奇在隔离墙[注]另一头的以色列人在做些什么。他们的行动不受限制，能够来去自如。有了空袭警报和防空洞可躲，他们会感到安全吗？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房子被军舰击碎，不用害怕坦克车把大街小巷给碾碎，不用担心推土机把房屋铲平，不用害怕轰炸机把邻居家炸毁，也不用担心无人机追查出自己的行踪。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位居全球第四，他们有完备的海陆空三军，还有铁穹防御系统[注]，能够有效抵挡加沙自制的火箭导弹。加沙没有陆军、海军跟空军，也没有设立检查站提供安全保障。我们似乎没有活着的权利，也不允许替自己的处境辩护。根据美国的说法，这种权利只有以色列人能够独享。

仔细思量这种伪善的行径，让我对这样不平等的待遇有了更深的认知。以色列的主要城市离加沙只有短短几小时车程，但是我们身处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加沙就像是波兰的罗兹、克拉科夫，还有华沙贫民窟[注]的混合体。没有以色列的允许，我们不能擅自离开，也不能进入以色列境内。以色列限制我们的饮食，兴之所至也会进行突袭检查，更擅自决定加沙人民能够使用哪些产品，从卫生纸、糖乃至煤块都在管制范围内。以色列还会逮捕我们的孩童、父母，他们想把人犯扣留多久就多久。他们用步枪的红外线瞄准镜对着我们的孩子，只为贪图一时的快感。以色列社会难道不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不知道政府用他们的税金来欺压我们吗？他们的双亲或是祖父母来到巴勒斯坦之前，难道没有遭受过同样骇人的遭遇？催生犹太民族重返巴勒斯坦运动的动机，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欺压的行为再次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吗？

以下稍为修改莎士比亚的台词，他说的确实没错：“阿拉伯人就没有眼睛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手、没有五脏、没有身体、没有感知、没

有欲念、没有情感吗？我们不是跟你们吃着同样的食物，受到同样的武器伤害，为同样的病痛纠缠，用相同的方法治疗，也同样遭受酷寒溽暑吗？你们刺伤我们，难道我们就不会流血？你们搔痒我们，难道我们就不会笑？你们毒害我们，难道我们就不会死？假如你们对不起我们，我们难道不会报复？如果我们在各种事情上都是一样的，那报仇这件事也就别无二致了。”注

纵使绝望失意，加沙还是我的家。无论身在何方、无论出入国门时要在检查站等多久，甚至要在烈日底下跟海关人员争论他们欺压旅客以及受害者的行径，通过拉法市关口时，我还是备感喜悦，因为终于回家了。

持有荷兰的公民身份，我其实是有选择的。每当炮声隆隆，我都不禁问我自己，该不该举家搬到荷兰去，到那个我儿子出生的地方，继续我在鹿特丹伊拉姆斯大学和哥伦比亚的博士班研究，试着把F-16发射的导弹还有以色列施加于我们的噩梦抛诸脑后。

但是身为记者，我有义务把事实传达给同胞跟以色列人民。我选择留在巴勒斯坦，我要跟妻儿、父母，还有兄弟姊妹待在这个挚爱的家园。

以色列从1947年之后就让我们的生活支离破碎注。我跟家人生为“错误”的种族，信奉“错误”的宗教，所以此地不欢迎我们。不过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心意已决，永远不会离开。这是世人所享有的权利，无论你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也无论你信奉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我们终究都同样是人。

---

1. 编者注：指2002年以来，以色列为了防止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侵入，就沿着巴以国界偏东一些的位置筑起八九米高的隔离墙。所以这堵墙其实纳入了不少国际上认为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并且使得有些民房、公路、学校被拆毁。目前这堵墙还在建造中，已超过400公里。

2. 以色列自行开发的反火箭系统，能自动探测火箭弹，拦截5～70公里以内的目标。

3. 历史上，纳粹都曾在这些地区设立过集中营。

4. 原文出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5. 联合国于1947年通过分治法案，主张建立一个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而以色列于1948年宣布建国，1949年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黑夜降临加沙

以色列不断突袭加沙。

斋戒月[注]的夜晚总是欢欣满溢，亲朋好友会齐聚一堂享受开斋饭[注]。但是今年的气氛却不同于以往。

夜晚最令人恐惧。每到夜晚，以色列军方会提高轰炸的频率，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清真寺、教堂，甚至学校或是医院，到处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周一，以色列军队向位于加沙中心戴尔阿达斯的阿克萨医院展开一连串炮火袭击，他们声称自己是要轰炸藏匿的坦克导弹。首发炮弹爆炸时，哈利勒·哈塔卜这位外科医师正在开刀。察觉炮击之后他立刻冲下楼，发现至少有4人死亡、12人受伤，其中包括医生、护士、看护，还有管理人员。这些医疗人员全部变成了伤员。

面积比半个纽约市小一些的加沙走廊是180万人的家，这些人大多是穆斯林，其中掺杂少数基督教徒。自从2007年被以色列跟埃及封锁之后，加沙人民就与外界隔绝。对所有未满七岁的孩子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经历的第三次长期攻击了。

据报道，经历了两周的炮火猛攻，已经有超过600名巴勒斯坦人丧命。而以色列陆地突袭之后，有28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另外还有2名以色列市民死于冲突之中。

加沙根本没有电可用，到处都是一片漆黑；民生用水发臭，食物也全部变质。这个夏日的夜晚，到处都弥漫着恐惧的氛围。

我拜访了位于第八大街的阿尔巴巴一家人，因为这个15人的大家庭，他们跟炸弹之间，只隔着一层皱皱的铁皮屋顶。23岁的哈尼·阿尔巴巴听见无人机的嗡嗡声。这些无人机有些只是为了监视用，而有些则被改装成武器。这次来的到底是哪一种无人机，没有人猜得出来。无人机的声响，足以把孩子们吓得匆匆躲到街角，一边发抖一边祈祷。哈尼紧张地盯着夜空，察看无人机的踪影。

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已经导致好几户家庭被毁。周日，在靠近汗尤尼斯(注)的一个小镇里，炸弹炸毁了阿布·贾姆一家的住宅，造成20多人死亡。为了安全起见，哈尼的父亲把一家人分散到不同房间里——这残酷的躲炸弹游戏，天天都在加沙的各户人家中上演。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颗炸弹在阿尔巴巴家后方的田地爆炸，震出一声巨响，接着发出一道闪光。地面剧烈地摇晃，空气开始内爆，整个人的肺似乎要被抽成真空。

夜幕再度降临。这个区域为何会遭到袭击，原因至今未明，这里没有“恐怖分子”，也没有火箭炮弹。住在这一带的，都是被攻击行动吓得胆战心惊的平凡家庭。

长期处在战乱之下，加沙走廊的各式资源已然枯竭。政府没有钱来维护公共服务，多数人也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截至目前，至少有12万名加沙市民，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好几千名加沙人也暂时躲在联合国学校避难。大多数的难民返家时，迎接他们的只剩一堆废墟，几乎无法重建家园。用来建造房屋的水泥更遭到以色列严厉管制，他们怀疑这些水泥会被哈马斯挪用，拿去建造士兵专用的通道。

在叙法医院里让我感到最惊讶的，莫过于这些受灾家庭的坚忍与韧性。为了躲避炮火，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了难民。我目睹一位从城市西部逃难而来的祖母，试着安抚她的四个孙子跟两个女儿。这一家人吃着几片面包、配着两份酸奶，还有小黄瓜跟西红柿，这就是他们的开斋饭。

停战协议的确有可能落实，但是各方人马都需要出面谈判。上周埃及提案时，没有任何人来征询哈马斯的意见。如果国际组织有勇气跟哈马斯对话，各方甚至也有可能和平共处。哈马斯要求的停战条约，跟联合国呼吁的内容别无二致：开放国界，让人民有工作、学习、重建家园的机会。假使加沙有办法好好地独立自处，以色列也无须担忧自己的安危，无须害怕加沙走廊的人们铤而走险、触发危机。

2008年1月，加沙跟埃及国界的屏障终于撤除。数以千计的加沙人民涌入埃及，迫不及待地去领取生活必需品。我还记得当时巴勒斯坦社会有多么宽慰，这样倏忽即逝的自由是一时的纾解。

我的邻居光是喝到一瓶可口可乐就欣喜若狂了。能够有迁徙的自由，能够取得新鲜的食物、干净的水，能够享有啜饮可口可乐的乐趣，这种大家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生活，正是加沙人民需要的。开启国界的第一天，哈马斯就立刻停止从加沙发射火箭导弹，以色列政府应当将这点铭记在心。

无论官方声明为何，以色列根本无意击溃哈马斯，他们只是想稍微削弱、分化哈马斯的武力。哈马斯的存在，恰好让以色列有一个正当的、可供谴责的对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了合理的攻击目标。然而占领加沙唯一的目的，正是要让下一代变得更为激进。

像阿尔巴巴这样的家庭，根本不该被迫带着孩子在屋内逃窜、祈求越多人活着越好。而远在以色列国境另一端的阿什杜德，那里的人民也不该窝在防空洞里，躲避加沙激进分子的火箭炮弹。

如果各方政府没有坐下来好好协商，我怕这样不平等、诉诸刑罚的暴力循环，会让巴勒斯坦人变成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大概也只有内心最黑暗、最愤世嫉俗的人才会希望如此吧。

---

1. 斋戒月为伊斯兰历当中的第九个月份。斋戒期间，所有穆斯林在日出之后不得饮食、性交，日落之后则可以自由进食。
2. 此为斋戒月期间，每日黄昏后的第一餐。
3. 此为加沙走廊五省当中，面积最大的一个省份。

肉身已废，精神尚存

“不像其他的国际记者，我们这些来自加沙的新闻工作者不只播报新闻，”新闻记者穆罕默德·奥默说，“我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死去。”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不时会传来一些最新消息，表示以色列又展开新的屠杀行动。每天都有另一户人家遭到炮击，而屋内遁入梦乡的孩子就这样丧生。

连看足球也不那么安全。以色列所发射的精准导弹，夺走了几名正在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少年的性命，他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谁输谁赢了。

虽然没有足够的凭据，但以色列确实将我们视为“人肉盾牌”。到处都找不到他们的把柄，我们被以色列当成攻击目标，他们却成了受害者。

这种生活看似超乎现实，实际经历起来却是场噩梦。每个被他们屠杀的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感觉，以及记忆。他们的存亡都会影响到许多父母、孩子及配偶。但是在这里大家没有办法哀悼，因为人们都得在这个越来越窄的牢笼当中，不断死里逃生。假如要让大家更清楚加沙实际的伤亡规模，那么就把死亡人数等比例放大：在三周内，有12万名以色列居民或300万名美国人遭到谋杀。我们是遭到管控的一群人，从能吃什么、能去哪里，到能过怎么样的生活，甚至能跟谁接触联系，都遭到严格的限制。我们的选择甚少。

加沙是我的家，我跟其他人一同受苦受难。

身为新闻记者，最让我感到震惊的莫过于一位正在替孩子哺乳的母亲，被以色列导弹炸死的场景，毕竟我的妻子每天都会替我们四个月大的儿子喂奶。那位母亲当场死亡，孩子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我亲眼目睹并经历这样的场面，也绝望地把这件事发布在Twitter上，人们看到后不断转发。身为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新闻记者，还同时身为一个父亲，我感到极端愤怒。为了挖掘更多报道，我每天在有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尸体血泊中移动，而这些散落的尸体多属于我所熟识的人：邻居、朋友或是小区居民。我们不像其他国际记者，来自加沙的新闻工作者不只播报新闻，我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死去。

国际新闻记者到这里亲眼目睹加沙的大屠杀时，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谦逊悲悯；这些围绕在他们身旁的遗体，上一秒钟还是活生生的成人、孩童和婴儿；他们还在跟这种恶劣的环境斗争，努力活下去，下一秒却一命呜呼。只要有新闻报道在媒体上出现，加沙的人民都会祈求，希望这些报道能够公正无私地把事实传递给外面的世界。

唉！但是一切总是事与愿违。即便记者想要中立地报道实情，雇用他们的上级机关还是会要求他们把报道背景、细节和事件全部抹去。那些勇于发声、勇于把事实公布于世的记者，常常隔天就发现自己被调职，甚至遭到开除。因此，社交媒体上来自人民或公民记者的报道，就填补了这段现实与大众认知之间的差距，这些人也替加沙的相关报道带来新气象。

从纽约、伦敦、巴黎、柏林、悉尼、德里，还有内罗毕，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读者和听众，你们应该开始质疑自己接触到的信息了，不要全盘接收媒体塞给你们的信息。把新闻报道放到一边，开始质疑，交叉比对所有资料。Twitter 140个字的限制只是改变的开始，但不全然是真正的事实。

我用最快的速度草草写下笔记，搜集各方访谈，再跟官方资料相互核对，冲到计算机前面，趁断电之前赶快把我脑中的灵感浓缩成文字。我的压力总是来自“来不来得及在断电之前，把这则故事上传呢？”状况好的话，电源大概也只够我用两个多小时。战争最后的九天，我都活在黑暗之中。而且，生命有限！如果运气好，我会尽可能在报道新闻之前，把握一两个钟头小睡一下。这场战争不只残害我们的肉身，对精神还有情绪来说也是一场折磨。他们精心策划出这样的攻击模式，让原本已经边缘化的族群，经历这种非人的生活。

加沙当地的记者跟国际新闻记者有诸多不同。在加沙当地播报的新闻不需要加入背景介绍，放上大屠杀及人民绝望的照片就已足够。毕竟我们亲历其境，历史背景大家早已相当熟悉。国际媒体需要解释的面向更多，也需要在报道中加入历史介绍，如何精准、如实地把新闻呈现出来也非常重要。如果我看到一所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注]设立、作为难民营的学校被炮弹击中，我会访问被这一幕撼动的人，他们对于那些美国供应的武器作何感想——诸如F-16、无人机、阿帕契直升机、以色列坦克、巡航导弹、海军军舰，还有迫击炮。没错，这些武器的来源都需要公之于世。美国的新闻媒体都会表示，伊朗提供武器给加沙政府，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提及以色列的武器来自何方。其实以色列声称伊朗供应给我们的那些武器，至今加沙人民仍在痴痴地等。加沙军队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小型武器跟自制火箭弹而已。反观以色列，他们拥有的武器全都是先进发达的美式装备。

2011年，我在开罗和西奈半岛制作有关“阿拉伯之春”[注]的新闻。但是加沙对我来说不一样，这是我的故乡、出生地，还有家人、亲友、同事所在的国家。从加沙北边的贾巴利亚到遥远南边的拉法市，有我的祖母，还有我的叔叔以及堂表兄弟姐妹。

许多地区都跟我的人生有着程度不同的关联，在拉法市，从私交甚笃的挚友、工作上的伙伴，到偶然结识的朋友。除了提问访谈之外，我尽量少说，试着多加聆听，希望能撰写出严肃认真的报道。在以色列2014年残暴攻击的倒数一个月中，我几乎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对一个怀有同理心的人类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理性实在难上加难。

讽刺的是，以色列对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阿布侯赛因学校的残暴行径，反而让我下定决心要表现得更为专业，因为事实就是最有力的铁证。而纪实影像也要散播到世界各地，让所有人读到、看到这些报道，进一步起身反抗、改善这个不利于我们的现实。

书写关于这所学校的报道时，我必须忍住自己童年的回忆——流亡到拉法市之前，在祖母家隔壁的学校度过一年级的回忆。当我看见学校残骸里四散的尸体时，我的脑中还是不禁闪过我人生中第一位老师亚西尔的影像。现在我已届而立之年，但是从前在这个遭到以色列炮弹轰炸之地玩耍时，我还是一个七岁的孩子。

在伊斯兰大学，我同样感受到青少年时期的那股兴奋。我遁身于校园，逃离拉法市难民营的灰烬所带给我的悲伤回忆，来到比较美好的加沙市。这一切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在城市里的这座高大建筑物中，我感觉自己从拉法市的牵绊之中解放了出来。

但是这周，当我需要把最新消息传递给CNN，告诉他们我挚爱的母校被以色列炸毁的消息时，我整个人几乎无法呼吸。我在这所大学受教育：为了回加沙，在以色列的检查站等待好几个小时之后，赶回学校教室考语言学。被轰炸的事实对我来讲实在难以接受，看着CNN邀请以色列官员出面解释为什么要轰炸一所莘莘学子受教育的大学时，我发现这整个世界有多么伪善、多么不公不义，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我当然也能选择视而不见，让自己维持理智；纵然事实相当疯狂，但是看见废墟一般的家园，还有那些渔民、农夫、医生和老师脸上绝望的神情，我愿意贡献心力、挖掘真相。没有一件事该被忽略遗忘，从一位母亲脸上沾染的尘土，到孩童眼中的恐惧，以及邻居试图从瓦砾中重建家园的过程，这些都值得一一记录。尽管有人说我报道有失偏颇，但是加沙是我的家，我会把这些批评当成称赞继续走下去。

---

1. 往后若提及此机构，皆以“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简称。
2. 发生于2010年到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行动。阿拉伯世界各个国家的民众走上街头，试图推翻该国的专制政体。

无声的恐惧

加沙市

周一早晨，以色列启动了“护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从此之后，至少有49人身亡、310人受伤，伤亡数字不断增加。

神圣的斋戒月才开始不久，在这期间，大家会反思自省，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在白天，人们都会禁食。一般来说，加沙的居民都会期待负责报告祷告时刻的人出面提醒，一旦收到指示，就表示执行完最后一次仪式之后就能开始进食。开斋时，大家不外乎会尝一口蜜枣、喝一口水。但是这次不同于以往，开斋节并没有这样的氛围。

F-16发射的导弹爆炸造成的震波，让窗户剧烈地震动，也在邻近的田地上洒满了泥土及炮弹的弹片。婴儿哭个不停、小狗不断吠叫，邻近的小区也变得喧嚣混乱。街上看不到一辆车，所有移动的物品都会被当成攻击目标。F-16发射的导弹尖锐的声音响彻夜空，无人机单调的嗡嗡声也不断在头顶上萦绕。危险四伏，我们无处可逃。

以色列所谓的“护刃行动”于周一稍早启动，许多以色列士兵在加沙走廊的10个地点展开空袭，开启保卫行动的序曲。上个周末，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属东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北部的阿拉伯小镇，以色列警察与示威游行群众爆发冲突，气氛始终非常紧张。而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加沙在14年前由捐献团体募资建造的国际机场，也已经遭到以色列六次袭击了。

只要以色列朝加沙发射导弹，我们就会试图反抗，以粗糙的自制炮弹还以颜色。双方不断尝试在战略技术上赢过对方，战争似乎绵绵无绝期。

在两方不断交火之下，加沙和以色列南方的人民就成了炮火的牺牲品。

无人机、导弹、坦克车、直升机、地面部队，还有夜间突袭，这些武器、攻击行为几乎每周都可以在加沙走廊见到。加沙内外的复仇声浪渐渐壮大，我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死伤只会越来越惨重。

死亡人数持续增加：现在已经有49人死亡、310人受伤，还有64栋民房被夷为平地。巴勒斯坦内政部发言人埃亚德·阿毕申表示，有192名受伤的民众是孩童和女人。伤亡数字每分每秒都在变动。内政部也说，在过去两天，加沙总共发生了510起空袭事件，但是数字依旧持续攀升；在加沙走廊，每分钟都听得到空袭的炮击声。

加沙在经济层面也已陷入绝境。前任哈马斯实权掌政时，已经有4.2万多名雇员好几个月领不到薪水，生活条件每况愈下。领不到薪资，就连食物、饮用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也负担不起。政府雇员没有钱可以消费，也连带影响到整个经济环境——商店、农夫、供货商、服务业，还有那些倚靠他人消费来盈利的业者。官方估计，总共超过25万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同理可证，银行倒闭也代表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公务人员每个月不会有固定收入。接二连三的空袭，加上不时出现的陆地突袭，使得有钱购买民生必需品的民众，赶紧抢购超市里买得到的商品。所有干粮杂货，像是奶粉、扁豆，还有通心粉，全部都被一搜而空，但就连这些基本的主食，对很多人而言都是奢侈的享受。

驻拉马拉的埃及大使威尔·阿提亚表示，埃及目前正在协商，希望能让各方同意停战。目前看来，无论是以色列军方还是巴勒斯坦的反

抗势力，双方似乎都不以休战为最终目的。隶属哈马斯的卡萨姆军团发言人欧贝达指出："看着敌人在加沙跟约旦河西岸犯罪，我们无法沉默以对。"

哈马斯领导者伊斯梅尔·阿什卡也表示自己对于停战感到厌恶："抵抗的结果不会是休战。除非以色列承诺停止侵略加沙，解除通关限制，释放所有交换俘虏协议当中的囚犯，我们才会停止反抗。"

阿什卡坚决表示："反抗行动能打垮特拉维夫[注]。"

在加沙的叙法医院里，有一位名叫凯南·哈迈德的孩子，他遭到弹片袭击而受伤。我询问当时发生什么事，他如此回应："我们家被一颗炸弹轰炸，亲戚就带我来这间医院。"

问及他的双亲在哪里时，他回答："爸妈还在家里。"这个孩子还抱着父母仍然健在的想法，殊不知他们已在今天下葬。

以色列军方表示近期将会展开陆地保卫行动，而在加沙走廊的边界，部队跟武器也已经整装待发。周三一早，以色列的海军也加入攻击行动的行列，开始从海上朝加沙投掷导弹。

加沙卫生署表示，各家医院都面临药品短缺的状况，有四分之一的医疗补给品现在已存货不足。卫生署发言人阿奇克巴医生呼吁国际团体，要求他们正视加沙的需求，并加以协助。

卫生署同时要求埃及开放拉法市通关，让病患急需的医疗补给品能够送到各家医院。过去几个月以来，拉法市的通关大门早已深锁、禁止通行。

---

1. 以色列政府于2014年7月8日发动"护刃行动"，反击哈马斯政权。
2. 以色列第二大城市。

拉法市开放通关，通行速度却极其缓慢、有所限制

加沙市

埃及开放拉法市通关，但是当地政府机关表示通行速度太过缓慢，有些伤员甚至要等超过24小时，整体状况让人不甚满意。

埃及跟哈马斯的关系紧张，因此并不是协调停战协议的最佳选择，甚至根本帮不上忙。如今埃及终于开放拉法市通关，这项禁令自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注)被罢黜之后就延续下来，现在来自加沙的伤员终于能够顺利通关。自从联合国要求埃及重启拉法通道之后，埃及现任总统塞西(注)就颁布了这项新政策。

不过这项措施仍然有所限制：根据巴勒斯坦边境管制单位还有埃及政府的规定，拉法通道只能让住在加沙、父母必须都是埃及国民的埃及人，还有受伤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医疗用品通关。

就连伤员要通关也似乎不那么容易。根据管理加沙通关的局长马赫·阿布·萨卜哈的指示，这周四只有“极少数”的受伤民众，还有整整三辆巴士的埃及人能够过关。

上周三傍晚正好是荷兰对阿根廷的世界杯足球赛，有10名加沙居民在汗尤尼斯海滨的咖啡厅看球赛时受了伤。直到周四傍晚，这群伤员还在等待救护车带他们通关。一位在通关管制局上班、不希望透露

姓名的受访官员表示，当天并不是所有运送伤员的救护车都能顺利通关。

巴勒斯坦内政部也表态，有好几千名居民早已登记要通关，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这扇本该“敞开”的关口。

尽管哈马斯跟埃及关系始终紧绷，周三埃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德尔·艾提还是对加沙境内愈演愈烈的攻击事件表达关切。

艾提在一篇新闻稿中呼吁，希望双方对于这种残暴的攻击行为有所节制。他呼吁不该让情况越来越复杂，否则重启协商的机会则更为渺茫。

在先前冲突中，埃及居中协调停战，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不过这样的影响力在塞西就任之后，显得越来越单薄。

根据哈马斯内部人士指出，他们将艾提的新闻稿解读成一份警告，“目的是要提醒他们，以色列会把加沙的部分领土从地图上抹去”。

该人士还提出：“这并不是哈马斯期待的答复。埃及先前已经多次扮演协调角色，这一次，他们也要确保自己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释放2012年10月交换俘虏协议中的全体囚犯。”

埃及政府指控哈马斯协助激进分子，让他们在西奈半岛引起暴动，不过哈马斯否认这项指控。过去实权政府曾靠着许多通道来获得大量收入，如今这些通道早已被摧毁，成为废墟。

2011年，以色列用1027名巴勒斯坦俘虏，跟一位遭巴勒斯坦监禁五年的以色列士兵沙利特相互交换，双方俘虏得以成功交换，都是埃及居中协调的功劳。

在近期以色列密集轰炸加沙的情况下，拉法市关口几乎见不到安保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身影。一到深夜，拉法市国界就成了一个没有人敢接近的地方。

在拉法边境拍片的摄影师阿贝德·阿菲菲于周四表示，即便是大白天，对那些准备通关的民众来说，这个地方仍然给人不祥的预感。

他还提道："以色列的无人机不断在上空盘旋，坦克车也不断开炮。"

数百名持有外籍护照的巴勒斯坦人站在通关口，希望能从加沙撤离。一旦埃及宣布关闭通道，这群人便转身离去；而数千名居留证即将过期的外国学生和劳工，也全都挤在加沙境内。

通常拉法市关口两周会开放一次，让参加小朝（Umrah）(注)的民众能够通行。这项措施得以落实，是沙特阿拉伯政府向埃及施压的结果：要求他们不能禁止民众参加小朝或者朝觐（Hajj）(注)。

在周四清晨等待通关的群众当中，有一名男子名叫莫森·卡维尔，他饱受脊椎损伤之苦。当周一的暴力行动逐渐升温之后，在以色列发动的第一次攻击中，卡维尔在汗尤尼斯的家中遭到导弹袭击，脊椎受到严重损伤。

哈马斯政权首领哈立德·马夏尔现身半岛电视台(注)，公开表态希望能寻求阿拉伯各国的协助，尤其是埃及的武装部队。

"我们还在等待埃及的精良部队给予回应。"马夏尔表示。

同时，在边境通关任职的阿布·沙巴哈也指出，他目前还没收到埃及的通知，不知道周五是否会重新开放，让挤在沿海地带的数千名人民和旅客得以通关。

---

1. 埃及首位民选总统。2012年上任、2013年遭到埃及军方罢黜。
2. 全名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2014年当选埃及总统。
3. 穆斯林在任何时间点，前往麦加朝圣的行动。
4. 每年朝觐的日期是伊斯兰历十二月的八日到十二日。朝觐是每年穆斯林规模最大的聚会，基本上每一位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必须朝觐一次。
5. 半岛电视台于1996年开播，是一家位于卡塔尔的国际电视媒体，节目内容以新闻为主。

死亡人数攀升，哈马斯支持度增长

加沙市

尽管市民遭到攻击的比例上升，但是随着以色列提高攻击频率，哈马斯也重拾加沙当地居民的支持。

无论是躲在地下室，还是散落在不同隐匿处，许多哈马斯的领导者都居住在较不醒目的场所，尽量不让敌方掌握自己的行踪、成为空袭目标。

不过在地面上，以色列军方仍然朝着这些首领的住所投掷导弹——而且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这些导弹常常会炸到错误的目标，把那些跟领导人毫不相干的家庭炸得一干二净。

虽然全国死亡人数和建筑遭到破坏的比例逐渐攀升，但是这周五加沙弥漫着一股气氛——以色列的炮火越猛烈，哈马斯就越受到加沙人民的欢迎。毕竟哈马斯执政七年以来声望不断下跌，这次算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加沙《穆塔莫报》的主编墨菲·阿布·夏麦拉表示："过去，大家都把以色列封锁加沙的责任推给哈马斯，认为这都是他们执政不力的结果。不过在以色列侵略的这段时间，人们都非常重视哈马斯，我也感觉得到他们逐渐获得社会支持。"

周五，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以及火箭炮持续朝加沙走廊轰炸；105名巴勒斯坦人丧命，至少750人受伤，超过200户人家被夷为平地。

几千名男男女女及孩童婴儿全都无家可归，他们的家当遭到破坏，生活也变得支离破碎。

以色列官方表示，自从周二的攻击行动开展之后，他们已经发动1100次空袭了。换言之，每四分半钟就有一场空袭。同时加沙为了报复，也已经发射了估计460枚导弹及迫击炮，只不过大多数都被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挡了下来。

对于之后可能会发生的地面突袭，加沙居民都非常担忧。以色列军方领导人坦承，他们确实有将地面突袭纳入考虑，并且也已经召集3.3万名后备军人准备行动。

以色列与加沙国界上有一排通了电的栅栏，在栅栏的另一头，以色列的坦克早在几天前就开始聚集。

将老百姓当成攻击目标

以色列空袭的强度和攻击平民百姓的频率都高得吓人，加沙民众纷纷在周五表达惊恐之情，他们认为以色列军方根本是刻意攻击老百姓。

周四下午2点，死伤人数已经达到94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处表示，有77%的死亡人口为市井小民，当中包含11名女子和21名孩童。

周五稍早，一位名叫阿纳斯·阿布威卡斯的巴勒斯坦医生于以色列袭击中丧命。他的家在大约凌晨3点半（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1点半），遭到三枚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轰炸。当时这位医生还在睡梦之中，他的身体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散落在公寓的每个角落。

这起事件在他居住的加沙市中的塔尔哈瓦引起公愤。邻居都表示，这位医生并不隶属于任何政治团体，而且也是一位认真的医生。他的住所现场，并没有别人居住的痕迹：他的公寓隔壁就是法哈办公室——一个贷款机构，专门服务那些想结婚但是经济困难的加沙年轻情侣。

住在汗尤尼斯的居民马哈茂德·阿纳迦尔，与其他人在帮哈吉一家八口收殓遗骸的时候，内心始终深受打击。周四傍晚，哈吉一家人死于以色列空袭，而这场空袭同样也夺走周遭几户邻居的性命。

“以色列怎么敢说自己没有瞄准小老百姓？”阿纳迦尔这样说道，“假如以色列真的有心要停止用火箭炮袭击加沙，那他们怎么会趁着人们在睡觉的时候发动攻势？”

心中的梦魇

36岁的谢里夫·穆斯塔法是公务员和三个孩子的爸爸，他表示他在拉法市的邻居甘纳姆一家人，绝对是以色列滥杀之下的牺牲品。

穆斯塔法表示，以色列军方原先一定是想轰炸甘纳姆的住宅——他是一位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最后却把他在睡梦中的表亲全部炸死了。

穆斯塔法还这样说：“他们一家人过得很清贫，而且为人平和，也从来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

“但是以色列真的在乎他们瞄准了谁，或是把谁给杀了吗？”他不禁大声质问。

拉法市里的耶布纳一带是这周状况最惨烈的区域，自从甘纳姆一家人遭到袭击之后，当地居民周五都显得惊惶失措。

甘纳姆的四层楼住宅现在已经成为废墟，而由居民组成的临时救难团队从里到外彻底搜查，寻找甘纳姆一家的遗体。

正当救难队人员从瓦砾堆里，挖出20岁的迪卜·甘纳姆烧焦的尸体时，邻居看着跟他们一同为这位年轻的母亲祷告，全都站在穆斯塔法身后啜泣。

穆斯塔法继续寻找，随后也在废石堆当中找到7岁的加利亚·甘纳姆的遗体。

“我永远无法想象自己的孩子成为这样的死尸。”他说。

“我有一种感觉，这些丧命的青少年当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小孩，这个念头就像梦魇一样。”

邻居表示，有另一位身份未明的年长女性也同样死于这场攻击，而且伤势最为严重。她的遗体送达医院时全部呈烧焦状，这一点也让当地的人权团体打电话询问，想要调查以色列用的究竟是什么武器。

在“铸铅行动”[注]之中，加沙医院的国际医生发现，死者的尸体都呈现一种不寻常的症状，原因就是以色列使用实验性武器“高密度惰性金属炸弹”（DIME）。

“导弹里含有化学有毒物质，国际团体必须要来加沙搜集采集证据。”巴勒斯坦人权维护网的穆罕默德·阿贾莫说。

阿贾莫表示，以色列近期的攻击行动，跟2008年、2012年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以色列这周都选在深夜发动攻击，阿贾莫认为这样一来，以军才能扩大攻击范围、伤害更多人。

许多加沙市民向中东之眼[注]网站反映，这周大家在享用开斋大餐时空袭频率似乎有增加的倾向。通常在晚上10点过后，加沙的电力会被切断，这也代表空袭最频繁的期间，正好是民众身处黑暗的时刻。

阿贾莫告诉中东之眼：“把老百姓当成攻击目标根本是违反国际战争法，所有日内瓦公约[注]的签署国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停战晤谈

自从以色列周二开始侵扰加沙之后，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注]在周四首次通电话，奥巴马主动提出协助，愿意帮助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战协议。

美国是否能直接与哈马斯有所联系，这点还得持续关注。分析师也表示，卡塔尔跟土耳其也有可能出面协调。

埃及总统穆尔西曾在2012年居中调解，让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战协议，不过哈马斯却指控以色列没有履行停战条件。

自从以色列2014年侵略以来，哈马斯的资深领导人马哈茂德·扎哈尔初次公开表态。哈马斯的阿克萨卫星频道于周五播放了一卷预录的声明，指出哈马斯不怕以色列的威胁，而且以方的攻击行动终将失败。扎哈尔暗指以色列公然违反条约，必然得为此付出代价：

“以色列挑起战火，而我们会准备好所有档案文件，以色列就等着签字吧。”扎哈尔表示。

尽管白宫发出声明，表示他们对持续延烧的战火甚感忧心。不过许多加沙人民认为美国的立场有所偏颇，他们也会拿放大镜检视美国

的一举一动，看看他们是否会认真调解停战，让降临加沙这座围城的攻击行为得以画上句点。

---

1. 以色列于2008年末到2009年初，针对加沙的军事攻击行动。
2. 专门播报中东事件的在线新闻平台。
3. 指1864年到1949年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的一系列公约。公约内容主要是针对战争受难者，还有战争时期平民百姓待遇的规范。
4. 于2009年就任，是以色列建国以来任期第二长的总理。

巴勒斯坦孩童死于以色列袭击

拉法市，加沙走廊

截至目前为止，以色列的空袭行动至少已让13名孩童丧失性命。

在加沙走廊的拉法市，身为三女一子的母亲，乌姆·法迪正尽己所能地安抚自己的孩子。不过以色列不断空袭加沙这座围城的时候，九岁大的拉德整晚都哭个不停。

“很难跟孩子解释政治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从邻居小孩那里听到以色列又在袭击加沙，但是向他们解释原因很不容易。”跟丈夫一同住在塔拉勒斯丹的法迪，对着半岛电视台说。

巴勒斯坦卫生署表示，在周四的以色列空袭中，有7名巴勒斯坦市民身亡，其中包含5名孩童；这是以色列侵略三天以来，死伤最为惨重的一场攻击。

根据加沙卫生署统计，自从以色列又展开武力侵略后，在几百次空袭行动中，总共有3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超过230人受伤，还有64户人家的住宅全被炮弹夷为平地。

法迪说：“我自己也很害怕，小孩全部都躲到我的房间来。我怎么可能保持冷静，让孩子误以为我很勇敢呢？”他还提到自己根本不敢踏出家门一步，连出门办日常杂事都不敢，只怕自己会被炸伤，甚至失去性命。

国际保护儿童组织巴勒斯坦分部指出，本周三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孩童死于以色列的炮弹之下，还有许多人身受重伤。报道指出，以色列炮弹轰炸欧德·阿玛德·穆罕默德·卡维尔的家时（据称卡维尔是哈马斯激进分子，居住在加沙南边的汗尤尼斯）有6名孩童全部死于同一颗炸弹之下。

“昨天，为了要摧毁一间不属于军方攻击目标的住宅，有6名孩童丧生。”国际保护儿童组织的计划主任埃亚德·阿布·奎特斯表示，“国际组织必须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他们履行日内瓦合约的义务。”

奎特斯向半岛电视台透露：“以色列显然把加沙全体人民当成攻击目标、毫无区别，有为数众多的巴勒斯坦居民，包括许多孩童，都遭到以军袭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周二发出一项声明，他否认以色列军方有意攻击巴勒斯坦市民。“以色列攻击的是哈马斯恐怖分子，并不是无辜的老百姓。相形之下，反而是哈马斯把炮火对准以色列民众，还隐身在巴勒斯坦人民背后。因此，对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市民受到的伤害，哈马斯必须全权负责。”

巴勒斯坦医生阿玛德·阿布·塔瓦希奈表示，因为以色列暴力相向，加沙境内的巴勒斯坦孩童全都活在极大的压力下，他们也需要得到极大的协助，才能克服创伤后心理压力综合征。

塔瓦希奈告诉半岛电视台：“创伤这个字在西方世界的意思是指，人在正常状况下突然感到崩溃、受到挫折。崩溃受挫的感觉就是所谓的创伤，不过对我们巴勒斯坦人而言，每天都在经历创伤。”

“创伤这个词并不能完全表达加沙经历的一切，我不觉得这个词能如实表达出我们的恐惧。”

据儿童保护组织巴勒斯坦分部的资料显示，在以色列上一场大型武力突袭当中，总共有33名孩童丧生；不过在2008年到2009年为期三周的“铸铅行动”当中，总共有353名孩童死亡、860人受伤。

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发现，在2012年11月以色列攻击行动的两个月后，罹患创伤后心理压力症候群的比例达到100%，而且有42%的病患未满九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加沙的孩童91%有睡眠障碍、85%无法集中精神，而82%有易怒及紧张的状况。

加沙小区心理健康计划的负责人侯赛因·艾诺努公开建议：“小孩子没办法面对这种艰难的生活模式。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能够尽可能提供协助，让孩子们冷静下来，减轻他们的恐惧。”这项健康计划提供全天候服务，让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能够拨打电话专线寻求精神协助。

艾诺努告诉半岛电视台，经历创伤的孩童通常会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像是随时黏在父母身边、半夜尿床，或是因为以色列炮弹轰炸，导致孩童对于巨大的声响有所恐惧。

“加沙不断遭受侵袭迫害。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层面，这里的情况已经好不到哪里去了，这场战争更是火上浇油。”

拉法市的法迪告诉半岛电视台，他说自己的女儿已经开始尿床，而在以色列2012年的军事行动期间，这件事也曾经上演。“我们再度活在创伤之中，我的女儿连关个冰箱门都会怕。”

物价上升，食物水源短缺

未来的日子更为艰难，加沙市民未雨绸缪、纷纷向店家赊账换取现有的粮食；商家也哀嚎自己有限的存粮已经在架上腐烂。

随着加沙的战火持续延烧，人们的生活在许多层面都深受影响。加沙人的行动自由越来越受限，而像水、粮食、新鲜的蔬菜水果这些生活必需品，就更难获得，民众也负担不起。

联合国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一份于本周五发布的紧急通报中提道："加沙的大街小巷都空无一人，几乎所有店家都大门深锁。"

欧萨玛·贾尔夏这位身形特别削瘦的21岁青年，在以色列空袭的威胁之下，是少数继续开店营业的老板。他经营的蔬菜摊就位于加沙市近来十分繁忙的一个区域，这里有30多栋住宅大楼，他总共需要供应好几百户家庭的蔬菜。

一般而言，他通常都会卖出价值几百谢克尔[注]的蔬菜。不过最近，纵使是大街上唯一开张的菜摊，店内仍然门可罗雀。

贾尔夏告诉中东之眼："现在正在打战，所以大家都不敢出门买东西。"

51岁的出租车司机阿布·福阿德，他是少数敢到贾尔夏的店内消费的人。毕竟身为六个孩子的爹，他说在家看着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孩子也不是办法。

福阿德说：“不管这里剩下什么我都要买。哪怕是小扁豆或者别的东西，能让家人有一顿饭吃就好。”

他说自己算是幸运，现在是斋戒月，一天只需要张罗一餐。要是其他时候，他就得烦恼三餐的着落了。

他更向中东之眼透露：“现在不管是什么东西，价格都高得吓人，而且连种在离我家只有几百英尺远的新鲜小黄瓜都买不到了。”

其实在他家后方有好几间农舍，但是在无人机和轰炸机环绕的情况之下，确实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才敢踏出家门，把那些闻起来还算新鲜的食物带回家。

战争影响整个大环境

悲惨的情况不只发生在消费者与店家身上，几乎整个农业市场还有供应链都被以色列侵略所影响。农夫的土地及作物被以色列的炸弹轰炸、消费者不敢出门购物，还有好几万名巴勒斯坦的公务人员在等待政府补发的薪水，大家都快付不起食物跟天然气的钱了，过得苦不堪言。

以色列的F-16飞机仍在空中不断咆哮，银行依旧暂停营业。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巴勒斯坦银行跟公家机关都大门深锁，代表所有人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事也做不了。加沙的经济学家纷纷认为，以色列就是蓄意要破坏加沙的经济状况，阻断加沙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打乱人们每天的行程。

“斋戒月跟开斋节的习俗已经渐渐凋零，因为加沙的消费市场大量依靠这种季节性的商品。”马赫·塔巴如此说道。塔巴是巴勒斯坦商会

的公务干事，同时也是一位加沙经济学家。

塔巴也认为，就算以色列或埃及的边境再次开放，许多容易变质的食品（像是奶制品），送到市场的时候也早已过期。

另外一个需要依靠每日银行交易的商品就是燃油。“如果银行没有交易，我们就没有燃油可用。”塔巴也提道，“假使缺乏燃油、影响到某个产业，那么整个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就会逐渐崩解。”

一位持续跟以色列商人接触、不愿透露姓名的业者表态，“我们的经济状况相当拮据，不可能向以色列赊账。”

他还补充：“以色列商人才不管战争。他们都要确保对方先付款，才会交货。假如日后孩子喝的牛奶短缺，我们就要面临更多的危机。”

无法遏止的通货膨胀

经历以色列连日来的炮火袭击，加沙境内的所有商品都相当稀少。农民不敢外出耕作，怕自己成为导弹攻击的目标，毕竟已经有许多农地和都市的住宅区，全都遭到以色列轰炸。

内政部表示，光是加沙农业方面的损失，估计就已经有250万美元，但是现在还不是谷底。根据巴勒斯坦农业调节委员会的资料显示，2012年时，以色列发动的军事攻击规模还比现在的“护刃行动”来得小，不过彼时就已经造成加沙农业200万美元的损失了。

贾尔夏说商品数量骤降，导致价格在几天之内飙涨。这样的情况，让今年失业率在2月已经上升到40%的加沙人民，过着更加动荡不安的生活。

“即便是买得起食物的人，都发现价格变贵了。”贾尔夏表示。

“战争爆发前，7公斤的马铃薯大概卖10谢克尔（约合3美元），现在同样的价格只能买得到4公斤了。原本10谢克尔买得到8公斤洋葱，现在也只能买到5公斤而已。”

没电可用加上被迫歇业几天，贾尔夏店内架子上摆放的商品也渐渐变质。危机爆发前他有先囤积存货，不过生意不佳、冰箱空间有限，加上长时间的断电，让保存冷藏食物更为困难，而其他的商品也已经濒临腐败边缘了。

有些客人还是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到贾尔夏的摊位买菜，只不过他们身上都没有现金，必须赊账；贾尔夏的账本上满满记载着顾客的姓名，他们都说之后会回来还清账款。估算之后，贾尔夏发现客户积欠的账款已经高达数万谢克尔（相当于数千美元），而且也不知道最后究竟能收回多少。

不过其他摊贩则是采取不同策略。25岁的哈姆萨·阿巴巴在加沙经营一家肉摊，他表示即使有很多客户付不出钱，他还是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把商品卖出。

“对肉摊来说，即使是让客户赊账，都比让肉在没电的冰箱中腐烂要好。”阿巴巴说道。他同时也表示，开店做生意，心中其实相当恐惧。

很多店家也很害怕自己会变成以色列攻击的目标，从周一开始，已经有120多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丧生，炮火也没有减弱的趋势。

不过阿巴巴表示，早在以色列决定于周一稍早发动空袭之前，他的生意就已经受到影响。

他说："很多人都被低迷的景气影响，现在很少人会来买肉，大家都用鸡肉加工食品来替代肉类。"

有些加沙居民已经养成习惯，趁着太阳下山之前、开斋饭的前一小时赶快外出活动，出门采购所有还算新鲜的蔬菜水果。不过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把所有公共、私人交通工具当成攻击目标，所以无法步行到商店的民众，还是不想冒生命危险出门采购，宁愿留在家中。

阿巴巴认为在这种状况下，许多民众都靠着罐头食品还有腌渍食物度日。然而抱着未雨绸缪的心态，生怕日后生活条件恶化，随着以色列攻击行动愈演愈烈，少数手头上还有一些现金的幸运民众还是会继续购买新鲜食材，或是尽可能向店家赊账。

阿巴巴坦承："苦日子还在后头，现在大家都在为此做足准备。"

---

1. 以色列货币，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走廊也通用。

加沙官方表示：以色列轰炸机摧毁净水、污水处理厂

原先已经不健全的净水、污水处理系统遭受以色列袭击，加沙公共卫生状况蒙上阴影。

在2014年巴以冲突的第六天，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5人，其中包含28名孩童，还有大约1 000人受伤。以色列破坏了重要的水源及污水处理厂，扬言要让加沙经历一场惨重的人道灾难。

巴勒斯坦官方在周六表示，以色列攻击位于加沙不同地区的水井，让数千户家庭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可取用。世界慈善组织乐施会[注]表示到了这周末，大概有90%的加沙水源就不适合人类饮用了。

地下污水处理系统也同样遭到以色列攻击。周六稍早，加沙的轰炸机朝着加沙西部城市的污水处理厂投掷炸弹。根据在加沙市政当局水源处理厂的主管萨埃德·阿丁·阿塔巴什表示，在加沙走廊损伤最为惨烈的，就是沙堤难民营、塔哈瓦、什克艾林，还有一些西部地区。

阿塔巴什告诉记者，以色列是刻意将导弹瞄准这些水井的。

“轰炸机直接对准两座水井开炮，一座水井靠近马克瓦希（这个区域人口密集，还有许多住宅大楼），另一座则是在查图恩，总共有7 000余名居民使用这两座水井。”

以色列的轰炸机更是袭击了五条供水管线，绝大多数的加沙市民都要依赖这些供水管线。每条供水管线大约供应两万名住户的民生用

水，所以将近有十万人受到影响。

许多重要的基础建设都遭受以色列袭击，巴勒斯坦的医疗卫生系统面临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呼吁各界募资600万美元，来帮助加沙、防止卫生体系瓦解。加沙当局估计每座水井的损失大约15万美元，而民众必须付出的成本更是无法衡量。面临这样的处境，许多家庭被迫储存昂贵稀有的饮用水。

根据《今日基督教报》（*Christian Today*）本周五的报道，乐施会主管尼希和特·潘代上周表态："我们现在很努力提供服务，但是大家都没什么安全感，这就让协助的过程更为困难。"

即使有90%的水源已经不适合人类饮用，但是以色列不断发动攻击，协助乐施会的其他组织也只得暂停消毒水源的工作。仅存的其他公共建设也面临威胁：因为燃油短缺，乐施会害怕水泵跟净水场会在几天之内停止运营。

影响最为惨烈的，还有位于加沙北方的沙堤难民营。直到上个月才行使总理职权的哈尼亚，他正是在沙堤难民营出生的。这个难民营似乎被以色列视为值得攻击的目标，根据一位目击民众指出，沙堤难民营至少被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轰炸过一次。

阿塔巴什表示需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有办法修复供水系统，而在那之前，难民营中的七万名居民将会无水可用。

加沙当局认为以色列对水源及污水处理系统的攻击，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惩罚"。

"根据国际法规，攻击民用供水系统属于战争罪。"阿塔巴什表示，"以色列的战斗机轰炸一座污水处理厂，而这座处理厂每天都要过滤来自四个不同来源、总共2.5万升的污水。"

以色列近期的一场攻击，让已经濒临毁损的污水处理厂情况更加恶化。《纽约时报》在去年的报道中指出，至少有13座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外流，或是临近外泄边缘；每天还有350万立方英尺的污水排放到地中海里。

阿塔巴什向国际团体求助，希望他们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净水与污水处理厂。他说所有被以色列围困的人民还应享有合法的基本人权，以色列不该剥夺我们取用干净水源、享有卫生的环境和维护公共秩序的权利。

他说："为了市民的生活，我们不断努力想要改善加沙的用水设施。然而以色列刻意攻击水井，目的只是为了在这酷热的夏季，让民众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

跟其他国家相同，加沙地区的夏季用水量比其他季节来的多。不过以色列破坏了电力系统，所以家家户户的抽水机也无法使用。

"通常在同一段时间内，很难有水又有电。"身为七个孩子母亲的乌姆·拉姆齐表示。偶尔才从水龙头滴下的水滴，根本不够家人饮用，也没办法让她照常做家事。

加沙地区每年大概需要1.8亿升的水，不过当地的净水厂每年只能处理8 000万升的水。为了度过缺水时期，加沙当局会不定时切断供水，再把水源依据人口密度分配到不同地区。对拉姆齐来说，这样子的生活实在是太过艰辛。

她说："洗东西要用到水，煮饭要用到水，口渴的时候要喝水，我的孩子上完厕所也需要水。"

拉姆齐的其中一个孩子表示，到了隔天，厕所就没水可以冲了。假如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那么加沙人民所面临的人道灾难，就比直

接被以色列炮弹攻击还来得更惨绝人寰。沙堤难民营的居民表示在某些地区，会有少量的卡车配送有限水源到各个家庭，不过这些水仅供饮用，不能作其他用途。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洗澡。”拉姆齐告诉中东之眼：“现在洗澡对我们来说太奢侈。”加沙的夏天酷热难耐，居民都认为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生活相当艰苦；在战争期间，人间炼狱的景象就更容易想象了。

为了改善整体情况，世界银行组织提出了耗资4 300万美元的“北加沙紧急污水处理计划”（North Gaza Emergency Sewage Treatment Project）。世界银行希望能借此达成以下目标：“首先，缓解加沙的紧急状况；针对一些建设不佳的区域，还有加沙北部贝特来哈区的污水湖，本计划希望能够改善该地区人民的健康环境，减少居民安全方面的威胁。此一提案也希望能制定出长远、合宜的办法，改善北加沙省份的污水处理状况。”

不过直到现在，这项计划还没募集到任何资金；况且以色列持续攻击加沙，所有发展只能停滞不前。看来在情况好转之前，我们还得面临更深的谷底。

---

1. 乐施会是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努力保持希望的一户人家

加沙市

炸弹跟导弹就在房屋上空飞来飞去，祖立克一家跟其他加沙居民一样，已经好几个晚上没合眼了。

“我好害怕头上那颗炸弹会炸到我。”11岁的迪娜·祖立克如此表示。她再也忍不住，不敢待在自己的床上，赶紧跑到爸妈身旁。

今天是2014年巴以冲突的第六天，现在已经凌晨四点，照理说迪娜应该进入梦乡了。不过今晚有七枚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把警政总局炸毁，隔壁的“救助者”维安中心也遭到四枚导弹袭击；震耳欲聋的声响传遍了迪娜和父母还有五个兄弟姐妹居住的大楼，这栋11层楼的大厦不断摇摇晃晃。

过去五天，她都熬到太阳露脸才上床睡觉；每逢夜晚，以色列轰炸的频率总是高得吓人。

“我都不敢自己一个人睡，以色列的导弹让房间震个不停。”迪娜一边说，一边扯着自己粉红色的裙子。

其实让迪娜脑中不断浮现炸弹场景的，不只是屋外震动的飕飕声响。看看窗外过去邻居的住宅如今变成什么模样，这些景象在她的心中留下深深的阴影。最近几天，迪娜眼看着住所邻近的房屋被炮弹轰炸，救难人员从瓦砾堆中拖出一个个身受重伤的居民，这样的场景，迪娜已经目睹了无数次。

迪娜跟她的兄弟姐妹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到外头玩耍，甚至连看电视的权利也被战争给剥夺了。不久之前，迪娜还能在家里看一个名叫“乐园”的中东知名儿童频道，现在电视上只看得到新闻。在新闻画面中，她也看着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孩子被送到医院，他们身上流着鲜血、受了伤，甚至还有情况更为惨重的案例。

迪娜的父母就像其他加沙人一样，守着电视机，心急如焚地看着这个国家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邻居还有学校里的朋友，大家只会讨论炸弹攻击，还有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场景。”迪娜说。

迪娜今天晚上不知道是否能安然入睡。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即将进入第七天，至今已夺走167条人命、造成1 200人受伤。根据联合国统计，这些死伤群众多为加沙市民，甚至还有许多女人跟小孩被困在大火之中。

炸弹攻击

炮弹从天而降，落在迪娜家附近，这个时候她赶紧躲进爸妈的怀抱中。迪娜跟妹妹亚拉紧紧抓着妈妈、巴着妈妈的大腿不放。亚拉也喜欢粉红色，身上的裙子跟迪娜的一模一样。妈妈莉娜脸上虽然露出勇敢的神情，内心却也相当恐惧。

“我自己也很害怕，但是我必须强作镇定，试着安抚我的孩子。”莉娜说，“导弹的威力把我震醒的时候，内心更是无比恐惧。”

自从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走廊撤军之后，莉娜经历了许多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军事镇压。从2006年中的“夏雨行动”开始，到年底的“秋

云行动”、2008年初的“暖冬行动”、2008年到2009年的“铸铅行动”、2012年初的“声音重返运动”、2012年底的“防卫之柱行动”，还有2014年起的“护刃行动”，这些莉娜都曾亲身经历过；她也说以色列对加沙居民的集体惩罚，反而塑造了团结的力量，这股力量也帮助她面对所有压力，让她永远都不会对以色列的侵略感到麻木。

身为学校老师，莉娜也已经习惯每天处理孩童的心理创伤；不过安抚的对象成了自己的孩子，她也坦承自己感到相当无力；每当看到孩子为了寻求庇护，爬到床底或躲到地毯下的时候，无助感就更加深刻。

莉娜跟她的丈夫罗艾都心知肚明，假如以色列真的朝他们发动攻击，什么心理安慰的办法都派不上用场。不过夫妻俩还是觉得一定要让孩子们有安全感，不能放弃希望。罗艾认为状况不乐观，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冲突只会逐渐恶化，往后孩子只会抛出更多残酷的问题，诸如为什么以色列要轰炸我们？战争什么时候才会停？

年纪更轻的孩子可能会淡忘这场冲突，像是迪娜对2008年的“铸铅行动”就没什么印象，但是年纪更大的孩子绝对忘不了。迪娜说脑中不时会浮现隔壁房屋倒塌，还有邻居遇袭身亡的影像。

巴勒斯坦的精神科医师亚希尔·阿布·詹米表示，这种现象在巴勒斯坦的孩童及成人身上颇为常见。

“毕竟人类能够承受的范围有限，”詹米说，“不断轰炸对我们的伤害实在太大。”

加沙境内住有180万人，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大家每天都要经历心理创伤。对于那些住在比较和平安定区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最后还是会在电视上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在加沙没有所谓的创伤前或创伤后的区别，因为我们永远在创伤之中。”詹米说。

创伤的循环永不止息。小孩内心的阴影，会加深大人内心的伤害，因为父母会觉得自己很无能，无法安抚保护自己的孩子。

罗艾表示无人机永远都在头上盘旋，没有人能够摆脱这种铺天盖地的恐惧。

“无人机让我心神不宁，”迪娜说，“我都会一直梦到无人机发出的声响。”

家庭分崩离析

在国家安全与经济面临危急的情况下，像是斋戒月这样既虔诚、又能让合家团聚的时节，正是加沙人民最期待、最容易分散注意力的活动。不过今年迪娜最期盼的斋戒月，也被炮火摧毁了。

斋戒月期间，巴勒斯坦人民都会互相到亲戚家中拜访。虽然这是伊斯兰教中的一项义务，不过迪娜总是把斋戒月当成有趣的活动，因为可以见到她的玩伴们。

迪娜说：“我喜欢跟年纪相近的亲戚在一起，但是现在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被炸弹炸到，我们就不能见面了。”

以前迪娜的爸爸会开车载着全家，一周出门三四次，拜访也住在加沙的亲戚。对莉娜跟罗艾这两个中产阶级的老师而言，他们还是很喜爱这项例行公事。但对很多加沙人而言，现在连这样微小的幸福都被剥夺了。

连续几天关在家中，哪里都去不了，祖立克一家感觉自己仿佛被困在原地，像是罹患幽闭恐惧症一般。母亲跟女儿巴不得立刻出门走走，但是内心也知道在过去几天，有许多人被炸死在外头，所以最后还是却步，留在家中。

“如果待在屋内能确保安全，这样或许还会好过一些，”莉娜表示，“但最惨的就是我们知道在家也不一定安全。”

迪娜为了平衡自愿待在家的痛苦，便站在偌大的窗子旁向外看着整座加沙市。

窗外的景象并没有让人好受一些：遍地都是战争的痕迹。就算是空中暂时没有炸弹的嘶嘶声，到处还是听得到救护车警报器的哀号声响，而且到了最后，炮弹跟无人机的噪音又会开始喧嚣。这些声响，让迪娜无以成眠，也想不起任何快乐的回忆。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心理战愈演愈烈

努塞拉难民营，加沙

在这场冲突中，以色列的心理战略：像是发出误导信息的空袭警报和宣传传单以及丢掷炸弹这些手法正跟哈马斯的卫星电台、社交媒体策略相互交火。

哈立德·阿布·扎伊德的邻居纷纷接到以色列的自动语音打来的电话，电话的另一头表示以色列即将轰炸加沙中心的这个难民营，居民必须尽速撤离。接到通知后，扎伊德只穿着一条内裤就夺门而出，在门外高声疾呼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就要飞过来了。

阿布·扎伊德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他说接到电话的五分钟后附近已经空无一人。男女老幼顾不得身上穿了什么，把能够抓到的家当带在身上，匆匆忙忙地逃离现场。

通常在接到以色列的语音电话之后大概过一到三分钟，炸弹就会从天而降。不过这次，38岁的阿布·扎伊德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待在屋外。他家并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而在等待几个小时之后，一家人还有其他邻居决定把握机会各自回家。

虽然恐惧和焦虑让他在大半夜奔出家门，阿布·扎伊德觉得自己不算幸运。他的住所附近早就遭到以色列轰炸，没有逃过炸弹的魔掌；而且他也相信，这通语音电话只是战略手段，以色列不需要发动任何攻势就能造成大规模影响。

阿布·扎伊德向中东之眼表示：“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战，他们刻意引发动乱，半夜发出通知让人们‘集体’恐惧。”

这种手法过去一度影响整个加沙，全加沙人民四处逃窜，害怕自家被夷为平地。

就在这个周末，以色列军方散播的传单遍及加沙北部，这份传单要居民逃到南方，否则全家人的性命就有危险。传单上写着：“当心。”

加沙内政部呼吁北部居民不要理会这张传单，保持镇定；以色列发出警告之后，加沙政府甚至还派工作人员直接实地走访通知。不过加沙北部人心惶惶，大家都不敢久留，在一天内逃难的居民估计有1.7万名。

探讨各种议题的政治分析家穆罕默德·塔巴什表示，以色列采取这种手段的目的就是要“让社会与政府产生分歧，借以瓦解巴勒斯坦军事阵线”。

阿布·扎伊德说“08”开头的号码，是从以色列南部的亚实基伦发出的，似乎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所有。这个号码随意拨打加沙人民的手机号码，散播各种恐吓性信息，比如要求民众撤离，要加沙人民举发哈马斯工作人员的身份，或是强迫民众揭露哈马斯领袖的行踪。

有些恐吓电话甚至向民众下最后通牒，要加沙人好好跟以色列军方配合，否则就要炸掉他们的住所。

虽然事后以色列几乎不曾展开攻击，但是这些电话还是制造了无端的恐惧和惊慌。

虽然并不是所有接听来电的民众都会乖乖配合，但是几乎所有加沙市民都接过以军的电话，也或多或少都受到这种心理战的影响。

穆罕默德·阿奇拉今年45岁，育有9名子女。阿奇拉跟加沙的救护人员一起工作出勤，他说自己的孩子常常被媒体上的内容吓得心惊胆战。

“对我的家庭而言，心理战的影响比实际攻击来得严重。”阿奇拉表示，“无人机不绝于耳的嗡嗡声就是一种心理战术，对大人还有小孩都影响很大。”

哈马斯反击

以色列的战略不仅止于打打电话、发送传单。2012年，据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制定了一项办法，只要学生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支持以色列的消息，就会提供以色列大学的奖学金。

此举在以色列2012年侵略加沙的时候，造成了一种“媒体碉堡”的现象。有数千名以色列青年，自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利以色列的贴文。根据数字抗争网报道，上周在以色列私立的贺兹利亚跨领域学院中，学生会也自主发起了类似的活动。

过去几年，哈马斯——跟其所统治的人民处境相似——也遭受以色列这种战略的对待。不过哈马斯在挫败中学习，发挥了分析师所谓“前所未有”的战术。哈马斯在“护刃行动”中运用了以色列的策略，哈马斯透过自己的阿克萨卫星频道，以希伯来文发布消息，警告以色列人他们即将遭到攻击。此消息预告会朝特拉维夫发射火箭炮之后，原本繁忙喧闹的特拉维夫瞬间陷入一片寂静。

替伦敦的《哈耶特日报》撰写专栏的法提·沙巴对中东之眼表示，哈马斯的目标是要宣扬自己的军事实力，借以复制这几年来以色列运用在加沙的心理战术。哈马斯团队据传也架设了一个希伯来文的网

站，网站上会提供哈马斯活动的新闻、影片还有照片，也会公布加沙有哪些新鲜事。

哈马斯的卡萨姆军团也操控了一个电话号码，用这个号码发送短信给几十万名以色列人，其中还包含以色列的军官。

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政治手段才刚刚开始而已。上周，以色列军方入侵阿克萨频道，在播报新闻的途中插入以色列的新闻。哈马斯为了报复，也侵占了原定播放的十号频道，用希伯来文播放哈马斯的消息。

沙巴指出："哈马斯从两个层面来对抗以色列：陆地的军事攻击还有心理战。"

哈马斯至今最大规模的心理战，就是上次扬言要攻打特拉维夫，该次行动甚至还引起国际关注。

"这不只是一场武装战斗，"沙巴表示，"哈马斯把战场延伸到人的心里，大家都非常惊讶。他们散播影片，让以色列展现出害怕被炸弹轰炸的恐惧心理。"

加沙官方还有激进分子也转而寻求社交媒体的协助，试图不让错误的信息继续散播，让人民能过得更安心，同时也希望引起更多国际关注。不过这种方法也没办法帮助每个人，像是不会使用网络的长者，就是最容易受到控制的群体。

有几名巴勒斯坦人遭到加沙政府逮捕，因为政府认为他们跟以色列合作，刻意拨打恐吓电话，试图散播谣言、引起人们的恐慌。

沙巴透露，哈马斯反击以色列的心理战略，确实慢慢缓解了巴勒斯坦人内心的压力。他还说对于这种战略的心理游戏，加沙居民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了。

沙巴还补充道："以色列前两次对加沙的大规模军事镇压，还有数百次的随意突袭，已经让心理战的效果越来越弱。"

虽然人们已经对这种战术越来越熟悉，不过以色列还是有可能会发动大规模突袭。

沙巴说："没有人想要死在家里，所以大家只好离开家园。"

以色列炮火下的巴勒斯坦记者

加沙市

本周三，记者席哈死于以色列空袭炮火之下，加沙的记者对此感到愤怒和恐惧。

阿克萨电视台的男主持人眼眶中含着泪水，在节目中表示，巴勒斯坦记者哈米德·席哈周三傍晚开车行经阿尔默克塔街，正准备回家的时候，被以色列空袭炸弹击中，当场丧生。

席哈今年27岁，他在一家当地新闻网“Media 24”工作。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的当下，他正在开车，这辆车外贴有写着“电视台”的显眼红色贴纸。在加沙最熙来攘往的街上发生空袭案，所有加沙的记者都甚感恐惧，也相当愤怒。

“这种行为就是要恐吓我们。以色列除了加沙市民跟新闻记者以外，已经没有目标好攻击了。”贝鲁特的马亚丁电视台摄影师阿菲菲向半岛电视台透露。

阿菲菲表示席哈是一位独立媒体工作者，他并没有跟任何政治党派挂钩。

席哈被送到加沙的叙法医院时，遗体已经四分五裂，外表甚至焦黑到难以辨识。而他所驾驶的银色斯柯达汽车外表也布满弹片，处处可见斑驳的血迹。而在这场空袭行动中，还有另外8名巴勒斯坦人也因此受伤。

周五清晨，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已将近100人。在过去四天，也有几百位民众被以色列空袭所伤。联合国在周四预估至少有342户住家被摧毁，也有两千多名巴勒斯坦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无处可去。

加沙内政部的发言人伊哈卜·侯赛因针对席哈的死亡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违反国际战争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展现侵略行动的残酷，让日以继夜工作的巴勒斯坦记者崩溃、意志瓦解。”

侯赛因认为国际组织需要为此负责，他还补充道：“这种举动无疑是犯罪行为，但是新闻记者绝对不会因此罢工。”

不过以色列政府这个时候却表示他们对这起事件所知甚少。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他们之后会再追查更多细节。

巴勒斯坦记者组织（Palestinian Journalists Syndicate）谴责这次攻击事件，认为席哈的死根本是以军对自由的掠夺。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刻意的、计划周详的攻击行动，就是要阻止加沙记者报道以色列侵占的实情，也要惩罚整个加沙走廊，让大家陷入集体恐惧。”

同时他们也表态会诉诸国际媒体联盟，让他们取消以色列记者组织的会员资格，只为了替席哈讨回公道。

以色列把炮火对准加沙记者，据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2年11月，以色列分别对不同的加沙媒体进行空袭。在这些攻击中，有2名摄影师丧命、至少10名媒体工作者受伤，还有4个新闻工作室被炸毁。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马克·雷戈夫当时替爆炸事件辩驳，他说这些遭到攻击的并非“正当的新闻记者”。

不过人权观察[注]（Human Rights Watch）表示，以色列的空袭行为已经违反战争法规。人权观察的中东与北非分部主管莎拉·惠特森表

示：“无论是拥护哈马斯还是支持以色列攻击行动的记者，他们可能都拥护了某种意识形态，但在战争法中，并不表示敌方就可以随意攻击他们。”

就在最近，无国界记者组织于7月8日公开谴责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阻止新闻记者报道他们激烈的暴力行为，而以色列也在其所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阿拉伯属东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境内逮捕这些记者。

毛萨·利马威在位于拉马拉的发展与媒体自由巴勒斯坦中心（MADA）担任主管，他表示，以色列在大规模的军事镇压中，不断朝着巴勒斯坦及国际新闻记者发动炮火。

“以色列的目的，”利马威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就是要让媒体消音，进一步打压新闻记者，避免他们报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犯下的战争罪。”

“假如没有国际组织施压，以色列就会继续迫害这些记者。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是一个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国家一样。”利马威还补充道，“根本没有任何力量阻止他们继续迫害记者。”

不过对于像阿菲菲这样的新闻记者来说——过去四天，他牺牲大部分的睡眠时间，一直在叙法医院的停尸间外工作——这份工作意义重大，他们绝不会屈服妥协。

阿菲菲说：“所有加诸市民的攻击行为，都不会阻止我们继续播报，我们要让世界知道以色列到底对加沙做了什么。”

---

1. 一个非政府组织，总部设于美国纽约，以调查、促进人权问题为机构宗旨。

“我从来就不喜欢黑夜”

加沙市

加沙走廊丧生的总人口数攀升，各个巴勒斯坦家庭都十分害怕以色列的夜间空袭行动。

对亚拉·贾尔夏还有他的妻子跟两个孩子来说，一天当中最难熬的时候便是夜幕降临时。全家人紧紧依偎在一起，父母用尽全力安抚这两个小孩，因为窗外传来的巨大爆炸声响，让这两个孩子不断发出疑问。

这一家人如果感觉哪里比较安全，就会从公寓的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其他附近的住户为了安全起见，全都躲在床底下睡觉。

“今晚躁动难耐，我们都不知道明天谁的死讯又会出现在新闻上，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这位31岁的父亲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与此同时，他三岁大的大儿子穆罕默德紧紧抓着他的大腿，不肯放手。

现在凌晨1点，但是这个家中的所有人都是清醒的——甚至连贾尔夏的孩子穆罕默德跟一岁半的艾哈迈德都无以成眠。自从五天前以色列又开始对加沙武力镇压，连续几日以来贾尔夏一家都是这种光景。

“爸爸，我们一定会死掉。”其中一个孩子对爸爸说，脸上挂着涔涔的泪水。

贾尔夏的住家距离哈马斯首领的住处仅有几百米之遥，正是因为如此，贾尔夏一家更害怕自己变成以色列轰炸的目标。

周五凌晨，贾尔夏住家附近发生了三起爆炸事件，导致房屋也跟着摇摇晃晃。贾尔夏对半岛电视台说：“只能祈祷神会保护我们。”

许多加沙人有着跟贾尔夏相同的恐惧。这周六，也就是以色列侵略的第五天，至少已经有121名巴勒斯坦人失去性命、将近1 000人因此受伤。联合国指出以色列已经朝加沙发射超过1 100枚导弹、100颗坦克炮弹，还有发动超过330次的海军炮击。

联合国组织也表示在侵略行动中，房屋遭到轰炸倒塌是民众伤亡的主因。截至周四中午，已经有342户民房遭到毁坏，让2 000名巴勒斯坦人跟着亲戚到处寻求庇护。

对于将炮火瞄准平民百姓的指控，以色列政府严正否认，他们坚称自己只会攻击哈马斯的成员。以色列军方甚至暗指老百姓的住所有“军事用途”之嫌，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以色列攻击百姓住家是“事出必有因”。

“以色列的攻击对象是哈马斯恐怖分子，而不是无辜的老百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表示，“对于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民受到的伤害，哈马斯需要负起全责。”

不过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有77%的伤亡民众都是一般市井小民。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在本周五，对逐渐攀升的死亡人数表示忧心。

皮莱在声明中表态：“我们接到许多让人忧心忡忡的报告，以色列空袭造成许多加沙市民丧生，而且有些年纪尚小的孩童也失去了性命。”

“这些现象让我们严重地质疑，以色列的侵略行为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及国际人权法的规范。”

加沙每天大约有12到16小时会陷入停电状态，民众完全无法得知以色列什么时候要发动空袭。没有电力可用，市民也无法享用开斋饭，大家只好被迫在黑暗中觅食，找到什么就往嘴里塞。

贾尔夏对半岛电视台说：“只有在阳光下我们才得以生存。以色列的军事镇压期间，我向来痛恨黑夜。无论是以色列朝我们发射F-16发射的导弹，还是巴勒斯坦的火箭炮从附近区域起飞，我们都会胆战心惊，炮弹的声响实在是震耳欲聋。”

许多居住在加沙的家庭，每晚都要担惊受怕，不知道炸弹什么时候会降落在什么地方。“以色列的弹片不长眼睛，谁都有可能被炸伤。”贾尔夏一边诉说，妻儿在一旁哭喊着。

“所以我从来就不喜欢夜晚。每次天一黑，我就会想到在这个不受庇护的家中，我们有多么脆弱。”

哈马斯与根本不存在的停战宣言

哈马斯几乎立刻撇清自己跟停战协议的关系，这份停战协议并未达成哈马斯的需求，方向也完全错误。

周一稍晚，外界开始谣传以色列与哈马斯即将达成停战协议，而此份协议是由埃及居中协调的。这个时候，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出现在一个预录的电视节目中，屏幕里不知身处何方的他对着巴勒斯坦观众发表演说。

在影片中，哈尼亚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跟哈马斯都不愿意签署停战协议，他们不希望过去九天在加沙洒落鲜血的人们平白牺牲。

“当然任何组织党派，都不能忽视巴勒斯坦反抗组织为了一时和平所做的努力。”哈尼亚在影片中如此说道。

哈马斯指出，这份停战协议在媒体上公开之前，他们并没有见过草案初稿。哈马斯因此认为这项协议只是媒体的策略，并不是真正希望停止冲突的政治提案。

“我们希望能阻止以色列继续侵害加沙人民。以色列的实际行动才是症结所在：加沙遭到围困、人们忍饥挨饿，边界持续封闭，还有以色列加诸加沙人民的羞辱。”哈尼亚道。

对于埃及的停战提案，哈马斯跟旗下的卡萨姆军团似乎颇有共识。卡萨姆军团于周四凌晨四点在媒体上发布公告，他们表示：“这份

协议毫无价值，写下来还嫌浪费墨水。”

卡萨姆军团也驳斥任何关于停战协议的评论臆测，他们只说这场跟“敌人”的战役，只会“越来越残暴、越来越激烈”。

前进之路?

似乎所有巴勒斯坦的政党派系都能接受彼此提出的停战协议：开放加沙通关、释放人质俘虏、以色列停止武力侵略，并且不得妨碍巴勒斯坦成为一个握有独立实权的政府。

本周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资深领导人哈立德·阿巴塔什对加沙的记者表示，虽然组织内部很感激埃及所做的一切，但是他们的立场始终保持不变。

“虽然台面上有不少沟通的信息，试图让双方停火休战。不过就现状而言，协调的程度尚未满足我们的需求。停战提案应该要通过已有的渠道，直接向政治派系或反抗势力的领导人发出，而不是通过媒体隔空喊话。”

巴勒斯坦民众抵抗委员会（Palestinian Resistance Committee）的立场与哈马斯相同，该委员会的发言人阿布·穆贾西德告诉新闻记者：“我们至今尚未收到任何停战协议，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让双方休战，归于平静。”

如果有关各方都同意埃及的停战协议，那么到了早上9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上6点）战火就会逐渐减缓，而再过12小时之后，战事就会完全停止。

不过以色列仍然持续对加沙的不同地区进行空袭。第一个被空袭的目标是位于谢赫札耶德的一栋住宅大楼，据医疗团体声称，有4人在这场袭击中受伤。随后在周二中午，又有许多地区遭到以色列空袭，最严重的地区莫过于加沙西部及汗尤尼斯的阿斯达娱乐城。

截至目前媒体报道，在过去九天的袭击中，已经有193人丧生、超过1 400人受伤；联合国估计有77%的死伤人数皆为加沙市民。

巴勒斯坦抵抗势力领导人与埃及的情报机构，双方似乎已经开始联络。唯有通过这种直接联系的方式，哈马斯才有办法说服伊斯兰圣战组织跟民众抵抗委员会一同签署停战协议。

不过，对于巴勒斯坦民众抵抗委员会所提出的条款，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还有埃及似乎都无法苟同，不愿妥协。

加沙当地居民向中东之眼透露，以色列情报机构于周二开始，陆续拨打数百名加沙市民的电话，利用预录的语音内容，要求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向哈马斯施压，让哈马斯接受停战协议。

不过，任教于艾资哈尔大学的政治分析师穆黑尔·阿布·萨达博士相当乐观地认为，再过几个小时，各方就会以某种形式达成停战协议。

“我不认为哈马斯会拒绝埃及的提案，”他表示，“但是我认为哈马斯对于停止围攻、释放人质这两点还是会有所顾虑。”

他还对中东之眼提道，“要是哈马斯拒绝埃及，他们在政治方面就会孤立无援。完全没有人跟哈马斯接触，他们确实感到被忽略、受到羞辱。”

哈马斯的副领导人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博士今天下午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提道，哈马斯仍然在研究埃及的停战协议。先跟副领

导人马尔祖克接触，停战协议似乎就能直接传送到哈马斯位于开罗的总部。

不过，至今仍然有一些巴勒斯坦人不同意埃及的提案，定居伦敦的政治分析家易卜拉辛·哈玛弥博士也谴责马尔祖克博士的声明。

“有人说马尔祖克博士是被迫发表这样的声明的，他们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手段。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马尔祖克博士最好保持缄默，这种对恭维杀戮与鲜血的声明完全不需要存在。”哈玛弥博士表示。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非常关键。后续的发展将决定哈马斯跟其他抵抗组织是否同意停战条约，抑或是让无情的战火继续延烧。

以色列威胁加沙，表示他们即将发动陆地侵略，几乎加沙的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事。不过面对以色列的胁迫，卡萨姆军团依旧处变不惊、甚至扬言反抗，他们在声明中指出：“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因为这是释放巴勒斯坦俘虏的唯一选择。”

在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害怕“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加沙市

以色列不断攻击民众住宅，加沙居民深感愤怒，以色列却坚持这些民宅是攻击目标。

周五早上七点，一位55岁的先生跟他的五个孩子，一起在楼梯间底下熟睡时，突然听见邻居大喊：“哈德博士，快逃！我家就快要被炸弹轰炸了。”

这个时候，哈德7岁大的儿子穆罕默德用纤细的手指攫着父亲的裤子，一动也不动。匆忙把一家人从床上拉起来之后，所有人便冲出这栋黄色的民房——哈德花了七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盖了这栋房子，也才刚搬进去两年而已。这个时候，以色列首发的警告导弹，恰巧在空中呼啸而过。

“我们到处乱跑、离房子越远越好，否则一定会被炸弹炸伤，甚至失去性命。”哈德一边回想，一边颤抖地说。

第二发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击中了邻居的住宅，不过哈德一家人早在这之前就挤进车内，匆忙将车开往大街的另一头。哈德的住宅并非攻击目标，邻居的家却不然。身为一位备受尊敬的语言学教授，哈德说道：“炸弹对我的孩子造成精神创伤，这些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竟然遭遇这样的对待？”

哈德的孩子年龄范围从7岁到16岁，他们至今尚未回到现场看那些毁损的房屋。“虽然奇迹般的逃过一劫，但是创伤太过深刻，我们不敢回家。”哈德对半岛电视台表示。

哈德一家遭到轰炸的同时，另外一户居住在加沙南部拉法市的家庭，也被以色列导弹击中。当时甘纳姆一家并未收到任何轰炸警报，因此5个人全部在睡梦中丧生，另外还有16个居民受伤。

本周六，以色列军事镇压已经进入第六天，至少有154名巴勒斯坦人丧失性命、1 000多人受伤，有70几个巴勒斯坦居民的家被夷为平地。根据联合国数据，还有2 500户人家的住宅遭受程度不等的损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表示：“哈马斯朝以色列市民开火，他们必须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以色列军方在Twitter上为自己的军事行动加以辩护。他们指控哈马斯在房屋、清真寺、医院还有学校中“藏匿火箭炮”，也在“民宅中进行军事活动”。以色列军方还辩称自己已经尽最大努力降低死伤规模，还表示这些房屋在法规上确实是军事攻击目标。

不过联合国却表示，即便房屋被当成军事目的来使用，“任何攻击还是得合乎限度；在以色列占上风的情况下，也要让敌方有某种程度的军事优势，更要采取预防措施。”

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权中心（PCHR）的副主任贾比尔·威斯哈表示，以色列对于加沙的巴勒斯坦民宅进行的攻击，根本是“惩罚性毁损”。他还说：“就算那些民宅的屋主是哈马斯成员或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但都属市民所有，这些市民并没有参与任何军事行动。”

威斯哈向半岛电视台表示，以色列轰炸加沙的民宅之前，通常会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以色列军方在进行空袭之前不会发布任何警

报；其二，他们会发射一枚警告导弹——俗称“屋顶警告弹”，这枚哑弹[注]会落在某户人家的屋顶上，告诉住户真正的导弹即将来临；其三，他们会打电话通知巴勒斯坦居民，要他们在房子被炸毁之前尽快撤离。

“加沙境内的每一户住宅都是攻击目标。”威斯哈表示，“现在在加沙，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无论是直接遭到轰炸，或是间接被爆炸影响，任何一户民宅都有可能遭到毁损。”周五一早，哈德回到自家住宅查看毁损情况。他的邻居也同样出来视察这一片废墟。一位记者在画面中说：“这就跟海啸过后一样。”

唯一直直立着的只有房屋的骨架，这一家人所拥有的物品全部毁损，家具支离破碎、弹片散落在每个房间的地板上，没有一扇门窗维持完好。他私人收藏的书籍、照片、信件都荡然无存。

哈德根本没办法从家里救出任何物品，甚至连身份证明文件也是。在他检查毁损状况、无法从震惊的情绪中脱离时，附近又有一颗炸弹爆炸。隔壁屋里的孩子原本在整理衣物跟玩具，也全部尖叫着奔出屋外。

“在这堆废弃物之中，没有一样是我能带走或拿来使用的。”哈德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说，“损失实在太惨重。”

---

1. 已经发射但尚未爆炸的炸弹。

毕业的喜悦被恐惧失落所取代

以色列炮声不绝于耳，巴勒斯坦孩童接收考试成绩的同时，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沉着冷静。

今天加沙的中学生完成了毕业考试，巴勒斯坦的新闻头条、新闻专线、Twitter还有电子邮件，想必都充满着关于成功结业的欢欣喜乐的消息。

此前，即便以色列封锁加沙，对加沙人民施以集体惩罚，让大家在非常艰困的环境底下庆祝中学结业，所有人还是使出全力，尽可能让这一天与众不同。家家户户团聚在一起，合影留念，学校跟自家住宅也都使用气球跟五彩纸屑加以装点。

不过今年，这样的庆祝活动跟报纸头条已不复存在。周一中学考试结果——也就是巴勒斯坦的高考（tawjihi）公布时，欢迎仪式显得冷冷清清。

以往有些人会对空鸣枪，借以庆贺考试发榜。不过现在，加沙人民反而是笼罩在无人机跟导弹的袭击之下。到处都看不到庆祝的烟火及人们的欢笑，180万加沙居民反而是为以色列接下来的轰炸行动绷紧神经、做好准备；街上的行人都哭丧着脸，一看到头顶出现飞机或无人机，就四处寻找庇护、拔腿狂奔。在悄无声息的大街上，喜极而泣的声音不再，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葬礼队伍中悲痛的哭吼声。

“收到考试成绩时，我什么话都没说，只听见外面炸弹轰隆轰隆的噪音。”伊斯梅尔说，“不过，用功念书、考到不错的成绩，我还是很

开心的。”

虽然伊斯梅尔内心替自己感到骄傲，他还是拒绝大肆庆祝，他想要跟那些在以色列的攻击中受伤、身亡的人站在同一阵线。

依照往例，全加沙这一周应当是充满完成学业的欢欣气氛，不过以色列“护刃行动”的大屠杀，却让这里弥漫着恐惧和焦虑的氛围。自从以色列发动攻击到现在已经第八天，有超过210人身亡、至少1 500人受伤。

加沙教育部表示，已确认有20名学生身亡，而他们原本也会跟其他同学一样，收到考试成绩、完成学业。

在这群已逝的学生中，有4名同样来自阿巴塔什家族——穆罕默德、亚哈、易卜拉欣，还有库塞。在那次残暴无情的攻击中，以色列发射的炸弹直接命中阿巴塔什的家，夺走18条生命。

63岁的努曼·阿巴塔什是家族中的生还者，他完全不能自已，脑中不断想起一家人本该好好地庆祝年轻学子完成学业，现在却只能追悼回忆了。

“侵略行为夺走人民的一切：我们所踩踏的土地、呼吸的空气、家族的喜悦、我们的睡眠还有孩子的生命。”努曼说道。他身上披着一件大白袍，跟上面红色的血渍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左眼的瘀青以及伤口的黑色缝线，则是以色列炸弹攻击所留下的痕迹。

“以色列人把我们的喜悦转化成悲剧。我们的孩子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苦读多年，最后成功的时候大家却没办法分享他们的喜悦。”

虽然这场攻击夺走了努曼许多家人的生命，但是他并不孤单，家族中还有其他生还者能够跟他分担痛苦；纵然沉浸在失落的情绪之中，努曼想到这一点还是不禁展露一丝笑容。许多邻居都陪在努曼身

旁，陪着他一起哀悼。只要一想到这些痛失亲友的民众，那些刚通过毕业考或是家中有亲戚通过考试的人，全都不愿意庆祝、喝彩了。

艾哈迈得·阿卡努在考试中获得99.3的高分。通常当地媒体都会一窝蜂涌到高分考生的家门前，报道这些欣喜若狂的学生。但阿卡努领到成绩单之后，却拒绝了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

阿卡努表示，只要以色列继续朝加沙这座围城发射导弹、继续屠杀加沙人民，他就不会对媒体分享考取高分的喜悦。这份他期待已久的喜乐之情，还可以再等一会儿。

“每一户人家都有伤者病患，还有满脸愁容的人。”他说，“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痛苦中大肆庆祝呢？现在我们只能把这股兴奋之情，默默地藏在心中。”

巴勒斯坦的教育部长赫瓦贾·沙赫希尔昨天对记者表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有84 211名学生完成毕业考，平均通过率是60.4%。

与此同时，加沙教育局的局长札卡里亚·胡尔表示，教育当局会等到冲突解除之后，再好好地公布考试结果。

“虽然巴勒斯坦的拉马拉决定照常公布考试结果，不过在加沙，我们还是决定不要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发布成绩。”胡尔向中东之眼表示。

他还补充道：“我接到许多来自记者、家长还有其他位高权重的长官的电话，大家都强烈要求我们延后公布考试结果。”

如果家里还有电可用，连得上网络，这些幸运的考生就能够上网查询考试成绩。不过就算查到成绩，他们什么事也做不了。

“有一些在以色列攻击中丧命的学生，他们的成绩相当亮眼。不过在他们得知努力的成果之前，早已离开人世。”

考试结果好像已经被教育当局撤除。而那些上周丧命的学生姓名以及他们的考试成绩，似乎也没有公布在网络上。

往年会有好几万名学生兴冲冲地来到各大学——艾资哈尔大学、伊斯兰大学，还有阿克萨大学，依照自己的分数选择符合的课程。不过现在加沙就是一座空荡荡的围城，无所不在的无人机还有炸弹让民众到处躲躲藏藏。今年哪里都看不到为高考考生庆祝的彩色缎带、气球，或是糖果甜点了。

“以色列所扼杀的，正是一场巴勒斯坦的庆典。”胡尔说道。

分析师指出：哈马斯军事力量逐渐成长

加沙市

有一位哈马斯专家指出，哈马斯能利用隧道发动奇袭、击退敌军行动，还能运用加沙自制、威力强大的火箭炮，这些都代表哈马斯的军事实力日趋成熟。

哈马斯在抵抗运动中展现的军事潜力——与以色列敌军交锋时，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反击力，显示了他们雄厚的实力。哈马斯旗下阿卡萨军团中的工程师还有士兵，这几年来不断牺牲生命，这支队伍才能有今日如此成熟的表现。

分析师表示哈马斯不断尝试、犯错，一路走来相当艰辛。哈马斯于1987年创立的时候，只希望能复制出以色列出名的乌兹冲锋枪。现在，他们制造出的M-75导弹大约有80公里的射程，甚至能够攻击比特拉维夫更远的城市。

哈马斯上周击退了以色列从海空发动攻击的两支特种部队，而这件事也引起国际的关注。哈马斯同时也瘫痪了以色列的坦克，甚至通过联通隧道发动突袭。这些表现让外界十分惊讶，大家都很好奇哈马斯自从在2008年到2009年的“铸铅行动”中败北之后，他们的军事实力究竟增长了多少。

“2008年到2009年还有2012年的冲突交火，让哈马斯的军事能力越来越完备，现在他们又添置了新式的火箭炮。”哈马斯专家易卜拉欣·

玛胡恩向中东之眼表示：“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哈马斯军方的能力都增长了许多。”

玛胡恩说这点点滴滴的进步，都是从“铸铅行动”惨痛的经验中得来的。举例而言，卡萨姆军团开发了一款抵御坦克车的导弹，能从更远的距离击中以色列的坦克车，这款导弹所使用的俄罗斯纵列式串联弹头，能够击穿900毫米的装甲。不像2008年卡萨姆军团使用的P7与RPG-7导弹，因为射程太短导致攻击失利。

完全没有人知道哈马斯究竟拥有多少纵列式串联弹头，玛胡恩表示，哈马斯想要等到对付以色列突袭的时候，把其他武器当成“惊喜”亮相。

“连结各城市之间的隧道，是哈马斯能够制定防御策略并让以色列措手不及的原因之一。”他补充道。以色列军方于周四表示，他们在苏法基布兹附近戒备森严的边界击溃了哈马斯的突袭部队；不过卡萨姆军团却表示，他们“成功发动”了这次地底突袭。

军方幕后主导

大家普遍认为卡萨姆军团的首席指挥官艾哈迈德·贾巴里在抵抗以色列、埃及的侵略行动中，发展了加沙国内自制导弹的能力。因为贾巴里的缘故，哈马斯产出了两款新的导弹：J80与J160。2012年，他在以色列空袭中遇刺。

哈马斯军团在训练及专业化方面也有长足进展，他们很有系统地将组织内部分成不同的部门。分析师指出，哈马斯底下划分有：研发爆炸物、工程管理、发射火箭炮、狙击兵、海上防御、空中防御，还有制造加工部门。

自从哈马斯于1987年正式成立之后，其所拥有的火箭炮，无论是在样式或射程上都有很稳定的增长。哈马斯严格控制这些数据、不让秘密外漏。

哈马斯武器的发展过程，是一段进步的历史。玛胡恩说这支军队的决心毅力，造就了今天的成果。

跟2008年以及2012年相比，当时加沙的专家都说以色列大军让哈马斯陷入惊慌。不过从近期冲突的表现看来，哈马斯已经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弱点与长处了。

在这场战事过去的十天中，哈马斯从加沙发射火箭炮的模式都相当一致。玛胡恩表示，据估计，哈马斯至今还没动用超过20%的军事实力。

玛胡恩还说，哈马斯底下的其他部门也还没有发动全力反击，接下来的几个月说不定还会动员更多火箭炮。

“其实现在还有许多储备人力尚未派上用场。”玛胡恩表示。这样看来，哈马斯目前反击的模式似乎只用了火箭炮，甚至还没出动军队，而且火箭炮的数目“虽然没有增加，但也没有减少”。

“基本上，我认为加沙的抵抗势力现在还没有百分之百发挥出来。”他对中东之眼表示。

联合国指出，过去十天以色列已经夺走230名巴勒斯坦人的性命，还造成1 700多人受伤。而这些受到波及的人都是加沙市民，其中孩童女人占大多数。

一位卡萨姆军团的海军指挥官穆罕默德·沙班在冲突中丧生——不过玛胡恩表示沙班并不是部队领导人，他只是第一线的突击队员而

已，在海军部队里还有几百位士兵。以往卡萨姆军团的成员都是在发射火箭炮的途中，或是结束任务归队时，遭到敌军屠杀。

关于以色列日后预计发动的陆地突袭，卡萨姆军团已经公然发表声明、以示反抗意图，他们认为正面交锋反而是天赐良机，也是“唯一能够解放巴勒斯坦俘虏”的机会。

2003年，哈马斯领导人预估自己握有大约2万人的军事队伍。不过有些观察家指出，实际人数应该将近4万人。

观察家认为，哈马斯2006年在加沙获选之后[注]，哈马斯政府放宽了募集军人的限制，而他们也跟其他握有数千名士兵的政治派系结盟。

虽然以色列具备监控技术，但是他们对卡萨姆军团的军火实力所知甚少。“虽然大多数的武器都是在加沙当地制造，不过利比亚内战也让哈马斯连带受益，有人看见哈马斯从利比亚运进导弹。”

总部设于伦敦的顾问公司简氏信息集团本周向路透社透露，这支军团在冲突中使用了自制的新型火箭炮及发射装备，所以走私武器对卡萨姆军团来说也算是可有可无。

虽然伊朗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军团幕后主要的军火赞助方，不过玛胡恩说哈马斯跟伊朗的关系逐渐恶化。其中的原因，正是因为哈马斯没有跟德黑兰联手，协助仍在叙利亚内战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注]。

哈马斯的无人机技术，也显示了他们军事能力的增长。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在周一击落了一架哈马斯的无人机。这架无人机名为“飞燕”，是哈马斯第一架能装载炸弹、无人驾驶的飞机。

侵略行动显得谨慎小心

玛胡恩表示，自从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组织分别使用了四次和两次柯奈特（一种俄罗斯反坦克导弹系统）之后，以色列要发动陆地攻击之前都会再三考虑，以免让以军死伤太过惨重。

他还说以色列要是低估哈马斯的军事实力，那就大错特错。

“哈马斯有一项非常有用的战略，就是把以色列的士兵抓起来作为俘虏，而且这件事对哈马斯的能力而言还绰绰有余。”他补充道。

玛胡恩指出，假如以色列真的发动攻击，那么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哈马斯日新月异的军事实力，还要面对溃不成军的风险，更要为他们“大肆轰炸”的行径承受国际责难。

---

1. 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会的选举当中获胜，随后在当年三月组织哈马斯政府。
2. 叙利亚内战中，伊朗在国际上属于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国家。

救护人员勇敢面对险境

加沙市

护理人员、紧急救难人员还有救护车驾驶员，他们在照顾伤员的同时，也面临遭受攻击的风险。

易卜拉欣·阿布易哈斯已经值了8个小时的班，距离下班还要捱16个小时，然而每分每秒都有可能爆发新的危机。这个时候，这位35岁的医护人员突然接到同事席德·札因努丁——一位紧急通报员的信号，车身红白相间的救护车便出发执行任务了。

救护车行驶途中，大家都不发一语，阿布易哈斯表示大家都在面对"未知的挑战"。阿布易哈斯跟司机甚少开口对谈，反而是通过肢体语言和手势来沟通。不出几分钟，他们就跟另一辆救护车会合，一同前往加沙的阿查图恩地区。

阿布易哈斯完全不知道踏出车门之后，迎接他的会是什么景象。抵达之后，民众一拥而上，高声哭喊："救护车！快来，快来这里！"这里的居民都认为以色列随时会再空袭投弹，所以都惊恐地想要让女人跟小孩尽快撤离。

为了抢救几名被炸弹炸伤的患者，救护车司机用车灯照着前方，迅速地在茫茫人海中搜寻求救目标。救护车的警报器高声作响时，阿布易哈斯表示，"通常救护车会两两出动，尽可能扩大救助的范围。"

医护人员将伤员抬进救护车后座之后，一行人就立刻开往叙法医院。抵达医院之后，救援行动小组立刻打开后方车门，让伤员依次下车，再把他们放到担架上，送进医院登记报到，分派到不同的诊疗部门。

病患都下车之后，工作人员会稍微清理车厢，检查补给品的存量；等到下一次出任务之前，先跟其他救护人员稍作休息。不过接下来又必须准备动身，前往加沙的另一个地点进行救援。

以色列内阁于本周二同意埃及提出的停战协议，愿意暂停与加沙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从7月8日开始，截至目前已经夺走189条巴勒斯坦人的性命，也让1 400多名民众受到伤害。虽然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对于停战协议乐观其成，不过哈马斯的领导人至今仍未公开表态。

而哈马斯的武装部队也指出："这份协议一点价值也没有，写下来还嫌浪费墨水。"

面对以色列的侵扰，加沙的救护车司机都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下，夜以继日地工作。从联合国的资料看来，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已经让1名医生身亡、19名医护人员受伤，还有2家医院、4间诊所、1家疗养中心和4辆救护车被炸弹毁损。

在被炮火围攻的加沙走廊，医护人员情绪所受到的冲击也是不可言喻。阿布易哈斯对半岛电视台表示，最让他感到锥心刺骨的一次救难经验就是阿巴塔什家族：以色列周六空袭加沙的时候，阿巴塔什一家总共有18人被导弹炸死。

阿布易哈斯抵达灾难现场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景象。在阿巴塔什一家的屋内，他看到女人、小孩还有老人，所有人不是疯狂地哭喊，就是惊吓到说不出话来。他指出最艰难的工作环

节，就是要搜索被炸弹炸得支离破碎的身体各部位，如此一来家属才能判断死者的身份以便举办丧礼。

“这种工作实在很不容易，也会造成很大的情绪波动：救护人员需要面对各种伤员：伤势从轻微、中等到严重的都有，也有身体部位被炸弹炸飞、缺手断脚的患者，而最严重的就是当场死亡的民众。”

以色列武力侵犯的那几天，加沙的街道上完全不见人影，所有居民都大门深锁、躲在屋内。“一直以来我都很害怕炸弹，不过未知的事物才是我内心最大的恐惧。”阿布易哈斯在等待救难通知的空当说，手上同时握着《古兰经》不断背诵祷告词。

阿布易哈斯2008年开始做这份工作。刚到职的第一个月，他认为所有流程都充满挑战，不过他的同事说阿布易哈斯现在经验已经相当丰富，也能应付更多状况。他总共经历了三场以色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2008年到2009年的“铸铅行动”、2012年的“防卫之柱行动”、2014年7月的“护刃行动”。

阿布易哈斯说他发现这三场军事攻击之间各有差异：“2008年，以色列导弹肆虐后，被炸开的人体仍然保有固定的形状，虽然皮肤烧得焦黑，四肢和躯干完全分离。不过现在，我们抵达现场之后发现，灾民的身体已经被导弹炸得支离破碎、血肉模糊，尸体都碎得无法辨别。我想他们或许就是越来越残暴吧。”

阿布易哈斯心中不只想着照顾加沙的伤员而已。忙着工作的时候，他不免还是会想到家人和五个孩子——其中年纪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1岁。他的家人全都住在阿查图恩，然而那里却是以色列近期攻击得最猛烈的地区。

不仅阿布易哈斯挂念着一家妻小，他的家人同样也很担心他。“如果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扛着伤员，至少代表我还活着。”他一面说着，

一面工作人员又前来通报以色列发动了另一次空袭，又有更多伤员等待救援。

在灾难现场中奔走了一整天，阿布易哈斯终于下班了。“回家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至少我是待在家人身边的。”

战争喧嚣，加沙弥漫着戒慎恐惧的寂静

加沙市

加沙每户人家赶忙让死去的亲友下葬，同时安慰罹难者的家属，再一起振作，准备面对以色列下一轮的攻击。

加沙的街上处处都是汽车的喇叭声，在以色列暂时停火的宁静之中，听来特别嘈杂。在这五小时的休战区间，所有人都冲到商店市场，还到提款机去领钱购买食物、饮水和其他补给品。大家也迅速地跟亲朋好友联络，确认安危。

以色列军方跟哈马斯在加沙缠斗了十天之后，终于有了五个小时的空当，此举还算是符合人道精神。

自从加沙当地时间早上10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上7点）开始之后，以色列必须暂停空袭行动，哈马斯也不得朝以色列发射火箭炮。

许多加沙的新闻记者也把握机会，趁这个时候跟家人联系，有些记者已经连续十天都没有见到家人一面了。

卫生部发言人阿斯拉夫·齐德拉表示，目前已经有249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估计受伤人数为1 880人。联合国也发表声明指出，这些伤亡人员几乎都是平民百姓；而哈马斯的火箭炮只造成一名以色列人死亡，伤员也为数不多。

通常炮火暂缓的时刻，加沙的民众都会先检查遭到破坏的区域。大家努力在断壁残垣中寻找受伤的民众，也会先将死亡的民众妥当埋

葬，再到用帐篷搭建的灵堂中慰问致意。

医疗团体表示，停战期间开始的前几分钟，以色列的坦克还轰炸了加沙南方的民宅。

“暂停五个小时根本不够，大家来不及将尸体埋好，也没有时间准备防御下一次的突袭。”32岁的阿斯拉夫·何罗说道。食物和饮用水等补给品对每户人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不过随着战事蔓延，这些资源也日渐稀少。

“真的，我们都厌倦这样打来打去了，但是我们也不想回到战争之前的状况。”何罗补充道。民众都在焦急地等待卖鸡的摊贩，等到小贩一出现他们就能买些鸡肉，趁这五小时结束之前赶紧躲回家。

以色列与加沙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五个小时。在这个时刻，“饥渴的群众终于得以喝一口水”，61岁的阿布·扎伊德·哈吉如此表示。他身穿一袭大白袍，站在排队的人群之中。哈吉还告诉中东之眼：“自从被以色列围困侵犯之后，加沙人民已经过了八年苦日子，这种状况不能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

他还说以色列也意识到这种侵略的行径，已经让所有巴勒斯坦人愤怒以对，也催生了民众反抗的行动。而几年前情况完全不是如此，过去在以色列工作的数千名巴勒斯坦劳工还会反对加沙的军队伤害以色列人民，现在以色列境内几乎看不到巴勒斯坦籍的劳工了。

哈吉沉痛地表示：“直到现在，我还是反对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人民，不过每当我差点被炸死，或是全世界都对我们的诉求置之不理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这个时候，鸡肉小贩出面表示他已经没有肉可卖了，鸡农也无法前来供货，因为以色列的无人机一直在鸡舍上头盘旋。所有排队

的民众只好空手而归。

这次的停战协议（到当地时间下午3点为止）是联合国提出的方案，目的是希望能够趁机发送补给品，帮助民众寻求庇护场所、食物、饮用水，还有干净的衣物。在以色列军方警告加沙人民他们也会攻击民宅之后，有超过2.2万名巴勒斯坦人全都躲在联合国建造的学校避难。

阿布·扎伊德衷心希望这五个小时能够延长，这样他才能张罗一家大小需要的食物及生活用品。他感觉战争重新开始之后，一切会变得更加艰难。

地面侵略

身兼国防部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达命令，要求以色列军队于周四稍晚在加沙展开地面攻击行动；然而周五正是穆斯林的安息日[注]。

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指出这次地面侵略会出动“步兵、武装部队、工程部队、炮兵部队还有情报部队，也会派出海军与空军协助”。

以色列将数万名士兵调派到加沙边界，准备发动这次地面侵袭。

周四的这场军事侵略夺走了几条人命，第一位受害者是只有三个月大的法尔斯·塔拉毕。他的尸体被送到叙法医院时，身上还包着一条尿布。

阿布·尤塞夫·那贾尔医院的医生向中东之眼表示，有为数众多的患者都是吸入有毒的白色气体之后就被送进医院。这些病患无法呼吸，但是不知道他们吸入的究竟是什么气体，医生也无法进行治疗。吸入

毒气的患者不可遏止地疯狂大吼，而且也没有办法能让他们镇定下来。巴勒斯坦卫生署寻求国际团体协助这次危机，帮助医生辨别以色列在地面侵略的头一个小时，究竟使用了哪一种有毒气体。

联合国表示至少有1 370户民宅被摧毁，更有超过2.2万名加沙市民被迫流离失所、无处可去。

随着军事行动持续进行，日后无处扎根的家庭只会越来越多。

---

1. 与基督教及犹太教的安息日不同，穆斯林的星期五是集体礼拜的日子，聚礼之后大家就会回到工作岗位；而对犹太教及某些基督教而言，安息日就是彻底休息的一个日子。

伤亡人数攀升，战事永不止息

贝特拉希亚，加沙走廊

以色列对加沙进行路面侵略之后，至少有55名巴勒斯坦市民丧命，其中还包含年幼的孩童。

加沙北部的卡莫艾德温医院中喧闹杂乱的声音，大量的巴勒斯坦伤员被炮火击伤，全被送进医院治疗。病患待在医院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种安全感，不过周五一早这些伤员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新闻指出以色列的坦克炸弹，又轰炸了加沙东北部贝特哈农的一家医院。

“每次看到以色列的导弹又炸了哪家医院，我就越觉得自己也岌岌可危。”57岁的阿布·埃伊德表示。埃伊德居住的地方，离以色列部署坦克车的贝特拉希亚边界只有一公里之遥。

以色列于周四发放传单，要求居民从家中撤离。传单开始散播的时候，以色列也对加沙走廊发动军事攻击。他们从五个地区的边界发动镇压，波及的地区更广也更深入。以色列表示这次镇压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加沙的地下通道，还有摧毁发射火箭炮的地点。

在周四军事镇压的头四个小时，以色列连夜破坏了加沙境内100多处设施。他们表示已经成功破坏九条地下隧道，还有20个隐匿的炮弹发射区。

虽然以军目前深入加沙的距离还不到两公里，但是巴勒斯坦的死伤人数已经逐渐攀升。因为受到以色列的暴力侵害，这11天以来已经

有28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命，另外还有1 900人受到伤害。

阿布·埃伊德对半岛电视台表示：“不管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没有人想要了解实情，大家都不知道以军攻击的目标全都是小老百姓。反抗是我们最后的选择，通过反抗我们才能重获自由，呼吸新鲜空气。”

周五稍晚，整个加沙走廊处处都听得见炮击声。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轰炸整个加沙的房屋住宅，海岸边的军舰也不断发射导弹。

“以色列军方对抗的是加沙走廊的哈马斯以及其他恐怖组织，我们原先从海上及空中进行镇压，现在加入陆地部队。”周五一早召开特殊内阁会议时，内塔尼亚胡如此表示，“如果只从空中发动攻击，就没办法破坏地下隧道，所以这就是我们陆军士兵的任务。”

这个时候奥巴马也再次声明他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仍然呼吁以色列必须有所节制。根据美联社的新闻，奥巴马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接受炸弹从国界和恐怖分子的隧道，朝境内领土发动攻击。”

叙法医院的阿斯拉夫·齐德拉博士向半岛电视台表示，以色列侵略的第一天，就有55名巴勒斯坦人丧命，当中包含3名阿布·马萨兰姆家的孩子——艾哈迈德、瓦拉和穆罕默德。

爆炸的高温和四处弥漫的浓烟，让11岁的艾哈迈德满脸漆黑。在卡莫艾德温医院的停尸间里，躺在艾哈迈德身边的是他12岁的姐姐瓦拉，还有14岁的哥哥穆罕默德，他们身上全都包着白色的裹尸布。

三个孩子的父亲伊斯梅尔·马萨兰姆表示，炸弹爆炸的时候，一家人还在纳达的大楼公寓中安然沉睡。在当地救护团队抵达之前，这位父亲独自一人从瓦砾堆中把三个孩子的遗体挖出来。

根据习俗，那些想要探望孩子的亲友，在葬礼举办之前都不能到家中拜访。不过以色列猛烈的炮火让家人寸步难行，这三个孩子的葬礼只得延后举办。

在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周四深夜总共有9个人丧命，其中包括拉德温的家族成员。有目击者指出，在以色列与加沙交界的缓冲地区，有以色列的挖土机破坏农业用地。

康复医院公关部的主任阿提亚·瓦迪亚表示，医院也不断遭受以色列袭击。瓦迪亚向半岛电视台表示："以色列不断朝我们投掷炸弹，逼得医生只好撤离。"他表示有18名身受重伤的病患被送往其他机构，以免被以色列炮弹袭击。

延迟了几个小时之后，马萨兰姆家的三个孩子终于在浓烟密布的公墓下葬，而公墓一旁的建筑物还不断飘出一股股黑烟。三名孩童的尸体被放置在担架上，由一群男人负责搬运。艾哈迈德的脸被熏得漆黑，哥哥姐姐的尸体上则布满弹片。前来哀悼致意的人全都散发出紧张的气氛，因为大家都怕默哀的时候又会有以军投掷炸弹。

"几个小时之前，孩子们还在温暖的被窝中睡觉，现在全都躺在冷冰冰的停尸间。"周五稍早，一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马萨兰姆家族成员在卡莫艾德温医院受访时向半岛电视台透露，"你们评评理，这个女孩正值花样年华，她能对以色列造成什么威胁？为什么以色列要这样对待她？"

即便损失惨重，人民坚持继续抗争

拉法市，加沙

“数十年来，我们都要付出代价，才能从以色列那里换取某些东西；付出血汗，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加沙市民穆罕默德·贾乌德说。

反抗的代价看似高昂，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损失的只会越来越多。光是周五这一天，就有两户人家被炸弹灭口，造成55人身亡。加沙地区的矛盾之处就在于，虽然死伤人数逐渐攀升，但是人民的抵抗势力却越来越强大。

“我们必须有所觉悟：不是以色列人死，就是加沙人亡。”66岁的安曼奈·乌达对中东之眼表示，“这种情况不能再拖下去了，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把时间回推11天，回到冲突爆发之前；加沙已经被以色列围困了八年之久，战争正式爆发之前，就算情况没有更糟，也没有比现在好到哪里去。”

当我问她如果有30秒的时间，能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话的话，她要说些什么。以下是她的答案：“所有战端都是你一手挑起的。巴勒斯坦人还是有底线的，我们的耐心有一天也会用完。”

“你让全加沙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变得营养不良，让所有人遭受这样的惩罚，让大家没有水可以用，你还干扰薪资经济状况，让大家无法享有基本人权，也不让各种建筑材料通过拉法市关口，这一切实在忍无可忍。”乌达表示，“所以人民才要反抗起义，争取自己的权

益。”“先前阿拉伯人就已经起身反抗专制的政权，以色列只是让历史重演罢了：你们窃取加沙的土地，搞垮我们的经济。占领加沙的这66年来，封闭我们的国门，还侮辱加沙人民的存在。”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巴勒斯坦继续反击，死伤人数只会越来越多，损失也会越来越严重。不过除了乌达之外，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如果丧命的全是在战场前线奋战的大人，我内心会觉得很骄傲；不过看到这么多无辜的孩子丧命，我的心几乎都要碎了。”她说。

“不知道以色列是不是刻意攻击孩童，想让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幸免。我想内塔尼亚胡的立场非常清楚，没有任何一个加沙人能躲过一劫。攻击市民这种行径对我来说，就是要恫吓全体人民，让大家溃不成军。”

45岁的穆罕默德·贾乌德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也认为以色列的目的是要威慑加沙人民，进一步让民众打压反抗以色列的势力。如此一来，以色列就能一如往常地继续对加沙予取予求，让加沙断绝与外界的接触。不过从实际看来，以军于7月8日发动的陆地攻击，似乎造成了反效果。

贾乌德说：“人们不但没有打压反抗势力，反而给予支持。尽管人们受苦受难，但是所有地区的民众都相当拥护反抗组织。”

贾乌德认为，以色列这次的威慑行动注定败北。纵使以色列的炮火再猛烈，攻击民众的战略已经起不了作用了。他表示，加沙已经被以色列打压了这么多年，巴勒斯坦人都有所体会，能够夺回民族权利、改善人民生计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再坐以待毙，必须起身反抗。

“数十年来，我们都要付出代价，才能从以色列那里换取某些东西；付出血汗，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他如此说道。

虽然抵抗的意志坚决，但是过去14年来，深陷以色列袭击前线的民众却表示，他们希望长达14年[注]的以色列轰炸可以画上句点。这些居民表示，他们长期活在恐惧之下，希望这场噩梦可以尽早结束。表示已经受够了以色列侵略的居民有很多，45岁的穆罕默德·阿布·沙洛就是其中一员。

沙洛一家住在拉法市加沙机场的废墟旁，而以色列于周四发动的这场陆地攻击，导致沙洛跟他的10位家人必须撤离家园。沙洛全家都吓得惊慌失措、说不出话来，不过一家人却也奇迹般地逃过一劫，没有人丧生。

“六颗以色列炮弹击中我们家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屋内。”阿布·沙洛表示，“我们身边有一堵墙立刻倒塌，所以所有人只好在大半夜赶紧逃出家门，到外头找地方躲炸弹。”

不过阿布·沙洛的四位邻居，却不幸因为炸弹袭击而受伤。

阿布·沙洛表示，“我们只能帮他们叫救护车，导弹爆炸后的尖锐弹片散落满地，我们动也不能动。”

“炸弹爆炸之后散发的白色气体也让我们口干舌燥，所以一伙人也不能正常呼吸。”他还补充道。阿布·沙洛躺在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建造的学校足球场上，有许多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也把这里当成避难所。虽然联合国发放了基本的物资，不过供给的数量却不足以应付突发状况。有许多流离失所的民众抱怨食物供应不足，大家都没有办法吃斋戒月的封斋饭[注]与开斋饭。

每间教室通常能睡50名妇女；男人则是随意在足球场上休息。那些睡在街角的民众，就以凉鞋为枕，有些人则是以自己的上衣、衬衫或空的奶粉盒当作枕头。

即使是在联合国建造的学校，也不能保证绝对不会遭到炮弹轰炸。在冲突交锋的过程中，也有救护车遭到袭击，最后被迫撤退。阿布·沙洛说他只好徒步跋涉到一个救护车可及的区域求助。

不久之前，以色列才因为刻意攻击市民及公共建设而遭到指控。阿布·沙洛表示对他来说，2014年的冲突与2008年到2009年以及2012年的战争有所不同。他说："以前以色列的炸弹并不会直接朝我们家飞过来。"

以色列还有另一项让人困扰的发展，就是他们声称自己能够占用高楼大厦，来当作狙击手驻扎、开枪的地点。

贾乌德也注意到这项新的策略，他表示巴勒斯坦人已经被逼向墙脚了。

"不过这不代表我们愿意屈服停战——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光荣自豪地活着，另一个是过着炼狱般的生活。"贾乌德表示。

对贾乌德而言，因为科技日新月异的缘故，现在这一代巴勒斯坦人已经不像他们家族中的长辈那样，甘愿忍受以色列占领的羞辱。他补充道："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我们已经忍耐了66年。以色列也该知道适可而止了。"

但是反抗的代价极其高昂。根据巴勒斯坦的情报指出，过去24小时，以色列已经发射了260枚导弹及火箭炮，巴勒斯坦的反抗组织也朝以色列投掷了105颗火箭炮及迫击炮。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已经迅速攀升到300人，有许多孩童也命丧黄泉；一名以色列市民及一位以色列军

官也同样失去性命。在加沙的阿布·尤塞夫·那贾尔医院中，医生已经发布紧急声明，院方将许多病患撤离，转移到其他医疗场所。

“从下午开始，我们就一直遭到以色列炮火的袭击，他们还从空中发放传单，命令我们快点离开家。”38岁的哈尼·马孟向中东之眼透露。

加沙土地上明显弥漫着一股恐惧慌乱的氛围。炸弹又开始从天而降，拉法市的市民到处乱窜，努力逃到城市中的6所联合国学校。到联合国学校避难，对居民来说是唯一的权宜之计。

在这些逃窜的居民中，马孟跟他的家人也是其中之一。

“两天之前我还在自己家里，现在已经无处可去了。对于加沙的反抗力量，我们仍然抱有坚毅的决心，但是我们也是以色列残酷炮火下的牺牲品。”他说。

“如果我们今天也能发射火箭炮，那以色列朝加沙人民的家开火我也没话说，但是情况偏偏不是如此。”

死伤的加沙老百姓越来越多，这也让国际团体开始质疑以色列的意图。马孟认为以色列的战略并不是要击溃哈马斯，只是要让哈马斯有所动摇而已。

他还表示等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内心绝对不会忘记这些无以成眠的夜晚。正因如此，马孟担心这个地区永远也不得安宁。他说要是一个7岁大的孩子知道以色列在他还小的时候就痛下毒手，那么长大之后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和平了。

---

1. 本书写作完成的14年前，也就是2000年，当时爆发第二次巴勒斯坦武装起义，以色列再度进行封锁。

2. 穆斯林在斋戒月期间，每天早上第一次礼拜之前所吃的餐饭。直到黄昏过后吃开斋饭之前，穆斯林都不会进食。

大厦公寓遭以色列袭击

加沙市

加沙的公寓大楼不断遭到以色列空袭，家家户户都害怕下一次的炮弹轰炸。

6岁的雷玛斯·卡伊德能把那次轰炸的过程讲述出来。而他的父母依然处在震惊之中，不敢相信自己能成功死里逃生。“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炸到我妈妈的卧室，你们过来看。”6岁的卡伊德告诉半岛电视台。一伙人来到哈伊德一家位于达乌大厦七楼的住宅，准备巡视房屋毁损的状况。

周四凌晨三点，哈立德·卡伊德的父亲前来拜访，哈立德跟妻儿正在享用封斋饭。哈立德说，就在一家人准备离开公寓的时候，“正要把门关上，公寓就被炸弹击中，开始摇晃崩解。”

大家都吓傻了，一家人赶紧回到屋内，冲进房间把门锁上。“以色列的无人机投了一颗炸弹，把整栋公寓炸得左右摇晃。”哈立德一边回想，一边检查散落在孩子房间地板上的导弹残骸。

哈立德跟他父亲居住的这栋大楼，还有许多医生、大学教授及公务人员。

“我们的生死就取决于这三分钟。”哈立德一边说，他的女儿雷玛斯一边检查房间里剩下些什么东西。哈立德是一位政府行政机关的雇员，平常都要到位于拉马拉的办公室上班。

公寓中的黄色窗帘已经斑驳不堪，甚至被炸弹烧得焦黑，哈立德跟妻子的衣物也都被弹片割出锯齿状的破洞。床铺被炸得粉碎，上头的亚麻布也满是尘土，甚至飘出高温金属的气味。

“以色列根本是作恶多端的恶霸，只是想要让加沙这些被困住的民众，更担惊受怕而已。”哈立德说。

在对加沙展开为期十天的空袭行动之后，以色列于周四稍晚也展开陆地侵袭。以军表示他们将军事规模扩大，主要是为了破坏连通以色列与加沙之间的地下隧道，而目前以色列也已经为陆地行动做好万全的准备了。

以色列对于攻击市民的控诉矢口否认，他们坚称遭到攻击的都是跟哈马斯勾结的民兵。以军甚至替自己的军事行动加以辩护，声称哈马斯在“房屋、清真寺、医院及学校”藏匿火箭炮以及其他武器，还在“住宅区内部策划军事行动”；他们还表明一般的住宅屋舍，也是军事攻击的合法目的。

不过在这次攻击行动中，以色列由于攻击市井小民，并且用无人机轰炸好几栋住宅大楼，遭到了国际人权团体的批判。依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大约有1780户民宅被以色列炮弹彻底击毁，因而造成9640多人无家可归，至今在加沙各处寻求庇护。

加沙卫生署也指出，目前，已经有超过245人丧生，其中至少有39名年幼的孩童，受伤的民众更是高达1920人。

联合国的调查发现，大约有2.5万名加沙孩童，正饱受创伤后心理压力症候群之苦。随着冲突愈演愈烈，这些孩子全部都需要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帮助。哈立德也表示他的孩子全都受到极大的创伤，他的女儿屡次询问：“为什么以色列要炸我们？”

回头看达乌大厦的灾情，七号和八号公寓的损失最为惨重。整栋建筑物的外部结构已经严重毁损，被炸得粉碎的家具、个人物品还有孩子的玩具，也都四散各处。

这栋大厦的所有人苏海勒·阿布·杰巴表示总共有15间公寓遭到破坏，5辆停靠在街上的车子也连带被毁。有一位车子遭到毁损的知名学者表示，损失的总价值大约有1.4万美元。

周四以色列又朝这栋大楼发射导弹，其中一枚导弹爆炸之际，救护车跟消防人员正巧赶到。公寓住户及救难人员总共有5人受伤。

哈立德说："这一带的人都尽全力撤离。大家都吓坏了，身体不断颤抖，孩子也哭个不停。"他逃出家门的时候，只用手机的灯光照明。当时的场景，在他脑中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有一场剧烈的地震，屋内各个角落都有来势汹汹的火苗，空气中充满尘土浓烟，随地都是尖锐的玻璃碎片。"

每天只有两小时光明

加沙市

以色列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加沙人民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的电能用，痛苦指数直线飙升。

哈山·齐亚拉的哭声震耳欲聋。他的父亲塔辛还有母亲与两个哥哥都被哭声吵醒。刚过午夜，公寓里伸手不见五指，因为电早就被切断了。他的父亲问他为何而哭，2岁大的哈山告诉父亲，他很害怕，不敢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上厕所。

塔辛向中东之眼表示："通常他还会有一盏小灯，所以不至于这么害怕，但是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因此他不敢自己一个人走动。"

齐亚拉抱怨的不仅是现在大家面临的生存危机，还有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及长期封锁。自从2006年以色列的军舰袭击加沙唯一的发电厂之后，政府能够供应的电量就逐年减少；在这之前，这座发电厂还勉强能供应全体人民的日常用电量。

现在以色列从陆海空围困加沙走廊，这个国家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的电可用了，有些区域甚至过去两天完全没有电力供应。

"在这两个小时之内能做的事不多。大家要洗衣服、使用饮水机、帮手机充电，还要跟生病受伤的亲友联系，连看电视或者做些简单的料理都是天方夜谭。"塔辛的妻子乌姆·穆罕默德表示。

乌姆虽然了解短短两个小时是不可能完成所有事情，不过这也是她必须面对的现实。

加沙的电力公司在周五发出声明，指出以色列拒绝让加沙已经购买的电力进入加沙境内，因此每天停电的时间已经高达22小时了。

电力公司表示，在先前的战争冲突中，加沙电力短缺的状况也不曾如此严重。

过去12天，以色列不断朝加沙展开攻击，死亡人数较周六也增加许多。总共有334人丧命，2391人受伤。以色列发动了2450次空袭，炮兵部队总共发射了大约850颗炮弹，军舰上也击发了775枚。巴勒斯坦的抵抗组织大约发射了1500枚火箭炮及导弹，而以色列官方指出只有两位市民不幸丧生。

电力公司的公关主任贾莫·达达沙威出面表态，他说加沙的电力公司是以色列供电厂的客户，但是以色列却渐进式地切断供给的电源。同时以色列F-16与无人机发射的导弹，也严重破坏加沙和埃及购买的电缆及电线。

达达沙威表示，光是过去24小时，就有13条电缆被以色列毫无间断的空袭、炮兵部队发射的炮火给破坏殆尽。

他还指出，以色列禁止电力公司的维修人员抢修毁损的电线，即便只是让某些地区重见光明也不被允许。

“以色列一直刻意攻击输送电力的缆线，电力公司的供电状态已经濒临崩溃，几乎要全天断电了。”

整个加沙走廊需要3.6亿瓦特的电，才能供应180万人日常所需用量，这180万人中，年龄低于14岁的孩童高达46%。

加沙购买电力的管道有三：从以色列购买1.2亿瓦特的电，埃及则会提供2800万瓦特的电，加沙内部的电力公司也会制造大约4000万到6000万瓦特的电力。

加沙东部的目击者表示，以色列军方刻意攻击电缆线，让民众无法互相联系。在先前的冲突中，这也是以色列首先采取的一项战略——让每个人孤立无援，无法跟其他人保持联系，进一步影响民众的电器产品，像是电话、电视或饮水机。通常战争一爆发，电信系统的基础设施就会立刻遭殃。

以色列于周四发布公告，表示沙鲁姆检查站即将关闭，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运送工业用油进入加沙的通关口。因为关口遭到封闭，电力公司表示日后连4000万到6000万瓦特的电，或许也无法继续供应了。

加沙现在靠着逐渐缩减的能源存量继续苦撑，情况好一些还能继续供应几天电力，每天开放两小时供应民众的日常所需。

加沙内政部目前正在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系，希望那些修复毁损电线的工人，他们的生命安全能受到保障。

在这场冲突之中，有几名维修人员丧失性命或受到伤害。在拉法市最近遭受的一次袭击中，有一辆明显标示为市政厅的公务车直接被以色列的导弹击中，造成两名工人死亡，其他同行的人员也不幸受伤。

达达沙威表示，以色列阻止维修团队抢救毁损的设备，已经让无法避免的危机降临整个加沙走廊。

“这绝对是对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惩罚，就好像是把已经骨折的手再打断一样。”

基础建设濒临瓦解

电力公司、水源处理厂和医疗机构在以色列炮击之下仍然坚持运营，不过专家却警告说日后的损失会更为惨重。

乌姆·阿里·阿布·沙达进厨房的时候，发现冰箱不断滴水。冰箱内解冻的水，还掺杂了一公斤的肉品解冻后渗出的血水，全都流到厨房的地板上。身为六个孩子的母亲，她根本不知该如何是好。

在贾巴利亚难民营，已经有整整24小时没电可用了。缺乏电力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完全超出乌姆·阿里所能承受的范围了。

“整个环境酷热难耐。没有电，冰箱就等于废了一样。”她说。

虽然生活一贫如洗，丈夫还是一位残障人士，她仍然替自己和孩子储存了一大堆粮食。她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更不好过，过去两天已经完全没有水可用了。

为了取得屋顶上水塔的水，她需要动用抽水机。不过抽水机也要有电才能运作，现在，连冲马桶都是一大问题。

乌姆·阿里位于加沙北部的住处，正好是以色列炮火最猛烈的区域。直接活在以色列军事侵袭的范围之下，她所面临的环境也就愈发艰难。

“以色列发动陆地侵略之后，情况又变得更糟了。”她对半岛电视台表示。

当地电力公司的贾莫·达达沙威表示，有13条供应电力的缆线遭到以色列空袭与炮弹破坏，所以加沙走廊已经有90%的时间都是断电的。

两个小时的电根本不敷使用，180万名加沙市民也来不及完成所有日常流程，然而黑暗却永无止境地延长了。

因为居住的区域不同，加沙走廊的居民有些只有两个小时的电力可用，有些则是四小时，不过某些地区甚至已经整整停电两天了。

过去两周以来，电力公司的维修人员一直遭到以色列袭击，这也让达沙瓦不愿意调派人力，到户外勘查抢修。

国际特赦组织北非与中东分部的主任菲利浦·路德表示，有三名工作人员在进行大规模维修的时候丧失性命，而以军猛烈的炮火也让整个地区的工人受到生命威胁。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处在一份报告中也强调，这些维修工人的生命确实面临极大危机。报告中表明，“这些工作人员受到的限制，就是维修过程缺乏保护措施，进一步妨碍维修供水及废水管线的速度。”

虽然以色列官方愿意配合，让两条主要管线得以成功维修，但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处还是指出，各种设施大规模毁损，已经严重影响到多数加沙居民的生活。

报告更清楚地指出：“很多自来水与废水处理设施都被炮火击毁，严重影响输送用水。”

而整个加沙大停电，也影响到其他基础建设的运作，造成更大规模的损失。

乌姆·阿里的家正是整个大环境的缩影——污水不断外泄，在这种燠热的天气之下，垃圾也累积了好几天。

依据水资源及卫生紧急处理组织（EWASH）的消息显示，已经有50%的污水输送处理系统停止运作，这也直接影响到90万名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

路德说："加沙的基础建设濒临毁坏边缘，干净水源短缺也会造成莫大的灾难。"

水资源及卫生紧急处理组织表示这种情况相当危急，还发出了一份警告声明，表示污水跟饮用水如果掺杂在一起的话，很有可能有水媒疾病产生，让加沙地区的全民健康蒙上阴影。

以色列炮火毫不间断，大多数加沙的医院也把治疗的重点放在紧急病患身上。炸弹不断从天而降，数千名患者无法出门到医院求诊。

过去13天，以色列不断攻击加沙的医疗机构，有许多驻扎加沙的国际人权组织为此感到担忧。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处指出，自从7月8日起，已经有16间医疗机构遭到毁损，其中有2家医院、12间诊所及2间养育看护中心。

其中一个引起国际注意的案例，就是瓦法疗养中心。这家疗养中心已经遭到炸弹袭击，所以在第二次被攻击之前，院方被迫让许多残疾人士撤离逃难。

加沙卫生署公告，在54所大型的照护中心里，已经有13家关门歇业，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在该区发动空袭、投掷炸弹，还有从海军军舰发射的炮弹。

周六许多加沙的医院都纷纷表示，院内的医疗补给品已经迅速减少。因为医疗用品不足，许多重大的手术也只好暂时中止。

任职卫生署副署长的尤塞夫·阿布莱希向国际组织提出申请，希望他们能尽快提供必要的医疗用品。

不过副署长求助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太多响应。虽然有些国家捐钱给这些医院，不过在以色列的占领封锁情况之下，即便有钱也买不到医疗用品。

巴勒斯坦渔业公会的秘书阿姆贾德·什拉菲表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至少有39艘渔船被击沉，或是遭到严重损坏。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处估计，目前大约有3600名渔夫需要外界协助，帮他们重建赖以生存的工具。

什拉菲估算了这场战争对渔业所造成的损失，然而伤害的规模每天都在扩大。“过去几天，炸弹一直轰炸捕鱼的港口和渔民的船只，这种经历对我们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什拉菲对半岛电视台说。

以色列的战舰在半夜发射导弹，大约有800枚炮弹从以色列的船只上击发，这些炮弹几乎都落在加沙渔民的捕渔设备上。有些渔船燃起熊熊大火，不过渔港的消防部门也被炸弹击中，所以没有人能及时将这些烈焰扑灭。

虽然有些渔民的船毫发无伤，不过炸弹满天飞，他们也无法出海捕鱼。

以色列的炮火，夺走了巴克家中4名孩童的性命，而这起事件也让这个海港小镇成了鬼城。

舒加艾耶大屠杀，叙法医院成了停尸间

经历以军猛烈的攻击之后，巴勒斯坦人急忙赶到叙法医院寻找爱人亲友的身影，不过迎接他们的通常都是噩耗。

“不对，这不是他！”穆罕默德·莫巴伊德的哥哥口中喊着，同时继续搜寻弟弟的遗体。莫巴伊德的家人有一半留在医院的接待柜台，另一群人则是待在停尸间。

救护车抵达医院门口，医护人员要求民众让出一条通道，让他们把运回的尸体和伤员送进医院。车门一开，所有人一拥而上，努力寻找失踪亲友的身影。

“爸，不对，这个不是他！”莫巴伊德的其中一个兄弟，对着父亲大喊。

忽然空气中爆出一声呼喊，对着莫巴伊德一家人说：“穆罕默德在这里。”全家人朝声音冲了过去，坚信穆罕默德还活着。

穆罕默德跟其他人的身体混在一起，连同一大堆破碎的手指、头部、胸部和手脚，一起送进医院。

在盖上裹尸布火化之前，救护人员还得把这些破碎的身体器官重组，让家属能够以尸体辨识身份。

穆罕默德的家属开始发出悲恸的哭喊。不过周遭的群众还在专心寻找自己亲友的身影——医院大厅挤满了好几百人。所有人都非常担心，生怕自己的挚爱会从下一辆救护车抬出来。今天早上以色列派出

坦克，朝舒加艾耶的民宅疯狂发射炮弹，这是一场人类大屠杀。以军猛烈的炮火直接袭向民众的住宅，有些人得以死里逃生，但是也有人却是当场丧命。

乌姆·阿海德·卡努今年55岁，她必须带着八个孩子走五公里远，才可以找到能把一家人运载到庇护所的交通工具；而在叙法医院，她的丈夫仍然下落未明。

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第九个孩子身在何方，不过有一个年轻人正在帮忙寻找他们。

卡努希望他们还活着——完全没有人知道他们至今是生是死。

救护人员说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把横死在大街的尸体或是被炸弹炸飞的居民送到医院来。救护车司机对中东之眼哀嚎：“外面根本是大屠杀，无论是男女老幼，受伤的或是已经断气的，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把他们从大街上带回来，因为我们也会遭到以军的袭击。”

昨天晚上，有四名以色列士兵和巴勒斯坦反抗民兵缠斗的时候丧失性命。不过叙法医院的医师表示，周日当天至少有1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300多人身受重伤。救难队从残破的瓦砾堆中挖出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死伤人数也逐渐增加。从冲突爆发开始，已经有425人身亡了，还有2900人受伤，联合国表示这些受到波及的大多是平民百姓。

国际红十字会努力协调双方停战，让救难队员得以把尸体清运到医院。不过医生却表示，停火时间太短暂，根本没办法把埋在房子底下的伤员或尸体挖掘出来。

从以色列开战至今，今晚战火可说是最为猛烈。28岁的奥萨玛·欧尔巴吉说，很多家庭都是在呼呼大睡的时候遭到炮弹袭击，还有许多人是在外头奔走、寻找庇护的时候当街被炸弹击中。

“凌晨2点半，听到以色列跟加沙抵抗军隔空交火的时候，大家都待在家中，我原本以为战争就要结束了。”

“每次我和家人准备出门的时候，都会看到炸弹从天而降，根本无处可躲。”奥萨玛一边说，一边寻找他亲戚被炸弹炸得四散各处的身体部位。

奥萨玛的眼睛盯着前进的救护车，还有面露恐惧、一直哭喊的人群，他说：“我亲眼目睹以军对艾伊德一家的残暴攻击，炸弹一而再、再而三地轰炸艾伊德的家。他们家的12个人原本试着从房子里逃出来，但是却被炸弹击中，尸体四散各处，鲜血飞溅在混凝土墙及地板上。”

“艾伊德的妈妈原本手上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但是下一秒炸弹爆炸之后，她的身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说。

接着他看到一个没有身体的婴孩头顶，躯干的其他部位则散落各处。孩子母亲的身体也被炸得零零碎碎。奥萨玛一边说一边啜泣。

“我跟家人开始拔腿狂奔，然而踩在我们脚下的，全是邻居的尸体，到处血迹斑斑。”他说道。奥萨玛把沾染在自己赤裸的双脚还有长裤上的血迹，展示给中东之眼的记者看。他的额头上，似乎还黏了一块细碎的人肉。

他补充道：“以军轰炸清真寺、学校、民宅、车子和任何他们能炸的东西。这一带已经彻底变成荒凉的废墟，到处都是残破的住宅跟居民的尸首。”

“我的亲戚那个时候还留在屋内，而我太太的家人则是被困在屋中，到现在根本生死未卜。”

奥萨玛唯一的选择，就是等待救护车前来协助。如果救护车没来，他很担心没有人能帮忙从倒塌的屋舍底下，找出亲戚的下落。

“我太太亲戚的孩子才两个月大。但是就在今天早上，他在位于摩塔斯清真寺附近的家中丧生。”他说。

在停尸间一整排冰冷焦黑的遗体堆中，奥萨玛还没找到这个孩子幼小的躯体。

“炮弹如雨滴般落下”

舒加艾耶，加沙

从舒加艾耶轰炸事件中死里逃生的民众，一边讲述着当时恐怖的经过，一边发狂般地寻找失散的家族成员。

36岁的马哈茂德·谢赫·哈伊是舒加艾耶轰炸攻击中的少数生还者，他紧张地站在叙法医院的大厅入口，等待下一辆救护车到来。哈伊的双眼满是恐惧，紧紧地盯着远方的救护车。救护车被拥挤的人群包围，前进速度相当缓慢。

救护车的门终于开启，所有尸体陆续被运下车。哈伊发现在众多尸体中出现一张熟悉的脸孔时，不禁失声痛哭。他喊道：“萨米雅·谢赫·哈伊！”三岁大的萨米雅，身躯已经被以色列的坦克炮弹炸成碎片，不过尽管全身灼伤，他的面貌仍然清晰可辨。

哈伊发现这具包在白色裹尸布中的遗体是他的表亲，立刻泣不成声：“我们一直想逃，但是不管到哪里，炸弹都追着我们跑。”他对半岛电视台说。

“清晨六点的时候我在家里，传出一阵爆炸声之后我就听到邻居的呼救声。我冲出门想要救他们，但是看到的却是一片大屠杀的场景：女人和小孩的尸体散落各处。”

舒加艾耶位于加沙东部，自从以色列14天前展开武力侵略之后，这里就遭受猛烈的炮火袭击。巴勒斯坦卫生署声明，经过昨天残暴的

攻击后，已经有72人丧生，死者几乎都是女人、小孩及老人。

卫生署发言人阿斯拉夫·齐德拉表示，自从以色列于7月8日展开攻击后，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累积到506人，更有超过3150人受伤。

像哈伊这样大难不死的人，实在堪称奇迹。

几位目击证人指出，有一些舒加艾耶的居民奋力挥着自己找到的白色布料：白衬衫、白色内衣，或是白色桌巾。这些居民想要向以军投降，希望他们不要再疯狂轰炸这个地区。不过炸弹的烟幕退去之后，这些白布也被撕成碎屑，上面沾染着鲜红的血迹。

身为仅存的生还者，伊曼·曼苏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努力带着自己的孩子四处逃窜。

“逃到哪里都不安全。”她对半岛电视台说。她的三个孩子全都受伤，正在叙法医院接受治疗。“坦克炮弹就像雨滴一样落下，我们只好离开自己的家。”

她的婆婆乌姆·瓦尔·曼苏尔的住处也被炸弹摧毁，现在同样在叙法医院疗养。“我经历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注]，还有以色列后续的其他攻击，不过今年的情况已经无可言喻。这场战争比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注]更没有人性。”

乌姆的房屋被炸弹击中的时候，她放声大叫。邻居纷纷赶来协助，但是所有人都被炸死在她家门前。“男人、女人还有小孩的尸体散得到处都是，没有人能来救他们。”她一边诉说，眼泪一边滑过脸庞。

叙法医院的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人肉味。医院停尸间里布满各种死状的遗体，有肢解的身体部位、烧焦的尸体，还有过世的孩童的焦黑面容。

尸体的数量已经超过停尸间能负荷的范围，有很多罹难者的身份难以辨别。那些努力搜寻失踪亲人的民众，都试着辨别亲友身上的特征，包括肤色、伤疤、身高体重，为了要从这些面目全非的遗体中，找出自己的挚爱。

在两小时的停战期间，救援小组努力搜索所有尸体。虽然偶尔会碰到仍有生命迹象的伤员，但在送到医院之前，有些人就呼出最后一口气，伤重不治而亡。

举例来说，有一位医疗人员看到地上放着一副担架。在担架底下，是他的同事福阿德·贾伯的尸体，他被以色列的坦克炮弹炸死。“怎么会这样，福阿德……福阿德竟然也是罹难者，他死了！”这位医疗人员把身兼同事与朋友的贾伯的遗体抬走前，不禁放声哭喊。

贾伯当时出外执行一项救援任务，救援对象是一户十口的家庭，家庭成员多是女人和小孩。贾伯当场死在这家人的住宅中，救护车也被坦克炮弹炸得粉碎。

“以色列军方应该要保护医疗人员和伤员的安危，确定这些患者能安全抵达加沙的医院，有必要的话还要送到加沙之外的地区治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攻击医疗机构，这根本违反了国际法规。”国际特赦组织的菲利浦·路德说。

场景拉回医院，有更多幸存者在等待救护车的到来，一心一意要找出失散的家庭成员。哈伊在医院留到当天深夜，搜寻亲人好友的下场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医疗人员表示，他的7名表亲已被确认丧生。

现在哈伊一心希望的，就是下一次停战协议能快点到来，这样他就能回家寻找其他家庭成员。

---

1.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在这场战役中彻底击败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是20世纪结局最具压倒性的一场战争。

2. 此为1982年，以色列对位于黎巴嫩贝鲁特的夏蒂拉和萨布拉难民营，进行的大规模屠杀行为。

以色列持续攻击医疗院所，阿克萨医院遇袭

戴尔巴拉赫，加沙

以色列近期对医院及救护车发动的袭击，让原本已经相当脆弱的医疗机构面临重大浩劫。

位于加沙中心戴尔巴拉赫的阿克萨医院，遭到几颗以军的坦克炮弹袭击，至少有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还有70多人受伤。

院方表示，以色列连日来不断投掷炸弹，就算到了深夜也没有收手的迹象。

有一位病患失去性命，其他患者、访客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受到影响。加沙卫生署的公关主任阿斯拉夫·齐德拉表示，有20名医疗人员遭炮弹击伤。

攻击事件让医院无法再收容新的患者，也无法进行医疗诊治，只能派救护车将病患送往其他医疗院所。

在加沙市，有两位救难人员试着把伤员送往叙法医院，却也被坦克炮弹击中。

齐德拉指出，导弹摧毁了几间手术室，一些重要器材，包括进行很多手术需要用到的制氧机等，也无一幸免。

院方向中东之眼表示，医院的第三、第四层楼，接待大厅以及较高的楼层，现在全部都满目疮痍。

以色列后续的炸弹攻击，又毁损了一些X光设施跟产科病房。

以军虽然一口咬定哈马斯将武器藏匿在民用设施中，包括民宅、学校还有医院，他们却矢口否认自己刻意攻击医疗院所。

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马克·雷格夫对半岛电视台说："我们当然可以对哈马斯组织用来藏匿火箭炮的地方发动攻击。"

"我很肯定哈马斯过去曾经利用医院来进行军事行动，而且这种状况现在仍然持续；我军无意攻击无辜的市民。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有市民因此受伤。"

炸弹初次袭击的时候，哈利·哈塔卜医生正在帮一名多次被炸弹击伤的患者动手术。炸弹爆炸后，他立刻冲到楼下，看见许多同事都身受重伤。很多医疗人员都是在帮患者动手术的时候遭到伤害的，医生护士都跟患者一样，躺在地上、血流不止。

"电梯被炸弹摧毁，医院的许多设施都面目全非。"哈塔卜一边视察身边毁损的迹象，一边向中东之眼透露。

加沙市中心的阿克萨医院是唯一一家提供邻近难民营服务的医院，服务范围遍及迈哈奇和努赛拉难民营，还有戴尔巴拉赫和朱胡迪克这样的周边城镇。根据卫生署统计，阿克萨医院是加沙的主要医院，总共为超过35万的加沙居民提供过医疗服务。

自从"护刃行动"展开之后，有550名巴勒斯坦人丧命、还有3350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市井小民。冲突过程中，有1位以色列市民和25位以色列士兵丧生。

加沙的各家医疗院所已经遭到以色列炮火猛力袭击，但是落在阿克萨医院的炮弹，却让院中的医疗资源损坏殆尽。

伤势严重的患者已经疏散到医院一楼，整家医院现在人满为患，而且在医疗设施严重不足的状况下，医疗人员跟患者都恐慌不已。

另外一个在阿克萨医院遭到炮火袭击的齐德拉医师，碰到第一颗炸弹爆炸时，正在加护病房帮病患动手术。

齐德拉医师向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其他有关团体求助，希望他们能够介入，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医院、病患、医疗人员和救难团队。

人权团体为求更严密的防护措施，也扩大、加强对外求助的范围。

“今天以色列对阿克萨医院的攻击，是一连串袭击医疗院所或邻近地区医疗院所的尾声。这场冲突自7月8日开始之后，加沙的医院都努力救治数千名伤员。”国际特赦组织北非与中东分部的主任菲利浦·路德指出。

“不管何时，攻击医疗院所都是不合法的行为。根据联合国法规，这种违法的攻击行动，必须立刻接受公正的国际审查。”

医院何时能重新走上正轨无人知晓。当务之急，就是把所有病患跟医疗人员疏散到其他地点，接受更完善的治疗。

哈塔卜说：“炸弹不断从天而降，医生是不可能好好地动手术的。”

上周，尽管国际上寻求和平的积极分子已经表示，他们会挡在瓦法疗养院外当“人肉盾牌”，以色列仍然对疗养中心发动了空袭。

虽然从报道看来伤势并不严重，不过空袭之后，医生还是被迫将13名患者转送其他医院。

加沙欧洲医院遭以色列炮弹袭击，手术室也被毁损。

大家先前都以为医院是受到国际法规保护的安全乐土，但是以色列的攻击模式，已经让待在医院中的患者和住在医院附近的市民惊恐不安。

“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让已经受伤的患者再被炸弹击中吗？以色列明明知道这里是医院，但还是发动了攻击。”住在阿克萨医院附近、今年44岁的阿布尔·阿贝德说。

“这场冲突是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为什么要攻击医院这种跟政治毫无瓜葛的机构呢？”

他补充道：“医院提供了罹难者和家属重要的社会服务，以色列也没有确切的攻击理由，根本没有人在医院附近发射火箭炮。”

不仅患者还有市民担惊受怕，连医生这种受过专业训练、每天面对紧急状况的专业人士，也必须克服以色列不断轰炸所造成的压力。

阿布尔·阿贝德说道：“即使没有动用炸弹，以色列也会让病患活活丧命。”

数百户人家拥入加沙教堂寻求庇护

加沙市

以色列轰炸所有联合国建造的建筑物、学校及医院，走投无路的加沙市民只好寻求教堂的协助。

乌姆·阿布杜拉·赫佳齐一手抓着一岁大的儿子尤瑟夫，另一只手将水舀到肥皂上，准备清洗儿子的身体还有衣物。

虽然赫佳齐用力刷洗，但是肥皂水似乎起不了什么作用。以色列的炸弹如冰雹般落下时，他们一家仓皇逃难，沾染到尤瑟夫身上的污渍和血迹怎么刷也刷不掉。

“大火到处蔓延，我们跑到屋外。以色列的炸弹从天而降，把我们的一些邻居炸死了。”赫佳齐说道。她跟着自己的丈夫，还有六个孩子一起逃难。

经历轰炸之后，赫佳齐脑中第一个闪过的念头，就是赶快投靠到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兴建的学校——也就是一时无家可归的民众会暂时寻求庇护的地方。不过现在77所联合国开办的学校还有医疗中心里，已经塞了将近12万人，赫佳齐发现自己跟孩子根本没有容身之处。

穷途末路之下，她只好到加沙市查图恩一带的罗马东正教教堂寻找栖身之所。现在，她跟六个孩子就躲在这里。她不愿放弃、死命地刷着孩子衣服上的血渍，再把衣物晾在教堂老旧祭坛的围栏上。

近来，加沙三所主要的教堂，已经接收了数百名惊慌失措的巴勒斯坦人，这些人聚集到此，期盼这座神圣的建筑物和其相对坚固的屋顶墙壁能带给他们所谓的安全感。

加沙人民发现以色列的攻击不仅包括医院、学校，甚至还有清真寺、民宅。联合国指出“根本没有地方可躲”之后，灾民全部都涌入当地的教堂。

不过，在水源、食物和药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加沙当地规模虽小但相当活跃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团体，全都竭尽全力帮助灾民。白天的时候，会从外界运来许多瓶装牛奶，让小孩子不至于挨饿。

“喝的东西跟吃的食物都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物资，好消息是，邻近国家也陆续伸出援手。”罗马东正教堂的公关主任卡莫·埃伊德表示。

无处可去

“大家来教堂，只是希望能有一点安全感而已。”今年九岁的穆斯塔法·赫佳齐虽然这样说，内心还是非常恐惧。

当他在炽热的阳光底下晾弟弟的衣服时，沾染尘土的双颊上还是滑下两行泪。

穆斯塔法说：“我们才刚从租来的公寓逃出来而已。”

“看看周遭的环境，我们曾经拥有的全都消失了，变成一摊摊废弃的瓦砾堆。”才一个周末，乌姆·阿布杜拉·赫佳齐跟孩子死里逃生，什么都没有剩下。这一家人现在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多余的衣物毛毯，连食物和水也付之阙如。

“大家都被以色列的坦克炮弹吓坏了。晚上睡不着觉；因为停电，也没办法煮饭跟吃东西，孩子们都不断哀嚎哭泣。”赫佳齐说。

所有孩童都光着脚丫，有些甚至只穿着内衣裤或是包着尿布，大家都是在一阵慌乱中逃出家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够幸运了。虽然衣服上沾满血迹，但不至于衣不蔽体。

舒加艾耶整个周末都遭到以色列连续轰炸，超过130人被炸死，300多人受到伤害。纵然家园已毁、无论白天黑夜都无法安然入眠，乌姆·阿布杜拉一家还是认为自己相当侥幸，只不过全家人都被这场噩梦折磨着。

“大家都没时间带自己的家当，我只抓着自己的孩子，拔腿就跑。”这位母亲接受采访的时候，身上还穿着居家的礼拜服。

“我只希望这座教堂的墙壁，能够保护我的孩子不要遭以色列炮弹袭击。”

永无止境的战事

今年19岁的安瓦尔·贾莫对教堂却没什么信心。贾莫昨天傍晚到教堂躲避，周一却亲身经历以色列对教堂外围地区发动的猛烈炮击。才过了一晚，大家对于教堂很安全的幻想立刻破灭。

“昨天晚上以军疯狂发动空袭和炮击，大家都吓坏了。”贾莫说。贾莫跟他的四个兄弟还有五个姐妹，一起在教堂躲避以色列袭击。“那块蓝色的窗帘，还有教堂中沉甸甸的铁制器具，全部都被震到地上，散落各处。”

“我觉得以色列会毫不犹豫地轰炸教堂。”贾莫表示。

教堂的毁损清晰可见，有几扇窗户破碎，屋顶的某些区块也碎裂变形，磁砖瓦片不断剥离，向下坠落。其实每一户人家都晓得，他们栖身的这座教堂，就离灾情最惨重的舒加艾耶不远。

“有一位在这里避难的女子因为太害怕以色列的袭击，不幸流产，痛失爱子。”埃伊德说，“以色列的坦克炮弹，还摧毁了15座基督教坟墓和1辆葬礼专车。”

在2008年到2009年的“铸铅行动”中，以色列朝加沙的圣公会教堂发射两枚导弹，造成大规模的损伤。现在躲在罗马东正教堂中的这些灾民，很多都不知道这些过往。

虽然如此，赫佳齐仍然强调这是唯一的选择。“我不希望自己的小孩遭受跟邻居相同的下场。”原先还在清洗尤瑟夫裤子的她，放下手边工作如此说道。这个时候又有另一颗炸弹飞越上空，使教堂猛烈摇晃。

赫佳齐的其中一个孩子哈利抱怨道：“妈妈，我好饿。”她坐了下来，不发一语，因为他们才刚抵达此处，教堂工作人员还没有过来登记身份。附近一位女子刚好有昨晚吃剩的食物，就分了一块西红柿给这个孩子。不过资源日渐稀少，民众争先恐后抢夺基本粮食的现象只会愈发严重。

教堂中人满为患，床位也供不应求。除了把孩子拉在身边，围坐在赫佳齐声称属于他们一家的角落之外，她不知道今晚该如何是好。

虽然处处都是屠杀的血迹及恐惧的气氛，不过等到外头安全之后，她饱受惊吓的孩子还是想要回家。孩子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家已经成了废墟，他们的母亲也表示，就算双方停火休战，她还是会继续躲在教堂中。连日来新闻不断放送，已经有更多邻居丧命、许多家庭和亲朋好友都被活埋在倒塌的瓦砾堆中。

赫佳齐说：“家没了，一切也毁了，我们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仅存的手机通信服务可能画上休止符

加沙市

电信公司停止服务，加沙的记者未来可能无法报道新闻，市民或许也没办法接收炮击警报。

报纸头版全被轰炸、屠杀的新闻所占据，不过有一件尚未明朗但相当危急的大事即将发生。

加沙遭到连续几周的军事袭击之后，巴勒斯坦移动通信公司贾瓦尔已经陆续通知客户，再过几天即将停止手机通信服务。

这家公司的服务范围包括整个巴勒斯坦，当然理解断绝通信网络对市民来说是一项噩耗。通过这家公司提供的通信服务，市民有时候能收到以军发动空袭的警报预测通知。对家家户户而言，手机通信都是很重要的沟通桥梁，毕竟大家都散落在加沙走廊各处，流离失所。

对数百位巴勒斯坦记者而言，没有办法使用手机也是重大打击。这些记者每天都要依靠手机，才能跟海外的编辑联系；因为手机，他们才能让全世界接收加沙的重大消息。

加沙的新闻主播阿贝纳赛尔·阿布耶罗恩表示，大家越来越焦急，害怕通信公司即将吹熄灯号，让加沙180万人民陷入绝望的深渊。

“假如人民没有办法跟救难团队联系，全加沙就会遭逢严重的人道灾难。”阿布耶罗恩说道。

连续17天来，以色列不仅发动炮击还进行陆地军事侵略。而遭到围攻的加沙走廊，对这项消息甚感忧心。但国际上对加沙可能无法继续使用手机的消息，似乎还没有太大反应。

“过去17天，我们已经终止了四分之一的服务。住宅屋顶上的天线遭到轰炸毁损，断绝了大部分的卫星传输能力。”贾瓦尔的总经理尤尼斯·阿布·萨姆拉表示。

基础设施的毁损范围日益扩大，战事也没有和缓的迹象，贾瓦尔公司表示无路可走，只好在周一通报客户可能会停止运营。

贾瓦尔公司指出，他们总共在加沙设置了328个营业点。因为燃油短缺，其中的120间营业点只得关门歇业，还有12家直接遭到以色列炮弹袭击。虽然其他营业点都依靠电力或是电池一类的能源供电，不过全加沙能源短缺，大概只有10%的营业点依然照常运营。

“我们没有充足的电跟燃油来提供服务。”阿布·萨姆拉表示。

据估计，贾瓦尔网络目前的损失，相当于400万美元，而且情况依然持续恶化。事实上，400万美元还只包含了毁损的硬件器材，若是将其他损失纳入计算，总金额之高就更难以想象了。

原则上来说，硬设备至少还有修复的可能，不过贾瓦尔损失的不只如此。这家公司付钱给一般民众，让他们在自家屋顶上装置天线，借以接收和发送信号。但是到处都被炸得坑坑洼洼，连架设器材的屋顶也支离破碎，重建过程绝对相当艰辛。

最近，贾瓦尔的工程人员试着维修两户民宅屋顶的天线时遇袭，屋主全都命丧炮弹之下。虽然工程人员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大腿仍然必须截肢。

贾瓦尔一直努力挣扎，想提供给客户最佳的服务质量。最近，他们推出价值10谢克尔（约3美元）的免费储值额度，希望能让客户感受到公司的诚意；纵然贾瓦尔立意良善，也不代表前景乐观。

“虽然通信质量会持续恶化，但除非有更多硬件设备遭到破坏，我们绝不会完全停止服务。”阿布·萨姆拉表示。

打破沉默

贾瓦尔的工作人员，都非常不喜欢提及政治敏感的话题。他们把心思专注在电信技术上，这样才不会跟以色列发生误会，增加工作风险。而且，就连停止服务的小小消息，也让人感觉到前景的不安。

阿布·萨姆拉表示，维修技师的进度完全赶不上以色列轰炸的速度。现在仅存的完好设备依旧面临炮弹袭击，贾瓦尔表示，公司不得不发出预告，告知全体加沙人民公司有可能会终止服务。

过去几周，加沙的网络公司也不断接到抱怨，指出上网的速度实在太慢。有些专家认为这是因为负责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遭到毁损，再加上停电，雪上加霜。

今年51岁的阿布·瑞伊德住在查图恩，他说自己拼命联络住在靠以色列国界的姐姐，但是电话就是拨不通。

“没有手机，我没办法跟家人联络。”他说。

阿布·瑞伊德居住的区域灾情相当惨重，如果冲突持续发展，查图恩遭受的空袭只怕会越来越多。

“我们等得越久，局势就每况愈下。”贾瓦尔的阿布·萨姆拉表示，“解决的办法就是靠其他国家，请他们务必向以色列施压，确保通信网络不受影响。”

在2008年到2009年的“铸铅行动”中，贾瓦尔公司损失的规模大约500万约旦第纳尔（约700万美元）。而这次“护刃行动”，粗略估计在网络方面造成95万美元的损失、基础建设方面毁损了8.5万美元，而其他项目的损失大约在600万美元。

战争的代价不只是财务上的数字而已。加沙的电视主持人阿布耶罗恩表示，手机跟网络服务停摆，将对新闻产业造成大规模冲击。

对于依赖手机、需要从加沙走廊获取新闻来源的记者和其他媒体工作者来说，电话打不通、连不上网络绝对是莫大的阻碍。加沙当地的记者也会渐渐发现，哪天情况更加恶化之后，国际媒体上的主流就会是能取用以色列卫星网络的以色列记者，加沙记者则会逐渐边缘化。

当地新闻无法成为头条版面，加沙资金收入的重要来源就会逐渐缩减。另外，如果当地遭遇的一切无法完整呈现在国际媒体上的话，其他国家的响应与关注就会慢慢停止帮助加沙。

“我们平常就不想面临这种处境，更别说战争期间了。”阿布耶罗恩表示，“通信联络不应该被战火还有冲突影响。”

国际上协议停战的声势逐渐沸腾。看来在开斋节前夕，双方有望停火——开斋节为斋戒月尾声的节庆，亲朋好友通常会在此刻齐聚一堂，或者至少会打个电话、写封电子邮件，替斋戒月画上完美的句点。

不过加沙的死亡人数至今已有700人，未来还很有可能继续攀升；就算双方提前熄火，通信线路或许也无法及时修复。

躲在牧师身后

加沙市

虽然加沙的教堂让难民得以栖身，但是仍然有遭到以色列战争机器袭击的隐忧。

过去几天，希腊东正教大主教阿莱克修斯几乎不曾合眼，因为有好多携家带眷的加沙人，涌入他所服务的圣波菲瑞斯教堂寻求庇护。阿莱克修斯主教忙着安顿这些灾民，确保他们不致匮乏。

“人们不知道哪里可以去。我们必须伸出援手，向加沙的男女老幼敞开教堂大门。”阿莱克修斯向半岛电视台透露。

上周日，有几百人来到教堂求援，其中大多是大难不死、从舒加艾耶的轰炸中逃出来的大小家庭。这批逃难的灾民，让躲在教堂跟邻近清真寺的人数至少达到1000人。

东正教教堂无私的行为，点燃了社会团结的氛围。

其实教堂在战乱期间变成收容中心，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阿莱克修斯回想在先前的冲突中，前来求助的家庭数其实比现在还少。

“今年灾情更严重了。”他表示。

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已经延续三周，至少有658名巴勒斯坦人丧命，死亡人口还包括161名孩童与60名妇女，更有4000多人受伤。数千

户家庭被迫远离家园、向外寻找安全的乐土。联合国表示，加沙境内大约有11.83万名失根无依的居民。

加沙的大小教堂，已经是巴勒斯坦人能够寻求协助的少数选择，至少目前是如此。不过周一傍晚，教堂墓园中的一处墓地竟遭到炮击。

根据教堂的公关主任卡莫·埃伊德表示，总共有五座基督教坟墓及一辆葬礼车遭两枚以色列导弹轰炸。这场攻击行动让教堂中的难民丧胆，有些人甚至在大半夜逃出教堂，不料白天却又折返回来。

“假如有人问以色列为什么要攻击教堂，他们一定会编出一套借口。但是就我所知，以色列表示教堂跟清真寺位于安全范围之内，不会遭到攻击。”阿莱克修斯说道。

这17天的冲突过程中，以色列已经轰炸了至少五座清真寺。

圣波菲瑞斯教堂、天主教教堂，还有圣家堂全都收容了大量无家可归的灾民。

乌姆·阿姆贾德·夏拉育有9名子女，他们一家人到处奔走，已经找不到可供躲藏的安全之处了，现在他们也跟其他家庭一样，在罗马东正教教堂中避难。

“我想以色列应该不会轰炸教堂，在这里，有牧师主教替我们撑腰。”夏拉对半岛电视台一边说，一边安抚怀中一岁大、罹患先天疾病的孩子。

战事喧嚣，夏拉10岁大的儿子萨曼受到创伤，紧紧黏着妈妈、不敢松手。

“妈妈！不要走！炸弹要来炸我了！”萨曼对妈妈大喊。他显然饱受惊吓，稚嫩的脸孔还有睁得大大的双眼尽显紧张、狂乱的情绪。

“有时候他叫得太大声，听起来就像放声狂笑一样。好像他已经失去控制了。”夏拉一边说，一边将手放在萨曼头上。

“昨天晚上我们都非常害怕，就算在教堂里也没有安全感。坦克炮弹一直轰炸教堂外围，离教堂非常近。”她表示。

夏拉表示，过去这几天，舒加艾耶附近的灾民逃离家园的景象，非常残忍地让她回想起1947年与1948年的灾难日[注]，以色列迫使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远离家乡、逃离故土。

“这就像以前以色列逼迫我们的父母经历的浩劫一样，现在遭受痛苦的是我们跟下一代子女。三代巴勒斯坦人都历经同样惨痛的经历。”她对半岛电视台说。

20岁的纳迪雅·贾莫，是另一位受强烈炮火所迫而逃离夏夫一带的巴勒斯坦人。

“以军的坦克炮弹不断轰炸时，我们都在客厅里抱着彼此，哪里都去不了。”贾莫说。她有一半的家人现在留在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兴建的学校，另一半则是继续寻找栖身之所。

“学校教室人满为患。”她如此表示，还说有些教室甚至塞了超过50名妇女，根本没有空间伸展移动或是呼吸。

贾莫已经在教堂待了两天。“就在昨天，以色列开始轰炸教堂周围，大家原先以为教堂是最安全的地方，但现在希望全部破灭。”

教堂领导人也忧心忡忡，生怕教堂能供给的物资有限，再加上以色列封锁加沙，情况便显得更危急。

“前来求助的灾民愈来愈多，但是银行大门深锁，教堂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食物与饮用水。”教堂公关主任埃伊德向半岛电视台表示。

阿莱克修斯指出，包括基督徒与穆斯林在内的不少人都主动跟教堂联系，提供协助。“烘焙坊提供面包，有些人捐赠饮用水、毛毯，大家都尽己所能。加沙团结一体，就像个大村庄一样。”

阿莱克修斯说道，有些组织团体会提供食物，让灾民每天晚上都能享用开斋饭，也会确保隔天有足够的物资运入教堂；而他也努力发送信息，让外界了解灾民迫切需要哪些物资。

他表示，有些像天主教明爱会这种驻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运进饮用水和食物，还有能替灾民抽取水源、至关重要的抽水机。

“上帝让善良的人带着助人的心意来到这里。邻近地区还有一个委员会，负责照顾从舒加艾耶逃出来的居民，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

今年36岁的纳耶拉·尤哈养育了10名子女，教堂墓地遭到轰炸之后，她把孩子全部送往他们的祖母家。她说全家人都不敢待在教堂。

“虽然神父跟牧师都亲自提供协助，但是这根本不够。我们没有床垫、食物，也没有衣服。我们逃跑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炸弹爆炸的时候，小孩子都还在睡梦中，所以逃难的时候只先把他们带在身边。”她表示。

正如像在先前的战争中，清真寺遭到以军轰炸之后，巴勒斯坦的穆斯林逃到教堂中避难一样，埃伊德表示自己的教堂绝对会尽可能提供民众所需的物品。

虽然埃伊德自己也不确定教堂能否逃过以色列炸弹的侵袭，但是他也表示，教堂绝对会继续肩负保卫工作，提供大家安全的乐土。

---

1. 巴勒斯坦的灾难日，又称为浩劫日，时间为每年的5月15日。这个节日的意义，在于以色列1948年独立之后，有几十万的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

数间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遭袭，二十余人死亡

贝特哈农，加沙走廊

今天以色列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发动空袭，18名市民与3名援助人员身亡。

通常在卡莫艾德温医院，救护车抵达的时候都会载满受伤的患者。虽然救护车东奔西走在加沙走廊已非新鲜事，但这次救护车运载的病患不同于以往，这群伤员来自贝特哈农的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学校。

每一位受伤或丧命的居民都曾经怀抱希望，认为联合国建造的房屋会是安全的所在，但事实并非如此。最近几周，许多人涌入联合国建造的避难所。在今天发生空袭之前，联合国表示在77所学校中，总共收容了117469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这个数字比2008年到2009年“铸铅行动”的巅峰时期还要多出一倍。现在就连联合国兴建的学校也难逃以色列毒手，加沙境内的难民现在心灰意冷，不知该往何处去。

位于加沙北部的学校遭到炮击之后的场景相当骇人。学校外面那座漆着浅蓝色、象征和平的围墙上溅满鲜血。在学校就读的孩童被迫经历这场浩劫，亲眼目睹学校变成一座废墟。

校内黑白相间的地板上，散布一摊摊的血迹，附近还有一块沾满鲜血的地毯，跟一双孤零零的凉鞋。这双凉鞋的主人不久之前还在教

室中斋戒，以为再过三小时就能享用开斋饭。

医生向中东之眼透露，在这场校园大屠杀中，总共有18人丧生（其中包括1名婴儿），还有200多人受伤。

自从以军轰炸学校之后，原本就心惊胆战的加沙人民，心中的恐惧变得无以复加。女人和小孩现在都逃离学校，到医院避难，不过医院早已人满为患，院方也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些突如其来的难民。

伤员大量涌入，医院不堪负荷，只好让受伤的民众到另外四家医院就医：贝特哈农医院、卡莫埃德温医院、奥达医院和叙法医院。

对一个母亲而言，徒步走到各家医院、毫无章法地寻找失散的孩子，是一件相当耗费体力的事。四家医院分布在加沙各处，小孩会被送往哪家医院谁也说不准。现在仍有许多伤员的身份未明，导致家属发疯似的奔波，寻找亲友下落。

17岁的朵艾·阿布·奥达的家属，不得不实地走访各家医院，寻找她的踪影。后来有人向他们透露，阿布·奥达被炮弹击伤，已被送往叙法医院诊治。阿布·奥达的家人闻讯之后，不管外头炮击猛烈，立刻赶往叙法医院。抵达医院大厅后，接待人员却说奥达不在里面，随后全家人便穿梭于叙法医院的各条走廊，努力寻找阿布·奥达的身影。无计可施之下，一群人来到医院的停尸间，他们的搜寻立刻就以惨剧收尾了。

阿布·奥达原先跟着家人一起，到一个她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避难。以军的炸弹爆炸时，正有超过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在贝特哈农的这所学校寻求庇护。

“坦克炮弹击中学校的时候，我坐在足球场上。”受伤的孩童艰难地对中东之眼的记者挤出这几句话。

另外一个惊惶逃窜的女子喊着：“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他们把她的手脚都炸断了。”

这场攻击不仅是今天最惨重的一例，也是对联合国机构最血腥的屠杀。过去24小时内，有7所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遭以色列炮击毁损。周四稍早，有3名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援助人员被轰炸学校的炮弹击中，当场身亡。联合国指出，另外有五个人，分别在以军轰炸一所女子学校的过程中受到伤害。

这起事件之后更引发各界热议。以色列攻击市民活动的场所，特别是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兴建的学校及医疗院所，这些地方原本不该受到战争波及，现在却遭到轰炸。

不过以色列维持一贯态度，认为自己并没有刻意攻击联合国的建筑。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这起攻击是否因失误造成，不过我们绝对没有朝联合国的建筑物发射炸弹。”以军发言人彼得·勒诺向记者表示。勒诺强调，在发动攻击的前三天，以军就已经要求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将学校中的人疏散撤离。

不过，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却大大反驳这个说法，该机构的几位发言人随即向阿拉伯新闻媒体表示，他们接到以军通知的时候为时已晚，根本来不及将民众从建筑物中疏散。

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发言人克里斯·吉尼斯也在Twitter上发表对此事的声明：“以军已经获得贝特哈农的近东救济和工程处避难所的精确位置。”

一大群躲在学校中的巴勒斯坦人现在开始强烈批评援助团体。这些在学校避难的人表示，国际红十字会通知他们学校是最安全的地方

时，大家都被误导了。还有目击者向中东之眼表示，就在以色列发动攻击之前，红十字会还告诉他们要在一个地方集合，这样巴士就能来接大家到更安全的处所。但就在巴士抵达以前，炮弹就如雨滴般落下。因为民众全部聚集在一起，死伤规模想必无法估计。就算这项指责为真，结果也早已无法逆转、人命无可回天了。许多巴勒斯坦人都表示内心感到相当厌倦，甚至开始怀疑这些援助团体。

哈马斯也对这起事件发表看法，他们认为以军对学校的大屠杀代表未来的日子会更加艰难。

哈马斯发言人萨米·阿布·祖赫立谴责红十字会，认为他们不该保持缄默。哈马斯誓言报复到底。

“很可惜，对于以色列侵占加沙、违反人道停火协议的罪行，国际红十字会并没有感到特别愤怒。”他向记者表示。

以色列于7月8日部署军队展开突袭。他们攻击的目的是为了要阻止哈马斯从加沙发射火箭炮弹。不过已经过了三周，以军还是继续使用火箭炮弹轰炸加沙。联合国表示，遭到炮击的大多数都是加沙市民。

国际法明文规定禁止战争时用炮弹轰炸敌国的民用设施，可以色列坚称哈马斯将火箭炮弹藏在这些建筑物中，认为自己的攻击行动合乎规范。

对于像加沙这样人口稠密的区域，根本不可能有地方能够从以色列的侵略中幸免，战争对人民生计造成的损失已经大到难以衡量。

周四死亡的巴勒斯坦人数累积至112人，然而到了夜晚，以色列势必会继续发动攻势。根据最近的观察，夜半轰炸的频率甚至更为密

集。过去17天的冲突，已经导致超过80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4800人受伤，而以色列方面只有33名士兵与2名市民身亡。

死亡人数预估将会持续攀升。夜幕低垂，位于贝特哈农的多户人家，仍然在找寻失散的亲友家人；同时也有许多加沙市民，正努力跟散落各处的亲朋好友保持联系。

来到加沙东部，红新月会[注]表示，大约有30到50人行踪未明；这些人现在的下落，目前仍然没有半点消息。

乌姆·穆罕默德·夏玛利跟她的三个兄弟及一个侄女失去了联系。她最近一次跟哥哥联络的时候，哥哥说："派一辆救护车过来，拜托。我受伤了，血一直流。"但是电话的另一头随即悄然无声，她再也没有接到哥哥的消息。

虽然国际援助团体不断扩增搜救工作的规模，但是完全徒劳无功。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吉尼斯指出，"我们努力跟以军协商，希望能空出一段时间让市民得以逃生。不过交涉了一整天，以军怎么样都不愿让步。"

局势如此，乌姆·穆罕默德跟其他同样心灰意冷的加沙市民，都不认为援助团体有办法阻挡以军的攻势。看来以色列心意已决，打定主意要让加沙历经天大的浩劫。

---

1. 阿拉伯地区的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服务组织。

官方指出：加沙的电力燃油即将用罄

加沙市

加沙走廊仅存的能源即将用罄，政府迫切请求国际援助。

加沙最后一座发电厂即将面临没有燃油可用的窘境，巴勒斯坦官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请求外界提供应急能源。

巴勒斯坦能源署于周四再次向巴勒斯坦联合政府、援助团体及欧盟提出先前的诉求，希望他们能够立刻提供发电厂所需的燃油。

卡塔尔捐赠的大量燃油现在已抵达加沙国界，不过埃及将这批货运扣留在苏伊士运河，也封闭了拉法市关口；这些能解燃眉之急的燃油，已经闲置近一个月，尚未运进加沙走廊。

“我们已经通报位于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政府，因为战争的关系，加沙的居民没有办法每个月按时缴交电费。”巴勒斯坦能源署的次长法堤·谢赫·哈利于周四表示。

他呼吁政府官方让卡塔尔提供的燃油通行，还表示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不过，目前各界似乎没有任何动静，加沙的燃油即将告罄。

前几天，加沙收到了250升的燃油，比起发电厂运作所需的燃油——400到450升，这批燃油只达到需求的一半。然而，埃及将于周五

关闭拉法市关口，周六恰巧是以色列的国定假日安息日，加沙走廊恐怕没有足够的燃油让居民度过这个周末了。

过去三天，发电厂完全没有收到任何燃油。哈利表示，剩下的存油量即将在一天之内消耗殆尽。

一周多以来，加沙每天至多只会供电两个小时，未来情况很有可能会逐渐恶化。

让情况雪上加霜的是，周三稍早，发电厂又遭到以色列坦克炮弹袭击。

加沙电力公司的公关主任贾莫·达达沙威表示，电力公司的维修团队能够修复发电厂设备的损坏，但是气氛仍然十分紧张，很多工人都担心发电厂会再次遭袭。有些维修人员表示，除非接到通知确保维修的时候不会有炸弹袭击，他们才愿意进行抢修。不过现在任何的担保声明，可信度都要大打折扣。

达达沙威表示，以军攻击发电厂这类的民用建设，根本不是要打击他们口中的哈马斯或其他激进组织，而是要惩罚住在加沙的180万名巴勒斯坦居民。

发电厂的维修人员夜以继日地抢修，就连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也加紧赶工。电力公司表示一般而言，他们会跟以军协调，尽可能不要让维修人员在令人胆战心惊的炮火中工作。不过协商通常起不了什么作用。达达沙威表示，今天早上在汗尤尼斯东部的拜尼苏西拉村，身穿橘色制服的维修人员遭到炮击，有三名组员受到伤害。

加沙大部分的电力都是靠以色列输送，不过现在以军大肆破坏加沙的发电厂，也彻底断绝了电力供应。

如此一来，加沙短缺的能源已经达到了80%。即使有足够的燃油供发电厂使用，他们也不敢奢望供电率能回到100%。

“重新启动发电厂之后，它能生产1.13亿瓦特的电，不过加沙在这个季节，需要的电力在4.8到5亿瓦特之间。”达达沙威表示。

影响甚巨

不仅照明设备跟手机需要用到燃油及电力，对医疗器材和卫生系统来说，电力资源同样不可或缺。

滤水器和污水处理设备受到电力短缺的影响，医院及商店也苦不堪言。

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处估计，因为电力系统毁损，加上没有燃油可供发电厂运转，已经有120万人几乎无法取得饮用水，卫生设备也停止使用。

国际援助团体公开呼吁，请埃及跟以色列让更多物资进入加沙。国际特赦组织也表示，这两个国家“必须确保能让急用的医疗补给品、救难物资和足够的燃油持续输入加沙走廊”。不过至今这些诉求，都被当成了耳边风。

电力短缺使得生活无以为继，许多商家都随意定价、恨不得立刻清空店里的存货。

在加沙西部，很多摊贩仍然不畏炮火，继续贩卖肉品。但是他们内心也了解，没有冰箱可用，奶制品和肉类很快就会腐坏。

阿布·塔哈今年32岁，他表示假如今天不赶快把肉卖光，明天就得全部丢进垃圾桶。

“即使居民跟我赊账，也比把这些食物丢掉好得多。”他说。

有些药房也叫苦连天，抱怨他们不得不把需要低温冷藏的药品全数销毁，导致加沙人民的健康问题雪上加霜。

加沙的医院也开始对电力公司呼救，拜托他们能够保存一些电力资源给医疗院所。虽然很多医院自备发电机，但是单靠这些发电机并不保险。哈利表示，有时候院内的发电机会造成电压飙升，造成医疗器材毁损、药品被损坏。

哈利认为自己仅存的影响力就是诉诸媒体，他希望能够让全世界知道加沙的情况如何，激起更多国际上的回应；毕竟，巴勒斯坦当局与以色列似乎都充耳不闻。

“只剩下石头”：加沙走廊处处断壁残垣

贝特哈农，加沙走廊

长期停战协议持续生效，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目睹以色列的破坏规模，每个人都惊讶不已。

乌姆·艾哈迈德·阿布·沙维希的手中握着石头。在这她已然倾颓的家园中，只见满地的碎石。65岁的她说：“我家什么都没了，只剩一堆石头。”

数百名居民的家已毁，贝特哈农的土地上，布满散乱的以色列未爆弹。贝特哈农位于加沙北部，靠近加沙与以色列的国界，当地医院的紧急救难器材和重要的设施，也全被以色列炮弹炸得面目全非。

另外一位来自一个20人大家庭的女子，她一边哭，一边用力挖开倒塌的屋瓦。“我们的一生和所有家当，一下子就被一枚以色列导弹全部摧毁。大家还能去哪？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床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她说。

开车横越这一片蕞尔小国（加沙3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180万名巴勒斯坦人），举目所及，全部都是断壁残垣。以色列与哈马斯于7月26日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停战12小时。唯有在人道停火的区间内，才有办法驾车从加沙北部驶向南部。

周日，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展开军事行动，其首相办公室发出声明：“假如有加沙市民不慎遭袭，哈马斯必须负起全责，因为哈马斯又

违反了以色列签署的人道停火协议。”

报道指出，哈马斯及其他巴勒斯坦的政治派系，都同意于当地时间周日下午2点，与以色列共同实施为期24小时的人道停火。

自从以色列于7月8日展开武力讨伐之后，至少有1052名巴勒斯坦人丧命，更有6000多人受到伤害。以色列方面，则有43名士兵命丧沙场，还有2名以色列市民与1名泰国籍劳工不幸身亡。

在加沙走廊倾颓的房屋残骸底下，毁损的财物都无可挽回。

舒加艾耶东边的村落俨然成为一座鬼城。电缆断成好几截，散落在倒塌房屋的石堆中；汽车被炸弹轰得破损焦黑，居民的遗骸也散落在大街小巷，空气中满是腐败的气味。“我活了45年，从来没见过这样骇人的场景，”一位不愿向半岛电视台透露姓名的居民表示。

7月21日深夜，以色列对舒加艾耶发动猛烈炮火攻势，夺走120条人命，更让数百人受伤。停战协议恰好让人们能松口气，有机会回到家确认家园状况、抢救家当财物。

救护车警铃声不绝于耳，这意味着救难队又从废墟之下抢救出更多伤员或尸体。在周六停战期间，医护团队总共在舒加艾耶挖出了90具尸体。

“以军这次的攻击规模，比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更惨绝人寰。”乌姆·赫珊表示。她的儿子在一旁牵着她，避免母亲踩到地上的尸体。赫珊口中所指的，正是1982年，发生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事件，当时总共死了大约2000名巴勒斯坦灾民。

舒加艾耶的维达街已经完全封闭，车辆无法通行。当地居民各处奔走，忙着在停火区间内张罗食物、饮用水和各式药品。育有8名子女的阿布·哈坦站在市场中，寻找通心粉和小扁豆。她说接下来不知道还

会发生什么事："没有电，我们不能买肉品或鸡。在这种天气，生鲜食品很快就会坏掉。"

附近有一位菜贩被人群包围，而位于塔哈瓦的面包店，则有300多人等待面包出炉。银行大门挤得水泄不通，发钞中心也有一大群人，争先恐后地领取现金。

有两条连贯加沙北部与南部的道路：萨拉丁路与海滩路。这两条路都遭到破坏，萨拉丁路遭到以色列坦克炮弹轰炸，而海滩路则是被以军部署在海岸线的军舰击毁。

整条萨拉丁路上的乳制品与饮料工厂都被毁损，维修团队则是忙着抢修电力系统与输水设备，使其重新运转。7月21日，戴尔巴拉赫的阿克萨医院被以色列导弹击中，手术室与放射科皆受到严重毁损，更造成5人丧生、70多人受伤。

汗尤尼斯的大街上，有一个被炸弹轰出的巨大弹坑——肇事元凶是以色列的F-16发射的导弹。住在附近胡萨一带的居民，遭受以军高密度轰炸之后，都赤裸地睡在大街上。水资源难以取得、相当珍贵；有位贩卖水桶的商人表示，原先一只桶只卖15谢克尔（相当于4美元），现在将价格哄抬到100谢克尔了（约合27美元）。

加沙南端通往拉法市的道路，也同样危机四伏。

就在开斋节的前两天，汗尤尼斯的达哈拉市场人声鼎沸。不过居民不是抱着庆祝的情绪而来，而是希望来市场囤积生活补给品。

然而在拉法市，有一家理发厅挤满了想要剪头发的年轻人。虽然气氛相当热络，但是话题很快就转到死去的人们和被毁掉的环境上。这些青年纷纷批评埃及，埋怨埃及不愿意开放只有几百米远的拉法关口。

“以色列与埃及施加于我们的占领围攻行为，已经大大影响生活的各个层面，像我根本就买不到理发用的工具配件。”29岁的理发师阿布耶尔·巴拉说道，“以前我们都能跟地底通道的摊贩买卖货品，现在通道也全部封死。”

这些理发用具，都是他用来养育两个女儿、妻子、双亲和手足的生财工具。他说：“以色列似乎不觉得有必要松解加诸加沙的禁令。”

救援团队：身处加沙走廊最前线

面对以色列的炮火猛攻，加沙首当其冲的，通常都是在前线抢救伤员的救难人员。

将受伤的患者集中送往医院，这是艾曼·萨万的例行公事。这份工作他已经做了15年，而且未来还会继续牺牲奉献。

“每天我都要在极度高压、痛苦的环境底下，跟不同的人碰面，抢救新的患者。”他说。

萨万刚接到紧急通报，以色列就在加沙的另一处发动空袭——有一枚以军的无人机导弹，又轰炸了一户加沙居民的住宅。萨曼随即跟同事冲进救护车。

救难团队粗鲁地将车门关上，救护车立刻动身直奔任务现场。

“以色列发射的这些‘屋顶警告弹’，造成许多人伤亡，也把房屋炸得分崩离析，导致屋顶坍塌。”他一边说着，一边将车开往加沙的纳赛尔街。

救护车抵达的时候，一群焦虑不安的群众围了上来。萨万看到一名男子和他的妻小，他们全部都穿着短袖上衣，似乎才刚从睡梦中醒来。萨万仔细一看才发现，男子的头上有个看起来很严重的10厘米长的伤口。

“最近看了太多鲜血跟伤口，我早就麻木了。”她说，“但是看到人们眼中满是恐惧，男女老幼一边从床上跳下来，逃出家门，一边尖叫

哭吼，有些人甚至来不及穿衣服，只为了要躲过导弹的袭击、保全自己性命，这些画面还是让我内心相当震撼。”

民众四处逃窜，却无处可躲；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到处都有可能受到导弹的威胁。很多人看到救护车，眼里就充满希望，但是就连救护车也有遭到袭击的可能。对萨万而言，他能做的就是将伤员跟死者送往已经人满为患的医院，其余的事情他也爱莫能助。

萨万坦承，未知的任务就是他内心最深的恐惧。虽然他知道已经有一枚导弹造成重大灾难，但是他仍然害怕会有另一枚导弹袭向他要出任务的地点，甚至担心导弹会直接命中救护车。事实上，有很多救护车正遭遇过这种下场。

车顶上闪烁的红灯没办法保全救护人员的安全，所以他们都试着跟其他救护车团体行动，万一某辆车遇难，另一辆还可以继续出勤。

“导弹爆炸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它的冲击力，但是根本来不及反应，没办法掉头。”他说。

这份工作做久了，萨万也学到许多经验。对于以军朝加沙发射的各式导弹，从导弹的音高与声响的不同，到F-16发射的导弹或无人机炸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所需的时间，萨万差不多都了如指掌了。

跟他的同事一样，萨万必须跑遍各家医院，去核对从废墟底下挖出来、被以色列炸弹炸碎的遗体部位，辨别死者身份。把被以色列残忍炸散的身体部位拼凑整齐，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和艰难的事。

“这种状况其实很常见。比起以前的冲突战争，现在以色列使用更多致命武器，让死者的身体散成许多烧焦的碎肉。”

加沙的内政部于周四再次控诉以色列。官方除了指出以军使用白磷弹之外，还表示他们使用一种箭型武器。这种箭型武器中含有微小

的金属飞箭，不仅会刺穿肌肤，金属弹片还会插入人体器官中。

人权团体和萨万对以色列擅用这种非法武器（其中包含了高密度惰性气体炸弹）早已相当熟稔。在萨万值班的24小时里，假如有机会能跟同事稍作休憩、吃东西祷告的话，他们都会讨论尸体呈现了什么症状，而且他们内心大概也都略知一二；毕竟在前线救援，身边倒卧的尸体就是活生生的铁证。

救难人员围坐在救难指挥中心的救护车旁时，大家漫天闲聊，从食谱到家人都能成为话题，目的只是为了要转移注意力，尽可能把下一个无可避免的任务抛在脑后。

家人呼唤

萨万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每次只要一有消息传出，又有救护人员遇难，他的孩子就会第一时间拨电话以确认爸爸的安危。

当新闻报道萨万的同事福阿德·贾伯，在加沙东部的舒加艾耶被以军空袭的弹片及倒塌的瓦砾夺走性命时，萨万的亲人打了好几通电话，确认他是否平安无事。

不过萨万通常不会接这些电话，因为他需要专注当下的抢救工作，还要照顾为数众多的罹难伤员和死者的尸体。

他会接听的电话，通常都是来自他的孩子。像是他现在通电话的对象，就是他的小女儿——12岁的沙希德。沙希德非常担心爸爸的人身安全，想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萨万的家人知道他快要值完24小时的班了。现在天刚亮，他正准备动身、回到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不过回家的路途又是另一段惊险

的过程，他的孩子都放不下心。萨万并不是开着救护车回家，因为救护车反而会让遇袭的概率大大提升。

“爸爸，你要照顾自己。我需要你！”沙希德说道。

沙希德打电话给萨万的时候，萨万仍会担心自己的女儿或其他家人遭遇不测，但他尽量避免自己萌生这些念头。有些救护人员会被以军挟持，或是受到伤害，也有其他人直接被逮或遭到扣留，关于这些故事，萨万的家人其实已经耳熟能详了。

“有时候我也会担心，怕自己回不了家、见不到孩子。”他说。

每当太阳升起，他就会松一口气。轮班结束，至少现在他能够回到汗尤尼斯的家中跟家人团聚，内心便也不在如此担忧了。

“我一直很害怕，如果哪天我被以色列空袭的导弹击中，那我的老婆小孩该怎么办。”

消防部门承担的风险也不小，消防人员也有自己的顾虑，得承受另一种痛苦。假如民宅遭到以色列空袭轰炸、燃起熊熊大火，那么萨万就需要等消防部门的朋友来控制火势，才能入内拯救罹难者。

炮火下扑火：另一项艰难任务

艾哈迈德·贾乌德是一位今年24岁的消防员，他想起以军的军舰曾经轰炸位于加沙海滩的消防大楼。当时，他们必须将所有内部人员撤离，还得赶忙去抢救渔民和那些开始焚烧的渔船。”我们努力把渔船上的火扑灭，不过军舰又朝我们附近发射了一颗炸弹。我们本来想要闪躲，跑到另一艘船里，不过炸弹却一直往我们飞来，屡试不爽。”他说。

同时，今天负责值晚班、44岁的欧麦·阿布·奥达表示，消防大楼这么显眼，以色列会把负责紧急救难的消防部门当成攻击目标，其实也不足为奇。

阿布·奥达育有9名子女，年龄从2岁到16岁，他的家人不断尝试联络他。阿布·奥达也表示，只有加沙的一线救难人员会遭到炮火攻击。

根据加沙卫生署统计，自从以色列三周前发动攻击之后，总共有7名巴勒斯坦救护医疗人员丧命、16人受伤。最近离开人世的，是32岁的穆罕默德·阿拉巴达拉，他在加沙南部的胡萨不幸丧命。

哈迈德·伯莱是另一位在贝特哈农丧生的救护人员，他被坦克炮弹击中时，人正坐在救护车中。他在救护车中当场被炮火烧死，其他救护人员也严重灼伤。

不只如此，今天因为伤势严重而丧命的，还有身为医学信息分析师的胡珊姆·拉迪。

加沙卫生署表示，以色列的行径已经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注]，也违背了国际人道法的约束。

---

1. 日内瓦的第四公约，主要是保障平民百姓在战争中的人身安全。

加沙走廊被毁得面目全非

短暂停火期间，加沙市民回到过去曾经是家的地方，然而空气中飘散着死亡的臭味，举目所及都是断壁残垣。

“把两个哥哥的尸体给我，让我把他们好好埋起来；不然就告诉我他们还活得好好的，我要紧紧地抱着他们。”在12小时的人道停火时段，一位中年母亲不断哭吼，焦急地在加沙东部的舒加艾耶寻找两位哥哥。

这位妇女并不是唯一心急如焚地寻找亲人下落的人。大家必须待在过去曾是温馨家园、但如今残破的瓦砾堆中，忍受死亡的气味和烧焦的遗体，花上好几个小时进行搜救工作。就在周六开始停战之前，以色列的军事攻击造成加沙走廊总共有155人身亡。

艾哈迈德·哈山今年32岁，他跟许多同样住在舒加艾耶一带的居民一样，都在寻找亲友的下落。哈山寻找的对象是他的舅舅，他们已经失联超过两周了。

哈山一个月前在舒加艾耶，不过现在眼前的景象，跟以军导弹轰炸之前却有着天壤之别。

“我根本分不出来哪里以前是街道、哪里是房子。”他一边向前观望，一边谨慎地踏过一大片瓦砾堆，想看看脚下有没有活着的伤员，或是冰冷的尸体。

空气中飘散的气味实在太过浓烈，搜救团队全都戴上口罩。救难团队要进入灾区抢救时遭到以军阻挠，甚至有医护人员遭到枪击。

哈山缓缓地往前走，他步行经过的土地，过去曾是居民的家园，现在却被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还有坦克炮弹夷为平地。“这是本世纪的一场悲剧，全世界竟然默默容忍以色列为所欲为。”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脚下的石堆中拿出一本遭到毁损的古兰经。

“你看，连圣地跟清真寺都被轰炸。还有，这里是我以前拜访祖母的时候，用来祷告的位置。我记得这里。”哈山的眼中满是疲惫，脸上也覆盖一层尘土。他继续走走停停，想从这堆废墟中找出一些他还认得的事物。

哈山还辨识出一块来自清真寺的法赛克瓷砖。

他找不到位于舅舅家正中央的石柱，也不知道入口处的小花园在哪里，更看不到儿时记忆中那扇银色的大门。眼前全是一整片荒废的景象。哈山继续找寻居民的遗体，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死者必须尽快下葬，灵魂才能获得荣耀。然而这项传统也同样存在于犹太教的信仰中。

“但是他们犹太人却不让加沙的人民和灵魂获得尊严。”哈山说道“神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受到有尊严的对待。但是在加沙，连死者都不受以色列重视，甚至遭到他们的羞辱与践踏。”

哈山现在依旧毫无头绪，却仍努力把脑中的房屋平面图跟眼前的废墟交互比对。他说：“那边可能是我的孩子以前逗留的地方，这个家充满着温暖快乐的回忆。”

哈山必须接受眼前的事实。不过每当听到救援团队又呼喊他们挖出更多尸体，就连他熟识的、祖母的邻居也不幸丧生时，哈山的心情

便更加沉重，而他身旁的恶臭也变得愈来愈浓烈。

只见残骸

宣布实施人道停火之后，今年34岁的海德·阿布·侯赛因离开了暂时用来避难的公园，手中握着家里的钥匙，准备回家替孩子找一些换洗衣物。不过侯赛因却怎么也找不到家在哪里。

“我们当时必须在家里的墙上挖洞，才能穿过墙壁，从紧邻的小巷逃出去。”不像多数邻居当场死亡、被埋在房屋底下，侯赛因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阿布·侯赛因的家人必须分开行动：有一部分逃到公园，其他人则是到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避难。为了躲避以色列空袭，加沙总共有17万人流离失所，阿布·侯赛因正是其中之一。公园中有一个婴儿肚子饿了，不断啼哭，不过阿布·侯赛因也爱莫能助，因为他所有的家当都被炮弹击毁。

沿着加沙的纳萨兹街走，会发现当地居民都了解停火的12小时相当宝贵，全都努力地在以色列重新发动炮火之前，赶快联络亲人、抢夺各式生活用品。

因为暂时休战，历经19天炮火猛攻之后土地衰颓的模样，也赤裸裸地袒露在居民眼前。全加沙遭受最猛烈攻击的地区就是舒加艾耶，炮弹已经造成数百位居民受伤、死亡。

救护车跟救难团队继续进行抢救，罹难者的亲朋好友也都趁着这12小时，努力寻找失踪亲属的下落。目前已经挖掘出150具遗体，加沙的累积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015人。

阿布·侯赛因终于找到家园的所在，但是他一脸震惊地站在原地。

他表示这根本是以军卷起的飓风。炮弹来临之前，他们完全没有接到任何警报，也没有所谓的“屋顶警告弹”。炸弹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如雨滴般落下。

现在许多尸体都被埋在建筑物底下，加沙的卫生署已经要求救难团队尽快清除，以免全民经历的人道危机与这场灾难持续恶化。

对阿布·侯赛因来说，家中的物品所剩无几，连证明他曾经住在这里的身份证件也不见踪影。

事实摆在眼前，阿布·侯赛因也无能为力——他仅有的一切只剩这栋化成废墟的房屋，以及无家可归的亲人。在他身旁的邻居也必须面临同样的惨况，大家只能尽己所能，努力地活下去。

“那边原本有一块床垫，我的小孩都睡在那里。”阿布·侯赛因的邻居说道。

“每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又夺走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时，我们只能重新振作，打起精神继续生活。这次大家反抗的意志更加强烈，我们必须依靠这股动力走下去，不要再指望那些无能的国家领导人。”

阿布·侯赛因的身边有许多人哭哭啼啼。救难团队从废墟底下缓缓将死尸拖出来，尸体根本面目全非，有的人看到这一幕便彻底崩溃。

阿布·侯赛因的其中一位邻居表示：“假如以色列愿意让建材进入加沙的话，家园还有重建的可能。”不过对此他却不抱希望。

“如果身上的骨头能够换取自由、逃离以色列残暴的围困行径的话，大家都愿意做这样的交换。”

开斋节来临，屠杀仍是以色列“最喜爱的活动”

加沙市

对17万无家可归的加沙人来说，今年没有办法庆祝开斋节了，不过居民抵抗的心智如钢铁般坚强，因为大家已经一无所有。

周一时，安姆贾德·哈比德原本应该跟妻小一同欢庆开斋节。对穆斯林来说，神圣斋戒月的完美句点便是开斋节，大家会在这个时候拜访亲友、互赠礼品。

不过今年，以色列“护刃行动”对加沙造成的伤害，让这位33岁的父亲除了一片心意之外，没有办法送家人任何礼物。以色列空袭将他位于舒加艾耶的房子夷为平地，即使有亲朋好友来访，他也没有地方接待宾客。

对安姆贾德来说，今年开斋节的真实情况，就是得依靠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接济，他跟自己的家人都躲在该组织设立的学校避难。

其实根本无须问安姆贾德现在心情如何，或者他在想些什么。过去他靠着身为电气工程师来养活妻小，现在一家人却过着三餐不继、无家可归的生活。

“我们一周前从家中逃出。”他说着说着，突然停了下来看看自己的4个孩子：12岁的穆罕默德、10岁的莱拉、7岁的赛姆斯，还有4岁的阿布戴尔·拉赫曼。

“为了躲避以军的炮兵袭击，我们凌晨六点就逃出家门。”他一边说着，一边抚摸女儿赛姆斯的小手。赛姆斯正沉沉地睡在一间空无一物、满是尘土的教室中。安姆贾德的家人跟其他共享这间教室的居民，将没有用到的衣物挂在窗户前方，一方面遮蔽阳光，让室内温度稍微降低，另一方面还能让教室更为隐秘。

安姆贾德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疲倦，但是他仍然能讲述遭遇以色列侵害的经历。“以军根本不是要打倒反抗势力。他们想要把我们都杀了，摧毁居民的家，将整个加沙连根拔起。”他说道。

虽然以军跟哈马斯商定了为期24小时的停战协议，回家的路还是异常艰难，对17万无家可归的加沙人来说，今年已经没有办法庆祝开斋节。

过去几年，他还算是少数幸运的民众，能够替自己的子女添购开斋节的新衣裳。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根本不打算让我们庆祝开斋节。但是他完全低估了加沙人民的求生意志。”

安姆贾德跟数百户流离失所的家人齐声呐喊。他们跟加沙的反抗派系毫无干系，跟舒加艾耶当地的反抗势力也没什么瓜葛，这群人唯一的共同点是生活在加沙走廊。

“我们还能听到火箭炮弹朝加沙飞来的声音。内塔尼亚胡伤害了许多无处可逃的居民，他不能假装自己置身事外。”

失败的军事行动

住在加沙的政治分析师哈尼·哈比德认为，以军对加沙发动的军事侵略从两方面来看根本是一大失败：瞄准、炸毁加沙反抗军自治的火箭炮弹。

“假如内塔尼亚胡继续打这场仗，就代表他的目标根本还没达成。”

哈比德说内塔尼亚胡也了解，在以色列大众跟选民的眼里，假如他没有在任内完成目标，代表他跟他所属的政党会在以色列政坛输得一塌糊涂。

在加沙，大家都认为以军至今仍持续发动攻击，是因为内塔尼亚胡已经成为政治困兽了。不过安姆贾德还有其他睡在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学校的居民，大家都质疑为何加沙人民会成为以色列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我上一次看到住家附近出现士兵已经有七年之久了。”

哈比德表示有些野心勃勃的以色列领导人，都把自己视为内塔尼亚胡的继位者。

“这些人在内塔尼亚胡背后施压，策划出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这样一来，哪天内塔尼亚胡抵制加沙反抗势力失败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取代他的总理地位了。”

与此同时，加沙的反抗组织也表态，除非达成目的，否则他们会继续反抗报复。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加沙重获自由，要求以军释放两个月前逮捕的俘虏，还有开放加沙的所有关口。

“为了证明自己是更强势、有力的候选人，纳夫塔利·班奈特[注]一直在等内塔尼亚胡落马的那一天。”哈比德补充道。

哈比德还补充：巴勒斯坦人的血，就是以色列选票的象征。假如某候选人能承诺会屠杀更多巴勒斯坦人，那么他就会赢得更多选票。

哈马斯与以色列互相指控对方违反停战协议，导致联合国发动的24小时人道停火，似乎没有按原定计划实施。哈马斯控诉以色列在休火期间，仍然对哈萨跟其他地区展开炮击。周日当天有16名巴勒斯坦人身亡、30多人受伤，然而以色列却只有一人受伤。

哈比德表示这场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日子，不过出于人道精神，双方还是不时会协议停战。

“我认为其实双方都希望能有暂时喘口气的机会。巴勒斯坦的反抗势力跟以色列都不断向对方施压，希望彼此能同意暂时停火。”

无论是当地的政党还是国际组织，全都没有办法让加沙免于以色列的军事侵略。而哈马斯又因为支持埃及内部的穆斯林兄弟会，导致双方关系雪上加霜[注]。

哈比德认为无论加沙的反抗势力是生是死，以色列军方都会继续这场屠杀行动。他说杀戮是“以色列最爱的运动”，而以色列官方在选前更是热衷此道。

对哈比德而言，以色列的社会大众一定要有所警觉，他们政府发动的军事侵略根本没有达成目标。他也呼吁全世界，希望大家将以色列屠杀加沙人民的责任诉诸国际法庭。

哈比德说那些失去家园、与孩子分离的人们，已经一无所有、没什么好失去了，民众越来越支持加沙的反抗势力。几个月以前，哈比

德自己也不赞同反抗组织，但是现在全民一无所有，其他方法都试过了，现在只好孤注一掷。

“我应该要沉住气，因为这里是我家。我在这里出生，所以此生绝对不会抛下巴勒斯坦的。”

中东之眼的记者前来访问安姆贾德·哈比德——他正在近东救济和工程处校园中的蓝色围墙边走动，低头寻找能让女儿赛姆斯睡觉的硬纸板——记者问他如果有机会对以色列大众讲几句话，他想说些什么。以下是他的回应：

“真主安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只有他会制裁内塔尼亚胡跟他率领的军队。”访问到一半，哈比德停下来安抚他焦躁不耐烦的孩子。气温过高，又没东西可吃，他的孩子哭个不停。

“你们的总理根本没有达成任务，我们的反抗战士还活得好好的。以军屠杀的全部都是平民百姓跟他们的孩子。”

---

1. 以色列保守派犹太家园党（Jewish Home）的主席，时年43岁。
2.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以伊斯兰逊尼派传统为主的宗教政治团体，而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向来处得不好。对兄弟会进行强烈打压的，就非叙利亚与埃及莫属。

民众替死者默哀，度过阴郁的开斋节

加沙市

以色列无情轰炸、加沙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巴勒斯坦人民在沉重的氛围中度过开斋节。

伊兹丁·艾奇拉心中早已盘算好开斋节的第一天要做些什么——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欢庆开斋节，让神圣的斋戒月有个完美的尾声。今年35岁的艾奇拉原本希望能四处拜访亲友、交换礼物，看着家族中的孩子开心地玩耍嬉戏，但是一切却不如预期。

在这为期三天的开斋节，艾奇拉第一天就握着琥珀色的祈祷珠和白色的鲜花，来到他20岁的表弟穆罕默德的墓前，在坟墓前头挖一个小洞将鲜花放了进去。

“对兄弟来说，你就像是皎洁的月光，总是激励、启发身边的人。”艾拉奇坐在坟墓旁说着。

“回来啊穆罕默德。回到你哭个不停的妈妈身边，她都把你的开斋节礼物准备好了。”另外一位表亲不断哭泣，周围的人也试图安抚他。在穆罕默德的墓旁，所有人都湿了眼眶。

上礼拜有一颗炸弹击中穆罕默德的家，夺走了他的性命。当时他坐在客厅中，而爆炸的余波还影响他的姑丈跟家中的八个孩子。“就在短短一秒钟，以色列的导弹就让他20年的生命画上句点。”伊兹丁说着，泪水从他眼中夺眶而出。

在穆罕默德过世之前，他跟他父亲还敞开自家大门，让那些流离失所的舒加艾耶灾民进来避难。他们慷慨大方地提供食物饮品，让顿失住所的女人小孩不至挨饿。

“虽然他还没有好好规划未来人生，不过他既聪明又很有自己的想法。他甚至打算要把整本古兰经一段一段背下来。”伊兹丁一边哭，一边用手抚摸坟墓上的沙土。

自以色列对加沙展开军事侵略以来，已经有111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更有620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有53名士兵、2位市民和一位泰国籍劳工丧命。

周一傍晚，以色列的炮火更加猛烈，夺走30多名巴勒斯坦人的性命。以军甚至打电话或传信息给舒加艾耶、查图恩和东贾巴利亚的居民，要他们尽快撤离。

对许多加沙人而言，经历了三周的战争，到处都是倾颓荒芜的房屋。今年开斋节没有欢天喜庆的氛围，完全被悲伤沉重的气氛所取代。

“我们本来应该要开开心心地跟心爱的家人一起度过开斋节的。通常小孩子都会跟朋友兴奋地玩在一起。但是今年以色列的占领活动剥夺了我们庆祝的权利，逼得我们只好带着孩子，到遭到谋杀的亲人坟前向他道别，不让我们赞颂、庆贺生命的喜悦。”伊兹丁说。

全加沙总计有数千户人家流离失所。根据联合国图表显示，超过10%的当地民众（大约21.5万人）现在都在联合国营运的机构设施中避难，或者跟寄宿家庭待在一块儿。至少有3695户人家，相当于有2.22万人的家完全被夷为平地，或者是严重毁损。

至少有22家医院或医疗中心遭到以色列炮弹袭击，联合国更表示估计有133所加沙的学校遭到毁坏。

加沙东部最主要的公墓也难逃以军的炮火攻势，连举行葬礼也会面临极大风险。安全起见，艾奇拉一家只好将穆罕默德埋在别处。

“我们必须要挖开穆罕默德祖父的坟，腾出一些空间来用。”伊兹丁的兄弟都围在他身旁、不断哭泣。“这就像把祖父尸体上的旧伤挖开，把刚受伤的穆罕默德放在他身边一样。”

正当伊兹丁跟兄弟哈立德来到墓园时，以色列的无人机还在上空盘旋。这个墓园就在周一，才遭到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轰炸，罹难者的骨头还四散在这片沙地上。“以军一直发动炮弹，我们要赶快把尸体埋好。”伊兹丁说，“至少穆罕默德跟祖父在一起，还能感觉到一点温暖吧。”

周一下午6点半，这时正好是开斋节的头一天。许多人都到墓园拜访至亲好友，有些甚至是刚死于以色列近期的军事攻击。周围的人都在彼此安慰，哈里德跟伊兹丁正往坟墓上头泼水，让沙土维持平整、看不出翻动的痕迹。

“失去挚爱，我们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了。”哈立德说，“不过我们都相信，神一定会把这些屠杀无辜人民的残暴行为看在眼里的。”

以色列肆无忌惮地轰炸，死亡人数飙升

加沙市

以军于深夜加强攻势，从陆海空三方面围困加沙，60名加沙市民死亡，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叶的住家也遭袭。

加沙境内的巴勒斯坦人纷纷表示，自从三周前以色列展开攻击之后，昨晚跟今天早上的炮火最为猛烈。

加沙卫生署表示，以色列发动的60场空袭估计夺走了60条巴勒斯坦人命，自7月8日累积到现在，死亡人数也达到1137人，不幸罹难的多为平民百姓。以色列方面则是损失了53名士兵、3名平民百姓和一位泰国籍劳工。

以军配备的F-16发射的导弹将加沙渔港轰得体无完肤，遭到炮火波及的，除了有为纪念2010年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罹难者所立的纪念碑(注)，还有当地鱼市场、清真寺和加沙渔民所居住使用的房屋。

“昨天晚上真是史上最难熬的一晚，”艾雅·胡麦德对中东之眼表示，他还说以色列的炮击行动长达十小时之久，“以色列昨晚可说是采取了所谓的焦土政策，完全不留后路。”

在伊斯兰历中，昨晚是开斋节假期的第二天。在这个和平欢乐的节日，以色列却朝加沙发动攻击。经历了以色列长达三周泯灭人性的军事行动之后，全加沙人民是在血腥中度过了周一的开斋节。

周一下午，以军通知住在贾巴利亚跟加沙市的居民，要他们逃到加沙中、西部避难。不料昨晚的炮火，全都落在灾民躲避的中部与西部地区。

周二上午于加沙西部，仍有数起军事攻击，有一枚以色列导弹落在哈马斯的加沙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叶的家里。几个小时过后，哈尼叶的儿子表态："巴勒斯坦孩童身上的任何一滴血，都比我们的家园来得更珍贵。"

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誓他绝对不会撤回军事行动之后，两方冲突便愈演愈烈，他除了表示要"破坏地下通道"之外，还表明距离停火休战"还有很长一段日子"。

以军于周二上午攻击的目标，全都是市民住宅和民用设施，像是加沙唯一发电厂的油箱，还有萨拉丁路上的饮料工厂都遭到了袭击。

周二上午炮弹引发的火势太过猛烈，消防人员也力有未逮。目击者指出，像是财政部这样的政府机构，也难逃以军F-16的袭击。

巴勒斯坦能源署的副主任于周二表示，因为以色列不断发动炮击，加沙仅有的发电厂已经无法营运，只好停止供电。

有几间清真寺也遭受波及，像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家对面的安敏清真寺就是其中一例，该寺于周二上午连续遭到三次炮弹袭击。

内塔尼亚胡于周一公开表示，自从哈马斯从加沙走廊发射迫击炮、夺走4条以色列士兵的性命之后，以军已经做好发动长期军事行动的准备。

贾巴利亚的马赞·浩勒指出，以色列显然逐渐将攻击目标转移到市井小民身上。

“以军的战争机器不断摧毁百姓的各种生活层面，竟然连一家画廊也遭到攻击。”浩勒想不出一家专门卖画的店，会对以军造成什么威胁。“炮兵部队一直发射炮弹，专门攻击我们住在贾巴利亚的老百姓。”他补充道。

“为了长期抗战，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内塔尼亚胡在一次现场广播的演讲中说道。以色列的艾希柯尔地区遭到炮火袭击之后，内塔尼亚胡立刻发表这场演说。据传在艾希柯尔的军事冲突之中，至少有12名以色列士兵丧生。

来到汗尤尼斯，市民都纷纷表示这场人道灾难日益严重。发电厂无法供电、通信系统也奄奄一息，总共有25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一位名为阿布·福阿德的汗尤尼斯居民表示，他根本没有办法联络上救难团队，请他们来救助当地的伤员。

纳贾尔一家的屋子被以军F-16发射的导弹击中，25名家族成员全数丧生。炸弹袭来之前，他们完全没有收到任何警报通知；而当地居民也没有办法联络救难小组，因为通信网络完全瘫痪。街上满是居民自行驾驶的私人车辆，大家都载着受伤的罹难者前往纳塞尔医院就诊。

周二一早，纳贾尔一家的邻居都表示，在倒塌的房屋底下还埋着许多家族成员，这些罹难者都等着推土机将他们的尸体挖出来重见天日。

以色列深夜对加沙市中南部及拉法市的空袭行动，夺走了这一家人的性命。有一户位于拉法市的民宅遭到炮弹袭击，但事前却没有接到任何警讯，这栋房屋的屋主是阿布·扎伊德一家。

身为医师的阿布·尤塞夫·纳贾尔表示，阿布·扎伊德一家总共有七人罹难，数十人身受重伤。救难团队现在仍在这栋三层楼民房的废墟中挖掘出更多罹难者的尸体。拉法市的居民都认为，以军攻击这一户人家的行径，一点道理也没有。

在加沙中部，布瑞耶这个城镇的镇长一家已遭到数枚以色列导弹攻击，当地卫生署表示至少有4人不幸丧生。

当天一大早，以色列的战争机器瞄准了施洛克大楼，这栋大楼里面驻有许多国际和当地的电视台。而以军攻击的目标，似乎是哈马斯所有的阿克萨广播电台。

当时卡萨姆军团正在播报一则实时新闻，内容有关以色列对特拉维夫一带展开的军事攻击，不过电台遭到袭击之后节目就随即中断了。

另外五栋同样遭到攻击的建筑物，都是阿克萨卫星频道在加沙设置的办公总部。

巴勒斯坦记者组织大力抨击以军的侵略行动，呼吁国际记者联盟搜证追查，找出以军迫害新闻自由与危害记者人身安全的罪行。

在记者组织召开的媒体发表会上，阿克萨新闻网表示，以军的威慑行动对他们起不了作用，新闻媒体会继续播报巴勒斯坦人民受到的磨难，以及大家坚忍不拔的毅力。“攻击新闻媒体绝对是不智之举，不仅终将失败，还显然危害了新闻媒体的自由。”

---

1. 2010年5月31日，以色列海军在公海袭击六艘国际援助团体的船只。这些船只打算突破以色列封锁加沙的防线，将救援物资送入加沙，不料以色列却以自卫为借口，阻挡船队通行，甚至展开攻击，有十几位船员丧命，数十人受伤。

在加沙，连死者都不得安宁

加沙市

以色列的喷气战机攻击公共墓园，全加沙人民都不能忍受，特别是那些必须排除万难、将至亲的墓地重新铺整的居民，他们全都怒不可遏。

58岁的因席拉·纳贾尔不断挖土，挖得越深，她就掘出越多死者的尸体与骨骸。她内心只有一个愿望，她希望这些尸骨都不属于自己死去的孩子。

“今天早上我儿子跑来告诉我，以色列朝墓园发射了好几枚导弹，哈尼的墓已经不见踪影。听到这里，我整个人都急死了。”她一边娓娓道来，一边哭个不停。

纳贾尔的儿子哈尼·纳贾尔是一位渔民。2006年时他大约27岁，那个时候他外出捕鱼，想让家人得以温饱，不料以军炮舰发动攻击，夺走了他的性命。

纳贾尔涕泪交加，继续挖着眼前的土坑，直到挖出哈尼的墓为止。这样一位母亲只身来到墓园，头上还有以色列战机不断盘旋。几个小时前，谢克·拉德温公墓才被以色列战机投以数枚导弹。

纳贾尔仍然挖个不停。墓园中大约有20处坟墓遭到袭击之后，另一位来自卡堤卜家的男子来到墓园，准备重新整顿亲戚的坟墓。墓园

的地上处处可见散落的骨骸，对每位死者的家属而言，要辨识出哪块骨头是来自哪个坟墓实在是千难万难。

附近有另一名男子手上抓着一块眼窝的骨头，放声大喊，他满是怒气的嘶吼声回荡在整座墓园，对着以军战机骚扰死者安身处的行径表达最强烈的抗议。

“这些都是我们过世的亲友，为什么要再次攻击这些死人？”他说，“这些尸骨又不会发射火箭炮弹。”

纳贾尔发现有另一位男子，也在这片被炮弹翻搅过的墓地上寻找家人的坟墓。男子表示：“以色列丝毫不手下留情，对我们的人身尊严一点也不重视——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

“以军就像懦夫一样，连死者的尸骨都能对他们构成威胁。”男子对天呐喊。

纳贾尔哭得涕泗纵横，她终于挖到了儿子坟墓的底部；虽然坟墓并未遭到太大的破坏，但是纳贾尔仍然无法确定儿子的尸骨是否完好无缺，整个墓园尸骨满布、杂乱无章。

“我是一个深爱着儿子的母亲，虽然儿子已经离开人世，但是跟世界上的所有母亲一样，我还是要好好保护他的坟墓。”她说着说着，眼泪又夺眶而出。

她的另一个儿子伊克拉麦来到哥哥的墓前，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自从哈尼离世之后，伊克拉麦在每年开斋节假期的第一天，都会来拜访哥哥的安身处。但是今年，伊克拉麦却找不到哥哥的坟墓。他看到墓园满是死者的尸骨之后，立刻跑开。他赶紧冲到母亲身边，告诉她自己亲眼目睹的场景。

“听到小儿子带来的噩耗时，我内心又着急又难过，这种感觉甚至比几年前接到哈尼死讯的时候更为强烈。”她一边吐露心声，一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静平稳。

纳贾尔表示，自从2006年哈尼过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都会在开斋节到墓前探望他。而他们今年也想要延续这项传统，来探视爸爸的坟墓。但是现在，纳贾尔不希望自己的两个孙子看到他们父亲散乱的坟墓，以及附近其他残破不堪的墓地。

“他们要是看到我现在目睹的这幅画面，一定会被吓坏，心情沮丧的。”纳贾尔说道。

今年60岁的穆罕默德·哈德就住在墓园附近，他亲眼目睹了以军轰炸的行径。他在这个墓园里工作、整理照顾这些坟墓，而此处一般而言气氛都是相当平和宁静的。

哈德今天早上来到墓园，准备用水擦拭墓碑，照料访客带来的新鲜花束。如此一来，在开斋节第一天来探访过世亲友的亲属，就能享受清新干净的环境。

“想到要告诉这些民众，他们亲友的尸骨都支离破碎、四散各处，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启齿。”他说。

攻击死者

住在墓园附近的居民都表示，这附近完全没有士兵出没，根本不知道为何以色列要攻击墓园和坟墓。上周，加沙市中心的罗马东正教堂也指出，至少有15名巴勒斯坦市民的基督教坟墓也遭到以色列炮兵攻击。

过去四年以来，哈德在这个墓园担任志工，帮忙打理坟墓的整洁。有时候会有前来探访的民众付钱给哈德，请他帮忙照料亲人的坟墓。

“我们需要更多石块来覆盖尸体，但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大家都不知道去哪里找石头。”他说着，手中紧紧握着用来装水清洗墓碑的黄色容器。

所有坟墓都遭到以色列战机轰炸，加沙的居民别无选择，只好把所有散落在墓园中的尸骨一并埋葬；无论尸体是男是女，大家都不想要仔细辨认尸骨的身份，再加以分类整理，毕竟这段过程实在太过痛苦，令人备感创伤。因此，发现墓园遭到袭击的当地居民就将这些支离破碎、四散各处的骨头集中放置于同一个区域。

以色列的攻击行径激起了广大的民怨。阿布·苏哈伊布今年46岁，他表示自己感到非常不满：“对以色列来说，所有东西都是攻击目标，从墓碑、树木、活生生的加沙市民，甚至到我们死去的亲友都是。”

对巴勒斯坦人民而言，开斋节第一天非同小可，这一天大家都会去探访死去的亲友。数千人来到谢克·拉德温墓园探视亲人的坟墓。不过所有人都非常不解，为何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要在民众涌入墓园向死者致敬之前，大肆展开轰炸行动。

阿布·苏哈伊布认为以军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巴勒斯坦人民感到胆怯，让他们害怕不管自己打算做什么事、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被以色列的武器攻击。

“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墓园遭到袭击，根本就是恐怖主义。以色列甚至连死者都不愿意放过。”

民众在开斋节烘焙“抗争蛋糕”

加沙市

面对以军的猛烈炮火，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民烘焙开斋节的传统糕点，希望能替孩子带来一些喜悦的气氛。

伊尔罕姆·伊尔札宁逃离位于贝特哈农的家时，她只能赶紧抓着极度恐慌的孩子抛家而逃。现在一家人都在加沙的学校避难，她9岁大的女儿妮玛哭个不停，因为她吃不到洋溢着开斋节喜庆气氛的蛋糕。

“我对自己说：‘就算以色列的战争机器继续轰炸，也一定要让小孩子感受开斋节的气氛。’”39岁的伊尔札宁对半岛电视台表示。所有在胡德学校避难的孩子们很快都纷纷有了想要吃蛋糕的念头，不久之后，一群妈妈便着手开始烘焙蛋糕。

“以色列要知道，不管他们对我们再残暴，我们都不会放弃烘焙开斋节蛋糕，从中寻找过节的乐趣。”她说。伊尔札宁更补充道，这个蛋糕象征着“韧性与反抗的意志”。

狭窄壅塞的胡德学校对加沙境内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而言，是一个逃灾避难的所在。

联合国的图表指出，现在已经有超过24万巴勒斯坦人都跟着亲戚朋友，来到联合国或政府建造的学校避难。全加沙至少有747户民宅遭到炮弹毁损，夷为平地。

7月20日，以军的炮弹击中一间联合国学校，校园中满是无家可归的灾民。这起攻击夺走了19条人命，更让许多人受到伤害。然而以色列却加以辩驳，表示有几名巴勒斯坦的士兵在该校附近朝以色列发射炮弹。

灾民寻求庇护的联合国学校遭到以军袭击，在本周已经是第二起案例。联合国表示至少有133所加沙的学校遭到以色列空袭摧毁，另外更有23家医疗院所惨遭炮击。

三个多星期以前，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军事袭击，造成超过1303名巴勒斯坦人丧生、7203人受伤。53名以色列士兵、2个以色列人身亡，还有一位泰国籍劳工受到影响。

在加沙的胡德学校中，46岁的母亲赫坦·费攸米，说她7岁的儿子阿布杜拉跟9岁的女儿法提玛都央求她烤一个开斋节蛋糕。“我们大人不能因为以色列不断发动攻击，就剥夺孩子们过节的权利。”从舒加艾耶附近的图法一带逃出家门的费攸米对半岛电视台说道。

费攸米跟其他39名妇女一起坐在学校的长廊里，手中边擀着做蛋糕用的面团，一边将压碎的蜜枣放入面团中。这款蛋糕常见于加沙，若是要让开斋节有一个完美的结尾，绝对少不了这样点心。通常家家户户会互相比赛，看看谁做的蛋糕更美味可口。

坐在费攸米旁边的是纳瓦尔·阿布·阿希，帮忙做蛋糕的同时，她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两周前，阿布·阿希位于舒加艾耶的住家遭到以军轰炸，全家18个人全数逃出；她对半岛电视台表示自己亲眼目睹炸弹在自家爆炸的景象。

“你们以色列越想把我们赶走，我们越是要活下来，留在这里。你们的杀戮行径越残暴，我们就更要让快乐留在孩子的心中。”这位24岁的女子表示。历经炮弹袭击之后，她现在一无所有。阿布·阿希原定要

在8月15日结婚，然而她准备好的婚纱也毁于炮火。“我的婚纱、衣服和新房全部都化成一堆废墟了。”

哈德·阿贝卡斯今年48岁，他是蛋糕制作小组中唯一的男性成员。在以色列的导弹威胁之下，他跟自己的妻子及六子三女，只好全部来到这间学校避难。“我们也想告诉以色列，纵然被困在这座城市，被迫面对遭到摧毁的房屋和杀戮行为，我们会继续烘焙开斋节蛋糕以示反抗。”

缓冲区危机四伏，加沙走廊喘不过气

加沙市

加沙走廊外围的缓冲区不断遭受炮击，造成为数众多的平民百姓伤亡。

以色列于上周宣布，自加沙的边界向内延伸三公里的土地为军事缓冲区，而此缓冲区整整占了加沙走廊面积的44%。每一位在缓冲区范围内的民众都接到以军发布的警告，要他们尽速撤离，以免遭到炮击。

设立缓冲区更是缩小了加沙居民的生存空间。对加沙东部的巴勒斯坦人而言，每天都要面对以色列重炮坦克、迫击炮、加农炮和狙击部队的威胁。然而加沙西部的居民也得面临近海的以色列战舰，让捕鱼区只剩仅仅三英里的海域。在加沙北部，以色列派出大量士兵驻守军事检查站；而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关口也被埃及军队封锁。

原本土地面积就不大的加沙走廊，又因为缓冲区的缘故变得更不适宜生存。

伊萨姆·杜格穆什今年25岁，他平时的工作就是管理家族事业，经营一栋专门供人承租的住宅大楼，他和家人也住在这栋大楼中。杜格穆什表示当天中午接到以军的警告电话之后，自家大楼就立刻被炮弹夷为平地。电话另外一端的人只是简单地命令他，尽快让大楼中的住户全数撤离。因此，杜格穆什立刻冲去通知每一间公寓的住户，告诉他们“以色列就要轰炸我们了”。

而这栋七层楼高的住宅大楼遭到侵袭，总共有21户人家现在无家可归。

“为什么要炸我们？我也不知道。这栋大楼里的住户并不富裕，大家都因为领不到薪水，没有办法偿还债务。”他抱怨着，手中还拿着一张账单，显然是某一位住户尚未偿还的款项。

杜格穆什认为以色列的策略，就是要让加沙居民反弹哈马斯的抵抗手段，削减哈马斯的势力。但是他坚称自己营生的方式，绝对跟政治扯不上关系。“把房子承租给客户之前，我都会先确认他们跟政治党派有没有来往。”他对半岛电视台表示。

杜格穆什坐在房屋的废墟上头，计算究竟有多少人住在这栋大楼里。平均而言，一栋公寓中大约容纳十户人家。

“根本没有地方是安全的。”他说。

贾拉勒·戎迪亚今年41岁，他已经在十天之内经历了两次无家可归的惨况。

“上周，我位于舒加艾耶的家被炮弹摧毁，我们就跟着亲戚到这栋大楼求助，看看能不能暂时有个地方居住。但是这栋大楼现在也被炸了。”他一边安抚饱受惊吓的孩子，一边说道。

戎迪亚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注]的公务人员，不过七年前巴勒斯坦国内发生政治斗争，戎迪亚也因此失去工作。

他育有6名子女，年龄从3岁到15岁，现在一家人无处可去。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撤离，无人机导弹爆炸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建筑物里。我们只能赶在F-16发射的导弹飞过来之前赶快跑出大楼外。”戎迪亚对半岛电视台表示。

今年51岁的苏利曼·贾伯伊也住在附近。他形容当时的场景：“女人跟小孩都立刻夺门而出，身上甚至只穿了一件内裤而已。”

“我必须要保护住在我家的这些人，但是现在他们没有衣服穿，也没有地方住。”他说。贾伯伊过去花了大半辈子在以色列的建设公司上班，但是八年前也遭到解雇。

最近到沙特阿拉伯参加小朝之后，阿布杜拉·纳萨尔原本在家招待朋友，不过这天他却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说道：“这里是以色列国防部的穆萨。尽快撤离，我军将要轰炸这栋房子。”接着突然就有一枚无人机发射的导弹，落在房子附近的空地。

“以色列都抗议哈马斯攻击平民百姓。但是他们难道不知道我们也是无辜的市民吗？”他嘴巴说着，双手不断捡拾摆放在会客室中的装饰品。

纳萨尔感到十分忧心，他不知道自己跟家人未来该何去何从。所有邻居都得撤离，而且就算找到新的地方可供避难，他也感到不怎么安全。

“学校跟医院也被以军攻击，大家别无选择，只好搭起帐篷，做好死在帐篷中的心理准备。”

---

1.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Authority）成立于1996年。2007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法塔赫加入政府，同年新政府成立，取代先前的哈马斯政府。

尸体无处可埋

拉法市，加沙走廊

以色列不断发动炮击，加沙南部的巴勒斯坦人找不到空地，也缺乏葬礼所需物品来埋葬至亲。

乌姆·穆罕默德·阿布·萨达用头巾挡住鼻子，遮蔽尸体所散发出来的恶臭；有些遗体已经遗弃在街道上好一阵子了。拉法市并没有包含在停火协议的范围内，因此这座南方之城饱受以军不间断的炮弹空袭攻击。

“尸体腐败的气味让居民苦不堪言。看到死去的人体就这样横卧大街小巷，这幅景象实在骇人。”阿布·萨达对半岛电视台说，“导弹四处乱窜，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避以军的攻击。”

拉法市各家医院的停尸间里，充斥着巴勒斯坦人的尸体。罹难者的家属别无选择，只好将亲人的遗体暂时存放在商业用的大冰箱中。而在拉法市的库瓦堤医院，有一长串的救护车队跟病患家属与医护人员沟通，请他们让出一条路，好让救护团队先将遗体摆放在院外的石子路上。

除了远亲之外，有很多尸体都没有家属能出面负责丧礼事宜，因为以色列对拉法市采取的空袭行动，导致许多家庭完全没有人幸存。

周六当天，穆罕默德·埃伊德·阿布·塔哈一家总共有4人丧生，其中包含两名孩童跟一名女子。而在周日，拉法市的古尔一家总共有8名家

庭成员死于以军的空袭炮弹，联合国指出总共有两位女子跟三名孩童——分别是一个月大、3岁和13岁——全都不幸罹难。

库瓦堤医院内挤满了死者的家属，6岁的马利克跟13岁的伊斯梅尔的亲属都聚在一起，用手抚摸这两个孩子沾染血迹的脸庞。医生表示院内的停尸间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所以这两个身形娇小的尸体，只能存放在冰淇淋的冰柜中。

来自拉法市的国家民主法务协会的易卜拉欣·阿布·莫玛对半岛电视台表示，不能将死者妥当埋葬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是一种侮辱。阿布·莫玛表示："把尸体放在冰淇淋柜还有蔬果冷冻库，根本就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

自从以色列一个月前开始侵略加沙以来，至少有1830名巴勒斯坦市民丧生、9406人受伤。以色列则是损失了63名士兵、2位国民和一位在以色列境内工作的泰国籍劳工。

以色列于周一，宣布了为期七小时的人道停火。全加沙都有机会能暂时喘口气，唯独拉法市东部的地区例外，"此地区仍然持续遭到炮弹轰炸，更有以色列士兵驻守。"

过去几天以来，这座城市被排除在人道停火的范围之外，以军的炮火丝毫不见减弱的趋势。阿布·莫玛表示在拉法市，至少有300人惨死以色列的炮弹之下。

周日，以色列攻击一座用来当成避难所的联合国学校，夺走十条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以色列的行径，更将之称为"道德暴行与犯罪行为"。

而这个时候，加沙的巴勒斯坦当局也正在烦恼该如何处理成山成堆的尸体。这些尸体的身份难以辨识，一来是伤口使然，二来则是因

为没有亲友能够出面指认，全家人都已与世长辞。以色列与埃及对加沙施加的封锁手段，更让居民无法及时地将亲人的尸体埋葬。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筑建500座坟墓，但是水泥是违禁品，所以盖坟墓根本是天方夜谭。”担任加沙宗教基金部、负责处理宗教信仰事务的副部长对半岛电视台表示。

该部门表示，现在的权宜之计就是先将尸体放在暂时设置的大型坟墓里，等到以色列停止侵略加沙再做进一步处理。然而以军不断朝拉法市的墓园投掷炸弹，让举办丧礼也显得相当危险。“以色列一直攻击墓园，我们还能去哪里埋葬亲人的遗体？”拉法市的居民阿布·穆罕默德·阿布苏利曼表示，同时他也在替死去的7名家庭成员掉眼泪。

“这么猛烈的攻击行径根本不正当、没有公理。尤其是现在所有从拉法市通往埃及的地下隧道都遭到封闭，几个月以来大家都没有办法靠近通道。”一位住在加沙的经济学家马赫尔·塔巴表示，他擅长的研究领域是加沙的商业活动管道，还有加沙的隧道经济。

以色列除了夺走多条人命之外，拉法市的居民也无法靠近重要的民用建设。工程师没有办法进入各栋建筑物，抢修故障的电源及水资源管线；通信系统跟网络也瘫痪了，加沙市的18万居民完全与外界断了联系。

回到拉法市的库瓦堤医院，乌姆·穆罕默德走向摆放尸体的车库，口中不断抱怨联合国无能失职，没办法了结以色列的占领行动。“我们的希望跟信任，只能全部交到神的手上了。”她如此说道。

避难所成为攻击目标

加沙市

以色列夜袭一所联合国设立的学校之后，加沙的孩子都不敢上床睡觉。而孩子的父母也了然于心，像是学校或医院这种照理来说能够当作避难所的地方，显然也变成了以军的攻击目标。

“每天晚上，我都好怕炸弹跟导弹；想到街上那些流好多血、受了伤的人就好恐怖。”8岁大的卡拉姆·阿布·夏纳卜说道。

“我晚上都睡不着觉，脑袋里全部都是以色列炸弹的恐怖影像。”他对自己的母亲说道。而他妈妈也说自己的另外三个孩子——沙勒、马拉克和苏欧德，听到贾巴利亚的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学校中的学童在睡梦中被以军炮弹炸死之后，便无法安然入睡。

卡拉姆现在正躲在加沙市的拉弗丁学校避难。孩子彼此交谈，大家都在不断讨论学校遭到炮弹攻击的事件，还提到就连父母也没有办法阻止这种灾难发生。

在贾巴利亚的难民营里，至少有19人丧生，更有200多人受伤。外界已经指控以色列的攻击行径严重违反了国际法规；联合国也谴责这根本是“国际之耻的根源”。

还有许多类似卡拉姆、他的母亲和三个兄弟所组成的家庭，全都逃到了庇护所，认为这里相当安全，能让他们免于死亡。但其实危机

一触即发。

“躲在这里的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攻击，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哪？”乌姆·卡拉姆问道。她手中抱着孩子，生怕以军又要发动下一场空袭。“我每天都要看着自己的孩子、抱抱他们，让他们有安全感、让他们相信一切都会过去。”

十天前，卡拉姆·阿布·夏纳卜位于加沙东部的家被以色列夷为平地，他的衣物跟所有个人物品也都毁于一旦。现在他唯一的栖身之处，就是拉弗丁这所学校。自从以色列三个多礼拜前大规模轰炸加沙以来，已经有747户民宅彻底遭到毁损，卡拉姆一家就是受灾户之一。

联合国指出，超过24万名巴勒斯坦人现在躲在联合国营运的学校里，或是跟亲戚朋友待在简便的收容所避难。

在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中，加沙的难民都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要葬身此处。以色列于周三攻击联合国设立的学校之后——以色列知晓这座学校里有许多灾民正在避难——部分民众就撤离学校、转而逃到其他庇护所。

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已经有133所学校遭到毁坏、甚至彻底化为废墟；另外更有23座医疗院所遭到攻击。

今年54岁的乌姆·艾哈迈德·苏哈维，她知道学校也在以色列的攻击清单中，所以考虑到医院寻求协助。不过医院的危险程度跟学校不相上下，毕竟已经有许多医院直接被炮弹击中。

周四清晨，位于加沙中心、戴尔拜莱赫的阿克萨医院，遭到以色列炮兵部队袭击，导致1名护理人员受伤。而哈利·哈塔卜医师表示，这家医院在上周也被10枚以军的坦克炮弹攻击，总计5人死亡、70人受伤。

有些家庭最后分头行动，躲进不同的庇护所，希望哪天以色列的炮弹又从天而降时，至少家中能有人活下来。

为人母又身为子女的苏哈维住在加沙北部的贝特哈农，她总共要照顾家族中的17名孩童。

“以色列军队打电话要我撤离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所以我们一家人就来到了这里。”她一边受访，一边将孩子的内裤挂在教室的窗框上晾干。

她还补充说自己当时并没有立刻撤离，而是等到邻居纷纷出门之后才动身。“幸好我们离开了，因为一踏出家门，坦克炮弹就像热辣辣的雨滴一样落下。”

苏哈维跟亲人离家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带上急难必需品，身上只背着几件衣服，根本不知道从此有没有机会再回家。有几个孩子甚至就光着脚丫子逃出来。

“那个时候天才刚亮，我跟儿子还有他的妻子一起把大家从床上拉起来。”她说着，试着安抚10岁大的女儿法提玛·苏哈维。以色列的导弹不断在附近区域爆炸，让法提玛哭个不停。

“现在小孩子什么都怕，任何声音都会吓到他们，甚至只是关个门也会让他们神经紧绷。孩子们都紧紧抓着我，不愿放手。”她握着法提玛的小手说道。

苏哈维回忆着当初离家的场景。当时她非常害怕会有任何一个小孩跟丢，所以领着一群人往前跑时，苏哈维却不时前后奔走，回头确认所有孩子都跟上了。

以色列与哈马斯上周协议展开12小时的人道停火，趁着这个时机，苏哈维想赶紧冲回家拿一些换洗衣物。但是该地区遭到以色列轰

炸之后，已经面目全非、难以辨识。

“某条街在哪个方向、家在什么位置，我根本就分不出来。直到看见废墟里烧焦的衣物跟家当之后，我才找到自己的家。但是所有家具、个人用品全部都报销毁损了。”苏哈维的泪水在眼眶中不停打转。

而她的女儿法提玛一再向母亲强调，自己不想要像上周三在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学校的小孩那样，惨死在以色列的炮弹之下。她眼里噙着泪水，对母亲说：“妈妈，拜托，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

母亲试着安抚女儿，却徒劳无功，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苏哈维解释，过去一周，以色列一直进行炮弹轰炸，再加上学校的教室太拥挤，法提玛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相当不好。

“每到晚上，我就很害怕炸弹轰炸。我根本睡不着，肚子好痛，耳朵也很不舒服。”这位女孩轻声说道，脸上尽是痛苦的神情。

“火箭炮弹跟炸弹让我备感恐惧，而且觉得相当痛苦——坦克车的嗡嗡声实在太让人害怕。”法提玛接着表示。

十天前，她听见的是坦克车跟推土机的声响；现在，充斥耳边的尽是F-16、无人机和坦克车跟军舰的轰炸声。

法提玛曾经央求妈妈，希望妈妈下次回家拿换洗衣物的时候，能帮忙取回她最心爱的玩具——一个穿着婚纱的芭比娃娃。

“妈妈，我想要回家，我想要跟姐姐一起睡在以前的房间，然后早上起床准备上学。”她说。

不过无论法提玛愿不愿意接受，这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拉弗丁学校就是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处。不过等到学校9月开学之后，老师跟学生就必须使用这些教室。

“到时候还能去哪里？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容纳我们。”法提玛·苏哈维的母亲说道。

巴勒斯坦人努力“挖掘死伤民众”

拉法市，加沙走廊

以色列对加沙南方的军事侵略夺走数条人命，拉法市的房屋残骸之下仍埋有许多死尸。

面临以色列不断空袭与发动炮兵攻击的威胁，伊萨·阿克尔现在也走投无路——今年50岁的他，平常的工作是在这座加沙的南方之城，开着推土机从废墟底下挖出死者遗体。但是现在他不得不放弃这项工作，替自己找个安全的庇护所。

在拉法市东部的赫容尼纳，阿克尔照常外出执行任务、搜寻尸体，不过他随即便认识到自己的生命也饱受威胁。周六，这座城镇的大街小巷，倒卧着死伤的民众；这些罹难者就躺在街上流了数小时的血，完全没有救护车前来援救。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地底下挖出死难者的遗体。”拉法市的市长苏卜西·拉德温对半岛电视台说。他表示市长办公室接到数百通求救电话，但是有许多区域是市政厅的卡车所不能及的。

拉法市当地的医护人员表示，过去24小时，至少有11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自从以色列7月8日发动军事突击以来，全加沙至少有1680名巴勒斯坦人不幸罹难、8500人受伤。

周五，以色列的坦克炮弹袭击拉法市里的一辆救护车，夺走三名救护人员的生命：尤瑟夫·艾尔谢克·埃德、尤瑟夫·达拉贝和阿提夫·阿

萨姆利。而拉法市仅有的一间医院——阿布·尤瑟夫·纳贾尔医院也不断遭受以军炮兵部队的攻击，逼得医生只好将病人跟尸体撤出院内。

以色列跟哈马斯原先已经在其他国家介入之下，定下为期72小时的人道停火协议，然而拉法市却在停战协议生效后的两个小时遭受攻击。以色列抨击哈马斯违反规范，但是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却指出，以色列利用这短暂的机会，乘人之危，屠杀加沙的居民。

这个时候，加沙卫生署的阿斯拉夫·齐德拉也呼吁国际团体，确保救护车能有一条安全的疏散道路，将患者送往邻近的汗尤尼斯小镇。

然而尸体无处可埋，拉法市的居民开始将挚爱的遗体，保存在原先用来冷藏食物的冰柜中。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就亲眼目睹加沙的一台冰箱中，塞了好几具死尸。

周六全天，几乎半个拉法市都遭到以色列的残害，死者的亲属根本无法顺利举办葬礼。“伤员不断呼唤我们，但是救援团队根本没办法开车去救他们。”一位当地的救护车司机如此表示。“大家都有可能遭到袭击，救护团队、政府公务员及待在家的老百姓都会被炮弹击中。”拉德温市长对半岛电视台说。

拉法市遭受的武力侵略，也造成断水断电，甚至连卫生设备也连带瘫痪。“我们接到数百通电话，居民都表示没有水可以用，而且因为炮兵不断发动攻击，他们也没办法自由活动。”拉德温表示。他还指出在这座城市的东部地区，大约有3到4万名居民完全没有水可供饮用。

联合国数据显示，冲突又造成数千名加沙居民流离失所，而且当中还有许多人挤在人满为患的联合国学校中。全加沙，少说有28万巴勒斯坦居民无处栖身。

联合国估计，总共有76户人家丧失三到四名家庭成员，死亡人数总额超过400人。

拉德温表示自己活了62年，花了大半辈子在拉法市的公共部门中服务，却也从未见过这般战争场景。“以前我还曾经跟埃及和以色列的军队交涉过，”他表示，“但是过去他们也不曾像现在这样残暴，完全不把加沙人民遭受的苦难放在眼里。”

拉法市屠夫：居民都将尸体放在蔬果冷冻柜

加沙深受以色列钳制，医院停尸间不敷使用，居民只好将遗体保存在冰箱中。

阿布·塔哈是拉法市的一位农民，他打开平常用来保存马铃薯、胡萝卜的冰箱。而冰箱里放的全是小孩、年轻男女的尸体，尸体紧密地重叠着，上头还凝结着鲜红的血。许多遗体的面貌、身份都已无法辨认，当中只有少数几位罹难者的身上包着白色裹尸布。

这就是以色列残暴轰炸之后的景况，拉法市死伤惨重、尸体数量剧增，居民别无选择，只好将蔬果冷藏库当作暂时的停尸间。医院在炮火猛烈轰炸的情况下大门深锁，造成许多人命丧黄泉。这一切都是因为拉法市东部的阿布·尤瑟夫·纳贾尔医院不断遭到炮兵袭击，医疗团队只好抛下这家当地的主要医院，纷纷走避。

院方将伤员转往库瓦堤医院就诊，但是这家医院的设备简陋，根本不足以应付在加沙这座战场中，受到严重伤害的居民。许多罹难者最后竟倒卧在路边，血流不止，完全没有救难团队前来援助。

而此时更有三名救护人员因被炮弹击中而丧生。他们所驾驶的救护车直接遭到攻击之后，三名救护人员的遗体都已面貌模糊。救护车司机阿布·艾哈迈德也表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近、救助那些倒在医院大门附近的伤员："每次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坦克炮弹就会落在周围。"而他距离那一群倒在路边流血的民众，其实只有数百米之遥。

许多丧命的拉法市居民，都是遭到坦克炮弹袭击，而这些炮弹也摧毁了许多赫容尼纳地区的民宅。以色列战机朝拉法市的几户民房发射导弹，攻击了阿布·苏利曼、佐伯和艾乐谢尔的住家。拉法市过去24小时的罹难民众，已经达到110人，还有数百人受伤。医疗人员表示，他们所能抢救的伤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如果家中配有发电机的话，拉法市的民众会将尸体放在蔬果冷藏柜中。过去一天中，全加沙有许多墓园都遭到炮弹侵略，连将尸体下葬、举办葬礼都有生命危险。

“没办法，我们只能把遗体放在冰箱里面。”拉法市的市长苏卜西·拉德温对中东之眼表示。

纳贾尔医院的床位只够容纳数十名患者。然而医院必须将患者撤离，这也意味着那些受伤的灾民根本求助无门。

拉德温表示他的工作团队也没有办法立刻供应民众任何生活必需品；水电管线都因为战争而遭到破坏。

“我们只能请求国际组织出面协助，帮我们疏散躺在拉法市东部地区街道的伤员。”他说。

国际援助团体虽然已经尽可能提供协助，但是却徒劳无益。

在过去24小时的轰炸中侥幸存活的居民表示，他们终其一生从没见过这么骇人的场景。以色列同时从陆地、空中、海上发动攻击。

“实在是太吓人了。以色列的军队根本是发疯了。他们轰炸一栋住宅大楼，夺走了23条正在逃难的无辜生命。”阿布杜乐拉夫·埃伊德表示。埃伊德今年33岁，为了躲避以军昨天发动的攻击，他只好逃出位于赫容尼纳的住家。

“到处都危机四伏——不管是住宅、医院，还是避难所。”他一边说，一边赶往位于塔苏坦地区的表亲家避难。

加沙卫生署的阿斯拉夫·齐德拉请求国际团体出面，让救护车能够疏散拉法市东部地区和库瓦堤医院附近街道的伤员，不要让他们横死街头。

“救护车需要一条安全的路线，才能将患者载运到汗尤尼斯的医院。”

从拉法市这个容纳18万居民的城市朝东边远眺，就能看见以色列部署的坦克车。拉法市是加沙走廊最南端的城市，紧邻着加沙与埃及的国界。

昨天的72小时停战协议才生效仅仅两个小时，以色列就在拉法市展开大屠杀。哈马斯跟以色列军方互相攻讦，指责对方先违背协议条款。纵然两方已经承诺暂时停火，以色列还是坚持要对拉法市靠近国界的东部地区进行军事镇压。

以色列指出自从他们展开陆地侵略之后，有一名士兵下落未明；而哈马斯也表示在停火协议生效前，有几名卡萨姆军团的成员跟以色列部队交火后便彻底失联。卡萨姆军团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该以色列士兵极有可能是在埋伏突击的过程中，跟卡萨姆军团的成员交手，双双丧生。

这场冲突27天前爆发，死亡人数至今已累积到1680人，另有8500人受伤——而根据联合国统计资料，遭受波及的大多都是市井小民。而以色列则是有3名民众与50名士兵丧生。

外界原本预期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政党能够一起到开罗，跟埃及共同协商出长久的和平协议。但是以色列的坦克不断在拉法关口徘徊巡

视，停战协议显然遥遥无期。

无处可躲

加沙市

自从以色列发动“护刃行动”之后，133所学校遭到炮击，总计有21.5万名巴勒斯坦人在联合国机构中避难。

“内塔尼亚胡把我们的家变成废墟；邻近地区也变成一座鬼城。”今年56岁的安南·班纳说道，而她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班纳除了拉弗丁学校之外，已经没有地方能够投靠，但就连学校也是以色列的攻击目标之一。十年前，她的家就已经被以军的坦克炮弹侵略过一次。当时趁着短暂的12小时停火区间，她戒慎恐惧地回到住处，但是眼前的景象却面目全非、不堪辨识。而她周遭也没有任何熟悉的地标，班纳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三个多星期以来，加沙人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与创伤。那些逃过以军攻击的生还者现在也一无所有，甚至也找不到一个能够躲避以军袭击的安全处所。全加沙都被以色列炮弹的十字线所瞄准。

“因为我们是巴勒斯坦人，所以不管往哪个方向逃，永远也躲不掉以色列的炮弹。”她说道。在2008年到2009年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铸铅行动”中，班纳失去了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子，这对她的家人来说是莫大打击。现在她的家化作残骸，她仍然不解自己为何会成为攻击目标。

而56岁的因席拉·阿布易哈斯，她也猜不透为何以军要找她麻烦。阿布易哈斯跟反抗组织毫无瓜葛，与激进分子也不相往来，她只是一位单纯的加沙居民而已。

“以色列没有办法直接跟反抗组织的士兵当面对战，只好把怒气加诸民百姓身上。他们不仅轰炸住宅，还攻击每一户人家和孩童。”

她还透露自己当时为了逃离以色列迫击炮的侵略，从舒加艾耶逃到了加沙市的拉弗丁学校。但就算跟家人一起躲在这里，她还是躲不掉炮火袭击，孩子的背后也仿佛抵着一把无形的枪。

“如果到了九月学校开学，那我们又要去哪里？”这个时候旁边有人开口建议：“我们只能逃到海边了吧……”突然又有另一个人插话：“怎么可能，你忘记上次以色列从海上的军舰发射导弹，杀了海滩上的四个孩子吗？”

“每到深夜，无人机在头顶盘旋的时候，以色列军舰就会发射炮弹。然而太阳升起，F-16发射的导弹就会接连而来。”

大家热烈地讨论，但是却没有人知道究竟哪里才是安全的栖身处——住所、学校、医院、公园、墓园、海滩、清真寺和教堂都相当危险，以色列的炸弹几乎无所不在。

“不过，要我们投降，全部撤离这片土地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对巴勒斯坦人而言，这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我们跟加沙生死相依，绝对会永远守在这里。”

几天前，以色列又轰炸了另一所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然而这里却是联合国所谓的“安全天堂”。那些灾民原本听从以色列的命令，从家中撤离，没料到学校竟然遭到攻击，总共有16人丧生、数百位灾民受伤。

联合国指出有21.5万名巴勒斯坦人（超过加沙人口数的10%）到了联合国的机构中避难。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发言人克里斯·吉尼斯昨天接受国际媒体联访的时候，更不禁潸然泪下。

身为妻子跟12个孩子的母亲，阿布易哈斯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还有哪个安全的地方可躲。以色列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攻击，逼得阿布易哈斯只好时常确认孩子是否都在身边，以免有任何一个人在这栋简陋破旧的学校中走失。

联合国表示有133间学校遭到以军的坦克炮弹侵袭。加沙的国土面积如此微小，却有180万人定居于此，人口相当稠密，几乎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拥挤的国度。以色列发动军事占领，更对民众施加诸多限制，加沙人民都没有办法偷偷溜到邻近的国家；以军若要瞄准攻击目标，就像瓮中捉鳖般易如反掌。

现在大约有1730名加沙人死亡、9200人受伤。“护刃行动”的罹难人数，已经超越“铸铅行动”时期的1417人了。

加沙居民如何看待哈马斯、阿巴斯，还有以色列的军事侵略？

加沙市

加沙的市井小民接受采访，记者询问他们对武装反抗组织、哈马斯、马哈茂德·阿巴斯以及埃及扮演的角色分别有什么看法；也请他们谈谈自己认为加沙的未来。

在这个异常宁静的片刻，中东之眼的记者纷纷采访加沙的居民，询问他们对于以色列2014年的军事侵略，还有巴勒斯坦当局的回应有何想法。以下是几位民众的访谈内容，相当发人深省。

奈沙哈特·维赫迪，47岁，作家

“虽然以色列不断发动攻击，但是今天全加沙对反抗行动都有所共识。我所说的，就是巴勒斯坦的军事组织，他们替所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及阿拉伯人带来希望、让我们士气高昂。纵使以色列军方被誉为‘不败部队’，他们有最精密的作战策略，还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火武器，但是巴勒斯坦的反抗组织却能够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

“巴勒斯坦人都很有信心，相信巴勒斯坦的政治领袖阿布·马赞（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别名）能结合伊斯兰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拥护者，带领全国人民终结以色列的占领行动，释放遭到囚禁的人质，归还巴勒斯坦难民营。

“我有一个7岁大的女儿。从出生到现在，她已经经历过三次我们跟以色列的冲突，而在这些战争中我们损失了5000名巴勒斯坦人。每次提到战争，我们不免都会提到从巴勒斯坦孩子出生至今，他们所受到的生理、心理和情绪上的影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很多其他地区的孩子所无法想象的。

“谈到埃及，身为一名巴勒斯坦人的我，还是希望埃及可以产生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者。自从穆斯塔法·哈菲德过世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可靠的埃及领导者了。有一位名叫哈菲德的埃及人，他是驻扎在加沙走廊的埃及情报机构领袖，当时他在巴勒斯坦被以色列的爆炸装置炸死。为了纪念这位不幸罹难的领导人，加沙便用他的名字替一座学校命名。还有另外一位名为阿布杜勒阿奇斯的埃及人，他在巴勒斯坦死于以色列占领部队之手。当时艾哈迈德·阿布杜勒阿奇斯跟其他埃及军官与士兵在西奈半岛，遭到以色列挟持。以军夺走他们的武器，把他们的双手紧紧捆在背后，将他们一一处决。当时以色列只留一两个活口，原因只为了要让他们帮死去的同伴挖掘坟墓，之后再夺走他们的生命。当时以军所接到的命令，是要把他们杀个一干二净，不要带回任何俘虏。埃及人必须将这些事件永铭于心，而我们巴勒斯坦人则是需要埃及的合作协助，才能让阿拉伯国家重新团结起来。巴勒斯坦跟埃及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两国的国民跟历史都相互关联。对阿拉伯人而言，埃及就像是至关重要的心脏一样，全体阿拉伯国家都将希望跟痛苦寄托在埃及身上。”

“每次跟我的女儿艾瑞耶说话的时候，我都会提到1967年‘六日战争’战败的事件。我在那个年代出生，当时对伊斯兰教还有国家运动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时期。而从此之后，我也活生生地经历了几场战争，直到现在2014年的以色列侵略。”

“纵然以色列的船坚炮利将巴勒斯坦人民的身体炸成无数个尸块，我还是要强调一个信念：老者已逝，但年轻人是绝对不会忘记这一

切，绝对不会轻易妥协。”

赫麦·阿布·查克瑞，32岁，公务行政人员

“哈马斯是一个巴勒斯坦的反抗组织，目的是要抵御侵略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军队。在意识形态跟施政策略方面，我并不是非常认同哈马斯。先前哈马斯在竞争加沙的领导权，还有跟法塔赫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由阿布·马赞领导）发生冲突时，各党派的思想差异就显而易见。而哈马斯想将自己的教条跟信仰加诸于民众的作风，也因此让他们的支持度下跌。不过身为一个正当的反抗组织，我却非常尊敬他们；特别是以色列对加沙进行这么多年的迫害屠杀以来，哈马斯始终加以抵抗、保护巴勒斯坦人民。”

“至于伊斯兰圣战组织，他们是一支避免政治斗争的派系，也因此赢得许多民众的尊敬。伊斯兰圣战组织并不强力争夺政治权力，他们的任务只专注在抵挡以色列的军事侵略。虽然有些巴勒斯坦人认为他们是伊朗政权触角的延伸，但是普遍来说他们还是相当受到民众爱戴的，而对我来说那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巴勒斯坦民众的权利，只要他们把枪指向以色列的占领军队，保卫巴勒斯坦全民的自由，我就会支持、尊敬他们。”

“埃及身为我们的邻国，我相信他们会帮忙保卫加沙走廊的。埃及跟巴勒斯坦的地缘及族群关联很深，就算他们因为政治角力的关系不便出面，埃及还是跟整个情势脱不了干系。他们其实也别无选择，终究还是要挺身而出，解决问题。”

“至于马哈茂德·阿巴斯，无论民调支持度如何，他现在仍是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制定了许多政策，他自认现行的施政方针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很有利，也很符合民众的期望；不过伊斯兰运动组织却不这么认为。就我看来，虽然总统曾经犯了一些错，大部分的巴勒斯坦民众还是相当支持他。”

阿布德马基德·阿布·纳萨尔，22岁，学生

“我相信哈马斯是一个保卫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组织。我觉得他们未来的军事潜力无可限量，我对他们保持相当高的期望。伊斯兰圣战组织也算是哈马斯的分支，大家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就是将巴勒斯坦从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中解放出来。伊斯兰圣战组织不愿意涉入巴勒斯坦政权，反而努力对抗国内主张犹太复国的激进军事分子，对此我相当敬重他们。”

“我认为马哈茂德·阿巴斯是巴勒斯坦真正的总统，我也很赞赏他让全世界目睹巴勒斯坦所遭受的一切。阿巴斯了解跟以色列协商根本是徒劳无益之后，他已经跟巴勒斯坦人民站在同一阵线了。”

“提到埃及，现在由塞西总统领导、位于开罗的埃及政府，开始彻头彻尾支持以色列占领加沙的行径，甚至还封闭了拉法关口，让受伤、生病的居民困在加沙。然而在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统治的时期，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还算是轻松许多。在2012年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战争中，穆尔西还派遣埃及总理到加沙近距离监控战情。我怀念穆尔西执政的时期，那个时候加沙人民还享有诸多自由，更能感受到来自邻国的关怀。”

哈山·纳哈拉，23岁，学者

“哈马斯的任务，就是抵御以色列军方，解放约旦河到地中海一带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更用尽所有办法，阻挡以色列的占领行动。这几年以来，我们看见哈马斯不断茁壮成长，碰到任何一位替加沙抵抗以色列的人，我的心中都会肃然起敬。哈马斯逮捕以色列的士兵，用这个筹码来交换以色列不愿意释放的巴勒斯坦人质，这一点实在是让我们感到相当欣慰。”

“伊斯兰圣战组织也是另一支秉承他们的宗教理念，努力解放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组织。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于参政的态度如此保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2012年的战争中，伊斯兰圣战组织协调了停战协议。而在居中调解埃及与哈马斯的关系上，他们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说到阿巴斯，他是现任巴勒斯坦总统，他应该要与人民同在；因此，我觉得他必须撤销与以色列合作的保安部队机制。加沙的哈马斯一心一意要打垮所有通敌的部队，所以抵抗的力量相当强大。然而在约旦河西岸，阿巴斯总统的保安部队，却禁止民众抵抗以军的违法占领行动。”

“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与现在不同，他们在2012年加沙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对加沙宅心仁厚；现在2014年我们遭到以色列围困，医疗补给品也无法输入国内。在1981年到2011年担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任内，加沙遭受以色列的第一场军事侵袭。虽然当时战事是在埃及的开罗爆发，但是穆巴拉克却发誓绝对不会让巴勒斯坦人民忍受饥饿。反观现在我们跟以色列的战争，所有维持生存所需的渠道都无法运作，像是水与电都完全不敷使用。埃及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扮演居中协调的角色了。我反而认为，以色列围困加沙的举动，埃及也摆脱不

了干系。大家都希望埃及能重拾往日受人尊敬的身份，替巴勒斯坦的反抗组织与以色列协商，让双方能够早日停火休战。”

易卜堤萨姆·哈莉莉，48岁，家庭主妇

“我觉得哈马斯还不错，希望安拉可以保佑他们，让他们的行动一切顺利。将加沙人民从以色列长期的镇压之中解救出来，这个工作只有哈马斯能够胜任。我们加沙居民除了安拉之外，还有哈马斯可以依靠。一直以来，我都很敬佩他们所做的一切。哈马斯协助举办慈善活动，还在全世界都置之不理的时候，帮助加沙的女人和孤苦无依的孩童。”

“还有伊斯兰圣战组织。我也希望安拉能够保佑他们，让伊斯兰圣战组织在我们每天遭受以色列攻击的同时，能够发射火箭炮弹加以抵御。这个组织能解救加沙居民，让我们重获新生；加沙居民现在都躲在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庇护之下。过去以色列毫无缘由地就夺走加沙居民的生命，现在这样的悲剧依旧持续上演，但是至少我们还有反抗组织。以色列的炮火猛烈，我们也只能寻求这些反抗组织的协助了。现在加沙的关口国界都遭到封锁，阿拉伯的其他国家也将我们抛诸脑后了。”

“对于埃及我非常不满。塞西总统照理说应该是穆斯林，但是他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孩子被炸弹炸个粉碎，房子也被炮火夷为平地。埃及政府竟然站在以色列那边，而不是过来帮助巴勒斯坦。塞西总统难道没有看到加沙的孩子头破血流、脑浆四溢的画面吗？他应该要更有人道精神才对。塞西总统不能一方面要双方休战，另一方面又想帮以色列压迫加沙。”

“阿巴斯现在就跟其他国家和组织一样，都在远方观望：阿巴斯跟塞西总统都不够公正。他们都把自己出卖给以色列跟美国了。我记得自己在祷告的时候，都曾经提过这两个领导者，希望安拉可以惩罚他们。阿巴斯把我们看成一个需要援助的家，把加沙当成非洲小国一样送医疗用品过来；完全没有把我们当成他的国民，没有将加沙视为巴勒斯坦的一分子。”

欧瑟曼·斯瓦利安，38岁，出租车司机

“我一直都很不喜欢哈马斯，我也不认同他们用来结束冲突的手段。但是除了依靠他们之外，我想不到其他能够夺回加沙人民权利的办法。以色列与阿巴斯谈判破裂，导致有许多民众跟我一样，都认为唯有哈马斯才能改变苦不堪言的现状。这场冲突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很多罹难者都跟我一样，身边有诸多孩子要养。为了让加沙重获自由，打开束缚的大门，现在哈马斯的成员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武力斗争抗争，也因此赢得加沙人民的敬重。”

“伊斯兰圣战组织在战场上的表现一直都相当亮眼，我对他们感到非常满意。自从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被塞西取代之后，埃及就断绝跟哈马斯的往来；虽然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作风比哈马斯温和，但凭着他们跟埃及的关系，或许可以重新替哈马斯与埃及牵线。”

“七年以来，加沙遭到异国占领，又面临巴勒斯坦政治派系分裂，有很多人像我一样飘零无依，我认为阿巴斯应该要更用心对待我们这群人。我了解他已经尽全力维系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还甘愿妥协让步。不过我想要给阿巴斯的唯一建议，就是请他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给解散，然后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玩完了。占领加沙的以色列请听好，你们必须替照顾加沙人民，负起全责。如果你们想把动物关在笼子里，就得负起照顾呵护的责任。不要让笼中的困兽饥饿而死。’”

“一讲到埃及，脑中就浮现塞西总统的脸。只是因为加沙居民之中有些人支持前任穆巴拉克总统，塞西就对我们施加各种迫害，把加沙逼到现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窘境。我自己就身受埃及政策的惩罚。在塞西下令封锁拉法市关口之前，我还曾经有两三次开着车从加沙到拉法市跟几位国际旅客碰面。这些旅客身上带着许多钱准备到加沙旅游，他们脸上还挂着微笑，这种景象在气氛低迷的加沙相当少见。现在这些画面已经不复存在，埃及必须为此负起全责。我不能明目张胆地表达对埃及的愤怒，只能将这份不满藏在心里。虽然埃及政变[注]之后专制政体已经消失了，但是以色列跟埃及通力互助，这项专制遗毒还是蔓延到了加沙走廊。我希望可以早日恢复过去受到大家爱戴的埃及。”

---

1. 埃及在2011年发生政变，民众要求治理埃及30年的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埃及民众发起抗争游行、与军方发生冲突，最后推翻专制政府，堪称埃及最大规模的民主示威运动。

楼梯底下传来“加沙之声”

加沙市

虽然电台大楼一直遭到以色列空袭，但仍有一群英勇大胆、牺牲奉献的电台新闻记者坚守岗位，继续播报加沙当地新闻。

只要将频道转到艾哈迈德·扎伊尔的直播电台节目，民众都会感到非常诧异，就连在这种非常时期，节目竟然照常播出。更让人不敢置信的是，过去一个月内，扎伊尔的办公室与录音室的大楼，已经接连三次遭到以色列军方的空袭了，然而节目竟没有因此中断。

在沙巴电台（人民电台）的工作团队中，有一群身心疲惫、但是甘愿奉献的年轻工作人员。多亏他们，全加沙人民才听得到今年30岁的扎伊尔的声音。在这个直播电台节目里，扎伊尔每天都会播报那些令人难过的攻击事件，还有加沙的当日新闻。

这个时候扎伊尔坐在楼梯底下，身边有一副耳机、混音器、广播发射机，还有一颗用文字抵抗以色列的决心。扎伊尔实时播报新闻的举动，让整个加沙的居民都深受感动。

一位来自加沙东部舒加艾耶的母亲拨电话到节目中。不过手机的电量，却只够这位母亲讲短短几分钟的话。因为以色列导弹轰炸加沙唯一的发电厂，许多地区的电力现在都已告罄。

“求求你们，希望大家能帮我的忙！我的小孩现在都吓坏了，以色列的坦克不断炮击我的邻居！”这位母亲在直播节目中声嘶力竭的大吼。而节目的听众也可以在来电的背景声中，听到坦克轰隆的炮击声，以及小孩子惊惶的哭声。

“除了感到无力之外，我更深刻体认到，其实记者只能传达民众痛苦的心声，但是完全无法带给他们任何实际的帮助。”扎伊尔在节目中间休息时表示。

不过扎伊尔扩展了记者的工作范围，现在他开放广播频道，直接将信息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的主管，呼吁他们出面协助，援救那些被以色列空袭迫害的家庭。

扎伊尔自己育有两个孩子，他也是一位忧虑满怀的父亲。他表示每次听闻其他孩童受苦受难的时候，脑海中也会浮现自己的孩子哭喊的画面。

在扎伊尔播报新闻的楼梯底下，摆放着手机充电器、计算机和一些换洗衣物。跟扎伊尔共事的年轻工作人员，都相当了解扎伊尔对新闻的投入与奉献。其实扎伊尔大可待在家里，以外面不安全为由向电台告假。但是他仍然现身播报。扎伊尔的动机究竟为何？“我会奋力播报的唯一理由，就是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将民众呼救求助的声音散播出去。”

基本上所有巴勒斯坦人在心中，都会思索推测以色列的思维模式和作战策略。经年累月以来，扎伊尔对以色列的行为模式，已经有一套相当深入的属于他自己的见解。而扎伊尔的看法之精辟，连半岛电视台或其他阿拉伯新闻台，都不得不来采访他，听听他的观点与分析。

“我相信身为记者必须将这些国际新闻传播出去，这些就是我必须负起的责任。”扎伊尔说道。

不过就跟许多被以色列部队屠杀的新闻记者一样，扎伊尔肩上的责任有可能会夺走他的生命。扎伊尔接受采访，问到他在楼梯底下广播会不会害怕的时候，他表示：“每次我在节目中提到炸弹又朝我跟电台同事工作的大楼飞来时，家人就会赶紧打电话给我，这才是让我最恐惧的时刻。”扎伊尔表示舒加艾耶有一群女人躲在楼梯底下，最后却还是被以色列导弹袭击了。

“身为记者，比起这栋大楼直接被以色列瞄准，我更怕被四处乱飞的流弹击中。”他说。

马哈茂德·伊利安今年29岁，他是沙巴电台的执行董事。今晚伊利安未曾合眼、彻夜工作。直到凌晨2点，他还在安排电台轮班工作表，一边确认分布在加沙走廊的25位新闻记者。躲在楼梯底下其实是为了保全电台员工的安全。以色列国内有专门用来避难的地堡沙坑，加沙居民只能暂时隐身楼梯底下来躲避以军的袭击。

扎伊尔说：“我们觉得以色列的加农炮有可能从远方或身边袭来，而电台所处的这座建筑物大概就是以军的攻击目标。”

事实证明，伊利安决定在楼梯下方播报新闻，是相当明智的选择。过去一周，以色列又再次袭击电台驻扎的大楼，击毁了底下的两层楼跟数个较高的楼层。

团结阵线

沙巴电台于2006年开始运营，他们的主要理念，就是希望集结民众的心声，邀请法塔赫与哈马斯在节目中对谈。这项举动前所未见，而且在其他政党派系的媒体中也不可能有这种组合。

“我们尽己所能让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希望能让国内的政党派系合而为一。”伊利安表示。

过去四周以来，沙巴电台的报道主要聚焦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也致力于协助救护情况危急的伤员，帮他们联系救难医疗团队。

国际团体时常批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保安机制对媒体进行审查。对此伊利安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这是一个相当“良善的监控行为”，对此也不会介意。

“前来表示关切的政府当局成员都秉持着非常正面的态度，并不会用强权压迫、规范我们。”伊利安发表自己对审查制度的想法。

对他而言，从天而降的以色列导弹，远比媒体审查制度更让人恐惧。伊利安表示每次收到加沙内政部的指导后，他都感到获益良多。

“如果巴勒斯坦的反抗组织在某处发射火箭炮弹，而我们公开播报这则新闻的话，这些反抗斗士的生命就有可能受到威胁。”他表示。

加沙的内政部非常积极主动跟当地新闻台与社交媒体沟通接触，希望他们能撤除一些有可能会危害到加沙士兵或反抗势力成员生命的新闻。直到2014年，加沙政府才开始落实这种政策——先前在2008年到2009年，还有2012年的战争中，政府官方并没有考虑到这点。

“我们也会警告民众，不要收听那些来路不明的从以色列发来的消息，他们根本是想要放风声打心理战。”伊利安一边说，一边在播报一则最新消息，内容是关于加沙东部一辆车遭到炸弹袭击。

沙巴电台的秘书瑞米·艾什拉菲表示，隶属于电台的25名记者，现在全部都在新闻现场与录音室内，以文字作为武器，努力抵抗以色列对加沙人民施加的心理战。

“还有很多自愿担任通报消息的民众，一心一意要提供最真实、最专业的信息，只为了让社会大众感到心安。”艾什拉菲说道。

巴勒斯坦人独自面对战后逆境

贝特拉希亚，加沙走廊

居民回到位于加沙北部贝特拉希亚的住家准备收拾残局，不过住宅早已成为破败的废墟。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政党派系协议停火72小时之后，今年35岁的乌姆·费拉·阿布耶尼恩别无选择，她只好回到位于贝特拉希亚的纳达住宅大楼。

虽然原先就不抱期望，但是抵达位于加沙北部的住家时，眼前的景象却是惨不忍睹。整栋公寓都遭到轰炸，看起来满目疮痍。尘土跟炸弹的残骸四散各处，仿佛整栋建筑物直接被卷入飓风一般。

“以色列用地狱火导弹、坦克炮弹、无人机把我们的家从里到外炸个精光，还释放一种会让小孩皮肤和眼睛奇痒无比的烟雾。”阿布耶尼恩表示。

以色列四周前发动武力侵略时，阿布耶尼恩还试着在家待了三天，但是等到以军在加沙北部的空中撒下传单，提醒居民炮火会愈来愈猛烈之后，她才了解此地不宜久留。阿布耶尼恩的家是在加沙北部国界旁，面对以色列国界的第一排住宅大楼；因此这座大楼首当其冲，遭到部署在国界附近的坦克车瞄准、袭击。

“我们都试着逃跑。我打电话给救护车和国际红十字会，但是电话另一头却告诉我他们无能为力，我只能靠自己的能力想办法逃生。”阿

布耶尼恩说着，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住家残骸墙上的大洞，也盯着邻居倒塌的住家中一整排的弹孔。

虽然全加沙人民都笼罩在恐惧的情绪中，阿布耶尼恩却显得特别脆弱；因为她来自伊拉克，在加沙根本没有原生家庭成员的陪伴。

她的公婆住在埃及，而先生穆罕默德·阿布耶尼恩则在2002年死于以色列的炮火底下。当时她的丈夫到拉马拉担任巴勒斯坦前总统亚希尔·阿拉法特(注)的贴身保镖，但就任不久便丧生了。

恐慌焦虑、饥饿疲惫，双脚又酸又疼，阿布耶尼恩最后决定离开家，拖着自己的五个孩子，到已经人满为患的联合国学校避难。

“我们求助的阿布·侯赛因学校挤满了加沙的老百姓，不过以色列随后竟然也对那所学校发动攻击。”她说。

阿布耶尼恩先是经历住所遭到攻击，后来学校又遇难，现在只要有任何人能提供“看起来”安全的所在，她就会二话不说立刻投奔。

太阳西下，阿布耶尼恩跟孩子相当幸运，能够找到一户有同情心的人家提供住处。不过这户人家随后也沦陷了。

“跑到他们家避难时，房子对面的墓园已经遭到以色列连续轰炸。”阿布耶尼恩说道。最后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屋主的邻居，寄宿家庭也连带受到影响。

艰难的战役

阿布耶尼恩紧紧牵着儿子费拉的手，脸上滑下涔涔的泪珠。今年13岁的费拉因为上周日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现在耳边都是嗡嗡的声

响，背部跟手臂也受到伤害，尚未痊愈。以色列的大屠杀让加沙人民都疲惫不堪，更造成数千名孩童受伤，费拉就是其中一例。

“他能够逃过一劫，真是感谢神。我这一生中只剩下这群孩子了。”阿布耶尼恩说。

现在冲突暂时落幕，但也只能稍稍缓解加沙居民的痛苦。阿布耶尼恩手边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她没办法到埃及投靠公公婆婆，也无法回伊拉克找自己的父母亲。她只能留在加沙，跟五个孩子相依为命。虽然生命受到威胁，经济局势动荡不安，阿布耶尼恩仍然相当坚持，绝对要把这五个孩子养育成人，好好教育他们。

住所被以色列坦克炮弹严重毁损，一个单亲妈妈要如何独自养育五名子女，前景仍然渺茫。

现在贝特拉希亚地区一片狼藉。在阿布耶尼恩居住的大楼中，也有数百位居民同样流离失所。在这一片惨烈的场景中，超级市场的残骸依旧清晰可见。尿布、牙膏、调味料和其他商品全都破碎地散落在地面上。

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全部都回到灾难现场，尽可能取回所有家当，加以整理，像是档案、寝具、衣物、食物、餐具、厨具，还有任何值得带得走的物品。其实这些忙着焦头烂额地找家用品的居民还算幸运，因为有其他住户回到这个令人伤心的悲剧现场，只是为了要从碎石堆中挖出在睡梦中被炸死的亲人遗体。

在2012年的战争中，阿布耶尼恩的房子也遭到炮火毁损，不过跟这次的以色列攻击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遥想当时，只有窗框变形、玻璃碎裂而已。

“其实这栋房子根本不是登记在我名下，所以即使毁损，我也收不到任何补偿金。”阿布耶尼恩说，“这栋房子，从上一次战争就租到现在。几乎所有跟政府租房子住的民众，都得不到任何赔偿。”

阿布耶尼恩了解，政府绝对不会派公务人员来协助重建工作。但是她坚忍的眼神展现了强烈的决心，阿布耶尼恩立志要从以色列炮兵炸弹造成的混乱、尘土、灰烬和碎石堆中，抢救出所有能用的东西，把这个家重新撑起来。

夜幕低垂，阿布耶尼恩站在满是尘土的家中整理分类，试着腾出一个小角落，让孩子跟自己至少在停战的72小时内能有地方避难睡觉。她的孩子则是聚在一旁，从橱柜上将坑坑洼洼的照片一一拆下、仔细收好。

这位来自伊拉克的寡妇将孩子搂在身边、手指轻轻抚过儿子的头发，她坦言自己其实相当思念过世的丈夫。她还表示自从丈夫离世之后，今年13岁的费拉就是这个家中唯一的男人了。

“我会留在这里陪孩子长大，永远也不会离开加沙。”

---

1. 第一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主席（1994—2004），与第三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1969—2004），也是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之一。

艾哈迈德的故事：加沙的损失令人痛心

加沙市

经过以色列连续四周的残暴侵略后，在气氛紧张的停火期间，许多悲剧渐渐浮上台面。

经过以色列为期四周的猛烈炮火袭击之后，周四恰好是停战协议的第三天。同时，有关各方也在开罗协议是否应该延长停战的时间。

虽然有数百户流离失所的家庭在叙法医院的大厅扎营避难，但是这里却弥漫着相当平和的气氛。不过在人群之中，今年21岁的娜耶·加伊德却益发焦虑，她依然在等待12岁的弟弟艾哈迈德现身。

艾哈迈德跟他14岁的姊姊瓦拉在7月25日回到家中，当时正值停战期间。为了度过开斋节，姐弟两人想要回家将一些床垫跟换洗衣物，带回一家人躲避的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学校。

娜耶还记得弟弟跟他道别时，脸上还挂着微笑说道：“记得要送我开斋节礼物喔！”

但是这对姐弟却一去不复返，大家庆祝开斋节时也不见他们人影。原来姐弟俩在回学校的路上被以色列无人机导弹袭击，姐姐瓦拉当场死亡。瓦拉的尸体被炸得支离破碎，救护人员将尸块收集完全之后便带回了戴尔巴拉赫的阿克萨医院。

不过救护人员抵达的时候，却完全不见艾哈迈德的遗体。家属内心恐惧却又怀抱希望，焦急地打电话到各大医院联络援助人员，希望

能获得艾哈迈德的消息。后来全家松了一口气，因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主管向他们证实，艾哈迈德并未丧生；以军将艾哈迈德带到贝尔谢巴的索科医院进行治疗。

“听到他还活着，大家都放下心中的大石头。”艾哈迈德的兄弟表示。

不过等了13天都没有艾哈迈德的消息，家人紧张不已，不知道他的伤势究竟有多严重；而唯一知道当时状况的瓦拉，现在也已经深埋在戴尔巴拉赫的墓园里。

上周确定延长停战时间之后，艾哈迈德的家人就冲回家，发现家中竟然有使用过的静脉点滴袋和绷带。他们认为这表示占领当地的以色列军队，当时确实有对艾哈迈德进行治疗。

一般而言，巴勒斯坦救护车会将伤员与尸体运往当地医院，院方依照病患存活的比率，决定是否进行诊疗。而在救护车开往医院的途中，车上配备的医疗设施较为简陋；以色列的医疗设备则较为先进齐全。

娜耶发了疯似的，想要见弟弟一面，这一家人现在犹如在生死边缘徘徊一般。8月5日，这一家人接获消息，听说以色列的医院有一批患者出院，而红十字会会将他们带回加沙。

娜耶便带着准备送给艾哈迈德的开斋节礼物，与她的先生埃德罕姆·加伊德及先生的姊妹艾穆尔·萨埃德一同跳上出租车，沿着戴尔巴拉赫的萨拉丁路，一路驶向叙法医院。

抵达医院后，娜耶跑遍院内的每一条走廊、每一个角落，只为了在为数众多的病床和担架上找到弟弟，但是她遍寻不着艾哈迈德的身影。连在诊疗单或是病患名单上，也找不到弟弟的名字。

娜耶的丈夫不断安抚她，告诉她说不定艾哈迈德现在仍在以色列接受治疗，必须等到身体情况稳定才能出院回家。

叙法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他们只能转述从国际红十字会收到的消息：“艾哈迈德遭炮弹击伤，但并未丧生。”

前两周娜耶都沉浸在失去小妹的悲痛之中，所以虽然她已经放心许多，但还是想要紧紧抱着弟弟，将开斋节礼物递给他。不久之后，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医护人员上前询问：“请问你是加伊德的亲属嘛？”一行人表示自己是艾哈迈德的家人之后，便跟着这位医护人员到了医院南方的建筑物。

娜耶一群人对叙法医院的结构所知甚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一个部门。他们只能焦急地跟在工作人员身后，期待等一下能跟艾哈迈德相见。

“希望安拉保佑他。”这位男性工作人员打开雪白的金属大门时，口中说道。停尸间的大门敞开之后，娜耶瞬间崩溃，大哭着冲到艾哈迈德身边，试图把他给摇醒。艾哈迈德冷冰冰的小脸蛋显得相当僵硬，头上还有一个区块的头发被剃掉，露出伤口的缝线。

“艾哈迈德！弟弟！我的艾哈迈德！”娜耶声嘶力竭地吼着，猛力敲着停尸间的墙壁，最后倒在地上，眼泪溃堤。

娜耶的丈夫同样震惊，他努力想把娜耶扶起来，但是她已经瘫软无力。

艾哈迈德跟瓦拉相继离世了。2002年，他们的哥哥马哈茂德同样也死于以色列的枪炮之下，丧命的时候年仅12岁。

娜耶又再度呼喊：“艾哈迈德，我爱你。快点醒醒，我还带了你的开斋节礼物来啊！”

艾哈迈德的头部、胸口和腿上满是伤疤，他早已与世长辞。

或许在尸体被送回加沙之前，他还挣扎地活了几天也说不定。

“两个孩子无缘无故就这样相继去世，我心痛的程度已经难以形容。他们只是想要好好庆祝开斋节而已。”他们的母亲说道。现在一家人也没有住处能够接待前来悼念死者的亲戚朋友。

家园已毁，他们没有办法在家中跟艾哈迈德道别了。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暂居的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学校里，为他们的挚爱举办道别仪式。

“今天如果我的小孩是犹太人，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会冷漠以对了呢？”艾哈迈德和瓦拉的母亲含着泪水，道出内心的质疑。

加沙走廊之声：生还者的心声

加沙走廊

虽然目前加沙仍处停火阶段，但许多居民都害怕要是巴勒斯坦政党派系不满意协议条款，冲突又会一触即发。

以色列对加沙进行武力侵略至今已满一个月。在这片被以色列围困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人民还在照顾受到战争冲击和伤害的居民。

以色列于周三傍晚表示，他们愿意延长原定72小时，于周二生效的停战协议。不过加沙居民心中普遍都有一种预感，觉得或许明天一醒来，战火又要重新燃起。其实大家会这么认为，是因为哈马斯表明除非有关各方同意巴勒斯坦政党派系提出的条件，否则绝对不会延长停战时间的。

巴勒斯坦要求以色列解除八年来对加沙的压制，释放巴勒斯坦人质，而以色列对此却一概否决。

半岛电视台也在冲突稍微缓和之后，走遍加沙北中南，听听民众的心声。

贾穆尔·萨尔曼，56岁，农夫

“我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到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寻求庇护。不过让人痛心的是，就算我们躲到学校，自认逃到了一个令人安心的

地方，子弹还是在背后穷追不舍。直到今天我们才有空当好好哀悼死去的亲人。大家都心如刀割，我们失去了生命中的挚爱，这场战争造成的损失无可估计。

“过了令人痛苦的一个月之后，大家都得以死里逃生，在这里讲述遭到以色列炮弹追杀、丧失亲人的故事。大家都希望能过上安稳、没有战争威胁的生活。”

阿布·欧萨玛·诺法，51岁，老师

“就在72小时的停火协议开始的前三分钟，以色列还在持续朝加沙发射火箭炮。假如以色列的目的是要夺走加沙孩童的生命，我可以向他们保证，加沙的女人足够坚强，绝对会让加沙的子孙一代一代绵延下去的。

“过了一个月，我站在被夷为平地的住处的废墟中，说我们加沙人打赢了这场仗。以色列究竟有什么收获？他们夺走小孩、女人和长辈的生命，但是反抗斗士依然屹立不倒。

“以色列杀一个，背后还有十个等着他们。我站在这里讲出我的心声，以色列唯一成功的地方只是粉碎了加沙的石头，但是巴勒斯坦反抗军却把以色列打得落花流水。”

阿布杜拉·艾哈金，54岁，待业中

“我对哈马斯及其他巴勒斯坦政治党派从来没有任何怨言。我们的生活会过得这么苦，居住环境会这么惨不忍睹，都是以色列的迫害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冷漠所造成的。今天我会无家可归，都是因为以色

列把我们的住所炸毁了。整整一个月，以色列能这么残暴地对无辜的市井小民侵略剥削，全部都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袖袖手旁观的后果。

“我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是灭国，要么就是坚强、有尊严地活下去。”

埃德·萨巴特，60岁，工程师

“只要巴勒斯坦的反抗势力还存在，对我们而言，这就是胜利的象征。如果安拉允许的话，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反抗军可以打一场真真切切的胜仗。过了这一个月，我想要对引发战端的以色列表示：我们一定会将你们毁坏的一切复原。

“我们这一辈加沙人不必急着修复遭到毁损的民宅，后代子孙会替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的。

“以色列有他们自己的政治意图，但是攻击市井小民绝对是不容原谅的。”

乌姆·尤塞夫·萨巴特，50岁，家庭主妇

“对以色列而言，他们想要解决中东最后一个令人棘手的国家。但是我可以拍胸脯保证，加沙人民绝对会抵抗到底。以色列要是夺走一位巴勒斯坦勇士的生命，他们还要面临数千数百人的挑战，巴勒斯坦人绝对不会轻言投降。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冷眼旁观，我也要发表谴责；要是他们介入，现在根本就不会有这场战争。我觉得阿拉伯各国都在暗算加沙，他们想要摆脱我们，摆脱这群巴勒斯坦人。

“我已经住在这片土地14年了，我知道上帝会弥补我们所损失的一切的。”

尤塞夫·拉瑟温，28岁，烘焙师傅

“巴勒斯坦政权的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跟以色列联手打击加沙居民，这样一来，他就能清除加沙境内的伊斯兰党派。以色列已经打输这场仗了，毕竟屠杀无辜的百姓根本不是解决之道。阿巴斯是背弃我们的叛徒，而埃及总统塞西参与这场阴谋，只为了要让阿巴斯重新夺回加沙的统治权。

“感谢神，哈马斯屹立不倒，替加沙居民努力到现在。战争期间大家都来我的店里买面包，但是我们加沙居民碰到战争绝对不退缩，以色列这个懦夫发动的战争也无法将我们击退。”

伊斯梅尔·拉德温，45岁，巴勒斯坦政府公务人员

“这场战争永远没有终点——现在只是中场休息而已，但是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打这场仗，加沙居民都不会像以前巴勒斯坦灾难日那样逃离家园（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后，75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迫迁离家园）。经过这一个月之后，有数千户住家被炮弹击毁。以色列朝加沙投掷成千上万颗炮弹，加沙人民已经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了。

“反抗组织打赢这场仗，加沙人民的韧性也让人印象深刻。现在加沙市民犹如困兽，远方的土地有以色列陆军环伺，后方的大海也有数

艘军舰监控着我们。这是我们的祖国故土，大家一定要面对这场挑战。”

穆罕默德·库拉布，56岁，建筑工人

“我希望埃及能够满足反抗势力的需求，让各方及早落实停战协议。阿拉伯国家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对于大家这么冷漠疏离，我感到非常愤怒。为什么他们就这样站在一旁，冷冰冰地看着加沙被以色列侵略呢？阿拉伯精神在哪里？难道阿拉伯精神已死嘛？我感觉不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诚意。

“我对反抗组织信心十足。”

欧萨玛·伊耶拉，9岁，学生

“连我们家的公寓都被攻击了。以色列就是想摧毁我们的家，让我们躲到联合国的学校，再用坦克炮弹瞄准我们。你们都看到了，小区上有三间商店被炸个精光。虽然如此，我心里知道神会弥补我们所损失的一切。

“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我们一家人还留在公寓里面，但是隔壁邻居被炮弹打中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冲到在舒加艾耶奶奶家避难。但是奶奶家后来也被以色列攻击了。

“最后我们到加沙西部找亲戚。到处都很危险，连叙法医院都被炸弹击中了。

“这场战争根本没有赢家，大家都输了。我只会责怪一件事：那就是阿拉伯国家都不说话，默默允许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让他们随便乱炸加沙的老百姓。

“阿拉伯国家都很讨厌巴勒斯坦人，因为我们在打一场最下流龌龊的战争，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加沙，一定会保存心中的阿拉伯精神。”

乌姆·萨勒姆·阿布拜伊德，35岁，家庭主妇

“我想对反抗势力说：继续前进吧，我们都在你们背后撑腰。虽然现在无家可归，有几位家人受到伤害，我自己也深深感到心痛，我还是希望反抗势力继续抗争。如果要我形容过去一个月的情况，我只能说这是一场充满恐惧之战。

“这场冲突让我了解，唯有反抗军才能让以色列收回压制的毒手。反抗组织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跟精神灵魂，因为其他国家都在一旁袖手旁观，无动于衷。”

在胡萨失踪：丧命抑或被捕?

许多家庭已经领受过亲友离世的痛苦；也有许多人的挚爱得以生还，或是成为以军战俘，甚至被倒塌的房屋掩埋。

今年50岁的法里德·纳贾尔现在完全不知道应该在哪里转身。他位于胡萨的家被以色列坦克炮弹击毁，站在面目全非的自家住宅中，纳贾尔方向感全无。

“损失的财物跟金钱都不是最大的问题，这些东西都能再赚回来，重新建造。不知道亲爱的家人现在身在何方，才是我最大的恐惧。”

这种悲剧的氛围笼罩着胡萨地区。大家呆坐在被以色列坦克炮弹炸个精光的屋子中，而亲人至今仍然生死未卜。

“走在我前方的四名长者遭受攻击，现在成了四具死尸。他们的尸体被拖到了加油站旁边。”纳贾尔形容当时的场景，他表示坦克炮弹突然从天而降，狙击手也开始扫射在场的所有民众。

“后来有一驾驴车载了一车的尸体过来，不过车夫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前进，所以他把尸体丢在这里就离开了。”纳贾尔说道，而在他身旁的驴子倒在马路上，看起来毫无生命迹象，身上还布满看似遭到弹片割出的伤口。

纳贾尔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的鲜橘色出租车被倒塌的建筑物压得稀巴烂——但是对于他赖以维持生计的工作，他在访谈中并没有多谈。“财物遭到毁损还不是最让我痛心的事情。”

而他今年54岁的哥哥哈姆丹·纳贾尔也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他讲述了一家人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经历——纳贾尔口中所吐露的细节，全都充满了悲恸与哀伤的情绪，周遭的居民则是专心聆听他的故事。

“这个地方已经不是胡萨，不是那个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了。”纳贾尔说道，“逃出门外有可能被坦克炮弹或狙击手攻击，但是躲在家里也有可能受到头顶的炸弹威胁。”他表示。

今年106岁高龄的阿布·穆斯塔法·纳贾尔是纳贾尔的邻居，他将头探出窗外，对哈姆丹·纳贾尔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惨绝人寰的战争，连1947年到1948年的以色列侵略也没有这次来得严重。”

这位长者遭到以色列坦克炮弹攻击之后，尸体随即被家属掩埋。后来他的亲属将尸体领回家，所以许多家族成员都知道这位长辈去世了，不过仍然有很多纳贾尔的家人还不知道他的死讯。

纳贾尔一家，目前已经有82人被坦克炮弹或F-16发射的导弹击中，随后便一命呜呼。“以色列士兵放在我们家下方的爆炸物实在是太恐怖，你根本不知道下次军人出现的时候，是哪一户人家会被炸掉。”一位男子表示，他的眼睛则因为流泪过度而布满血丝。

连那些被救难人员从住家内救出来的伤员，也只能躺在加油站附近的路旁，等着以色列更猛烈的攻击。

“以色列的士兵，甚至连那些已经受伤、血流不止的居民都不肯放过，有些流着血的伤员就在我面前直接遭到攻击。”纳贾尔一边说，一边展示身上的血迹。其中有17人获得以色列部队的同意，得以离开，到其他地方避难。“但是有4人协商失败，狙击手就直接朝他们的头开了枪。”他说道。

“那些士兵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接下来却立刻将他们枪杀。”纳贾尔表示。

纳贾尔花了35年建造自己居住的这栋房子，但是一夕之间全化为乌有，尽管他跟抵抗势力毫无瓜葛，家附近也没有任何抵抗军出没。

“我所有的表亲都被以色列军人掳走。我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不知他们究竟是生是死，还是早就被埋在倒塌的石堆中？”

纳贾尔跟家人曾经到国际红十字会寻找失散的亲人，但是最后却一无所获，许多邻居现在仍然下落不明。现在他们积极寻求外界协助，希望能帮忙找出失踪的亲友。纳贾尔也表示他们需要推土机帮忙，来确认这些人是否被埋在坍塌的房屋底下。

有些被以军逮捕的人几天之后就获释了。23岁的贝克向大家吐露被俘虏的经过，内容相当骇人。他表示有一名男子的衣服被扒个精光，遭到一群以色列士兵围殴。

“以色列士兵让我们排成两列，前后各有一台坦克，还在地上放了炙热的沙子烫我们的脚。”他对中东之眼表示。

贝克说以军会审问他们关于地下隧道和火箭炮弹的情报，但是我们根本一无所知。当中有几天，贝克的手上戴着手铐、眼睛蒙着布，以色列的士兵也不让他睡觉。贝克告诉他们自己只是一名农夫，而且刚好有一次在天上看到火箭炮弹而已。

“每天情况不同，完全要视审问我们的士兵心情好不好而定。”他口中说道，双眼却目不转睛地盯着焦黑倒塌的房子。

哈姆丹表示自己看到有15名年轻男子在家中被以军围捕，后来还被困在浴室中，戴上手铐。贝克则说自己没有亲眼目睹这个场景。

“以军直接用枪攻击他们的脑部，这群年轻人当场毙命。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他们的手举在头上，戴着手铐，双膝则是跪在地板上。”

哈姆丹说以前纳粹就犯过这种恶劣的暴行了，现在以色列却重蹈覆辙。

所有胡萨的居民都认识这15名年轻的罹难者，他们的家人也早已获知死讯。但是还有许多当地居民，现在依旧苦苦等待失踪亲友的下落。

哈姆丹指出失踪的人数相当庞大。通常战乱期间，军方都会公告战俘的名单，但是以色列却毫无动静。过去四周，以色列完全没有公布人质名单，也因此有许多家庭，至今仍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或亲戚究竟身在何方。

“我经历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1982年的‘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伊拉克战争’，还有以色列2008年到2009年、2012年，到今年对加沙的军事侵略。今年的损失最为惨重，以色列大举发动攻击，仿佛他们在跟一个火力威猛、军事规模浩大的国家交手一样，孰不知加沙只有抵抗军可以依赖；以色列便乘人之危，逮捕、伤害我们的孩子，甚至夺走他们的性命。”

渔民要求解禁松绑

加沙市

在这场冲突中损失最惨重的就属加沙的渔民，许多人谴责炮弹轰炸形同“经济战略”。

加沙居民埃曼·阿拉莫迪从18岁就开始当渔夫。不过靠捕鱼养家已经是30年前的回忆了，现在以色列与埃及同时封锁这块巴勒斯坦领土，这位必须养育4名子女的父亲现在几乎无法靠捕鱼为生了。

“对我来说，这场毫不间断的战争是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空袭频率之高、破坏力之强，让人难以想象，我根本没有办法外出工作。”阿拉莫迪对半岛电视台表示。他还说道，现在以色列每分每秒发动空袭，部署在加沙海岸的军舰也持续发射炮弹，想要外出捕鱼根本是异想天开。

2014年7月8日以来，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夺走了至少1922条人命，更造成9806人受伤。46名以色列士兵及两名以色列国民丧命，一位泰国籍劳工也不幸罹难。

72小时的停战协议于周二开始，加沙当地的渔民终于能有短暂机会外出工作，不过阿拉莫迪却表示他今天在海上根本捕不到任何东西，最后只得空手而归。阿拉莫迪现在跟另外9名渔夫共享一艘渔船，这9名渔民跟他都是来自同一个家族，而他们的渔获量总共要满足70名家族成员的温饱。

“今天捕不到鱼。我们趁着72小时停战的时候赶快去帮家人找点食物，但是根本捞不到什么东西。”他一边解释，一边用手将螃蟹从渔网上拿下来。他用手抓着螃蟹，说道：“假如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只能在两到三海里的区域内捕鱼，差不多就只能抓到这么一点东西而已。”

以色列展开军事行动之后，F-16发射的导弹将大量的捕鱼器具炸毁，巴勒斯坦渔民损失惨重。巴勒斯坦渔业公会的秘书阿姆贾德·什拉菲向半岛电视台表示，过去一个月，以色列对加沙沿岸展开的炮击攻势，总计让加沙渔业损失了300万美元。

“以军轰炸渔民的仓库（放置捕鱼用具、马达和鱼网的地方），根本就是要让这些渔夫无法出海捕鱼。”什拉菲说道，“这根本是对居民的集体攻击。”

历年来，有许多巴勒斯坦渔夫被以军逮捕，受到伤害，甚至死在他们的枪炮之下。什拉菲更提道，以色列海军至今还没收了54艘渔船。光是2014上半年，以色列的海军军舰就对加沙渔民发动了至少177次的攻击。

一个月前，就在7月6日当天，以色列官方缩减了加沙的经济海域，将原本的6海里减为3海里。自以色列于2012年的军事侵略以来，这已经是第四次在停战协议生效期间，以军对加沙渔民的活动范围加以限制。

以色列官方并没有出面解释为何要颁布此命令。来自一个致力于拥护巴勒斯坦人民人身自由的法律机构的吉沙还说道：“以色列也没有表态之后是否会解除这项禁令。”

照理来说，根据1993年巴以双方签订的《奥斯陆协议》㊟，加沙渔民应该能在海岸以外的20海里海域内自由活动。

“这么一来根本是在浪费时间，3海里的海域内不可能有鱼出没；只有在6海里以外的地方，我们才能在天然的礁石之间抓到各种鱼类。”阿拉莫迪表示。他还回想起多年前，自己还能开着船到12海里以外的海域，在地中海中捕捉各式各样的鱼种。

阿拉莫迪表示在2012年，埃及仍由穆尔西总统执政，当时加沙都能以低廉的价格向以色列购买燃油，再透过地下隧道运回加沙，而加沙渔民还能到埃及海域捕鱼。

艾资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莫因·拉杰卜博士说道，以色列刻意重创加沙渔业，让靠捕鱼为生的讨海人无利可图，剥夺巴勒斯坦人这项历史悠久的产业。拉杰卜表示：“这场经济之战，就是要迫使渔民投靠慈善团体，最后无路可退，离开巴勒斯坦。”

联合国表示，至少有95%的加沙渔民必须依靠援助团体的接济，才得以继续生活；而加沙从事渔业的人口数也从2000年的1万人锐减到3500人。联合国研究结果显示，以色列施加的限制，导致巴勒斯坦渔民在2000到2012年间，总共损失了大约1300吨的渔获。

不过艰难的生活现况，并没有击败巴勒斯坦年轻一辈的渔民，大家仍然坚持继续捕鱼。

阿拉莫迪的侄子慕尼尔今年34岁，他靠着家里的渔船捕鱼营生；不过慕尼尔却对半岛电视台说，他捕鱼所赚取的收入完全不敷使用、无法撑起一家人的生计。慕尼尔每天需要花费200新谢克尔（约合58美元），来启动马达让渔船出海，但是他的渔获量只能换取50新谢克尔（约合14美元）。而这50新谢克尔还要平分给亲戚，所以10名渔民每个人只能分到5新谢克尔（约合1.44美元）。

“我们现在负债累累，欠了加油站一些钱；我们会把收入的一半付给加油站，一家人再靠剩下来的盈余过活。”慕尼尔说道。他还表示过

去一个月自己根本没办法外出工作。他提道家里配备的渔船马达已经遭到炮弹毁损，而换一个新马达估计又要花费2.5万新谢克尔（约合7210美元）。

另外一位名叫萨勒·阿布·雅拉的渔民表示，他存放捕鱼用具的仓库直接被以色列的炮弹击中。渔具遭到严重破坏，这位45岁的渔夫认为或许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自己才能重新站起来。

“以色列不允许我们使用马达，所以外面也买不到渔船用的发动引擎了。”他说道，“一旦这些东西毁于炮火，就永远无法恢复了。这就是以色列的终极目的。”

阿拉莫迪表示，除非以色列跟埃及解除对加沙的封锁，这样一来渔民才能回到大海。也因此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哈马斯为了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大的心愿——重获自由——至今仍然持续跟以色列协商交涉。

“我们只是盼望能跟自己的祖父一样，”阿拉莫迪说，“继续捕鱼，养活一家老小。”

---

1. 《奥斯陆协议》指的是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总理拉宾与法塔赫领导人阿拉法特，在挪威的奥斯陆所协商而成的和平协议。

暴动之城重现，牲口已然死亡

胡萨

一位住在胡萨的居民对中东之眼表示：“甚至连我孩子的积蓄都被掠夺一空。”

纳贾尔的住家原本是一栋美丽的黄褐色别墅，现在却支离破碎。胡萨位于加沙与以色列相邻的国界附近，这里跟以色列的坦克部队相距咫尺，两个星期前也成为以色列军队第一个攻破的地区。

“他们来到这里，破坏所有家当——窗户、前门、台灯、家具，还有我的卧房。他们还偷走我的积蓄。”35岁的穆罕默德·胡珊·纳贾尔说道。

中东之眼采访团队来到纳贾尔的住家，调查他刚才提到的物品，检查毁损的痕迹、巡视整栋房屋毁损的区域。

纳贾尔带着我们在他居住的别墅里走动。纳贾尔的别墅前面，还有另一栋他的侄子一家人栖身的大别墅。虽然毁损的大门上并没有弹孔，但是显然是遭到金属物品破坏，门锁也被撬开。

“他们打开厨房里的真空袋，还把沙发倒过来，将椅垫全部割破。”纳贾尔一边说道，一边环视家里惨不忍睹的景象。

他的厨房更是一团乱——装洋葱的盒子被扔得到处都是，餐盘也碎了一地，冰箱门还赤裸裸地开着；厕所里的马桶座歪七扭八，马桶里的水还溢到客厅去了。房间内有一副眼镜，大概是以色列士兵忘记

带走；地板上到处都是面包和草莓果酱，还有散落了几个上头写有希伯来文的袋子。

纳贾尔接下来走进卧室，他怀疑这些入侵者曾经睡在自己的床上。纳贾尔还说自己在床铺左边挖的一个洞，显然被人用暴力扳开。

“你们过来卧房，我想让你们看看我把钱藏在哪里。”他说，“我在床的边缘设计了一个小洞，绝对不会有人想到这里有钱，连我太太都不知道。”

以色列部队入侵他家时，有位士兵威胁纳贾尔交出隔壁养鸡场的钥匙。纳贾尔一直都把钥匙藏在床脚旁。纳贾尔把钥匙交给士兵之后，便不小心暴露了存款的藏匿处。

隔天，同一位士兵回来归还钥匙，接下来便要求纳贾尔跟他的妻儿离开住家。

“在养鸡事业投注了12年心力之后，我存了4万美元，希望能到别的地区扩展事业版图，顺便雇用亲戚朋友当员工。”他说。

他跟家人得知有72小时的停火空当时，他们立刻冲回家，却发现4万美元的积蓄不翼而飞。虽然纳贾尔怀疑这是否是其他巴勒斯坦人所为，不过他们一家人却是最早回到胡萨的，代表在这之前完全没有其他人出没。

夜幕降临，汗尤尼斯东部的胡萨一带渺无人烟。有一位居民对中东之眼表示他现在饥饿难耐，不过这个时候却有一位邻居出面表示，当地一位贩卖色拉、三明治的小贩已经离开此地，之后不会继续开业了。

穆罕默德·纳贾尔的损失不只是失踪的积蓄。在被迫离开胡萨整整一周内，他饲养的鸡早就因为无人喂食而纷纷丧生。

纳贾尔一家跟许多居住在胡萨的家庭一样，他们的生活经验跟其他加沙居民迥然不同。大部分住在胡萨的居民，是最早住进加沙走廊的移民。1948年发生“中东战争”及以色列立国之后，约有70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而这起历史事件在阿拉伯语中就是所谓的“大灾难”。

因为胡萨跟以色列的距离实在太近，所以当时纳贾尔跟其他住户，都用相对便宜的价格购得现在安身立命的土地。现在土地的价值已经飙升到数百万元，然而这些居民仍然跟其他加沙人民一样，都靠着类似的工作得以生存度日。虽然如此，胡萨地区的住户还是有能力建造较为豪华的别墅，而这种住宅大概也只有在胡萨才能见得到。

“承受以色列的炮火攻击，我们就像从鬼门关走过一遭一样。”纳贾尔说着，一边将手伸进位于床脚中空空如也的小洞里。虽然他将暂时用的保险箱上了锁，但仍然遭到破坏，保险箱的残骸现在则躺在覆满尘土的卧室地板上。

纳贾尔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跑去寻求国际红十字会的协助。国际红十字会现在正在调查损失的规模，他们也要求纳贾尔周日再过来一趟。

“红十字会叫我找一位以色列律师，再到以色列法庭上诉。”他对中东之眼表示。

以色列有关当局表示，他们会开庭审理这起事件。穆罕默德·纳贾尔虽然对审判结果不抱期望，但他还是坚持要抗议到底。纳贾尔现在已经着手准备上诉事宜。

民众控诉以色列士兵疑似偷窃的案例层出不穷。在这个位于以色列与加沙国界边缘的城镇，每次只要以军发动陆地侵略就会有成群结队的士兵现身，许多居民都抱怨他们入侵民宅，窃取财物。

穆罕默德·纳贾尔今年29岁的表弟贝克·纳贾尔，在这个星期回到家。他被以军挟持整整五天，还被胁迫脱光衣裤。贝克·纳贾尔回到家一看，发现住家遭到肆意破坏。

贝克在家中摆放碗盘的橱柜里藏了2000美元跟娶未婚妻的结婚许可书，他认为橱柜遭到破坏也是以色列士兵所为。

跟其他表亲比起来，身为农民的贝克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他努力工作、省吃俭用，终于存到藏在橱柜里的2000美元。

贝克·纳贾尔表示："以色列士兵偷走的这些钱，是我为了明年九月的婚礼所存下来的。"

而在城镇外围的同一个住宅区内，住着今年34岁的哈利卜·纳贾尔，他在当地经营一家色拉三明治的餐厅，在其他同性质的小贩还没离开镇上之前，他们一起在餐饮市场上竞争。纳贾尔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存下10块新谢克尔的铜板。不过现在他的积蓄也不知去向了。

"我存这些钱，是希望哪天我的三个孩子急用的时候能派上用场。"纳贾尔说，"但是现在连孩子自己存的钱也被偷了。"

纳贾尔说他的孩子穆罕默德有一个塑料泰迪熊扑满，而以军将这个扑满破坏，掏空所有的铜板。

纳贾尔表示自己一点也不怕上法院，就算所费不赀，他也要努力卖色拉三明治，存更多钱来请以色列的律师。

"只要我活着，就要向他们讨公道，绝对不能牺牲任何权利。"他表示。

“请不要杀我”：草率处决纪实

胡萨

胡萨的一户人家表示，他们的亲戚对以色列军方举白旗，请他们让女人和小孩从家中撤离时，以色列士兵却毫不留情地直接将他射杀。

拉加德·古达现在除了叔叔家之外，完全没有地方可以投靠。她的叔叔名叫穆罕默德·陶菲克·古达，今年64岁，家里有一处地下室可供避难。

前两天晚上，以军用尽各种武器还有导弹攻击古达的住处。“他们还动用杀虫剂，好像我们只是昆虫一样。”拉加德说道。

7月25日周五当天，住在拉加德隔壁的邻居海尔米·阿布·瑞杰拉一家遭到炮弹袭击，所有人都被压在倒塌的房屋底下。

炮弹轰炸之后，以色列士兵在拉加德的住家附近疯狂扫射。好不容易终于有片刻宁静，拉加德全家人就赶快到隔壁的叔叔家避难。

叔叔家的地下室里，总共容纳了拉加德一家21个人，其中还包括她的姐妹和母亲。大家都不想踏出地下室一步。其他住在这个镇上的居民试图逃出家中，但是最后却遭到以色列士兵的击伤，甚至丧失性命。有些民众听从以色列特种部队的指令撤出家中，但是却在这个南方小镇的入口处遭到狙击手围攻。

“我们在地下室待到周五中午，”拉加德一边说，眼泪一边从脸庞滑落。“以色列的推土机渐渐靠近叔叔家，把一侧的墙壁给推倒了，以军士兵就冲进了屋内。”

推土机撞进屋内之后，这家人都很怕倒塌的楼层会全部压住地下室，这个时候士兵也破门而入。

“我们把窗帘都拉起来，但是当子弹打到门上，外头又有声音叫我们不要再躲的时候，大家都吓坏了。”她说。

“拜托不要杀我”

拉加德的叔叔穆罕默德对其他家人说，他愿意把门打开，跟外面的以色列士兵好好沟通，告诉他们里面躲的全都是无辜的市井小民。

“叔叔很勇敢地踏出门外，手上拿着一面白旗，对外面的士兵说：‘我是一个对你们完全没有威胁的老百姓，房子里面也只有一些女人、小孩和长辈而已。’”拉加德如此描述。

拉加德的叔叔其实多数时间都住在西班牙，所以他就把西班牙的永久居留证（他在西班牙享有居留权）拿给以色列士兵看，用四种语言——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跟敌军沟通。叔叔对家人表示用多种语言交谈，才能尽量避免彼此的误会。

叔叔愈来愈靠近以色列士兵，同时也用相当柔和有礼的语气在四种语言之间切换。

“拜托不要杀我。”叔叔说道。

这个时候突然爆出一声枪响，一位身高不高、金发碧眼的士兵握着M 16步枪，双手不断颤抖。拉加德说那位杀手年纪差不多二十刚出头。

“我看着那位士兵的眼睛，泪水不断在他的眼眶里打转。”她说。

“我爸爸只有说：‘拜托不要杀我们，我们都是很温和的市民。’”古达叔叔35岁的女儿布什娜·古达表示，声音中充满绝望。“但是士兵最后还是狠下毒手。”

拉加德仍然惊魂未定，她从来没有想过以色列士兵会杀害一位手无寸铁的市民。

“如果要说他们近距离枪杀一位反抗军成员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一位善良的无辜男子开枪，这算什么？”她说。

布什娜继续说道：“以前我爸爸跟士兵交涉的时候都态度强硬。他会大声喝止敌军，叫他们不要再用不堪入耳的字眼侮辱我们、侮辱巴勒斯坦人。但是这次不同，爸爸好像意识到要保护自己跟家人的生命，所以举动比较谨慎。”

“但是这场杀戮太冷血了，一个活生生的男人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死在我们面前。”身为大学英语系新生的拉加德说道。

一位定居海牙、专门教授人权议题的讲师海伦·亨特金斯表示，她常常听到类似拉加德所经历的事件。很多人在避难的时候遭到敌军攻击，而这种现象也让她想到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事件[注]。

“在这些事件中，无辜的男女老幼全部都没有反抗，大家躲在安全的庇护所中——教堂、医院、学校——但是却纷纷遭到敌方攻击。”亨特金斯说道，“加沙所经历的一切让人想到过去的大屠杀。从以色列的意图和目的来看，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跟种族灭绝毫无二致。”

“子弹迫使我们躲在屋内”

布什娜表示，那位杀手朝她父亲开枪之后，其他三名士兵便纷纷后退，对他们一家人投掷催泪弹。

拉加德跟家人冲进屋内；催泪弹让人难以呼吸，也根本看不清穆罕默德的遗体。

几分钟过去，先前那三位士兵又再次闯进屋内。

“你们怎么还不离开这栋房子？”三名士兵开口问这家人。

“我们刚才本来想逃，”拉加德对士兵说，“但是你们一直朝我们开枪，为了躲子弹，我们只好留在屋内。”

拉加德在这栋残破不堪的房屋外头，重新讲述当天晚上的一切经过；屋外原本是一座充满山羊、鸽子，还有鸡和狗的小农场，现在也已破烂不堪。家禽家畜全都不幸丧生，尸体散布在各个角落；原本温馨可爱的小花园，现在也弥漫着腐肉的臭味。大家都分不出这究竟是动物的尸臭味，还是隔壁邻居遗体的气味。

拉加德说自己曾用英语跟一位士兵沟通，解释为什么他们一家人尚未离开住家，但是那位夺走她叔叔生命的士兵不发一语，而他的手中依然紧握着那把枪，随时准备杀人。

“我对以色列士兵说这里全都是小孩跟女人，我的表亲在旁边用希伯来语跟他们沟通，我讲英语，躲在地下室的小孩则是用阿拉伯语大吼大叫。”她回想当时的画面。

“他们杀了我叔叔之后，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她说。接获士兵的指令之后，拉加德一行人就回到她父母的住家，留下血流不止、嘴巴

张开的叔叔独自倒在地上。

虽然拉加德跟她的家人得以逃回自己家中，仍有许多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包括穆罕默德·古达的儿子拉玛丹·穆罕默德·古达被以色列士兵扣留。

拉玛丹表示他们被扣留了好几个小时，以色列士兵抓着他们从一间房间移到另一间房间；这些士兵还趁着自己朝窗外开枪的时候，把拉玛丹一群人当作人肉盾牌。

其实当时并没有任何巴勒斯坦人民反击以色列士兵，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让拉玛丹吓得魂飞魄散。

“我们随时都有可能丧命。”他说。

躲在楼梯底下

拉加德连同其他家人回到自家时，以色列的士兵在与他们相距两米的位置，朝他们这群女人小孩的脚边发射子弹。这种场面屡见不鲜，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心生畏惧。

“我们早就习惯以色列从空中投掷炸弹，用推土机捣烂加沙百姓的住家，或者是直接发射坦克炮弹。但是闯入民宅、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枪杀我们挚爱的家人，这种事可是前所未见。”她说。

“这些以色列士兵根本毫无人性，他们凶暴残忍、狼心狗肺。”拉加德努力控制情绪，不让眼泪夺眶而出，声音中也透出坚毅的个性。

拉加德一行人回到父母家时，她发现所有人都躲在楼梯底下，大家认为这个地方是家中最安全的所在。拉加德要父亲以及其他人向神

祷告，同时还要做好遭到以军枪杀的准备。

这个时候，推土机赫然将屋子的围墙挖出一个大洞，外头的士兵朝着楼梯间疯狂扫射。

拉加德先前为了观察屋外的动静，在墙壁上钻了一个小孔；没料到以色列士兵将枪插入孔中，对着屋内咆哮：“拉加德快过来！有谁在房子里面？”

“全部都是我的家人。”她如此回复。那位士兵要待在屋里的人一一出来。

拉加德的父亲年届花甲，却被以色列士兵用枪把推来推去。拉加德说：“我真是替爸爸感到难过，这样一个既年长又有智慧的男人竟然遭人殴打。”

拉加德一家人后来又被押进屋内。拉加德询问士兵她的叔叔现在身在何方，士兵则表示他们已经在第一时间给予治疗，现在叔叔大致安然无恙。“他们跟我说叔叔还活着的时候，我真是松了一口气。”她说。

小孩子在旁边不断哭吼喊，一直找水喝，但是屋内的两位金发以色列士兵神情漠然，甚至不允许他们喝水或上厕所。

“他们用枪指着一家人，我们连动都不能动。”拉加德说。

有一位德鲁兹派(注)的士兵较为仁慈，他递给孩子们一瓶水。这位操着阿拉伯语的士兵还提醒大家把耳朵捂起来，以免受到爆炸声的伤害。

拉加德的兄弟全都戴着手铐，眼睛蒙着黑布，不晓得被以色列士兵带到哪里。他们对士兵喊着：“拜托你们，我们什么都没做啊！”而

附近的大楼还不时飘出浓烟。

每次拉加德问以色列士兵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或是能不能用厕所的时候，士兵都一律回答：“去问哈马斯。”

一位戴着深蓝色犹太圆顶小帽的士兵命令拉加德说出地下隧道在哪里，要如实招供才能放她一马，而拉加德不断表示自己对哈马斯的行踪毫不知情。

“后来女人终于能够去上厕所了，但是士兵却跟到厕所里面继续监控。”她说。

跟在士兵身边的军犬不断在孩子身边徘徊，小孩都吓得半死；以色列士兵在一旁装子弹，不断扣扳机制造噪音，情景跟穆罕默德叔叔被杀的时候相当雷同。

“等一下会有人来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一位士兵对拉加德一家人说。

一阵子之后，拉加德的父亲拉玛丹进到屋内对她说：“他们命令我们只能从一条路线离开，而且不能东张西望，也不准跟士兵争执。”

“请尽量不要说话。”拉玛丹向女儿表示穆罕默德已经确定身亡。“压低音量，去跟叔叔道别吧。”

最后一眼与无法压抑的疑问

所有孩子冲向前，围着那具倒卧在血泊中的尸体。穆罕默德的侄儿、侄女与孙子，抓着他的招牌大胡子；见他最后一面的时间并不

多，只有短短几秒，有的人亲吻他的手，其他人则是吻着他的额头跟双脚。大家都尽可能不要发出声响，以免士兵对他们开枪。

“我亲了叔叔，对他说我很骄傲能当他的侄女。”拉加德说道。

这家人最后终于获释，不过穆罕默德的尸体却只能永远摆在这里。全家人准备动身离开的时候，拉加德停下脚步，开口对一位说着英式英语的士兵抛出问题。

“为什么要杀我叔叔？为什么要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她问道。

拉加德表示：“当时那位士兵转身就走，脸上还挂着两行泪。”

另外一位士兵给在场的小孩子口香糖，大家都无法拒绝，因为当时实在是又饿又渴。“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还掌握在他们手中。”拉加德表示。

拉加德跟父亲还有其他家人——4个孩子、10个女人和6个男人——从叔叔的住家走了7公里远，越过他们所居住的城镇，穿过无数具死尸。正当他们沿着被以色列推土机捣烂的马路行走时，以色列士兵又再次朝他们开了枪。

“有时候这些士兵会威胁我们说：‘你们一定会死在路上。’”布什娜表示。

她说士兵对她的家人撒谎，骗他们说叔叔已经接受治疗。但是穆罕默德的尸体根本动都没动，完全维持当时遭枪击倒地的姿势。

“我爸爸当场死在我们面前，这种行刑方式真的太冷血、太无情了。我父亲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他也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布什娜透露。

在屋子外那个曾是一片美丽花园的地方，穆罕默德的尸体整整躺了七天，后来被送往那萨医院的时候也根本难以辨别。尸体浮肿、瘀血，但是比起医院中其他被昆虫啃食的遗体而言，穆罕默德已经幸运许多。

---

1.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中非的卢旺达地区，是胡图人对图西族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大约造成图西族20%的人口死亡。
2. 德鲁兹派是中东一个源自伊斯兰什叶派的教派。

以色列攻击加沙小镇：违反战争法规

胡萨，加沙走廊

加沙南部的胡萨地区，有目击者指出以色列士兵挟持巴勒斯坦人作为人肉盾牌，再朝市井小民开枪，发动攻击。

以色列推土机将穆罕默德·哈利·纳贾尔住所外面的围墙压倒，将碎石堆推到厨房中。数十位以色列士兵接连涌入他家，许多人脸上蒙着面罩、手持枪械，将屋里的房间给彻底搜遍。

“房子里只有我们这家14个人，大家都是老百姓，有女人和小孩，还有我的两个小儿子。”纳贾尔用希伯来语对部队指挥官喊道。在以色列当了30年的建筑工人，纳贾尔的希伯来语现在相当流利纯熟。

“我待在以色列的时间比你还长。”纳贾尔继续补充道，不过士兵却对他的请求充耳不闻。

“我想让我的14个家人住在一个安全的天堂。”自从以军破门而入，过了四小时之后，今年57岁的纳贾尔终于对士兵吐露心声。纳贾尔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在他对以色列士兵喊话之后，士兵竟然将他们一家人当成人肉盾牌。一行人走在加沙南方的胡萨街道上时，以色列士兵全都躲在纳贾尔一家身后。

纳贾尔还表示以色列士兵对他说：“带着这些女人到汗尤尼斯、拉法市或是其他地方。”

哈马斯与以色列约定于加沙生效的停战协议在周五结束，纳贾尔在这个短暂的空当回到家中。他这才发现，自家早就被以军掠夺一空，所有家具和财产也都毁损殆尽。

联合国表示，自从7月8日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来，至少有192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9806人遭到炮火击伤。64名以色列士兵与两位以色列人民身亡，一位泰国籍劳工也不幸罹难。

7月23日当天，以色列士兵对胡萨发动陆地侵略。胡萨这个城镇位于汗尤尼斯附近，与以色列国只有咫尺之遥，镇上大约有1万名居民。

人权团体指出在这场冲突中，以色列朝着胡萨的当地居民发动炮火，夺走许多人的生命。有些组织甚至表示，在7月23日至25日之间的攻击行动，“显然违反国际战争法规”。

据称以色列军队有事先警告胡萨当地居民，要他们撤离此地。不过以色列炮弹如雨点般落下，许多住户都被困在家中无处逃脱。以色列的空袭行动破坏了许多市民的住宅，也毁损了当地的清真寺。

国际红十字会表示，有一位医护人员试图要疏散当地受伤的巴勒斯坦居民，更想将罹难者的遗体运出胡萨这个城镇之外。

“事先对居民发布警报，不代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攻击他们。这些住户根本就逃不开，攻击他们完全是刻意挑衅国际战争法的规范。”人权观察的中东与北非分部主管莎拉·惠特森如此说道。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对于近期发生在加沙的任何一场军事活动，他们不方便发表评论。

不过以军却表示，他们已经“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避免伤及无辜的加沙居民”，而且“这场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也会仔细调查所有攻击事件”。

“虽然不对特定攻击事件发表看法，但是我军把攻击都会区的行动时间拉长，就能了解我们尽量避免伤及无辜。反观哈马斯，他们完全不顾居民死活，把加沙人民当成人肉盾牌。”以色列军方说道。

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副主任贾比尔·威斯哈在以色列发动地面侵略之后，实际走访胡萨，也亲自访问了当地的三户居民。

根据该人权中心的调查，威斯哈表示以色列士兵命令胡萨居民离开住家，强迫他们通过一个以军设立的检查站，之后才允许老百姓离开胡萨地区。

威斯哈还说道，大约有70～100名居民在检查站遭到逮捕，接着被送往以色列境内、靠近以色列与加沙国界附近的临时质询处。很多人经历了整整三天的拷问，才得以离开。

“我觉得以色列大规模破坏胡萨地区，就是为了要吓阻整个汗尤尼斯的居民。”威斯哈更对半岛电视台解释，以色列若是掌控了胡萨，整个加沙走廊就会一分为二，分成北部与南部两块领土。

“不久之后，侦讯与调查委员会很快就能发现以色列不只违反战争法，他们还违反人道法，对加沙走廊犯下种族清洗的恶行。不管眼前是无辜市民还是反抗斗士，以军一律格杀勿论。”威斯哈表示。

以色列士兵不只逮捕纳贾尔的两个孩子——贝克与萨德，还抓走家族中的其他表亲。根据人权观察估计，7月23日当天大约有100名胡萨的巴勒斯坦人遭到逮捕，而这些人大都是15岁以上的少年或男人。

据称，以色列士兵还持枪胁迫胡萨一间大型清真寺的伊玛目，要求他利用扩音器对民众说：“向以色列军队投降，就能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军通过这种手段，让居民全数撤离自己的住家。

今年19岁的贝克回想："以军逼我们在烈日底下，坐在地板上整整一个小时。我们这群来自同一个小区的居民，全部都跟反抗势力扯不上关系。"

贝克表示以色列士兵将他们带到一处未知的地点，将大家身上的衣服扒光，脱到只剩内裤。贝克还说他们的双手被铐住，眼睛也被蒙了起来，这种惨况整整持续了五天之久。

贝克对半岛电视台说当时有一位士兵大声咆哮："快点坐好，否则不要怪我对你开枪。"所以他只好光着臀部，坐在滚烫的沙子上。

他的弟弟萨德也被迫坐在温度极高的人行道上，"晚上温度骤降，但是我们身上只穿着一条内裤而已。"今年23岁的萨德说道。

"连续这样端坐了五天之后，接下来的每个晚上我们都保持这种姿势睡觉。每天晚上，以色列军方都会三番五次把我们叫醒，手铐则是24小时固定在我们手上。"

后来以色列士兵将这对兄弟带到加沙北部的埃雷兹关口，把他们扔在那里，两兄弟终于重获自由。兄弟俩说那个时候是国际红十字会开车来接他们，将他们送回汗尤尼斯；不过他们的表亲至今仍然下落未明，一家人也没有接获任何关于这对表亲的消息。

贝克即将跟心爱的妻子成婚，但是他说自己位于胡萨的住家，就在上个月惨遭以色列破坏。"连我为了婚礼开支所存下来、放在保险箱里的2000美元也被以色列军队偷走了。"他说以色列士兵遗留在屋里的，只有一大堆塑料手铐而已。

"没有电话、没有水，也没有电，我根本没办法跟任何人联络。"因为先前惨痛的经验，贝克现在深受创伤，因此也不敢透露太多

细节。他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在烈日底下待了这么久，我的皮肤都晒伤了。”

加沙走廊新瘟疫：皮疹

汗尤尼斯

人满为患、卫生条件恶劣，加沙的难民营成为传染疾病的温床。

这个时候有一名母亲焦虑不已，她的孩子身体不适，但没人知道病症的起因为何。这位母亲四处奔走，但是战事纷扰，除了她现在暂住的联合国学校之外根本无处可去。

埃拉法·阿布·杰米今年29岁，她跟着自己八个月大的孩子雷玛斯·阿布·杰米来到联合国设立的学校，完全不知道宝宝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状况。女婴身上的皮疹清晰可见，胃痉挛、呕吐还有其他胃部不适的症状似乎也非同小可。

“她不断呕吐，体温也持续升高。以前除了偶尔需要注射疫苗之外，我女儿都不用看医生的。”在汗尤尼斯的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学校中，这位担惊受怕的母亲带着女儿，排队等待紧急驻诊医师的治疗。

自家住宅遭到以军导弹轰炸之后，阿布·杰米便带着孩子来到学校投靠。他们一家有28人在屋内丧命，而整个汗尤尼斯东部也有许多居民罹难。

阿布·杰米与女儿无处可去，目前看来，她们似乎必须待在这所学校好一阵子了。不过住处现在却不是阿布·杰米最挂心的事。过去十天

以来，女儿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所以他不断寻找医师帮忙诊断，希望能找到治疗爱女的方法。

情况艰难

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医院紧急医护团队中的亚门·沙伊尔医师表示，同时应付这么多症状不同的患者对医院而言是非常大的挑战，而且他身边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可以治疗病患。现在学校中每间教室大约容纳100个民众，他认为在如此拥挤的空间中，要治愈他女儿身上的皮疹根本难上加难。

教室外面有一百多人正在排队，大家都等着让沙伊尔医生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人皮疹的病况相当严重，有人头顶出现头虱，也有人得了重感冒或是肠胃炎，不断腹泻呕吐；其他人的上呼吸道则是遭到严重感染。

沙伊尔表示，他每天都要治疗一大群肠胃非常不适的孩童，有的患者得以治愈，有些则不见好转。他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呈现严重脱水现象，这些患者全部都需要到学校暂时设立的治疗中心，耐心等待医疗团队诊治。

沙伊尔表示："环境不卫生、空间过度拥挤、营养不良，还有灾民体内无法照常进行水化作用(注)，以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加沙居民身上出现的这些症状。"

阿布·杰米领到了一天的药品，但是之后还是要继续到其他诊所追踪就诊。不过她也知晓在以色列的军事攻击之下，汗尤尼斯的医院人满为患，院方都会先诊治重大伤员，心有余力才能照顾到病情不严重的居民。

阿布·杰米住在汗尤尼斯东部地区，但是因为以色列军队动作频繁，她无法在当地就诊。阿布·杰米只能带着女儿到另一家联合国设立的诊所，不过那里的医师表示每天在值班的六个小时里，必须诊治大约200位病患。医生花在每位病患身上的时间不超过两分钟，而漫长的候诊时间，说不定又让病菌得以蔓延滋长。

加沙的联合国机构现在已经无法负荷当前的紧急情况——超过45万名加沙市民流离失所，这些人全都涌入政府的学校、医院、公共空间、教堂，或是投靠亲戚。各栋建筑物里都挤满了逃难的灾民，环境卫生也令人忧心，很多民众都营养不良、不停地腹泻，医疗团队的药品也严重短缺。

不过在居民避难处中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皮疹、头虱，或是身上长虱子。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纷纷发送传单，教导居民如何在一般情况下避免这种皮肤病。

不过这种病症对加沙人民来说实在不算常见，而且要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隔绝这些疾病，根本就比登天还难。

有一位妇女来到诊所，她担心学校里面没有地方可以淋浴冲澡；自从以色列发动军事攻击以来，她跟自己孩子的身体已经连续五周没有碰到水了。

胡斯尼·阿布·利达站在等待看诊的人龙当中；他腿上的皮疹不仅相当严重，似乎还逐渐蔓延到身体其他部位。阿布·利达很担心自己的妻子还有8个小孩会染上这种病。他从邻近的谢克·贾伯尔学校来到这家诊所，因为在当地，他根本找不到医生帮家人看诊。他们一家人一直以来都住在相当舒适的别墅当中，因此现在的处境更是让他额外难堪。他的事业倒闭、财富离他而去，现在身上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

阿布·利达11岁的孩子阿布杜拉·阿布·利达呕吐得相当厉害，他也同样在队伍中等待看诊。学校地面的污水飘散出的恶臭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这里对他们一家人而言，却是唯一“安全”的庇护所。毕竟原先设立学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收容大量的病患，以及这群心急如焚的民众，所以目前该校的收容制度几乎就要崩溃瓦解。

“住在这里的第二周，我们躺在地上睡觉的时候，旁边的墙壁竟然不断渗出污水。”他说。

他说校方会派遣卡车出动，每天进行四次抽水工作；但是不出一个小时，地上又会到处都是恶心的脏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干净的小角落，他们一家人就只能窝在那里。

阿布·利达认为联合国应该即刻开放更多避难所供加沙人民使用，毕竟空间有限，而且在现实逼迫之下，也有愈来愈多人到这个污水横流的空间寻求庇护。

“每间教室大概睡了100个人——如果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一个病毒，那么疾病很快就会传染开来。”沙伊尔医生表示。

“有一次我先治疗了一个小孩，结果隔天他的妹妹、弟弟，还有其他邻居，也全都染上一样的病，跑来找我治疗。”他一边说，同时努力替高烧40℃的雷玛斯·阿布·杰米降温。

如果生活环境没有改善，大家都很担心日后会有更多居民染上死亡率更高的疾病，像脑膜炎、痢疾或是霍乱。

阿布·利达最近才遭逢巨变：他的儿子跟弟弟上周才在汗尤尼斯东部地区，死于以色列空袭之下。他很害怕纷扰的战士会夺走他们全家人的性命。

“我们才从鬼门关前走过一遭而已。但是现在看来，以色列不打算用枪炮杀死我们，他们似乎想让加沙人民死于传染病。”阿布·利达说道。

---

1. 物质与水化合的反应，又称为水合作用。

宛若飓风灾区

法哈立，汗尤尼斯

离开了拥挤杂乱的联合国学校之后，加沙走廊中的某户人家回到变成一摊砾石堆。

“虽然已经70岁了，但是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今天才刚出生一样。”马哈茂德·阿布·哈德伊口中一边说着，一边检查家中有哪些家当逃过炮火的摧残。阿布·哈德伊智慧过人，所以受人景仰；他定居在汗尤尼斯一个名为法哈立的村庄中。

为了躲避以色列攻击，他离开家园，逃到联合国设立的学校。不过后来阿布·哈德伊放弃躲在学校，决定使用他从家中抢救出来的被单、枕头套还有毛毯，回到家中搭建帐篷，帮自己跟家人打造一个避难处，稍微隔绝外面炎热的天气。

“我一辈子经历过很多战争，但是这次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以色列今年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粉身碎骨，让住宅倒塌崩坏。”这位老先生说道。清新的微风拂过这栋刚被以色列摧毁的住宅，阿布·哈德伊的孩子则是围坐在他身旁。

这个村庄在加沙走廊算是相当荒凉贫瘠，很多当地居民靠着农牧业维持生计，他们会将自己生产的农作物送往加沙蔬果市场贩卖。法哈伊距离以色列国界只有3公里远，因此即便现在两国停战，耳边还是不时会传来以色列坦克车或推土机移动的声响。因为地理位置偏远，

法哈伊不常受到媒体关注，所以将伤员还有死者送往医院的等待时间，总是比其他地区来得久一些。

草木也躲不过以军攻击

“现在的场景就像风灾过后一样，到处一片死寂，跟墓园一样无声无息。我们住在这栋房子已达45年之久，我的孩子还重新翻修过一次，但是现在被炮火毁得面目全非。这间屋子已经成为历史了。”阿布·哈德伊表示。倒塌的砾石堆底下，飘出尸体腐败的强烈气味，当地居民现在还没办法取得亲友的遗体，大家仍然迫切等待挖土机能来把倒塌的房屋给掀起来。

“以色列的炮弹不仅伤害我们人类，连花草树木或是石头也不放过。”他说。现在阿布·哈德伊坐在废墟之上，居民生命中的回忆全都被碎石给掩埋。

以色列F-16战机在空中抛下传单，要当地居民撤离之后，所有人都立刻决定抛下这个村庄。

“以色列军队闯进民宅，还霸占我们的房子好几天。”阿布·哈德伊表示，“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到加沙欧洲医院避难。”逃难的时候，他们夫妻俩和21名子女、孙子全都加紧脚步，为了躲避从天而降的炸弹东躲西闪。邻居的一头驴子遭到弹片攻击，颈部血流不止，阿布·哈德伊奔跑的时候还被这头驴绊了一跤。

“72小时停战协议生效的前一晚，我家还完好如初。”阿布·哈德伊表示，“现在它却好像被炸弹轰过一样。”他现在站在远处看着自己的住家，希望等到以色列的坦克车跟推土机静止不动，飞扬的尘土也飘散而去时，能有宁静的片刻好让他重返家园。

阿布·哈德伊和妻子不断在碎石堆中挖掘，但是很多家当还有他们的个人物品，全部都面貌模糊、难以辨识。

“以色列士兵就在这里吃东西。你看这边有一些罐头，上面写着希伯来语。这里还有一些蓝色塑料袋，他们在里面装了排泄物之后就丢得到处都是。”阿布·哈德伊不禁露出相当痛苦的神情。

他的孩子在离家几百米远的地方，找回了一个存放气体的钢瓶。

他的老婆乌姆·哈尼今年70岁，她花了好几个小时寻找母亲和祖父母留给她的金属饰品；许多家庭都会将私人的传家之宝托付给下一代，一直传承下去。

为了延续传统，乌姆·哈尼努力寻找珍贵的个人物品，希望能交给孙女，继续传给下一代。

“在杂乱的石块中根本挖不到任何东西。”不过乌姆·哈尼还是不愿放弃，继续搜索母亲遗留下来的金子还有现金。母亲过世之前要求乌姆·哈尼把这些财物收好，让他们一群失去双亲的孩子能够支付学费，到学校受教育。

身为祖父的哈德伊心中又萌生了新的困扰：救援物资配给不均，他认为有些家庭的社会地位较高、影响力大，所以更受偏袒。从附近农场领回了几条面包、牛奶，还有一些西红柿，阿布·哈德伊就能简单地替家人准备一餐，不过配给的比例根本不符合他们一家人所需的分量。

他很怀念以前家中的小茶壶，一直以来都展现了主人热情好客跟重视朋友的特质。阿布·哈德伊过去很享受坐在火炉旁边泡茶跟朋友漫天闲聊，也很珍惜一边喝茶，一边帮各个家族调解纠纷的时光。

“情况都还好，”阿布·哈德伊敲打着一块毁损的木头架子说道，“幸好我的小孩跟孙子都毫发无伤，这才是最重要的。”

哈德伊一家逃离近东救济和工程处设立的哈里迪学校，那里的生活空间过度拥挤，让人无法忍受，他们才会萌生回家的念头。他说虽然以色列成功破坏了他们居住的环境，但是绝对摧毁不了他留守家园的决心。

他说：“现在我们也无处可去，但是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回去联合国设立的学校。那个地方完全找不到一间干净的厕所或浴室，都没有办法在祷告前沐浴净身。”

夜幕降临分崩离析的加沙走廊

加沙市

无家可归又刚离开人满为患的联合国收容所的灾民，现在只能住在帐篷里，向外界祈求食物。

8岁的玛丽安·阿雷拉坐在加沙最大的医院叙法医院的入口处。她的腿上包着绷带，手臂上还绑着点滴管，但以上都不是她待在医院的主要原因。

她一看到作为记者的我现身，就坚持要带我到医院手术大楼后方的空间。“过来看看我妈妈还有其他兄弟姐妹。我们家被轰炸了。”她说。

她的母亲乌姆·奈达尔·阿雷拉今年47岁，躺在一张床垫上。这张床垫是她从手术大楼后方残破的家中，好不容易抢救出来的家当；她现在坐在一个小火堆旁，顾着一壶加热中的茶。

这一个20人大家庭的住家，就是暂时用随意找到的布料搭起的帐篷。这些布料来自叙法医院的床单，和几块尼龙布。

“我们当时跑到联合国设立的避难处，但是负责人却告诉我们：‘你们来得太晚了。’”她说。

阿雷拉一家根本没办法决定何时逃难，因为他们一家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踏出家门，完全要看以色列发射炮弹的时机而定。她说全家人都努力躲在屋内，直到生命真的遭受威胁才夺门而出。

自从她的两个孩子两周前受伤之后，乌姆·奈达尔·阿雷拉就从遭到以色列轰炸的家中逃了出来。他们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最后只好留在叙法医院，跟数千加沙居民一起避难。

叙法医院设立在外面的诊所也遭到以色列攻击，不过阿雷拉一家跟数百民众宁愿待在这里，也不愿到拥挤的学校教室避难。他们都晓得发生在贾巴利亚的惨剧，因此心生警惕。

“我们只能求安拉大发慈悲。”她一边受访，一边将晚上睡觉的四张床垫铺好。玛丽安能靠在妈妈身旁睡觉，便拔掉了手臂上的点滴，她说这是唯一带给她安全感的所在。

“晚上好冷好冷，我们两个人只能共享两张毛毯。”玛丽安说着，而她身旁的哥哥也钻进了所谓的“床”里。

救护车的警铃声响彻天际。玛丽安说一开始小孩子都会探头探脑，想看看救护车里面到底载了什么东西；不过现在大家对这个声响和救护车中的恐怖景象相当熟悉了。

“家里的东西全都遭到毁损，柜子里面的餐具也无法使用。”乌姆·奈达尔说道。她的女儿妮达在一旁，帮其他孩子搓掉身上沾染的泥土。

这位母亲只希望能有一个真正的帐篷，让他们能在倒塌的房屋旁暂时栖身。

“我们就像乞丐一样。有些孩子跟医院里的病童一样身体不舒服，我根本没办法应付这种场面。”她指着自己的四个孩子，这些孩子身上都出现病症，要不是肚子严重绞痛，要不就是皮肤搔痒。

她的女儿妮达今年24岁，妮达受访时所说的话道尽了其他灾民的心声。

“我的肚子每天都很不舒服。医生说这是因为居住空间太拥挤、营养不良，还喝了脏水的关系。”

叙法医院的难民跟住在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学校的居民不同，学校内部会配给每一位灾民补给品；但是在叙法医院避难的民众，至今仍然没有接到任何实质的协助。

有些民众在前去买面包、起司和百里香的路上会碰到阿雷拉一家，而这家人就靠着民众的施舍捐献度日。“他们分给我们的食物，就是全家人一日三餐。”乌姆·奈达尔说道。

“我只请求安拉可以让我们过着平和的日子，这样我们就能在自家的废墟上头，吃着蘸了盐的面包果腹。”她说。

就在附近的另一个帐篷里，住着今年22岁的麦尔瓦特·沙南。沙南昨天产下一女，这个女婴现在还在等全家人替她取名。

加沙内政部表示，这段时间大约有2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不过同时也有4500名新生儿降临加沙，沙南的女儿就是其中之一。

在住进这个用布搭建的小帐篷之前，沙南跟老公、三个孩子，还有10个兄弟姐妹以及父母住在一起。在以色列的无人机导弹肆虐、造成大规模毁损之前，沙南一家人住在加沙北部、一间靠近美国学校的简陋房舍之中。

“在2012年的那场冲突中，以色列导弹夺走我女儿的生命。那个时候她才出生一周，就直接在卧室里丧命了。”

这一次，麦尔瓦特跟她的先生——今年22岁的艾塔·沙南为了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决定离开这个在以色列攻击前线的住处。艾塔原本以为美国学校是一个避难的好选择，但是后来他也亲眼目睹学校遭炮弹击中。

“停战协议再次生效的时候，我们跑回家检查情况，却发现所有物品都被烧个精光。”艾塔·沙南说道。

后来回到学校之后，他发现原本避难的教室被其他家庭占据了。因为不想惹是生非，所以他带着家人到其他学校求助，但是到处都挤满灾民、找不到任何容身之处。现在他们一家人只好待在叙法医院里。

总计有45万名加沙市民逃出家门，却发现无处可去，沙南一家就是其中一例。加沙跟其他战事频传的地区不同，其他国家的国界自由开放，但是加沙却被紧紧封锁。以色列从陆地、海面，以及空中包围加沙；埃及只会偶尔开放拉法关口，能够自由进出的也仅限握有别国护照的旅客。

现在艾塔的姐妹没有地方能够躺下睡觉，因为所有人挤在叙法医院外面，一间跟大型垃圾桶差不多大的房间中。

夜幕降临，气温骤降，在天气转热之前，沙南一家人为了取暖都挤在一起睡觉。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小婴儿喝着母乳，孩子沉沉地睡着，妈妈用手将面包跟起司撕碎，父亲则是将头探出残破的被单之外抽烟。

有时候艾塔坐在帐篷外只是想要吹吹冷风；对大家而言，医院内嘈杂繁忙，在这种情况下根本难以入睡。

“我们不能直接走进手术室去装水喝，这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一边受访，怀里还抱着刚出生两天的女儿。

他的另外三个女儿已经有20多天没洗澡了。“我们有试过进去医院冲澡，但是我们也了解应该让重症病患优先使用。”艾塔把手中的女儿

交给妻子，转身将其他女儿推进单薄的毛毯当中。在坚硬的地板上，他们一家人只垫着这张薄如纸张的毛毯。

“睡觉时，我们紧紧靠在一起，互相保护。不过这段痛苦的日子之后一定会过去的。”艾塔接着说道。

灾难中降临的新生命

汗尤尼斯，加沙走廊

巴勒斯坦官方表示，自从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发动军事攻击之后，全加沙仍有4500名婴儿诞生。

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走廊里，民众在纳塞医院中距离停尸间几米远的地方迎接新生命。

“我要对占领加沙的以色列人说，假如你们觉得夺走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会让我们退缩的话，我告诉你们这是不可能的！”艾比耶·萨卡对半岛电视台说；萨卡在几个小时前才刚产下一名男婴，名叫安瓦尔。

这家医院的新生儿病房气氛热络。以色列与哈马斯协议的72小时停战区间，让一个多月以来遭受炮弹摧残的巴勒斯坦领土终于有机会喘口气。

联合国表示，自从以色列于7月8日发动军事袭击之后，全加沙至少有196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更有将近一万人受伤；以色列则失去64名士兵还有3名国民。

“我现在内心更加坚定，决定要生更多宝宝，来补足以色列从我们身边夺走的生命。”现年20岁的萨卡表示。

今年30岁的哈尼恩·阿法拉在8月1日产下一名女婴，然而她的丈夫却在她生产的前一个小时，死于以色列空袭炮弹之下。“我们还在逃难的时候，就被从天而降的炸弹打中。”阿法拉一边哭一边说道。

阿法拉跟老公成婚已有8年，他们共同养育三个小孩，年纪最小的2岁、最大的则是5岁。这个十天前诞生的小女孩至今还没人替她命名。“她的爸爸、祖父，还有叔叔伯伯全都死在以色列的导弹之下。”阿法拉说道。

加沙当地政府表示，自从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展开军事攻击之后，全加沙已有4500名婴儿诞生。2013年，全加沙总共有6.66万个小孩子降生，巴勒斯坦的中央统计局表示，每个月大约会有5550名新生儿。到了2020年，加沙的总人口数预估会达到210万人。

纳塞医院护理团队的亚思敏·沃赫拜医生对半岛电视台表示，要不是有几位妇女不幸流产，否则生育率可能会更高。

“紧张害怕的情绪，就是导致早产的主因。婴儿原本应该在母体待超过37周，但是我们院内的产妇大概都在第30～32周就生产了。”沃赫拜医生还表示医院的妇产科现在快要应付不来，这个情况相当少见。

联合国指出在这次的以色列军事行动中，有15家医院跟16间诊所遭到破坏。加沙卫生署也表示，在当地54家主要医疗院所当中，有13家早就因为炮火猛烈而大门深锁；联合国在加沙设立的21家大型健康疗养中心，目前也有7家停止营运。

医疗院所纷纷暂停服务，导致许多妇女只好在没有妥善的医疗卫生的条件下，自行在家中或是避难所内生产。

虽然情况恶劣，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心意坚决。“虽然以色列切断加沙的电源，但是阻挡不了我们直线上升的生育率。”住在汗尤尼斯、身为13名子女的父亲的阿布·萨米说道。

与此同时，躺在纳塞医院产科病房中、才刚产下小婴儿的艾比耶·萨卡表示，她一定会在倒塌的自家残骸上，替家人搭一座帐篷。

萨卡接着还说她想要透过生产来展现自己的反抗意志："以色列杀死一个巴勒斯坦人，我们就要生出十个来。"

在加沙，连动物也不安全

汗尤尼斯

农场中数千只家禽家畜也成了以色列军事侵略下的牺牲品，巴勒斯坦农民通报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希望能替死去的动物跟自己伸张正义。

“加沙并不是富裕的国家。我们人民单纯靠农牧为生，每一户农民都养了几头驴子，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这些驴子，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今年34岁的阿里·阿隆摩尔是一个靠着驴子耕作的巴勒斯坦人。不过他的驴子现在全都一命呜呼，因为遭到以色列导弹攻击。虽然阿隆摩尔的住家完好如初，但是驴子全都死光了。

有一头驴子身上满是弹孔；其他几头似乎在挣扎逃脱的时候，被推土机碾过。阿隆摩尔被以色列枪炮逼得逃离家园，到处替自己的妻儿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他的农场看起来就像刚经历一场大地震一样，阿隆摩尔至今仍然备感困惑，他不晓得为什么以色列要这样赶尽杀绝，屠杀家禽家畜、破坏耕作的土地，还有加沙的农产品。

“我们没有把骆驼、驴子、乳牛还有家禽带在身边，自己刚从鬼门关前逃过一劫。以军的坦克炮弹打在树上、石头上，还有动物的身

上。”阿隆摩尔说着，一边环视农作物毁损的情况，周围还不断飘出动物尸体腐败的恶臭。

阿隆摩尔居住的地方属于农业区，而他跟其他邻居一样，现在都得面临以色列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目前仍然没有推土机能够进入这个地区，帮忙清运碎石堆。大家都认为镇上失踪的四个人的遗体现在就压在这些倒塌的石堆底下，不过没人晓得他们究竟被埋在哪一栋建筑物下方。

“我们的村落离以色列国界这么近，大家都很习惯遭受以军侵略了。虽然每周都会受到一两次以军骚扰，但也没什么媒体会来报道采访。”他说。

阿隆摩尔也坦言，虽然有些动物很幸运地能逃过以色列的魔掌，但是最后仍然会饥饿致死，因为农民逃离住处的时候，这些动物就没有办法取得水和食物了。

“以色列军队根本就是朝所有会动的物体发动攻击，就算他们知道眼前只是农民在夏季野放的骆驼、驴子或是鸡，他们也照杀不误。”

他还讲述了自己亲眼目睹的惨况：有一只邻居的狗被以色列无人机导弹击中，当场被炸成碎片，血肉模糊。加沙的医疗专家表示，让这些动物尸体跟枯萎的农作物赤裸裸地闲置在农地上，不仅会滋生传染病感染人类，对环境也有永久的伤害。

坦克炮弹如雨滴般落在农地上时，现年33岁的萨米·阿布·哈德伊不得不弃家而逃；对于把自己的30只羊抛在家中，哈德伊现在仍然感到相当悲痛。以色列与哈马斯宣布暂时停战五天的时候，他立刻回到家中。

一到家门，哈德伊发现30只羊全都死了，场景宛若大屠杀一般。

“我真希望它们临死的时候没有遭受什么痛苦。”哈德伊说。不过哈德伊的弟弟跟邻居却认为，以色列一向下手狠毒。有些羊的身上布满蜂窝状的弹孔，当中还有一头羊的头部不见踪影，而全部的尸体上都爬满蛆，周围还有许多苍蝇正在飞舞。在这一大片腐败的尸体当中，有些动物的身上布满弹片造成的细小伤口。有些尸体上头没有明显外伤，或许是因为太过恐惧，或是饥饿口渴致死。周围的土地一片贫瘠，水源遭到污染，以色列推土机将目所能及的动植物全都毫不留情地碾压下去。

“快进来看，有些尸体甚至被埋在一堆铲平的土壤底下。我走的时候它们还活蹦乱跳，现在全都成了死尸。”

阿布·哈德伊走到农场另一端，这才发现有更多羊被推土机压扁。“看到自己花了好几年时间亲手养大的动物现在变成这副模样，难道不会心痛吗？这大概就跟失去兄弟的感情是一样吧。”哈德伊沿着推土机遗留的痕迹走，一路踏过被碾平的土地，还有被压碎的动物尸体。

接下来几个小时，他又陆续挖出更多动物尸体，这些动物都没有逃过以色列的魔爪。“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找不到幸存的动物。”阿布·哈德伊说。据他估计，财产方面的损失至少有1.2万美元。

他走过一大片种着仙人掌的土地，这些植物全都破败不堪、东倒西歪。以军的推土机似乎害怕街道上会有反抗势力设置的爆炸物，所以才避开马路，直接穿越农舍以及住宅。

他继续在自己的农场上走动。推土机直接贯穿房间前进，压过床垫以及家具，甚至连茶壶、火炉都遭到破坏。

隔壁一户邻居前来探查农场的情况，也可以说是来看看农场究竟还有什么东西逃过一劫，但是眼前是一片满是动物尸体的破败场景。

“这些羊其实是属于附近另一座农场的，但是现在它们全都死光了。”他说。

以色列的炮弹同样也攻击了加沙的市立动物园——伊萨德·提弗拉动物园，这里有许多动物不幸丧生。穆罕默德·阿布·阿雅瓦今年30多岁，他看着自己死去的乳牛。“就连无辜的动物也在这场冲突中付出代价。”他口中说着，一边趁停战时期检查农场的状况。

“以色列的坦克炮弹已经夺走我们500多头乳牛的生命，这些乳牛对加沙的市场来说，是供给牛奶的重要来源。”他说。阿布·阿雅瓦的家族中有60个人，平常的工作就是饲养、照顾这些奶牛。

当他在自己位于西杰亚的牧场附近看到有浓烟飘出时，他很努力想要把牛群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阿布·阿雅瓦所损失的牛群大约价值50万美元。而政府的农业署这个时候却表示，除非以色列与哈马斯延长停站的时间，否则他们没办法亲自到每一处农场估算损失规模。

萨米的叔叔哈玛德·阿布·哈德伊今年80岁了，而他所承受的损失却比侄子的严重许多。多年以来，他都靠着自己饲养的奶牛以及肉牛为生。

“连羊群都被以色列的战争机器攻击，这种事说来实在太吓人。”他一边说着，一边感谢天赐的奇迹——有一头驴子躲过了以色列的空袭。

“驴子一定吓坏了。它的行为模式跟以前不太一样。它看起来很紧张，一直想往家门外跑。”他说。

他还谈到动物权利保护团体。“假使全世界不谴责以色列迫害人权，那我希望至少动物权利保护团体能对此发表批判。”

医院成为巴勒斯坦人的避难所

加沙市

紧急避难所挤满灾民，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家庭全都躲进加沙的叙法医院。

对纳伊玛·阿布·艾萨还有她三个十几岁的女儿来说，睡在单薄的床单上非常不舒服。在这座加沙最繁忙的医院当中，他们一家人在医院的庭院中搭起帐篷，暂居此地。

他们现在称这个庭院为"家"；这一家人躺在医院外面的地板上，救护车的医疗人员在一旁急忙运送伤员，当地民众也焦急地确认亲友是否生还。"学校早就挤满灾民，对我们来说，唯一安全的避难所就是这家医院。"纳伊玛对半岛电视台说。

"加沙人民的生活原本就相当困苦，但是以色列又让情况变得雪上加霜。"她说道。纳伊玛还表示，他们一家居住的帐篷是用医院的被单还有塑料板搭建而成的，根本抵挡不了夏日的艳阳以及夜晚的低温。

纳伊玛跟三个女儿连同好几户家庭，一起住在叙法医院中围起篱笆的庭院，这里总共容纳了数百位灾民。这群人身上还穿着逃难时的衣服，他们原本居住的西杰亚位于加沙市东部，这个地区整个七月不断遭受以色列的炮火攻击。

"我根本没办法从家中抢救出什么东西，全部都被炮弹炸得一干二净。"15岁的亚思敏说道。"我们才刚准备要逃离以色列炮兵的袭击，

就有几位邻居被炸死了。能带上一些换洗衣物，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我们到处求助，但都找不到比较安全或是没有那么多人的避难所。”纳伊玛补充道。这个时候隔壁帐篷里有一位年纪较长的男子出声搭腔，他说加沙的许多医院也遭到以色列袭击。

住在叙法医院中的灾民，跟其他待在联合国或政府机构的巴勒斯坦人不同；叙法医院几乎没有发送任何补给品，灾民只能靠路过的民众分他们一些食物或日常用品为生。

联合国估计自从7月8日以来，全加沙已经有36.5万名巴勒斯坦人，住在联合国或政府设立的避难所中或是跟寄宿家庭待在一起；不仅如此，更有1.68万户民宅遭到严重毁损，甚至被夷为平地。

加沙卫生署表示，至少有198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将近1.02万人受伤；以色列则有64名士兵罹难、2名以色列国民与1名泰国籍劳工丧生。

今年25岁的齐法·哈拉赞恩，也是来自西杰亚地区的民众。“即使现在双方停战，我也知道自己家已经破败不堪了。屋内许多石头搭成的支柱结构，现在全都变成尘土沙砾，随时都有可能崩塌，压在我们头顶上。”哈拉赞恩表示。

两名年幼的女儿围坐在她身旁，她们都长了头虱，皮肤也出现瘙痒症状。哈拉赞恩表示他们上一次冲澡已经是将近一个月前的事了，她也试着拿着小盆子，到医院的产科病房内盛水，替自己的孩子擦澡。

“以色列开始炮弹轰炸之前，我们还没有过这么肮脏的生活经验。我们现在躲在医院避难，努力让身体保持干净，但是病菌到处流窜，

小孩子都感染生病了。”哈拉赞恩说，“我们根本挤不进联合国学校，现在感觉自己好像被援助团体排除在外，拿不到任何水和食物。”

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发言人克里斯·吉尼斯表示，援助团体绝对愿意对加沙每一位居民伸出援手。

“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宗旨，就是无论对方是不是灾民，我们都会全力相助；加沙面临的紧急状况，正需要我们协助。本机构一定会提供民众日常所需的物资。”吉尼斯对半岛电视台说。

全加沙有48所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现在作为收容难民的避难处。“很多家庭发现他们的住所已经不能居住，或是完全断水断电、没有食物，所以全部都来到提供基本物资的联合国学校，导致收容所的难民人数飙升。很多人回到避难所，坚守自己原先驻扎的空间。大家心中都没有安全感，怕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又会一触即发。”该组织表示。

吉尼斯表示近来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准备开学，这也代表校园里的难民必须全数撤离。“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会将难民集合起来重新分批，疏散到少数几间避难所中。”吉尼斯表示。

现年46岁的艾默·阿拉瓦伊尔跟9个家族成员，包含她的丈夫跟儿子，一同住在叙法医院里。以色列军队朝西杰亚的市场发动攻击时，不仅伤了她的丈夫跟儿子，也夺走至少17名居民的生命，造成200多人受伤。

“我们坐在一片从叙法医院里头拿来、破旧的药品纸箱上头。”阿拉瓦伊尔口中说着，一边在震天作响的救护车警铃声中哄孩子入睡。阿拉瓦伊尔对半岛电视台说，她跟家人原本试着要逃到五所不同的学校避难，但是看到眼前的场景——人满为患、基本物资严重不足——他们就决定到医院寻求协助。

“我们放弃了，最后到叙法医院来，一家人就在这里避难。”她说：“晚上气温很低，小孩子都一直发抖。身为母亲，不能提供孩子温暖的环境实在让我心痛不已。”

8月13日，哈马斯与以色列于加沙实施为期五天的停战协议，不过阿拉瓦伊尔还是相当害怕，不敢回到家中。“我们希望停战的时间可以更长一点，”她说，“不要一眨眼结束之后，我们又要到处逃窜，躲避以色列的坦克炮弹跟导弹。”

居民面对的课题：恐惧、衰颓

胡萨，加沙走廊南部

伊玛目从以色列的炮火底下死里逃生，但是以军却当着他家人的面，把他身上的衣服扒个精光。这位伊玛目受尽屈辱，甚至被当成人肉盾牌。

哈利·纳贾尔坐在弟弟家中，旁边围着母亲、兄弟姐妹、姻亲，还有他的孩子——总共15人。以色列彻夜朝他们的住家发动炮火，全家人不知该如何是好，每分每秒都有炮弹如雨滴般从天而降。

“坦克炮弹朝我们袭来，建筑物后方立刻冒出浓密的黑烟，我们一家人就在楼梯底下躲了几分钟。”纳贾尔说。

炮弹不断落下，外面也传来自动步枪的声响。“我们一直大喊自己是无辜的平民百姓，但是话才说完攻击却愈演愈烈。”今年55岁的纳贾尔在他居住的小区中，是一位声名远播、备受尊敬的伊玛目。

几分钟之后，一只军犬冲进屋内，吓坏了在场的小孩子。这位伊玛目隔着一扇满是弹孔的墙，用希伯来语对着以色列士兵大喊：“我们是一般老百姓。这里有小孩子、有婴儿，大家很缺乏医疗用品跟牛奶。”

以色列士兵也接着用希伯来语咆哮，命令伊玛目跟他的家人“依序出屋”。

来到屋子外面，以色列士兵要大家全都趴在地上，女人跟小孩子在一侧，男人则是集中在另外一侧。这个时候有愈来愈多当地居民，被以军押到街角。

“以色列士兵在一群女人面前用枪指着我，强迫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都脱掉。”这位伊玛目在倒塌残破的小区中走着，一边回想当时的情景。

“逼一位受人尊敬的男子一丝不挂地站在众人面前，对我来说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污点。”他原本深邃、散发着荣耀的双眼，现在却泛着泪水。

对任何男人而言，在众人面前光着身体都是一件非常难为情的事；不过纳贾尔在小区中被民众视为精神支柱，他自己又是一位信仰虔诚、行为保守的穆斯林，这种举动便显得更让他羞愧。

更让人不堪的还在后面，纳贾尔说他跟其他男性居民，全都被要求裸着身子、把手高高地举着，直到双手酸痛无比。纳贾尔后来承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他用希伯来语对一位士兵说：“我的手很痛。”这个时候士兵才命令他坐下。“这是他们唯一一次听我的话，他们还拉了一张椅子让我坐下。”纳贾尔说道。

以色列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混乱场面，让伊玛目跟他的家人无以成眠，不过那天早上战火猛烈的程度前所未见。纳贾尔将那天称为“7月22日，黑色星期二”。

后来纳贾尔仍然光着身子，以色列士兵却要他“带着女人跟小孩子到别的地方去”。他唯一想到的地点，就是距离两条街远的弟弟家，纳贾尔希望家中会安全许多。

“炸弹跟推土机让街道坑坑洼洼，所以我把年迈的母亲扛在肩上，一路走回弟弟的住处。”他说。

但是抵达家门时，纳贾尔却发现屋内躺满了以色列士兵；有的人睡在毛毯上，有的人则是倒在床上，而这些寝具全都属于纳贾尔一家。

“屋里的士兵很生气竟然有人允许我们回家。”纳贾尔说。由此看来，以色列各个军方的小组之间似乎沟通不良，彼此也没有协调好。

这群居民随后就被团团围住，以色列士兵开始决定谁能离开，而谁应该当场被逮捕。

后来纳贾尔单独被以军带到胡萨地区的清真寺，这间清真寺早就因遭受以色列的蹂躏摧残而变得残破不堪。刚才负责掌管他弟弟那屋的以色列指挥官，在这间清真寺中质询纳贾尔，不断问他有关阿布·利达一家当中的某些家族成员。这个家族规模庞大，在加沙也家喻户晓。

“我知道他，我是在他参加主麻日(注)的那间清真寺认识他的。”纳贾尔说。

以色列军官仍然用枪抵着纳贾尔，后来纳贾尔又被逼问是否知道“火箭炮是从哪里发射的”。但是这位伊玛目却回答：“我唯一知道的火箭炮弹，是以色列的F-16战机和无人机发射的。”而以色列军官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

军官开始对纳贾尔发飙，要求他透露地下隧道的情报。以军假借要在加沙扩展军事规模为借口，向民众打探这些地下隧道的消息。

纳贾尔依旧态度坚定。“你来自以色列情报机构，拥有先进的科技、无人机，还有F-16战机，但是却不知道地下隧道的位置在哪

儿？”他还说：“难道你觉得那些建造地下隧道的人，会跑来跟我说隧道在哪里吗？”

纳贾尔又被质询了好一阵子，不过最后纳贾尔的弟弟也被带到这间清真寺。纳贾尔的弟弟发现有一名士兵盯着墙上的一块涂鸦，这块涂鸦上标着伊斯兰圣战组织对“护刃行动”的标语：“al-Bunianal-Marsoos”。这句古兰经句子的意思是：“严密的结构”。他就问以色列士兵是否需要将涂鸦抹掉，不过这位士兵把纳贾尔的弟弟给打发走，只说他“自己会处理这块涂鸦”。不久之后，一台推土机就开过来把这块漆有涂鸦的墙壁给推倒了。

回想起来，推土机大概似乎带有警告意味，表示纳贾尔还没彻底摆脱以军的骚扰。

后来以军要求这位伊玛目把衣服穿起来，还用枪抵着兄弟俩，要纳贾尔带他们走出这间清真寺。一群人在大街上走着，纳贾尔走在士兵的前方，一边呼吁村内的年轻居民全部走出家门，向以军投降。

以色列军方似乎选到对的代言人。虽然大家都晓得要是情况不对的话绝对必死无疑，但是这位德高望重的伊玛目获得居民的信任，大家也相信自己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纳贾尔的弟弟听到身后的指挥官用希伯来语对下属说：“如果民众不出门的话，就杀了那两个兄弟。”

因此身后的士兵就警告他们：“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我们的枪都瞄准你们的头，所以最好小心一点。如果你们从大街中央跑开，我军绝对会开枪。”

伊玛目仍旧走在大批军方前面，民众都能看见他的身影。纳贾尔的另外一个弟弟从窗户中大喊：“哈利哥哥，哈利哥哥。”这位伊玛目

叫他的弟弟跟周遭的民众走出家门，这样一来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年轻男子纷纷走出家门，大家都看得见街上的伊玛目，却没发现以色列军队。直到镇上大部分居民踏出家门之前，以色列军方都待在远远的地方观察。居民出门之后士兵就纷纷现身，大声对民众咆哮，要他们全部把手高举头顶。

不过有些人仍旧躲在家里。有一名士兵对伊玛目说："还有1000多人没有出门。"这位士兵随后又押着伊玛目回到清真寺。部队指挥官用枪指着纳贾尔，命令他启动清真寺的发电机，用扩音器对全村的年轻男子广播，告诉他们如果想要保全性命，就立刻踏出家门。

"因为太过疲倦，又刚好在斋戒，所以我根本没力气朗诵祈祷文。我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干涩，但是那位士兵用枪抵着我的脑袋，命令我叫大家不准躲在屋内。"他说。

伊玛目依照要求传达消息之后，他又被带出清真寺，发现外面聚集了更多民众。大家都相信他所说的一字一句，认为自己绝对是安全的。

士兵接着又命令他："带你的母亲离开这里，如果我听到这里有任何一个女人说话，我就会立刻把你家给炸了。"

所有年轻男子都对以色列军队投降，遭到逮捕，留下身后一群女人跟小孩。伊玛目终于重获自由，他在以色列停放的坦克车阵中寻找回家的路线，背着母亲返家。

回到弟弟的住处后，同一批士兵竟然还躺在屋内的地板跟家具上。这群士兵将一家人锁在某间房内，并霸占了其他房间。

"我听到一个以色列士兵在讲电话，他跟电话另一头的人聊着他们对加沙做了些什么事。那位士兵还说加沙被他们搞得天翻地覆。"伊玛

目说道。

纳贾尔现在替2000名罹难者，还有数千名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默哀。对他来说，最大的打击并不是建筑物的损伤跟以军暴虐的行径；纳贾尔内心最深的创伤是那份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

“这份耻辱我永远也放不下，永远都忘不了。”纳贾尔说道。

---

1. 穆斯林一天必须进行五次礼拜，而每周五则是“主麻日”。每周五，穆斯林都要到清真寺参加“主麻礼拜”。

“401并不是一个数字”

加沙市

唯有在停战时期，家属才有办法哀悼、怀念全加沙第一位死于以色列炮弹之下的救护车驾驶。

一个多月前，福阿德·贾伯成为第一位在以色列侵略之下丧命的救护车驾驶；他的家属唯有在看似平静的停战期间，才能好好怀念这位死去的亲人。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达成了停战五天的协议，此协议于8月13日生效，这个时候家人终于有机会好好缅怀福阿德·贾伯的一生。福阿德·贾伯就这样离开人世，独自留下两岁大的女儿哈拉、年轻的妻子以及双亲，还有深深的失落感。

他的家人对中东之眼描述福阿德·贾伯所遭遇的厄运；到目前为止，这件事还没有其他当地或国际媒体前来报道。

今年28岁的福阿德·贾伯刚轮完24小时的班。如果他要在救难中心待晚一点儿的话，他通常会打电话告知妻子乌姆·哈拉。但是那天晚上一通电话也没有。

加沙市东部的西杰亚城镇开始遭受以色列陆地侵略，福阿德的手机似乎关机了。他的父亲一直打电话给其他救难团队的成员，想要确认福阿德人在哪里。他的同事说福阿德在战区前线值班，目前忙着输送被以色列坦克炮弹击中的伤员跟死尸。

“我的心中突然有一种不寻常的预感。”福阿德的父亲说道。

福阿德的母亲一直催促丈夫拨打儿子的电话号码，但是福阿德的父亲表示儿子可能忙着抢救绝望的灾民，暂时先不要打电话打扰他。

过了一阵子之后，福阿德的父亲用颤抖的双手拿起话筒，拨电话到医疗救护中心找福阿德的上司。那位上司对父亲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你的儿子不幸罹难了。"

福阿德的父亲霎时感觉晴天霹雳，他马上把消息告诉自己的太太和福阿德的老婆。

福阿德的母亲乌姆·福阿德看到电视新闻报道，得知有一位救护车驾驶跟记者双双丧命的时候，内心感到相当害怕。那位罹难的记者是今年24岁的哈里德·哈玛德，他在当地一家媒体工作。

福阿德所驾驶的救护车，是第一支前往西杰亚地区疏散伤员的救难小组。他努力拯救为数众多的灾民，虽然当时他的救护车已经被坦克炮弹击中导致严重毁损，但他还是坚持继续救援工作。

在他不幸被炮弹击中之前，福阿德还冲进一户住家，疏散了一群不断向外界求助的女人和孩童。

停战协议生效的几个小时之后，以军才允许救难团队展开救援工作。另一辆救护车也来到同一户住处，试图将埋在碎石堆底下的居民挖出来。当他们看见橘色的救难背心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这具死尸就是他们挚爱的朋友福阿德。

"天啊，福阿德，福阿德！"有一位救护车驾驶员眼泪不禁溃堤，试着把福阿德给摇醒。不过福阿德早在救援团队抵达之前就离开人世。

阿布·福阿德表示自己一直很想给做护理师的儿子一些支持鼓励，福阿德·贾伯考取护理师资格时，他更因此而感到荣幸。不过他的儿子

后来毅然决定利用这样专长，成为一位救护车驾驶员，帮助那些陷入苦难的民众。

“我永远以他为荣，也为他愿意为工作牺牲奉献而高兴。”阿布·福阿德对中东之眼表示。

福阿德每天忙着回复灾民拨打的电话，还要完成罹难家属的请托，时时刻刻都忙得晕头转向、四处奔波。在他不幸罹难之前，福阿德已经整整两天没回家了。一般来说，福阿德就算再忙，仍然会挤出空当回家替同事拿一点点心或咖啡。他投入工作的精神，让其他救难小组的成员都敬佩不已。

“等到战争结束我才愿意回家。”福阿德曾经对一位同事说道。

福阿德的父亲涕泗纵横，他对中东之眼说：“福阿德丧命的时候，我感觉到全家人都因为失去挚爱而痛苦不已。我体会到父母亲手埋葬自己的儿子，回到家之后那种内心空洞、双手无力的感觉了。”

他继续说道：“我觉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滥杀无辜。他明明就知道自己不断夺走无辜百姓还有小孩子的生命。”

“这种痛苦根本不是公寓遭到轰炸或是住家被夷为平地的感觉可以比拟的，这是一种痛失爱子的失落感。”以色列所屠杀的不仅是一位救护车驾驶；他们夺走的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男子的生命。

阿布·福阿德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巴勒斯坦民众发起的反抗运动）中遭到攻击，现在大脑跟大腿里仍有弹片残留；虽然内心悲痛，但是儿子的工作如此崇高，他也备感欣慰。仍然泪流不止的他说：“即使以色列将我们一个个杀掉，巴勒斯坦、圣城（耶路撒冷）、巴巴拉（一个在1948年遭到种族

清洗的巴勒斯坦小镇），还有海法注，这些地区永远都会活在我们的心中。”

最后一通电话

阿布·福阿德的心中有一个珍贵、开心的回忆。他曾对儿子说：“福阿德，你受了很不错的教育，我们也帮你办了很完美的婚礼。不过哪天我死了之后，谁要来付这些贷款？”福阿德回答道：“爸爸，当然是我来承担。”

但是现在他的父亲必须负起所有责任，承担那些儿子原本一肩扛起的债务。现在他还要帮忙照顾福阿德的妻子跟孩子。

为了承担儿子生前背负的贷款，阿布·福阿德跨出了痛苦的第一步。他首先到儿子工作、替病患拿取药品的药局。他对药局负责人说要是福阿德在这里欠了钱，他——阿布·福阿德——一定会代为偿还。

然而，“所有人都对我说福阿德欠他们钱，因为福阿德替那些付不出医药费的民众取药。”

福阿德的一位同事曾问他，假如他被以色列坦克炮弹杀死的话，那会是第几号死者。福阿德回答道：“绝对是400号以后。”

后来结果揭晓，根据叙法医院的死者登记簿，福阿德是加沙的第401位罹难者。

不久之前，救难派遣中心的电话响个不停，民众一直打电话进来求助的时候，福阿德·贾伯就拜托上司，假如他遭遇不测，千万不要把他的尸体放在停尸间里面。

这是福阿德生前的愿望。五个小时之后，福阿德的遗体被送回家中——他母亲表示，福阿德冰冷的额头、毫无血色的面容，还有死气沉沉的双唇，仿佛对全家人诉说着许多心事。

他的妻子乌姆·哈拉表示，福阿德为这份工作牺牲奉献了一切。

就在他罹难的前一晚，他还打电话给妻子说："帮我祷告，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哈拉。"

说到这里，她不禁眼泪决堤。在停战期间的一片死寂中，只听得见乌姆·哈拉的哭声。这份停战协议来得太迟了，而那些福阿德投入自己壮盛的生命努力抢救的罹难者，也早已尸体冰冷。

---

1. 海法目前是以色列第三大城市。第一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士兵入侵海法，于1948年攻占整座城市，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逃离此地。

“无人机目睹一切，何以杀害无辜？”

胡萨，加沙南部

遭到炮火蹂躏的诊所涌入大批加沙伤员，医生对内塔尼亚胡提出强烈质疑。

卡穆尔·古达是一位医师，他的诊所位于加沙跟以色列国界边的小村庄中。古达现在坐在自己开的诊所里，周遭全是玻璃碎片和沾满血迹的床单，还有弃置的医用手套。

他现在努力打起精神，尽可能忘掉过去一个月镇上死伤人数突然暴增的这个事实。甚至连那些背着旧伤，试着逃离以色列攻击的居民也无法躲过这场灾难。不仅古达医生的兄弟姐妹受到伤害，就连他自己也遭受以色列攻击；古达在治疗其他病患的同时，也必须顾着自己身上的伤口。

攻击行动来得突然，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7月17日当天，以色列F-16战机从空中撒下传单，要镇上居民在7月20日的陆地侵袭开始前尽速撤离。

“但是7月20日那天，胡萨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异状。所以大家就各自回家，认为几天前的传单只是要吓阻居民的假动作而已。结果7月21日下午，一枚F-16发射的导弹就落在连接胡萨与其他村落的主要干道上。”古达医生说道。

接下来古达医师详细地描述了当时骇人的情景，还提道有些人虽然侥幸活下来，但受到伤害住在医院疗养，或是内心遭到极大的创伤。

以色列开始发动炮火的时候，古达医生就立刻通知国际红十字会，请他们开救护车来疏散镇上的居民。

“后来我们达成共识，镇上的民众全部都走到路中央，然后救护车就在两旁护送村民。”

不过胡萨的民众等呀等，却连救护车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影也没看到。

“我们后来就决定在毫无遮蔽的情况下，一群人徒步走到村子的入口。我们一群大约2000人，全都往以色列坦克车走去。我对以色列士兵说：‘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身上没有带任何武器，只需要找一个地方避难就可以了。我们有女人、小孩还有长者，大家只想平平安安地从镇上撤离。’”

以色列部队接着就用扩音器对这群村民广播，表示事情没得商量，还命令我们立刻回到家中。“村民就呆站在那里，希望他们能有一点同情心，让我们离开村子。”古达医师说。

不过以色列的士兵却拿起手上的武器，开始发动攻击，立刻就有30名村民受到伤害。其他等待疏散的民众也惊慌失措，到处尖叫逃窜，还想把受伤的亲友扛走。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救护车被挡在村子入口；坦克车、无人机，还有F-16战机都在监视着村民的一举一动。”

受伤、血流不止的民众全部涌入古达医生的私人诊所，但是这间诊所只有一间房间，医疗设备也比不上大型医院。诊所内只有一些基

本的医疗补给品，像是纱布、绷带、棉花、消毒水，跟一些缝合伤口用的缝线。

“大家都把受伤的民众背在身上，扛到我的诊所里。我就努力帮患者止血，稍微将一些伤口缝合，挨个治疗所有伤员。”古达医生说道。

阿拉·阿布·雷亚拉这位年轻人当时扛了很多伤员到古达的诊所，他说村民当时全都在以色列士兵的监视下，把伤员跟死者抬离现场。“除此之外，只要有人靠近胡萨这个村庄的入口，他们就会开枪射击。”雷亚拉说道。

那个时候他还想要运送一位名为哈德·阿布·雷亚拉的15岁少女离开。那位少女先天行动不便，她没办法逃跑，因此被子弹击中。阿拉·阿布·雷亚拉自己也遭受枪击，而那位少女的遗体整整躺在街上三天，直到以军撤离才有人将她运走。

在诊所里，古达医师的助手只是镇上的年轻人。医生努力缝合伤势较为严重的伤口时，这些助手就会帮医师抹去脸上的汗珠。古达想要打电话向国际红十字会求助，并请他们派救护车来帮忙时，这些助手就将电话拿着、贴在医师耳边。有些伤员吸入了以军施放的不明气体，呈现半昏迷状态，连医师都不知道这些毒气的成分为何。

医生一边诊治伤员，同时也有愈来愈多的村民到诊所里面探望受伤的亲友。大家原本都以为这个村庄不会再遭受攻击了，没料到以色列的炸弹却又如雨点般落下。

“我在诊所里面治疗患者的时候，诊所外面却遭到两颗从以色列无人机发射的导弹袭击。玻璃碎片全都撒在那些等待治疗的民众身上，外面也有很多人受到影响。”古达医师说。

而古达自己的兄弟艾哈迈德·古达，以及姐姐等其他家族成员，全都遭到炮火攻击。古达医生的手臂跟大腿，也被弹片割伤。

“我先把手臂跟大腿里面的弹片取出，再继续帮其他患者缝合伤口。”他说。

侯赛因·阿布·雷亚拉是一名19岁的患者，那天以色列发动攻击、民众四处逃窜的时候，他还待在家中。但当他与其他村民一起逃跑时，他被一颗子弹击中，遭三块弹片击伤。

“导弹一直从空中落下，村民东奔西跑，想要躲过炸弹攻击。”侯赛因·阿布·雷亚拉后来在纳塞医院受访，他的头部跟臀部都带有伤口，等待治疗。他还表示：“我只记得在抵达这家医院之前，都是古达医生在照顾我。”

雷亚拉现在还在等待医院建档，之后才会转往约旦或土耳其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以色列士兵明明就看到我们全部都是无辜的村民，我甚至只穿一件白色内衣而已。”雷亚拉说道。

雷亚拉其实相当幸运。以色列战机当时朝着人群发射导弹，夺走了22岁的雷米·古达还有7岁的巴德尔·埃米什的生命。

现在就连诊所也笼罩在危机之中，古迪医生跟他的病人还有其他村民，只好全部到古达的舅舅家，躲在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只有60平方米，却容纳了200～250个人，其中包括女人以及小孩子。所有人在这里度过一晚，古达医生也在地下室里尽可能诊治伤员；然而太阳升起，情势却变得更加艰难。

“凌晨6点，以色列士兵开始释放催泪弹。所有人不仅感到晕眩，还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大家只好赶快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让彼此

能顺畅地吸气。”古达医师说。

到了早上7点，地下室又被一颗以色列导弹击中。“整扇门被炸飞，我们只好逃离这个地下室。我就大喊：‘大家从这里出去，动作快一点！’”

街上大概有2000村民，全都被以色列坦克给围住。这一次他们终于得以通行，不过大家只走了短短500米远，就被带往一条遭到以色列推土机蹂躏的坑坑洼洼的沙道上。

“那条路上全部都是仙人掌的刺，还有被推土机压烂的碎石。我们这群人里有很多民众没穿鞋子，全身光溜溜的，只为了让以军知道我们是一群没有携带武器的老百姓。”古达医生对着以色列士兵喊道：“我们不会威胁到你们，我们只是一群想安全活下来的普通村民而已。”

古达医生跟其他村民的身上，总共背了130名伤员。一群人蹒跚地走着，这时长者伊斯梅尔·阿布·雷亚拉被流弹击中。其他患者后来则是被放到了驴车上，一群人往西边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才抵达汗尤尼斯的纳塞医院。

到达纳塞医院之后，在这130名患者当中，有15个人的伤势特别严重。许多患者仍然等待治疗，因为加沙走廊的医院无法进行某些手术；这群人是否得以继续存活，全得看证明文件是否通过审核，还有关口会不会顺利开放。

古达医生这个时候也在自己的诊所内受访，他说：“我强烈质疑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派出的无人机明明就看得很清楚，我们这里的居民全都是怀孕的女人、长辈、年轻人还有小孩，我们跟反抗军势力一点关系也没有。能不能请他出面解释，为什么要伤害我们，夺走我们的性命？”

咄咄逼人的残暴攻势，居民无所适从

停战晤谈结束之前，以色列与加沙再度燃起战火；许多加沙居民认为以色列只是在“浪费时间，也没有任何实际作为”。

“我以前还可以分析整个政治局势，能够从政治人物沉默的表情或是话语背后的含义，推测出他们的立场；但是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42岁的阿布·安姆亚德·萨勒表示。

他认为各国代表到开罗开会，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就好像在追着某个人的背影奔跑一样。”

“以色列最会浪费时间，也完全没有缓解对加沙施加的压迫。”萨勒说道。最近他居住的拉法市一带遭到以色列猛烈的炮击，萨勒只好抛下自己的住所，逃到亲戚家避难，为此他甚感沮丧。

萨勒并不是唯一面临这种处境的加沙居民。身为五个孩子的父亲，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抵抗以色列的炮火；以军发动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全加沙损失惨重，加沙人民更不可能妥协让步，满足以色列提出的条件。

“我当然知道巴勒斯坦的协商代表都到开罗开会，但是我也发现国际援助团体呼吁双方停战时，炮火仍然持续蔓延。潘基文真的该到开罗看一看那边的情况了。”他说。

穆克黑尔·阿布萨达博士提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声望地位，在以色列国内政坛中似乎岌岌可危。在以色列2014年对加沙发动的这场战争中，内塔尼亚胡好像没有达成原先设立的目标。

“过去几天，从以色列官员发表的声明就可以了解，以军想要让这种残暴的局面不断重演。”

哈马斯发言人法齐·巴尔胡姆所发表的评论，也显示加沙所面临的局势根本没有任何改善。

“假如内塔尼亚胡完全无法领略在开罗的政治会议中，巴勒斯坦代表所传达的信息还有加沙人民提出的需求，那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了解。”巴尔胡姆在他的脸书页面写道。

哈马斯已经准备好面对未来各种可能的发展；以色列要是不愿让步，导致停战谈判破裂的话，也会遭受外界谴责。

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导人哈立德·巴塔什在开罗表示，巴勒斯坦派出的代表很乐意签署停战协议，但前提是以色列要答应巴勒斯坦代表提出的需求。“任何一项协议，都应该满足人民的渴求与希望，还要抚平大家的痛苦，让生命活得更加坚定。”

从伊斯兰圣战组织所发出的声明看来，该组织似乎没有想要继续跟以色列交火的打算。

停战协议结束之前，以色列又朝加沙市东部、汗尤尼斯、加沙走廊北部发射了数枚F-16发射的导弹。以军表示加沙的反抗组织朝以色列发射许多火箭炮弹，所以先前发动的空袭只是为了反击。

政治分析师说道，巴勒斯坦的反抗组织通常会声称自己从加沙发射火箭炮弹，但没有任何反抗势力出面为这些火箭炮负责。

“其实以色列也希望加沙的反抗军能继续发射炮弹，这样他们就能在开罗的协商会议中驳回加沙的要求。这样一来，会议结束之前，他们就不必对巴勒斯坦代表做出任何承诺。”阿布萨达表示。

虽然停战协议还没结束，但是以色列的无人机还是继续在加沙上空盘旋；F-16战机更不时从民众头顶低空飞过，威吓加沙居民。

不过这个时候，来自开罗的新闻报道却指出，情势有显著好转，这种与现状相违背的报道，把加沙居民搞得一头雾水。

今年49岁的马哈茂德·阿德姆利育有11名子女。他们一家人待在联合国学校避难，阿德姆利说：“反抗势力应该尽量抵抗下去，能撑多久就撑多久。我宁愿有尊严地死去，也不要活在羞辱之中。”

对阿德姆利来说，苦苦等待协商结果就是最严重的侮辱：“我可以很有耐心地熬过这段艰苦的时期，但是最后总要有一点曙光，大家才能够带着自尊活下去。”他说。

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代表之间协商破裂，最近连续几起空袭行动或许就代表战火又要重新燃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亚阿隆也从开罗将谈判代表唤回以色列。

稍早以前，人在埃及的巴勒斯坦大使贾穆尔·舒巴齐表示，以色列同意能“稍微放松现在对加沙的封锁政策，但是拒绝完全解除”。巴勒斯坦代表仍坚持希望以色列能够永远撤除对加沙的封锁政策。

萨勒姆的耳边不断传来炮弹声，以色列又在附近发动空袭。他说：“以色列已经清楚表明立场了，如果加沙不接受开罗会议上的条件，他们就会继续发动攻击。”

所有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包含哈马斯都表示，自己没有朝以色列发动攻击，大家都依照24小时停战协议的条约行事。

哈马斯指控以色列刻意拖延进程，哈马斯发言人祖赫立指出这就是以色列时常使出的一项策略，刻意“让停战协议胎死腹中”。

巴勒斯坦住房部长墨菲德·哈萨耶尼估计，全加沙大概要花费60亿到80亿美元才能重建家园。加沙走廊有2万户民宅完全被夷为平地、完全不适合人居；除此之外，还有4万户民房受到炮火影响，房屋部分毁损。建筑物倒塌后所产生的250万吨碎石堆，现在仍然静置原地，等待清运。

以色列动用GBU-28导弹，加沙人民怒不可遏

加沙市

以色列军方动用破坏力更强大的新式导弹，巴勒斯坦人民在如此残暴、密集的攻击之下，仍然坚定地拥护加沙的反抗组织。

“我们一家人不是集体灭亡，就要一起活下来。”阿布·苏利曼·布里恩跟他的11个家人齐声说道。他们逃出位于汗尤尼斯东部赞奈地区的家，到别处避难。

对阿布·苏利曼一家来说，生活状况始终不见起色，每天都要跟恶劣的环境对抗。以色列与加沙宣布暂时停火时，苏利曼离开了原本暂住的联合国学校，动身寻找下一个避难所。他说以色列为了避免日后需要签署长期停战协议，所以这一次就率先打破双方协调好的规矩。

“如果我今天没有任何家累的话，自己一个人还知道该怎么生存下去。但是现在我有11个家人需要照顾，包括很多年幼的小孩子。”他一边说，一边催促孩子赶紧出发到下一个避难处。这一次，他认为到处都危机四伏。假如战火继续延烧，以色列就会动用更多新式的武器。

周二，以色列军方动用GBU-28 “地堡克星”导弹——也有人称之为“深喉炮弹”——导致阿达罗一家全部丧生。这一枚长达5米的钻地导弹，撞进阿达罗的家后随即爆炸。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都误以为各国领袖正为了和平共处而努力协商；但是得知昨晚的导弹攻击后，阿布·苏利曼便晓得随时都有可能会大难临头。

“连尚未出世的孩子都有危险。”阿布·苏利曼口中说的正是降临在纳毕拉·爱罗一家的悲剧。以色列导弹击中爱罗的家，夺走7位家庭成员的生命，包括一名大腹便便的孕妇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加沙的所有居民都相当震惊，因为目前看来，惨遭以色列攻击的全都是无辜的老百姓。大家都认为以色列军方打的如意算盘，就是要降低加沙民众对当地反抗组织的支持度。不过阿布·苏利曼表示：“如果我们不支持自己的反抗组织，那又有谁能保护我们，帮我们抵挡以色列的导弹呢？”

阿布·苏利曼还说联合国跟各个阿拉伯领袖都保持缄默，默许以色列残暴地屠杀加沙人民。阿拉伯各国不站在加沙的立场，替长期遭受占领的加沙说句公道话，大家积怨已久，都感到相当愤怒。

以色列表示他们发动的其中一场空袭，目的是为了要暗杀哈马斯武装部队卡萨姆军团的领导人穆罕默德·德伊夫。不过医疗团队却出面指出，德伊夫的太太跟刚出生的婴儿不幸丧命。哈马斯组织成员表示，德伊夫太太所居住的大楼并不是什么机密藏匿处，跟反抗势力一点关系也没有。

以色列开始测试破坏力更强大的GBU-28钻地导弹之后，加沙人民也都怒不可遏。

而且以色列的目标，似乎根本就不是想夺走德伊夫的性命。伊斯梅尔·哈尼叶与穆罕默德·德伊夫这两位领导人，都是在谢克·艾哈迈德·亚辛、阿布德拉兹·蓝提兹博士以及哈迈德·贾巴里这三个人被以军暗杀之后，才获得反抗势力的领导权。

对哈马斯而言，就算以色列用炮弹瞄准哈马斯的领导人，该组织的精神意志也不会因此衰减；不过卡萨姆军团跟其他加沙人民对此也备感忧心，大家担心以色列之后的报复行径会更加猛烈。

阿布·苏利曼表示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在国际社会上替以军说话，试图澄清他们的动机。不过联合国的调查已经显示，多数遭到炮弹袭击的民众都跟反抗势力毫无瓜葛。

哈马斯在一段阿克萨电台的访问节目中表示，穆罕默德·德伊夫的手中掌握了加沙火箭炮弹的发射权。

以色列过去七周以来的军事侵略，夺走了2055条人命，造成12000多人受伤，其中多数都是市井小民——死伤人数每个小时都不断上升。以色列的目标究竟为何，加沙人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居民遭受攻击之前，都没有接到任何警告。有一位拉法市的居民就出面表示，他先前接到一通以色列指挥官的电话，那位指挥官要他从家中撤离，但是他早在2009年就搬家了。那栋公寓后来果真遭到炮弹袭击，不过那位民众根本就没时间通知住在屋子里的居民——来不及告诉他们赶快离开。

哈马斯发言人法齐·巴尔胡姆表示他特地提醒埃及，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并没有主动发射火箭炮弹，战端完全是以色列一手挑起的。以色列在停战协议结束的8小时前发动炮火，谋杀穆罕默德·德伊夫的一对妻儿。

在为期10天的停战协议来到尾声时，埃及表示他们对此感到“相当遗憾”，他们也表示会尽可能居中协商，尽可能让以色列与加沙能够永远和平共处。

自从各国在开罗谈判破裂之后，以色列对穆罕默德·德伊夫的住处所发起的暗杀行动，足足显示了炮火猛烈的程度。

法塔赫——由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领导的政治派系——的资深成员亚赞·哈迈德表示，以色列必须为此负起全责。

“以色列破坏了双方的协议，否则原本大家都能和平共处的。”

哈马斯表示这起破坏停战协议的空袭，目的是想要夺走德伊夫的性命；他们更表示以色列已经开启了“通往地狱的大门”。哈马斯发言人巴尔胡姆认为，接下来几天的情况将会更加艰难，而且冲突的火力也会更胜以往。

哈马斯发言人艾伯·欧贝达更发出警告，要求国际航空公司终止来往特拉维夫的班·古瑞安机场的航班，因为以色列并没有成功取走德伊夫的性命。

今年39岁的萨迪·哈姆德从加沙北部来到此处寻求庇护，对于他的孩子至今仍然流离失所，哈姆德甚感愤怒。他说自己绝对不会把怒气发泄在反抗组织身上；以色列占领加沙、夺走避难学校中多条人命，他认为以色列才是最该受到谴责的对象。

“避难所本来就应该确保灾民的安全，我觉得美国也要负一点责任，因为他们为以色列提供导弹，让他们能够滥杀无辜。”他一边受访，同时将自己的四个女儿拉到联合国设立的学校里，希望能找到一处安全的乐土。

“奥巴马所领导的政府现在一定对加沙的现况感到心满意足，他们提供GBU-28导弹，让以色列对我们这群手无寸铁的，甚至都找不到牛奶给孩子喝的民众发动攻击。”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还替他欢呼，以为他能当得比前总统布什好。不过现在我认为这个不公不义的男人，提供给以色列武器，让以色列占领加沙，实在是无耻至极。”

全加沙现在民怨四起，大家对于世界各国无视以色列的残暴行为，都感到相当愤怒。“奥巴马应该挺身而出，表达内心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他会一直保持缄默，直到美制导弹显现真实的威力，将加沙居民炸个一干二净为止。”

人物介绍：三名被杀的哈马斯指挥官是谁？

周四稍早，哈马斯于加沙发表声明，表示组织中三位资深领导人先后死于以色列炮击。

三位哈马斯武装部队的领导人周四上午于加沙南部丧生，他们三人皆是卡萨姆军团中的创团元老。以下是针对三位领导人所做的详细介绍：

雷伊德·亚塔

出生于1974年，雷伊德·亚塔年轻时就加入卡萨姆军团。过去几年以来有了亚塔的协助，卡萨姆军团的军事实力日益增长；亚塔的名号愈来愈响亮，逐渐成为组织里首屈一指的领导人。

1994年开始，亚塔就名列以色列欲除之而后快的清单当中。以色列表示他们有许多士兵都栽在亚塔的手下。除此之外，他还教导卡萨姆军团的士兵希伯来语，让他们知道如何在军事冲突中对以色列士兵下麻药。亚塔一生中曾经遭遇数次以色列的暗杀行动，像是以色列不断轰炸亚塔藏身的各个住所。亚塔最出名的一点，就是他来去无踪，不会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

最近亚塔加入了卡萨姆军团更高阶的军事委员会，也担任拉法市分部队的指挥官；同时他也是哈马斯精英突击队努克巴的创办人之

一。

亚塔所策划的行动当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交换吉拉德·沙利特这名战俘的计划(注)。亚塔亲自规划了这场交换人质的协议，也把沙利特关在一处无人知晓的地区长达五年。

在交换人质当天播放的电视画面中，亚塔在沙利特身边走动，以色列第二电视频道将亚塔形容成：“神色严峻、默不作声，他已经准备好要应付各种突发状况；眼中透露出坚定的意志，身上的服饰风格非常现代。”

在2014年的冲突当中，以色列情报机构指控亚塔知道以色列士兵哈达·戈丁的下落。据传戈丁在近期战争中被哈马斯逮捕，更有消息指出他已经丧生。身为拉法市的指挥官，以色列也表示亚塔透过国界下方的地下隧道，将武器枪械走私给哈马斯。

丧命之前他已经娶了一位太太，并育有两名子女。

穆罕默德·阿布·萨玛拉

身为哈马斯南部军团的指挥官，穆罕默德·阿布·萨玛拉是加沙南部最资深的领导人，他也负责监管拉法市以及汗尤尼斯地区的情势。

阿布·萨玛拉生于1973年，跟妻子育有五名子女，大家都认为他是前哈马斯副指挥官哈迈德·贾巴里的继位者。哈迈德·贾巴里在2012年11月，死于哈马斯与以军为期八天的冲突当中。阿布·萨玛拉可说是卡萨姆军团的创团元老，亲自指挥并提供该军团相当明确的作战策略。

在1987年到1991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时，阿布·萨玛拉亲自追查许多以色列网民的行踪，也在加沙各地策划反抗以色列的军事行

动。

1999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宣布要依法处决亚塔与阿布·萨玛拉。不过此公告一出，民众就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最后政府也只好收回这项决议。

亚塔所策划的沙利特人质交换计划，阿布·萨玛拉也有参与合作。

从1991年开始，以色列就一直想要取阿布·萨玛拉的性命，然而他也顺利躲过多次以军策划的谋杀行动。在一连串的谋杀计划当中，最著名的莫过于2004年的突击行动；当时以色列部队将阿布·萨玛拉的家给围了起来，还用炸弹轰炸。2012年，以色列战机又再次朝他的住家投掷炸弹。几周前，以色列又派出F-16战机朝他在2014年建造的住家进行炮击。

穆罕默德·巴尔胡姆

身为亚塔与阿布·萨玛拉的亲密战友，穆罕默德·巴尔胡姆也是拉法市分部队的资深指挥官。1992年，巴尔胡姆在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追捕压力之下，逃出了加沙走廊。他一直在阿拉伯各国间迁徙移动，外人完全无法掌握他的行踪。后来到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他又重新回到卡萨姆军团。

巴尔胡姆生于1970年，身边有一位太太。虽然加沙民众并不是那么了解他，但是大家都称他为“白发男子”。

---

1. 哈马斯在2006年逮捕当时身为以色列士兵的沙利特，将他当成战俘。2011年，哈马斯要求以色列释放1000名巴勒斯坦战俘，借以换取沙利特的自由。后来双方达成协议，以色列释放1027名巴勒斯坦囚犯，沙利特也顺利回到以色列。

“以色列共谋”在加沙当众处决

加沙市

疑似与以色列共谋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处决，这种事件过去20多年来从没发生过。

周五有18名疑似与以色列军方私下往来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处决。在今年以色列与加沙的冲突当中，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多次发动“严惩不贷”的行动，处决以色列共谋就是其中一项。

周五当天，大家还不确定这18名以色列共谋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以色列今年的军事行动；也没有人知道这群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线人是否有上过法庭、接受审问。

开罗的停战会议宣告谈判破裂之后，以色列便急欲暗杀各位巴勒斯坦反抗组织的领导人，所以反抗势力也发起了新的作战策略，即处决与以色列私下串通的网民。

周二当天，就在谈判结束后的几个小时，以色列朝哈马斯军团的指挥官穆罕默德·德伊夫的住家发射导弹，结果夺走他的妻子跟两名子女的性命。接着在当周周四，又有三名哈马斯的指挥官接连在拉法市丧命。

以色列在这些暗杀行动中所发射的炮弹都相当准确，不免让人怀疑有人为以色列提供确切的情报。巴勒斯坦反抗组织于周五将这些嫌疑人犯一一处决，显示他们也相信这项推论。

“虽然加沙目前炮火猛烈、危机四伏，但是我们仍然下定决心，了结这些网民的性命，之后对于任何嫌疑人或是与敌国共谋者，我们绝不宽待。”一份在马基德保安网发布的声明如此写道，马基德是个跟哈马斯关系密切，也专门报道加沙公共安全事务的网站。

“那些在周五遭到处决的人，都必须为许多加沙人还有他们已然损坏的房屋负责。”声明中如此表示。未来只要有任何与以色列勾结的网民暴露身份，他们就会立刻遭到裁决，这也是巴勒斯坦反抗组织新策略的一部分。

“每一位当众捕获的以色列奸细都会立刻处死。”这份声明指出。

周五一早，好几位蒙着面罩的男子走进加沙的警察局。警察局内有好几位据传与以色列私下往来的巴勒斯坦人，当中更有几名通敌者早就被监禁数年。这11人当天全都遭到枪击身亡。

这11个涉嫌泄露情报的巴勒斯坦人在警察局遭到枪决后，过了七个钟头，又有七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熙来攘往的巴勒斯坦广场上遭到枪决。

周五当天有许多穆斯林上奥马利清真寺做礼拜，礼拜结束后这些信众纷纷离开清真寺，涌入这个人来人往的广场。一群蒙着脸、全身穿黑色衣服的枪手在大庭广众之下开枪射杀这七名网民，这群网民的脸上都盖着布，手也被捆了起来。

反抗组织并没有揭露这些奸细的身份，因为这些嫌疑犯的家属在加沙通常世世代代都会遭受歧视。举例来说，有一个孩子就因为他的父亲涉嫌与以色列私通，他在学校就被嘲笑，同学都称他为“通敌者的小孩”。

以军显然是想要以嫌疑犯的尸体吓阻巴勒斯坦人民，要大家不要以身试险。这些尸体随后就被送往叙法医院。

随后人权团体也公开谴责这样的处决太过残忍。

“我们要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与反抗组织，不管动机与理由为何，即日起立刻停止这种非法的处决行为。”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主席拉吉·苏拉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决的场景在加沙早已销声匿迹，直到2014年又重新上演。

目击者指出这些遭到枪决的嫌疑犯，当中有很多人都被军事法庭宣判有罪，也在等待法院下达死刑通知，大家似乎对于继续上诉已感到疲倦。

最近几个月，对于那些主动出面自首的网民，巴勒斯坦内政部还提供了转圜的余地，让他们得以活命。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反抗组织人士指出，加沙反抗势力的保安组织已经下达命令，要更严格执行安检流程，彻底铲除那些与以色列私通的线人或是嫌疑犯，也希望能借此让有此打算的民众心生畏惧。

他还指出有另一群嫌疑犯目前也在等待处决，现在只等司法程序过关，法院正式下达命令而已。

几年以来，以色列始终仰赖巴勒斯坦籍网民所提供的情报。以色列透过各种方式招揽情报人员：像是威胁要用炮弹轰炸他们的家园、散布谣言让他们在职场待不下去；或是允许他们离开加沙，动用其他诱因吸引巴勒斯坦人民。

以色列前国安局局长雅科夫·佩里就在他的书《杀手降临》（*He Who Comes to Kill*）中特别强调，巴勒斯坦籍网民提供的情报，对以色列军方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资源。

不过对于加沙的社会来说，担任情报员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整个家族背负好几年嫌疑犯的身份。在有关以色列网民的案例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有一位大学生，向以色列情报机构透露卡萨姆军团前任领导人谢克·萨勒·谢达的下落。以色列情报机构根据这位大学生提供的信息，朝谢达的家发射一枚F-16发射的导弹，不仅杀了谢达本人，也夺走他的妻子、女儿以及其他七位亲人的性命，还造成100多名无辜居民受伤。这场攻击行动发生于2002年7月22日。

这起事件后来也导致一群巴勒斯坦籍网民，在2008年至2009年的“铸铅运动”中遭到反抗组织处决。

今天早上被处以死刑的这群嫌疑犯，他们的姓名跟长相都没有对外公开；保安组织表示若是公开这群嫌疑人的身份，就有违加沙的风俗传统，更会震惊整个社会。为了保护这些囚犯的家人，他们的身份对社会大众而言永远会是一团谜。

物价飙升，粮食危机迫在眉睫

加沙市

食品与肉类的价格飙升，许多巴勒斯坦人只好依靠定量发放的补给品为生。

阿斯拉夫·赫罗晓得无论现在冰箱里存了多少鸡肉，这大概是他拥有的最后一批肉食品。

“很多养鸡场都被炮弹给摧毁了。那些鸡不是被炸弹炸死，就是没东西吃、没水喝，活活饿死。”32岁的赫罗站在自己的肉摊前，对着半岛电视台说。

赫罗一边跟鸡肉供货商通电话，一边对记者解释鸡农那边的鸡数量不足，没办法送到摊贩来卖。赫罗店内的存量顶多只能再撑一周，“幸亏附近的餐厅都没有营业，假如他们有继续做生意的话，我的鸡肉早在两周前就卖光了。”赫罗补充道。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护刃行动”之前，一公斤鸡肉大约要价10新谢克尔（2.85美元）。现在，鸡肉存量锐减，赫罗已经将每公斤鸡肉的定价调整为15新谢克尔（4.24美元）。

根据加沙卫生署公布的资料，7月8日冲突爆发以来，至少有2102名巴勒斯坦人丧命，10540人受伤；64名以色列士兵与3名以色列国民罹难，还有一名泰国籍劳工丧生。

以色列的炮火摧毁许多加沙的基本建设。至少有360间工厂以及商店遭炮弹毁损，其中有126户店家彻底被夷为平地，损失高达4700万美元。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许多加沙的农民跟牧羊人也被迫抛下自己的农田与牲口；农业跟渔业都被猛烈的炮火所瘫痪，加沙当地面临粮食短缺的危机。

“直到现在，永不间断的炮火让我们没办法仔细评估加沙的农业究竟损失多少。”驻扎约旦河西岸与加沙走廊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主管西罗·费欧里罗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该组织估计全加沙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家禽家畜，渔民今年的渔获量也减少了9.3%。

穆罕默德·阿布·阿亚瓦表示在他位于加沙东部的牧场中，大约有500头牛死于炮火之下，损失高达50万美元。“我经营这座牧场，为当地工厂提供牛奶跟乳制品，但是现在我的牛跟那些工厂全都消失了。”他对半岛电视台说道。

今年51岁的乌姆·哈齐通常会到拉法市中心的市场购物，她的小儿子奥萨玛也会陪着母亲一起把生活杂货扛回家。不过一周以来，市场中的商品甚少，她每次只能带一点东西回家。

“商品的质量很差，甚至还无法销售。”乌姆·哈齐一边说，一边看着西红柿上面干裂的纹路，表示该农产品已经干燥脱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现在加沙走廊的某些地区中，鸡蛋的价格已经上涨40%，马铃薯也长了42%，西红柿的售价更飙升了179%。

“以前一盒鸡蛋只要11块新谢克尔（3.11美元），现在却变成23块新谢克尔（6.5美元）了。”乌姆·哈齐更如此说道，她身旁的另一位客人表示因为鸡农损失大部分的鸡，所以现在的鸡蛋也比以前来得小。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表示，在今年以色列与加沙爆发冲突之前，全加沙有66%的家庭靠政府的食物接济维生。联合国与当地政府合作、提供紧急救难的粮食，让那些急需帮助、却不曾获得实际补助的民众——73万人中的41.5万人——能够取得粮食。

根据加沙曼安发展中心的项目经理侯赛姆·马德胡恩表示，自从加沙走廊东部——加沙的农业重镇——遭到猛烈炮击和以军陆地侵略之后，通货膨胀就成了影响新鲜食品与肉类的主因。

“作为加沙走廊蔬菜来源地的胡萨，这两周以来宛如死城；农夫完全无法下田耕种，蔬菜都枯萎腐烂了。”马德胡恩对半岛电视台说道，他还表示对很多人来说，钞票现金严重短缺也是一大问题；就连那些在银行中有存款的民众也无法购买食物。

“虽然现在还买得到罐头食品，价格也还算合理，但是仍然有许多居民负担不起。”他说，“就算战争结束，粮食的状况也会继续恶化。除非全加沙大规模重建基础建设，否则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好转。”

战争使得巴勒斯坦人更加团结

加沙市

为了庆祝战争结束，相互敌对的巴勒斯坦政党派系现在已经团结合作，不过这样友好的关系能否继续维持?

雷伊夫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游行活动。不过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政党派系协议停站之后，这个13岁的年轻人跟邻居借了哈马斯的绿色旗帜，跑到加沙市中心参加庆祝反抗组织胜利的集会。

“过去53天，我才开始了解哈马斯，”他说。雷伊夫表示，以色列为期七周的军事运动夺走2100条巴勒斯坦人命，造成一万多人受伤，经历这场运动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位哈马斯的支持者了。

“我很喜欢哈马斯，因为他们保护加沙居民。”雷伊夫表示，他说自己亲眼目睹12楼高的札菲大楼被炮弹摧毁，因此体认到巴勒斯坦反抗斗士的重要性。

“我的父母亲都是法塔赫领导人阿布·马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拥护者，不过他们也蛮喜欢哈马斯的。”雷伊夫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回到游行队伍，消失在一片绿色旗帜海当中。

2006年，哈马斯赢得了巴勒斯坦立法议会的选举，这场选举也让哈马斯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间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因为国际社会还

有以色列不愿意承认这次选举结果，巴勒斯坦也被迫否认哈马斯即将掌权的事实。

当时哈马斯与阿巴斯领导的政府无法妥善划分权力，因此双方便诉诸暴力，于2007年在加沙发生了血淋淋的政变冲突。此后，遭到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就被各政党派系切割划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统治约旦河西岸、哈马斯掌管加沙走廊。领土遭到政党划分之后，政府机关都纷纷瘫痪、无法运作。

2014年6月，法塔赫与哈马斯协议共同组织政府，也宣布日后将举办议会与总统大选。以色列对此也做出回应，他们表示将会惩处巴勒斯坦政府：包括扣留巴勒斯坦的税收，还有拒绝签署停战协议。

根据巴勒斯坦选举研究调查中心最近的报告指出，他们调查了1270个约旦河西岸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结果显示在总统大选当中，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叶的得票率会是阿巴斯的两倍。哈马斯的支持率高达88%，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只获得36%的民众支持。

虽然如此，管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政党法塔赫与哈马斯相敌对，在今年的战争之后，也逐渐获得加沙居民的青睐：到处都可以看到法塔赫的黄色旗帜，还有阿巴斯的照片。为了促进巴勒斯坦统一的组织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的哈迈德·尤塞夫博士指出，两大政党派系都备受拥护，也让双方对加沙的管理有了共识，将会进一步团结合作。

“哈马斯现在也成为众多党派的其中一员，他们不再孤军奋战。”尤塞夫如此说道，他先前担任哈马斯前总理伊斯梅尔·哈尼叶的顾问。他还表示：“人民得以生存，过着安定的生活，这才是所谓的胜利。我们并没有超能力，我们只想告诉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热爱生命。”

宣布停战协议不久之前，阿巴斯以及哈马斯的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在8月21日，一同与卡塔尔的国王会面。分析师都将这场面谈，视为巴勒斯坦团结一致的象征。

协调之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后必须接管加沙的国界，也要跟其他提供资金援助的国家，比如欧盟、卡塔尔与土耳其一起贡献心力、重建加沙走廊。其他像是敦促以色列撤回军力部署、重新开放加沙的海港机场这类长远的计划，有关方也会在下个月开会协商。

宣布停火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哈马斯“严重受挫”，而且也没有达成协议里的要求。“我认为哈马斯在外交关系上孤立无援，”内塔尼亚胡说，“我也感觉到在国际社会上，大家仍然认为哈马斯、伊斯兰国成员、盖达以及其他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根本都是同一群人。”

不过根据一位名叫哈里·哈耶的哈马斯领导人，同时也是开罗会议中的代表之一表示，巴勒斯坦各政党派系现在已经不直接跟以色列喊话，这就是巴勒斯坦统一的证据。

“现在我们身处团结合作的新时代，也打出了抵抗的口号。”他在上周五的礼拜中发表演讲。哈耶还提道如果以色列无法满足巴勒斯坦人所提出的需求，各个政党派系一定会继续跟以色列作战。

历经了七周的战争之后，哈耶也表示政府将要重建加沙。而重建工作、坚守加沙边界，管理进出加沙的物资，这些都是巴勒斯坦联合政府必须肩负的责任。

不过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名为穆恩·拉巴尼的资深研究员却对半岛电视台表示，虽然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军事攻击造成相反的效果，导致各政党派系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这种团结一致的现象随时都有可能分崩离析。

“巴勒斯坦人虽然没有输掉与以色列的战役，但是最后却有可能败给自己。各个政党应该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成就，追求团结的合作模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替自己的政党着想，追求各自的利益。”拉巴尼指出。

“以色列的领导人实在是太暴躁激进，他们没办法制定出能够达成的政治目标，就连他们自以为能办到的任务，也做得一塌糊涂。像他们后来反悔、撤回与加沙之间的和平协议，反而让巴勒斯坦变得更为强大。”拉巴尼更说道。

今年62岁、来自汗尤尼斯的阿布·马哈茂德·布拉恩是法塔赫的拥护者，他说经过这场战争之后，他反而更同情哈马斯的成员。“亲眼目睹自己的兄弟被外国势力杀死之后，内心就有了一股团结的力量——我们是团结的巴勒斯坦人，不是分割的政治党派。”他所说的，就是三位丧命的哈马斯领导人，还有那些在加沙南方的拉法市、死于以色列炮火的市井小民；上述事件促使布拉恩改变了他的想法。

今年31岁的哈里·艾卜德哈迪是加沙市的一名老师，他说哈马斯无条件的付出让人感动，不过他同时也为其他武装部队喝彩。“说也奇怪，敌军的侵略反而让我们更加团结。不过今天之后，我们所承受的这些痛苦，会让大家共同对付唯一的头号大敌：以色列的占领行动。”他对半岛电视台说。

加沙的法塔赫领导人法耶兹·艾布耶塔博士表示，巴勒斯坦代表在开罗会议中协商停战的情景，就证明了各个党派其实是可以相互合作的。“我们把自己国内的纷纷扰扰抛在脑后，专心处理让我们团结合一的事务。身上流着巴勒斯坦人的血，这对我们来说再重要不过了。”艾布耶塔如此说道，他更希望这样崭新的合作模式，能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延续。

不过8月28日，阿巴斯总统却在巴勒斯坦电视台上表示：“一旦加沙还存有一个影子政府，巴勒斯坦就不可能真正统一。”阿巴斯所指涉的，似乎就是哈马斯。对此哈马斯并没有做出回应，不过有很多巴勒斯坦人正等着看这位法塔赫领导人，是否会支付在加沙前任实权政府工作的4.5万名雇员薪水，这些公务人员早就该领到这些薪资了。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于周二发表一则声明，表示他们目前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偿还积欠的薪资，不过却没有表明究竟何时会拨款。

住在加沙的政治分析师易卜拉欣·马胡恩对半岛电视台表示，阿巴斯跟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无法支付加沙公务人员薪资的事实，很有可能会让国内发生另一场冲突。“假如阿巴斯付不出钱，团结合作的关系就会告吹。”马胡恩对半岛电视台表示。

与此同时，艾布耶塔博士指出联合政府是否会正常运作，仍然有待观察。不过他也希望在阿巴斯的领导之下，政府组织能依照计划推展下去。他更补充道，或许在新的氛围之下，政府团队工作起来会更顺利流畅。

“我们都体会到，团结一致力量会变得更强大。巴勒斯坦人民只能依靠这股合作的力量，来增强我们抵抗的动力，尽快迈向全国人民所期盼的美好生活。”

哪个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情报员?

加沙市

以色列仰赖一大群巴勒斯坦籍网民提供的情报，这背后的机制究竟是如何运作?

就在以色列结束长达七周的军事行动的几天前，有一群疑似与以色列私下往来，被加沙当地居民称之为“通敌者”的巴勒斯坦人当众遭到处决，这起事件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几位嫌疑犯的头都套着卡其色的布袋、双膝跪地，整齐地排在一堵白墙前方。站在他们后方的就是执行死刑的枪手，这群巴勒斯坦士兵穿着黑色衣服，脸上套着羊毛包头帽，身上配着AK 47步枪。

8月22日，在加沙，至少有18名巴勒斯坦人遭到处决，因为他们在2014年的战争中，疑似向以色列军方泄露反抗组织的情报。但是为什么这群巴勒斯坦人要跟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他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他们彼此是如何合作，背后的机制也相当耐人寻味。

“因为面临庞大的压力，所以我只好屈服、答应他们的要求。”一位只愿意匿名接受采访的告密者对半岛电视台说。这名男子住在加沙，他表示1995年时，有一名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指挥官找上他。指挥官出言恐吓，要是他不肯透露哈马斯成员出没的地点以及行动内容，就要撤销他在以色列的工作许可证。

“但是身为通敌者，我每天都郁郁寡欢。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那股耻辱感，所以一早醒来后我就对太太说，我永远不要再到以色列工作了。”那位男子回想当时的情景。他随即去找了巴勒斯坦国安部队，对他们吐露一切；后来他被监禁几周之后，就因为主动认罪而获释了。

几年以来，以色列非常仰赖这些巴勒斯坦人所搜集来的情报。以色列指挥官通常会用工作或家庭来威胁当地居民，或是提供一点好处，像是让他们得以出国、获得现金，来胁迫民众跟他们合作。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79年颁布的革命刑法是允许官方执行死刑的，其中第九个条款就明文规定，“如果民众的言行举止与国家安危，以及反抗组织的利益相违背”，那么就将之处以死刑。

人权观察这个组织在2012年指出：“我们手中握有可靠的证据，哈马斯不仅严重违反司法诉讼程序，还对嫌疑人犯施加残暴不堪的酷刑。哈马斯应当立刻收手，暂时不得对嫌疑人士施以死刑。”

政治研究人员哈赞姆·阿布·夏纳卜表示，最近有许多在加沙被处以死刑的通敌者，大概都在牢里待了一个月左右。他们在审问的过程中都承认自己曾经对以色列士兵泄露巴勒斯坦的情报，并在以军的要求下到加沙各地安装监视系统。

“其中一个吸收网民的办法，就是先封锁拉法关口（连接加沙与埃及），再让巴勒斯坦人从埃雷兹关口（连接加沙与以色列）进出，这样就能栽赃这些民众、对他们施压，逼他们提供巴勒斯坦反抗组织的情报。”阿布·夏纳卜说道。

巴勒斯坦人权组织哈克的执行长萨万·加巴里恩表示，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那些在加沙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在法庭审理的时候似乎没有遭到合理的对待。因此他也呼吁巴勒斯坦的政党派系，请他们暂时不要处决这些人犯。

他还提道，有时候以色列为了要逼这些民众就范，还做了很多泯灭人权的恶行。“以军不管巴勒斯坦民众的需求以及身上的病痛，逼他们在以色列的军队以及维安小组里工作。以色列必须为他们犯下的罪负责。”

现年30岁的穆罕默德·阿布·哈瑟拉对半岛电视台说，以色列现在也开始运用社交媒体来寻找适合的网民。现在加沙的失业率高达40%，达到2009年以来的巅峰，因此有了金钱和其他好处的诱惑，巴勒斯坦人民不免心动。阿布·哈瑟拉表示：“很多网民都是无辜、天真的年轻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帮以色列做事。”

事实确实如此。在加沙国安单位服务的质询官阿布·哈迈德——他并没有向半岛电视台提供完整姓名——表示，以色列要求网民提供的信息，听起来确实不会让人特别警戒。

“有一位网民就跟我说，以军问他非常简单的问题：‘看看对街阳台上挂着哪一种衣服。’”阿布·哈迈德对半岛电视台说。“这种问题听起来根本无伤大雅，不过其实对面那栋公寓是哈马斯领导人的住家。以色列情报机构想要从住户是否在晾衣服，推断出里面的人是醒是睡。”

还有另外一例。加沙国安机构抓到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应以色列的要求，带着一小包沙子到连接加沙与以色列的埃雷兹关口。“后来才发现，原来以色列要检测那名小贩带过去的沙子，来找出巴勒斯坦人的地下隧道在哪里。”

加沙新闻记者法提·沙巴哈深表同意，他对半岛电视台说：“通敌者就是国家的叛徒，他们唯一的下场就是死。不过司法审理的程序应该还是要公平，也要让他们有机会能替自己辩驳。”

“我们要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跟其他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插手介入。无论动机与理由为何，这种不合法的处决行动都应该即刻停止。”巴勒

斯坦人权中心加沙分部的主管拉吉·苏拉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加沙的巴勒斯坦政党派系宣布有超过13名通敌者，纷纷到各地的安全中心自首投案；不过似乎仍有许多嫌疑犯被判处死刑。

“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必须展现公平正义的风范，依照法律程序行事。”一位专门审理通敌案件的法官对半岛电视台表示，不过他希望电视台能隐匿其姓名。“以色列每天都夺走一堆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这已经够残暴了。”

加沙机场：希望梦想能再度成真

拉法市

加沙居民希望有一天海港跟机场能够重新开放，让货物与人民能够自由进出，重新获得富庶、自由自在的生活。

加沙国际机场于1998年落成启用，巴勒斯坦的孩子都纷纷冲到街上欢迎美国克林顿总统。这座机场当时被视为一扇连接世界的大门，巴勒斯坦人只要蹦上飞机就能环游世界，想回家的时候也能自由进出。

为了纪念一只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另一只手拿着橄榄树枝的亚西尔·阿拉法特，这座国际机场后来也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国际上通用的代号为GZA。

有些机场人员脑中仍有一幕美丽的画面，就是那个时候荷兰皇家航空的飞机到亚西尔·阿拉法特进行测试航班，后来又返航回到荷兰的史基浦机场。这座机场对其所拥有的三架飞机来说，就象征着巴勒斯坦人的荣耀，每天都有飞往埃及、约旦、叙利亚、摩洛哥、塞浦路斯，还有土耳机的班机。

伊萨姆·萨勒回想起他第一次到约旦旅行的时候，就是搭了其中一个航班："就像是坐在一辆会飞的巴士上面，一路上颠簸摇晃。我根本就搞不清楚飞机现在是在天上，还是已经降落地面了。"萨勒想起那次只有一个小时的航班，掩不住脸上的笑意。不过现在假如他想要到别

国去，必须提早好几周就开始准备申请数据文件。而最后究竟出不出得了国，还要看控管关口的埃及官员是否允许民众通行。

“虽然飞机摇摇晃晃的，但是总比哪里都去不了还好。”他说。

对他来说，这样搭机出国的记忆已经逐渐消散，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加沙在以色列的侵略之下已经损失惨重，萨勒说他一定要让搭机的梦想再次成真。

2000年爆发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时候，以色列战斗机对着机场的航空控制塔台投掷炸弹，接着推土机也将跑道破坏得坑坑洼洼的。这几年以来，就算经历了2014年的以色列侵略，镶有斑斓大理石雕刻的美丽的摩洛哥式航站楼——阿拉法特总统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个航厦接待外国宾客——依然隐约可见。

当初斥资8600万美元建造、曾经耀眼夺目的机场，现在充斥着家禽家畜的尸体，还有活生生的动物乱跑乱跳。鸡在沙堆中啄东啄西，而空中飞过的飞机也永远不会降落在这座机场。机场上方尽是以色列的F-16战机以及无人机，不断监视、威吓着加沙居民。

巴勒斯坦航管局的主管萨尔曼·阿布·哈利卜对未来仍然抱持着相当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机场已经被以军炸个稀巴烂。他表示根据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的人民是有权利拥有一座机场的。

巴勒斯坦政党派系与以色列之间的谈判破裂，巴勒斯坦人内心希望的，仍然是能有一个自由开放的海港跟机场；两者都象征着一场曾经实际存在的梦。

“加沙曾经拥有自由开放的机场与海港，虽然现在不复存在，但是我相信只要巴勒斯坦反抗组织继续抗争，不久之后就能再度实现出

海、搭飞机的梦想。”住在距离机场只有几分钟路程的阿布·萨迪表示。

“我还记得以前我们都会到机场送机，向即将出国的亲友挥手道别；现在我只希望加沙能设立禁飞区，禁止以色列的战机在加沙领空盘旋。”

海港以及机场现在是协议停战过程当中难以跨越的障碍；以色列为了避免巴勒斯坦人太过独立自由，因此拒绝开放这两项公共建设。

以军疯狂空袭，机场航站楼和跑道现在都变成一堆碎石沙砾。以色列实施更严厉的封锁政策之后，加沙居民纷纷利用这些沙石来重建家园。停战期间，加沙人民都各自搜集以色列导弹以及坦克炸弹炸出的石块，用来修补破损的房屋。

萨勒回想过去，准备出国的巴勒斯坦人在登机之前，都会到以色列控管的关口排队，拿出护照让海关盖章。

“至少那个时候还有一点出国的希望。我们当时拥有的不只是这个受到局限的国家，能够飞向天际的这个念头让我觉得自己不受拘束。”他说。

根据奥斯陆协议，加沙居民能够建造海港。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沙就跟合作的欧洲工程商签订了7300万美元的合约。

萨勒表示现在他很想要，也必须回到约旦接受治疗，他也开始计算从加沙到安曼需要耗费多少里程数。其他民众跟萨勒一样都有这种想飞的渴望，许多加沙年轻人都希望能有机会暂时喘口气，逃离以色列的压制。

来自加沙商会的经济学家马赫尔·塔巴阿博士表示，海港跟船坞能够让巴勒斯坦人引进货物，更能同时对外输出加沙的商品。这样一

来，加沙的经济状况就能大大改善，也能创造3万多个工作机会。

“现在我们有机会能够打造一个漂浮海港，只需要一年的时间就好。”塔巴阿博士表示。他还说重建海港对振兴加沙的经济状况来说，绝对是当务之急。

塔巴阿表示，自从2002年以来，加沙就一直透过以色列将外来商品运入国内，而这种间接运输的经济模式，每年也需要耗费1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加沙进口货物的门坎已经比早期高了5倍。

以色列占领加沙，许多加沙的关口也被埃及与以色列所控管，所以许多加沙年轻一代的居民都从来没有出过国。不过加沙青年并没有放弃做梦，大家仍然跟其他人一样希望能有自由移动的权利。

塔巴阿博士表示，从欧洲监控的结果来看，就能体现以色列对于国安问题的顾虑。“一旦加沙居民能够自食其力、自由进出口货物的话，大家一定会欣喜若狂。”

他表示如果加沙能够自主进口货物的话，居民就能负担得起大部分的商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能有稳定的税收。

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政党派系于开罗的那场会议现身的埃及协调官员也表示，关于海港以及机场的要求，各国代表将在一个月后举办的第二场会议中讨论决议。

“一旦有了属于加沙的机场跟海港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仰赖补给品了。巴勒斯坦人能够自立自强，靠着我们的空气跟水打造出一片安居乐业的天堂。”

以色列轰炸公寓，家庭流离失所

在以色列长达七周的军事侵害中，加沙走廊有2276户民宅完全被夷为平地、13395户家庭遭受部分损伤，更有一万多间住宅也受到影响。

好几年来，许多加沙的精英分子都住在加沙市的札菲大楼。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住在高楼大厦当中的加沙居民，都纷纷搬入了札菲大楼。

星期六傍晚夜幕降临之后，以色列战机就开始朝加沙市东部的12层住宅大楼发动空袭。这场攻击不仅将该大楼夷为平地，也让44户公寓倒塌崩毁。

巴勒斯坦内政部于周六发表一项声明，声明表示这场攻击住宅大楼象征着“冲突逐渐升温；以色列不断对加沙居民进行集体惩罚，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无家可归”。

不过以色列却加以辩驳，表示这场攻击完全是针对反抗组织为军事行动所设立的一间房间。该大厦的住户后来出面推翻这个说法，他们表示楼里根本就没有任何隶属反抗组织的空间和物品。

巴勒斯坦内政部指出以色列的证词根本无凭无据，完全不可信。

“如果他们大楼里面有反抗组织的成员，怎么可能会在发动攻击之前警告我们撤离？根本说不通。”一位受到重伤、身处叙法医院的目击证人表示。

今年42岁的阿布·萨拉表示一开始先是有无人机发射的炸弹落到屋顶上，几分钟之后他就看到住户纷纷冲下楼梯。他就抓着自己的太太跟五名子女冲到大街上。

“我们冲出屋外的时候，身上还穿着居家服，连现金跟身份证件也没带在身上。”

现在这栋札菲第四大楼已经成为一处废墟了。

住在札菲大楼里的几乎都是加沙的精英分子，阿布·萨勒自己也是前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公务人员。有些住户是前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资深雇员的子女，从历史渊源来看，这些人根本不会跟哈马斯扯上关系，因为巴勒斯坦政府的员工通常都是支持法塔赫的。

住户表示以色列发射了一颗“屋顶警告弹”，过了几分钟之后整栋大楼就遭到猛烈的炮弹攻击，当时状况千钧一发，许多民众差一点就要被压在倒塌的石块底下。

加沙卫生署指出有22人受伤，当中有11个孩童和5名妇女逃跑的速度不够快，来不及在两颗以色列F-16发射的导弹击中大楼的前五分钟撤离。这场史无前例、针对住宅大楼的攻击行动，让许多民众震惊不已；大家也再次见证，无论这些大楼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是否构成威胁，他们都会不择手段发射炮弹。

浓密的黑烟从以色列导弹所炸出的坑洞中窜出，当地的基础建设遭到严重毁损，很多塔尔·哈瓦地区的高楼大厦也都惨遭炮火蹂躏。建筑物开始摇晃摆动的时候，居民纷纷逃到街道上，脸上满是震惊恐惧的神色。

“我以为自己住的大楼里面有爆炸物，所以就赶快冲出厕所，沿着楼梯往下跑。”一位住在札菲大楼中的45岁居民表示。

这个时候，今年51岁、坐着轮椅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前雇员哈珊姆·萨克拉表示，他逃离大楼的时候获得许多人的协助。不过他现在完全一无所有：“我的钱、衣服、证件、家具还有所有家产。我感觉我跟四个孩子好像今天才光溜溜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哈珊姆说以色列当时欺骗了大家，这栋大楼里面根本没有反抗组织成员的住所。“住户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我们很了解彼此。这栋大楼里面根本没有反抗组织的成员或是可疑人士。”他说。

“连有乞丐站在大楼外，求我们施舍一点钱的时候，我们也会尽可能伸出援手。”他更说道。

以色列长达七周的军事侵略已经造成45万名加沙居民流离失所，所有人都到医院或联合国、政府营运的机构寻求庇护。联合国更表示，现在有10万名加沙人民无家可归。

遭受以色列炮火侵害的民宅数量，在周六傍晚达到巅峰。

加沙的爆炸物专家表示，过去七周以来，以色列至少投掷了2万吨的炸弹。过去48小时中，以色列在三个地点投掷了集束炸弹：首先是在阿布亚克里恩的家，造成一平方公里的毁损，接下来在札菲大楼，最后一个地点是加沙北部。这种炸弹所造成的破坏，是其他地区所受到的伤害无法比拟的。

欧洲及中东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为期七周的这场军事侵略，以色列总共朝15671户住家发动炮火，有2276户住宅彻底被夷为平地，而13395户也遭到部分毁损，另外更有数以万计的民宅也同样被炮火损坏。

欧洲及中东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就在周六这天，以色列就轰炸了439户民宅。其中有99户彻底倒塌，剩下的340户则是变得残缺不堪。

周六当天，以色列战斗机也攻击了四处非政府组织的所在处，遭到袭击的组织总数高达26个，这些民营的避难机构总共收容了20万名加沙居民。

周六一早太阳在加沙另一侧升起之后，以色列也朝一户民宅发射导弹，夺走位于加沙中部札威达地区的阿布·达赫鲁耶一家人的性命。

当地居民说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政治中心或是军事重镇。那个民宅里面只有正在呼呼大睡的民众而已；这些人现在一觉不醒，再也无法睁开双眼。

“很幸运的是，第一颗火箭炮弹并没有爆炸。不过正当我的阿姨跟亲人准备把小孩子叫醒、要大家疏散的时候，他们就被两颗火箭炮弹打中了。”

“以色列士兵根本不给我们时间逃难，就把这栋房子给轰掉了。”他说。

罹难者的表亲瓦伊尔·阿布·杜赫鲁耶还说道：“现在仍然有很多遗体被压在碎石堆底下，等待救难团队将他们一一挖出。”

这五位家庭成员当中，有的人的遗体被炮弹炸得四分五裂、散落各处。他们的尸体至今仍然埋在不见天日的沙石堆中。

周六稍早，哈马斯的副指挥官穆萨·阿布·玛尔祖克公开表示，哈马斯已经签署了一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文件，目的是希望能让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有国际刑事法庭的会员资格。这样一来，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哈马斯，所有人都有可能要接受战争罪的惩处。

以色列战斗机轰炸位于戴尔巴拉赫南部的卡拉拉市政厅，以及该市政厅的文化中心。而位于拉法市的拉法购物中心也被6枚导弹击中，

总共有80个商家遭到毁损、两所附近的学校跟邻近的住家也受到影响。

在萨克拉身边这群倒塌的碎石堆，就是札菲大楼的遗骸。萨克拉跟他的妻子以及4名子女现在流离失所，那种安全无忧的感觉已经不复记忆。他表示自己看着大楼渐渐崩解的时候，脑海中便浮现了发生在纽约市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记者问他有什么话想对美国人说的时候，萨克拉表示：“以色列人在7月24日对加沙发动的恐怖攻击，就跟你们经历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相同。”

加沙走廊承受的“经济战”

拉法市

以色列导弹将所有人的生活轰得分崩离析，无论是商店摊贩、工厂老板，还是渔民和农民，所有人都在估计损失的规模以及未来将要负担的债务。

新生儿的父母亲通常都会到贝尔拜希的店里挑选各式各样的婴儿用品，像是婴儿服、睡衣，还有床罩。对于加沙南部拉法市的18万居民来说，这家店是一个相当神圣的存在。

不过这家店现在已成历史。奥玛·贝尔拜希现在茫然地站在商店的残骸当中，拉法贸易中心总共有80个商家在周六上午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贝尔拜希的店就是其中之一。

烟雾从贝尔拜希的店里缓缓飘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贝尔拜希的脸上除了覆盖着灰烬之外，还有他奋力挖掘碎石堆、抢救店内商品时所扬起的烟灰。虽然奋不顾身，但是他还是很害怕以色列接下来会投掷更多导弹。

以色列至少向这座购物商场发射了六枚导弹，不仅有许多商家遭到毁损，更有一个婚礼宴会厅以及一处律师事务所受到影响。拉法市的市长办公室发出声明，表示自从这座商场在1998年在挪威与荷兰人的协助之下，耗资200万美元打造落成之后，就有很多民众跟当地市政厅承租摊位，用来做生意。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这栋商场到底能对以色列的国安构成什么威胁？在商场里面，我们只是单纯贩卖一些国内的产品给老百姓而已啊。”贝尔拜希表示。

贝尔拜希雇用了几名员工，支付这些员工薪资，让他们撑起总共40多个人的生计。

他环视店里，这里根本没有“火箭炮弹”跟其他军事用品，只有每件30美元的裤子，还有其他服饰跟家庭用品；这些商品现在不是被埋在石堆底下，就是被炸得七零八碎。

贝尔拜希之前为了开斋节、夏天换季，还有学校的新学期订购了许多商品。这次他下订的商品在以色列发动的五十多天的军事侵略之前就送达商店了，货品的存量更是往常的两倍。现在商品毁坏不堪，贝尔拜希已经一无所有；他只好将店门深锁，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都没办法营业。

一般来说，这一季没有卖出去的商品，贝尔拜希都可以在下一季跟客户交换，或是打折出清。现在他却没得选，所有东西都被炮弹给摧毁。

“我先前整整存放了三季的货品，损失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亏损的财产大概是以前的三倍——差不多好几千美元。”

贝尔拜希所面临的绝境实在是惨不忍睹，因为他并不是用自己的存款订购这批货品的。通常商人会先向厂商下单订货，等到商店有收入之后再清偿款项。他所经营的商店大约在九月中，就会收到大约39500美元的账单。

贝尔拜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不过另一位加沙居民马亚德·哈德伊德表示，他以前拥有一间镇上最大的康乃馨园，后来也不幸遭逢

同样的际遇。他完全知道贝尔拜希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在2006年以色列封锁加沙之前，他曾经到荷兰参加欧洲花卉博览会。看着自己的商品销到欧洲各国，哈德伊德内心备感欣慰。

以色列后来关闭了加沙的贸易关口，导致哈德伊德无法继续外销他所培育的康乃馨。在哈德伊德苦等以色列开放关口的时候，这些花朵渐渐凋零枯萎，最后他只好让自己的牛跟骆驼把这些花给吃了。接着就有很多供货商跟摊贩跑到警局或法院申诉，要求哈德伊德偿还债务。

对贝尔拜希而言，他似乎会遭遇跟哈德伊德同样严峻的磨难。

没有人能帮贝尔拜希偿还债务。他跟自己的家人只好祈祷会有奇迹出现，让一家人不至于挨饿至死。

加沙的经济学家马赫尔·塔巴阿指出这场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是2008年至2009年“铸铅行动”的三倍。

贝尔拜希一边检查店内的情况，拉法市市长苏卜西·拉德温也同时接受访问，他表示这次损伤的景象实在是相当骇人。烟雾依然不断从购物商场中窜出，市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估算商场损失的价值，总计高达1000万美元。

“这根本就是不公不义又极端野蛮的攻击行动。以色列故意要破坏这间加沙仅存的经济活动蓬勃的场所。”拉德温表示。

8月1日上午，以色列的F-16飞机又对同一座购物商场发动攻击，不过损伤主要都集中在建筑物的屋顶。这一次，以色列情报机构打电话通知住在商场附近的福阿德·札德，要他在八分钟内尽速撤离。

“我打电话给所有邻居，要大家赶快逃命。”札德表示。不过在那关键的八分钟过去之前，以色列就发射第一枚导弹了。

虽然札德的住家并不是以色列的主要目标，不过他还是遭到流弹波及。同样被炮弹击中的还有阿米奈·宾特·瓦卜和哈安萨两所联合国学校——这两所避难处的数百户人家当初都是迫不得已，从自家逃到拉法市东部逃难。

拉法市贸易中心的执行长雷伊德·霍里认为除了刻意打击巴勒斯坦的经济体系之外，以色列已经丧心病狂、失去理智了。“他们完全不能用国家安全作为借口，巴勒斯坦摊贩承受的损失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大约有4.2万英亩的农地严重毁损。全加沙有超过半数的家禽家畜，因为农民没有能力照顾或是直接被炮弹击中而接连死亡；加沙渔民的渔获量，今年也减少了10%。

除了上述的损失之外，加沙的基础建设也面临崩解危机，例如现在水资源跟电力都相当枯竭。全加沙至少有360间工厂跟工作室呈现毁损状态，其中还有126间彻底化成碎石堆，总计造成4700万美元的损失。

巴勒斯坦工业联合会表示，业界有许多工厂在战争期间都完全停摆，也因此损失了7000万美元的收入。

宣布停战，朱达一家哀悼

贾巴利亚难民营，加沙北部

欧洲及中东人权观察组织表示，战事蔓延了50多天，全加沙将近有1800名孩童成为孤儿。

今年10岁的塔伊尔·朱达躺在加沙叙法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外面喧闹着以色列与加沙停战的欢呼声。

朱达的伤势相当严重，他的右腿跟右手的几根手指都被截肢，身体左半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手上布满伤痕，以色列导弹爆炸过后所产生的弹片划过他的身躯，在脸颊跟胸口上割出一道道的疤痕。

塔伊尔幸运地活了下来，只不过他挚爱的家人没有办法继续陪在他身边，他必须孤单地走完人生的旅程。塔伊尔现在仍不知道他的家人——母亲拉维亚、两个姐姐塔斯尼姆跟塔格里德，以及两个弟弟奥萨玛跟穆罕默德——发生了什么事。塔瓦尔的亲人全部都远离人世了。以色列从天而降的导弹夺走了塔伊尔所有家人的性命，也让他躺在叙法医院中接受治疗；依塔伊尔的伤势看来，或许他要在医院待上好一阵子，等到“胜利”的呼喊声逐渐平息之后才能出院。

八月，一个相当燠热的夜晚，太阳才刚下山，灾难就这样降临朱达一家。

40岁的拉维亚·朱达一边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享受清新的夏日晚风，一边跟自己的孩子讲故事，稍微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恐怖的以色列炮火

声中转移。这家人衷心盼望的，就是炮弹声能够稍微平息，就算只有几分钟也好。

拉维亚·朱达说完故事之后便走进屋内，打算看看丈夫忙得怎么样了。朱达的先生伊萨姆今年45岁，他打算让太太休息一天，所以就亲自下厨替一家人准备晚餐。

塔伊尔的两个姐姐——12岁的卡格里德跟13岁的塔斯尼姆——正在玩洋娃娃。其中一个女孩要另一个女孩拿一把梳子过来，她们准备替手中的新娘洋娃娃打理发型、举行婚礼。

而塔伊尔的弟弟——9岁的穆罕默德以及8岁的奥萨玛——也在附近玩着气球。每次只要远处传来导弹的爆炸声，他们就会冲到母亲身旁、躲在她的怀里。等到一切又归于平静、炮弹声散去之后，大家才会重新拾起手边的玩具。

今年11岁的拉哈夫跑到隔壁找邻居玩耍了，她心中洋溢着喜悦，因为她压根不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跟家人天人永隔了。

刹那间，短暂寂静就被轰隆声给取代。

夕阳中，有两颗以色列导弹打中了拉维亚跟她的孩子，将他们的身体炸得血肉横飞。爆炸威力让附近住户也感到天摇地动，大家纷纷冲出屋内看看能否帮得上忙，不过在当地居民眼前的却是朋友跟家人四散各处的尸体，大家都无法分辨罹难者的长相。

身为父亲的伊萨姆·朱达听到声响之后随即冲出屋外，他不停大吼："快帮帮我！邻居快来帮帮我！"伊萨姆的女儿拉哈夫这个时候也从隔壁跑了回来，她看着母亲跟兄弟姐妹的尸体放声大叫。

这一家人完全不晓得以色列为何要痛下毒手，他们对天发誓住处附近根本就没有任何军事目标。

他们的表亲穆罕默德急忙赶过来协助救援，他表示堂弟妹当时只是在玩耍而已：“这间房子里面只有小孩子的嬉戏声，难道这样也惹到以色列了吗？”

他还表示今年八岁的奥萨玛很开心终于要上学，他还把画本跟他的涂鸦放在书包里面，而今这些画本、画具的主人却远离人世了。

这一家人的遗体被运往卡莫艾德温医院的路上，邻居亲戚、老老少少全都急忙跟在救护车后头。很多人都把粉碎、焦黑的尸块带在身上，打算举办葬礼的时候将尸体拼凑完整。

一位身穿巴勒斯坦风格的阿拉伯头巾的长者，他的怀中揣着用白色裹尸布包着的尸块，这样一来罹难者家属才能妥当地将遗体下葬。

“全世界都在为以色列死去的犹太孩童哭泣，但又有谁会为这么善良的母亲跟四个孩子掉一滴泪？”这位长者说道。四个孩童的尸体中有两具正躺在救护车中，另外两个遗体则是由居民负责搬运。

一般来说，母亲都会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去，不过这一次连妈妈也不幸罹难。拉维亚留下的两个孩子，一个遭到弹片割伤，跟严重的伤势拔河；另一位则是肝肠寸断，备感失落。两个人都必须面临这种与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以及内心的空虚感。

叙法医院中，躯体残缺不堪的塔伊尔身旁，有一群朋友已经卷起袖子准备献血。穆罕默德·艾勒西就是其中一位等待献血的民众。

“这只是一户平凡的家庭而已，不是什么军事攻击目标。”艾勒西还表示：“这家人跟反抗组织毫无瓜葛，而且住家附近也没有发射火箭炮弹的基地。”他口中所说的地区，就是加沙走廊人口最稠密的塔札塔。

虽然现在暂时听不到炮弹的声响，但是今晚对于许多加沙居民来说仍然相当难熬。欧洲及中东人权观察组织表示，经历了50多天的战争之后，全加沙有1800名孩童变成孤儿。

根据一直以来都在观测死伤规模的莫赞人权中心统计，加沙走廊至少有536名孩童丧生，这几乎占了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许多数据也显示以色列对加沙的民宅发动了145次空袭。

在这50多天的冲突当中，总共有2145名巴勒斯坦——绝大多数是为市井小民——64名以色列士兵，还有3位以色列国民丧生。

孤苦无依的孩童通常都会被家族中的亲戚收养，不过他们内心的伤痛却难以抚平。就算烟硝味跟遗体的腐败味逐渐飘散，失去一条腿或是痛失挚爱的打击，或许会永留他们心中。

宣告停战，渔民得利

加沙市

加沙渔民在以色列与加沙的冲突过程中，遭受炮火打击，损失惨重；大家希望拓宽捕鱼海域，能够振兴经济。

阿布德纳勒姆·艾希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并不是自己选择要当一个渔夫的。艾希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到曾曾祖父，所有人都是渔夫，这项工作就这样向下延续，一代传一代，就像亲属之间的基因遗传一样。

艾希并不是家族中唯一靠捕鱼维生的人。在加沙北部的沙提难民营当中，还有几户人家也靠着这项捕鱼的家族传统过活。

“讲到工作，我脑子里只会出现捕鱼两个字。这份工作我从1967年做到现在了。”今年63岁的艾希表示。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换工作，我伟大的祖父母也都是渔民。”艾希的祖父母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就住在雅法这个古老的港口城市，他们以前常常对艾希描述当地的生活状况。想到那些往事，艾希的脸上不禁浮现一抹微笑。

尽管出海的时候都要面临以色列军舰发射的炮弹，但是这些往事总能让艾希鼓起勇气开着船到海上捕鱼。自从以色列于7月7日发动军事侵略之后，艾希每天都会去检查自己的捕鱼设备，看看渔网跟船只是否毫发无损。

有好几次他都听闻朋友的船被炮弹击中。不过幸运的是，在这50多天的军事行动中，艾希的渔船逃过一劫，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往后他仍然能够继续出海打鱼。

宣布停火

周二以色列与加沙宣布休战之后，艾希就迫不及待驾船出海了。周四一早天刚破晓，艾希就带着亲戚朋友们到海岸边，大家心中只挂念着一件事——加沙渔民的捕鱼范围好几年来都被局限在3海里的范围内，但是这次以色列与加沙谈妥一项非常关键的协议，现在渔民的活动范围已经从3海里拓宽到6海里了。

虽然海面上危机四伏，全家人还是替艾希加油打气；大家都鼓励他赶紧出发，成为第一位航向新海域的加沙渔民。

尽管加宽3海里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想想先前的3海里已经挤满180万名渔夫，面临过度捕捞的危机。今年多出来的这3海里可能是加沙渔民生计的一块浮木。

艾希一边准备出航、踏上未知的旅程，同时也表示原先那块活动范围基本上已经“资源枯竭”了。

艾希育有两子两女，他口中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大家庭中的27个家人，其中包含他的孙子孙女。这些孩子都是他的骄傲，也让他内心充满喜悦；不过养育这么庞大的家庭也让他压力倍增，不得不立刻出海捕鱼。

几周前艾希损失了许多捕鱼器具，不过他的船仍然毫发无伤。现在生财工具只剩这艘船，他不仅必须更仔细地维修照护，还要立刻启

航补足先前短缺的收入。

这项任务其实相当艰巨。战争爆发之前，艾希的船上总共有12名船员，而且更有70多人单靠这艘船的渔获为生。

以色列封锁加沙走廊之后，油价就恶狠狠地直线飙涨，艾希先前为了添购燃油已经向银行申请贷款。现在战火平息，他又必须重新申请新的贷款来偿还先前的债务。

“我要先跟银行借钱，才能还清之前欠下的债款。”他表示。

现在他每个月必须偿还200美元。早期他还能勉强向银行缴钱还债，现在他却一毛钱也付不出来。连续七周没有办法出海打鱼，艾希已经身无分文、一贫如洗了；为了养活全家人，他的积蓄在战争期间已经全数用罄。

就算现在渔民的活动范围加宽了3海里，经济压力还是没有即刻得到缓解。

“就算现在能到6海里远的区域捕鱼，基本上也捞不到什么鱼或是海底生物。”艾希想起在2012年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政党派系也在停战协议中表明，加沙渔夫得以在6海里的海域内捕鱼，不过当时他的渔获量也没有因此而增加。

再者，渔民的人身安全仍然有可能遭到威胁，没有人知道以色列军方究竟采取什么举动。他们是否会攻击加沙渔民？就算之前在3海里的范围内活动，以色列仍然有主动发动炮击的先例。艾希的儿子苏卜西有一个朋友名叫卡穆尔·阿布·瓦特菲，他表示不久之前以色列海军才朝他开枪，还将他逮捕。虽然瓦特菲最后获释，但是他的渔船却被以军扣留。

加沙渔民跟其他居民一样，在2014年与以色列的这场冲突中，都奋力求生、努力抵抗以色列的封锁政策。

“这根本不是战争，这是一场大屠杀。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浩劫。”艾希表示。

“我们其实也经历过许多战争，但是从来不知道情况会像现在这样惨烈。我在这场冲突中失去很多生财工具，我的船屋甚至被炮弹打中，烧个精光。不过感谢安拉，我的孩子还活得好好的。”

其他渔民也纷纷表示他们的捕鱼用具遭到炮火破坏。

今年37岁的渔夫马雷兹·阿布·瑞雅拉表示，7月27日当天以色列的F-16发射的导弹打中加沙市的码头，损伤程度之惨烈所有居民都不敢置信。

“我的捕鱼器具全部付之一炬，渔网还有渔船的引擎都不堪使用。”

身为10个子女的父亲，阿布·瑞雅拉跟他的兄弟总共要撑起53个人的大家庭，大家都依赖他们的渔猎过活。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生活，我们总共损失了4.5万美元之多。”阿布·瑞雅拉一边检查破损的渔船一边受访。

这就是以色列采取的“经济胁迫”战略。“他们打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加沙的经济状况崩溃解体。”他补充道。

阿布·瑞雅拉表示现在全家人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加沙这片土地几年来不断遭逢厄运，现在所有人也只能静静地等待奇迹降临。

阿布·瑞雅拉自从10岁就开始捕鱼，之后再也没有做过其他工作；他完全无法想象自己转换跑道、做别的工作时的模样。

他的妻子巴萨玛主动表明愿意用她的结婚首饰来换取现金，让阿布·瑞雅拉能够添购捕鱼用具，重新开始，但是这似乎也无济于事。

“我想要重新站起来，但是根本买不到我需要的引擎。这种引擎早就被以色列查禁，不得在加沙贩卖。”阿布·瑞雅拉说道。

辉煌岁月

其实渔民的经济状况并不是一直都这么惨淡。以色列早在1994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就下达海域禁令了。不过那个时候在积极的国际志愿者的陪同带领之下，加沙渔民都显得相当大胆，所有人都愿意将船开到10海里远的地方捕鱼。

“我们能捞到很多鱼。曾经有一段时间，船上满是各类鱼种，渔获甚至多到没有空间存放。”艾希表示，“我们能捕到红鲻鱼、小沙丁鱼、长鳍鲔、欧洲海鲈、红鲳鱼、㊣鱼、鲷鱼等各种鱼类还有虾子。”

那个时候艾希每天都能轻松赚到2万新谢克尔（大约5620美元）——对他来说这笔数目相当可观。跟他这几天在3海里内的海域捕捞的渔获量相比，当时的收入整整有6倍之多。

现在他将那段时间称为“辉煌岁月”，那个时候在外国籍人士的陪同之下，以色列尚不敢擅自发动炮火。

艾希更表示，2012年穆罕默德·穆尔西接任埃及总统时，大家的生活又出现了第二次曙光。虽然短暂，但是还是稍稍获得改善。

“只要越过以色列所属的海域，我们就能躲过以色列的炮火，到20海里远的海域捕鱼。”艾希表示在那片自由的大海，他能尽情打捞，不受任何限制。

如果询问艾希有何解决之道，他认为办法再简单不过。其实以色列不需要多做让步，也不用开放新的海域，他们只要将捕鱼的范围拓宽到12海里即可。

“只要能到12海里左右的海域，加沙渔民就能捕到更多鱼种。”艾希表示，“那片大海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应该有权利摆脱以色列渔民跟战舰的监视，无拘无束地打捞捕鱼。”

地中海贫血患者要求医院优先诊治

加沙市

面对数以万计的伤员，比起罹患地中海贫血的加沙居民，医院还有许多病情危急、需要首先抢救的患者。

照惯例推断，易卜拉欣·阿布杜拉每三周就要到医院输血。不过加沙走廊面临炮火威胁，最近两个月他只接受过两次输血而已。虽然以色列与加沙宣布休战让他内心燃起一线生机，但是加沙的各间医院都有许多伤势严重的患者需要诊治，像他这样罹患地中海贫血的民众仍然必须耐心等待。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的染色体隐性血液疾病，患者的红细胞体积较小，而且容易破损。这种疾病在地中海地区相当常见，患者会因为体内的血红素（带氧红色细胞）生成不良，或是因为缺乏刺激身体制造血红素的染色体，而导致小血球性贫血。患者必须定期接受输血才得以继续生存。

战火喧嚣的时候阿布杜拉根本没办法出门去医院，不过现在两国停火，他就能趁机到医院输血。“我打电话给附近一家医院，院方告诉我他们会派一辆救护车来接我跟另外三位患者，这真的是奇迹。”

这几名患者在家苦等，但是救护车迟迟没有出现。阿布杜拉又拨了电话到医院去，但是院方却表示他们现在无法派救护车来接他们。

“我对医院说我们就像那些被以色列导弹炸伤的民众一样，如果不接受输血和血液透析，我们也会死掉。”阿布杜拉表示。

但是院方仍旧没有派救护车来接送，外面也拦不到半辆出租车。

阿布杜拉站在大马路中间，等待任何一辆能送他到加沙南部的加沙欧洲医院的车辆。这个时候他看到一辆载着一群医生到医院的巴士。

“这群医生听了我的状况之后，就让我上车，但是其他需要长期治疗的病患就不像我这么好运了。”他说道。

叙法医院血液疾病部门的主任贝安·萨卡医生表示，“假如加沙的300多名患者没办法到医院输血的话，他们就有死亡的风险。”以色列军方完全知道这批患者需要定期到医院接受治疗。

萨卡医生表示，地中海贫血患者需要接受输血以及血液透析，借以除去在体内堆积的铁质。

因为战争的缘故，医院的血液存量现在已经偏低。医生开立的药方，也只有患者所需用量的一半：“以前我们必须要拿六盒药锭，现在只拿到三盒而已。”身形瘦弱的阿布杜拉表示，他看起来相当失落，不知该如何是好。

萨卡医生还说先天遗传的地中海贫血患者需要定期接受输血，患者到过世之前，每3～4周都要输一次血。

在加沙，法律有规定假如一对情侣要结婚，那么其中一方必须拿出证明，证明自己没有罹患地中海贫血。假如男女双方都带有缺陷的基因，法官就不会允许两人成婚。这项法律条款在几年前正式实施，目的就是为了要控制地中海贫血患者的数量。

目前加沙各大医院都需要民众捐血。许多居民遭到以色列袭击，导致血液需求量暴增，原本存量就不多的血库顿时面临危机。院方呼吁社会大众前来献血，而有数百位居民也不畏艰难，亲自到医院奉献热血。

加沙走廊各处都有罹患地中海贫血的民众，自以色列发动军事侵略的两个月以来，只有三家医院毫发无伤，能够继续为患者提供适当的治疗。

萨卡医生也表示，要让病患到医院输血确实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任务。

以色列的炮火让加沙陷入绝境，地中海贫血患者的处境也相当危急；若是想要继续生存，他们就必须采取相当极端的手段。易卜拉欣冒着生命危险，面临被以色列炮兵部队轰炸的可能，站在马路中央拦下一辆满是医生的巴士。他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只是想到医院接受治疗而已。

许多医生都表示在贾巴利亚、贝特哈农，还有舒加艾耶这些地方，大概有70多户罹患地中海贫血的人家，都需要逃离他们原先的住家。现在这些患者纷纷到联合国设立的学校寻求庇护，当中更有4名患者死于以色列的炮弹之下。

停火第一天，阿布杜拉就抵达医院了。不过院内人满为患，药品也存量不足，不敷使用。以色列表示停战协议中有某些条款，允许往加沙运输一些医疗补给品。因此阿布杜拉内心也怀抱希望，期盼他的药剂很快就会送达医院。

不过其他患者就没有这等运气，也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沉默地面对地中海贫血的各种并发症，比如铁质堆积过多、骨头关节变形或是其他心血管疾病。医院收容大批伤员之后，贫血患者就不是院方首要

的诊治对象；当阿布杜拉跟其他患者得知这个事实之后，大家都感到相当痛苦。

阿布杜拉表示医院开给他的药剂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他的病情。“我要向全世界求救，请帮帮我们、解救我们。”他说，“我们想要好好活下来。”

人民准备重建家园，关键要素却被以色列挡在国门之外

拉法市

卡车载着一车车的货品到加沙来，不过以色列在停战协议中允许加沙人民使用的营建材料，却始终不见踪影。

慕尼尔·哈尔班一听到宣布停战之后，就立刻打给在加沙国界的凯雷姆·沙洛姆关口上班的同事，要大家准备回到工作岗位。

不久之后，许多卡车就载着货品跟人道救援补给品，进入惨遭战火肆虐的加沙走廊。不过哈尔班仍然焦急地等待建造房屋的材料，而且也没人知道这些材料究竟何时才会运进加沙。

塑料座椅、软饮料、糖果、罐头食品、鞋子和卫生纸，哈尔班一一清点刚从拉法关口运进来的货物，这个时候哈尔班却表示，加沙居民唯一需要的物品至今仍未现身。

许多加沙居民都跟阿布·哈立德·贾穆尔一样，等待一袋袋水泥的到来。

几年前，贾穆尔的住家在以色列的炮火中遭到损伤。有了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救援，他在两年后就搬到一处新家定居。

在2014年7月，他的房子又被以色列坦克炮弹打中，受到轻微伤害。

现在贾穆尔不想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等待国际组织或是政府伸出援手。贾穆尔表示他想要凭一己之力，用水泥修复自己跟亲朋好友的住家。

“假如痴痴地等待国际团体的响应，我的小孩可能还要再忍耐十个寒暑吧。”他表示，“确实，以色列跟加沙决定停战是一件好事。我们终于不用再遭受欺凌了，但是大家都想要重建家园。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刮着寒风的冬夜里颤抖吧。”

经历了长达七周的暴虐军事攻击之后，贾穆尔耳闻营建材料即将运进加沙。自从星期二停战协议正式生效之后，他就一直在等哈尔班的通知，期待修补房屋的材料尽早出现。

阿布·哈迈德·席安这位卡车司机身处熙来攘往的凯雷姆·沙洛姆关口，他站在一个停满卡车、尘土飞扬的区域。他表示自从宣布停火之后，进出口的状况确实有“稍微好转”，有些之前遭禁的货品现在也得以入境。

“这里有来自约旦河西岸、世界粮食计划署，还有近东救济和工程处派来的卡车。”席安表示。这个时候有一辆载着新鲜水果到加沙供摊贩贩卖的卡车驶了进来，司机朝着席安挥了挥手。

席安还表示学生用的文具也运进加沙走廊了，不过这个时间点实在是忧喜参半：学校原本上周就该开学，但是因为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和政府设立的学校需要替灾民找到新的容身处，将他们从教室还有体育室中迁出，所以新学期就延后了两周。

七周以前，只有燃油跟人道救援物资能够通过关口。现在各种商品也在第一时间进入加沙走廊，包括许多日常所需品，比如牛奶、起司，还有尿布。虽然上述商品都是加沙短缺已久的货物，不过最重要的水泥却仍然不见踪影。

“说到建筑材料，加沙居民现在依然在焦急地等待。”席安对中东之眼的记者说道。

自2006年以来，各种建筑营造用的原物料就被以色列视为违禁品，包括水泥、钢材，还有混凝土。以色列坚决认为这些原料有可能被加沙的反抗组织利用，拿去建造军事基地。

加沙好几年以来都是仰赖地下隧道来运输这些原料。现在身为穆斯林兄弟会盟友的埃及军方为了要打击哈马斯，便将绝大多数的地下隧道给封了起来。去年12月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因政变下台之后，埃及就将哈马斯视为一个恐怖组织。

以色列的代表在开罗会议中同意缓解国界禁令，允许一些营建物资进入加沙。哈尔巴依旧认为营建用料很快就会输入加沙，但是至今仍然尚未现身。

“现在所有居民都在等待营建材料的到来。”他说，“这才是加沙最迫切需要的物资。”

哈尔班表示在战争期间，以色列总共只允许200辆卡车进入加沙。不过加沙人口稠密的程度几乎位居世界之冠，每天至少要有600辆卡车输送物资才算足够。

以色列人权组织吉萨指出，2007年6月到2010年6月之间，每个月大概有2400辆卡车从以色列开进加沙走廊；不过早在2005年，每个月进入加沙的卡车数却高达10400辆。

设立凯雷姆·沙洛姆关口的目的，原本是要将加沙的农产品、药草，还有家具输出到其他国家。不过从吉萨的统计资料来看，事实却并非如此。从2012年5月至今，总共只有55辆卡车载着货物从加沙开往以色列或约旦河西岸：其中49辆运送干粮到世界粮食计划署；四辆卡

车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订购的校园课桌椅运送到约旦河西岸；最后的两辆车则是运送棕榈叶到以色列。

“2014年的1月到7月之间，每个月平均有12辆卡车载着货物离开加沙。跟2007年之前的荣景相比，现在每个月从加沙输出货物的卡车数还不及当年的1%。”吉萨在8月19日的《加沙备忘栏》（*The Gaza Cheat Sheet*）当中表示。

凯雷姆·沙洛姆关口位于拉法关口隔壁，这里永远都有数百名旅客等待离开加沙，不过埃及并不允许旅客离开加沙的出境关口。在过去七周的战争当中，埃及深锁出境关口，只有那些持有外国或埃及护照、握有居留证，或是受伤的民众才能通行。

在上周举办的开罗会议当中，拉法关口并不在协商的范围之内。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政党派系谈和的过程中，埃及官员拒绝讨论有关开放拉法关口的事宜，他们坚持这是埃及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私事。

纵然以色列上周在关口附近发动空袭，月台的出入境大厅以及贵宾室依旧照常运作。管理加沙通关的主管马赫·阿布·萨卜哈指出：“虽然炮弹肆虐，我们还是要让内塔尼亚胡知道我们的厉害，一定要让关口继续营运。”

在这群等待的旅客当中，有很多在海外念大学的学生；新学期准备开始，他们却被困在这里动弹不得。另外还有一些人需要接受治疗，不过也依然在队伍中痴痴地等。

“这个关口本来就应该是要开放给巴勒斯坦人的啊，埃及人怎么只允许外国旅客进出？”21岁的安姆雅德·尤瑟夫在夏季的烈日底下说道。尤瑟夫在摩洛哥念了两年书之后就来到加沙走廊，原本他预计要在这里待一个月，没料到冲突爆发，他已经滞留在这里两个月了。

“我不想入境埃及。我希望能直接在开罗搭机飞往摩洛哥。”

尤瑟夫身旁站着一位癌症病患。这位患者的身上带着所有通关需要的文件，当中包含巴勒斯坦卫生署开立的证明，这份证明指出她已经无法在加沙接受治疗，因为所有医院都在过去一个月的以色列炮火中分崩离析。

尤瑟夫表示他对停战协议感到相当失望：“我们原本希望以色列能好好对待加沙，也以为当地居民在出入关口受到的侮辱能够从此一扫而空。”

“这就是为什么在加沙拥有自己的机场之前，我都会一直支持巴勒斯坦反抗组织的原因了。”

国际非政府组织：重建需要20年

加沙市

以色列在停战协议中让加沙输入建筑原料，而根据这项假定，“住所集群”这个组织估计加沙大概要花两年才能完整重建。不过当地居民却表示，现在他们根本还没取得营建用的原物料。

站在三间商店的碎石堆中，住在贝特哈农、今年20岁的马哈茂德·诺法尔表示，他大概要再花上20多年的时间，才有办法从今年这场战争中站起来重建家园，回归往常宁静的生活。

“我完全不敢相信，以色列只花了30秒就把住宅跟商家全部夷为平地，我们却要花上20年重新建造。”诺法尔表示。

诺法尔当初从父亲手中接下来的超级市场现在破败不堪，里面只剩一堆牙膏的容器、散落一地的尿布、口香糖、变形的可乐罐，这些商品全部都赤裸地躺在贝特哈农的街道上。商品损失的金额总共高达5万美元。

诺法尔表示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孩子一起坐在联合国的学校中避难，一起等待。夜幕低垂，诺法尔睡在校园的游乐场里，他的妻儿则是躲在教室中，教室里的场景就像罐装沙丁鱼一样拥挤。几年前他们一家的生活过得还算富裕，但是现在却别无选择，只能仰赖罐头食品还有其他救济食品为生，这些东西过去都是他在商店里贩卖的商品。

“住所集群”是一个国际性的住房组织，他们衡量了战争后重建所需的时间，评估的结果跟诺法尔的预测不谋而合：该组织在周五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历为期七周的战争之后，加沙需要花20年的时间重建。

“住所集群”跟联合国还有国际红十字会一同评估战后重建的状况，他们表示全加沙有1.7万户住宅严重毁损，其中还包括在2008年到2009年以及2012年的战争中就损坏，至今仍等待修补的房屋。有些拉法市居民的住家在2003年到2005年就遭到炮弹破坏，他们还要等待阿拉伯国家资助的计划完工，才能够返回家安居。

“住所集群”表示，整体来看全加沙总共有7.5万栋住宅不适合人居。

巴勒斯坦住房部估计以色列在2014年造成的损失规模，将近60亿美元。

这些估计都只是初步调查而已：评估人员认为损伤的规模其实更为庞大，目前还需要更多时间做细致的调查。

巴勒斯坦住房部长墨菲德·哈萨耶尼博士最近到联合政府就职，他对中东之眼表示他的工作人员现在都在分头评估各地区的情形。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也指派哈萨耶尼跟另外两位部长进一步调查加沙的损伤规模，希望能在未来募集资金的会议中让其他国家了解加沙的需求。

虽然细节仍有待查证，不过挪威跟埃及似乎要联手举办国际募款会议。

以色列在停战协议中同意让100辆载运营建原料的卡车通过沙洛姆关口，“住所集群”估计的20年重建时间，就是根据以上这些假设推断

出的结果。

在周二发布的细节未定的停战协议当中，确实说明重建家园的物资以及其他生活补给品会陆续送进加沙。以色列过去禁止加沙居民使用营建原料，是因为他们害怕反抗组织会拿这些材料来建造军事基地。

不过直到现在，加沙居民对中东之眼表示，过去一周以来，他们都没有见到重建材料的身影。一听到重建家园需要耗费20年的这个噩耗，许多民众霎时陷入绝望之中。

“我受够了，我也累了。”62岁的纳萨尔·穆罕默德·纳贾尔表示，“我的老婆在这场战争中丧失性命，表亲也离我远去，住家更变成一堆沙石。”

纳贾尔花了好几年才重建家园，现在他跟六名家庭成员全都无家可归，只好暂时睡在联合国建造的学校当中。纳贾尔以前曾经在以色列工作，不过2000年时他就被解雇。纳贾尔这几年来努力在自己的祖国生存，但是他跟邻居位于汗尤尼斯的住家都被推土机给破坏捣碎。

“根本没有人在乎我们。”他表示。

在汗尤尼斯的另一间联合国学校中，42岁的拉瑟姆·阿布·扎伊德静静地坐着。他过去在约旦生活了15年，一直以来都是靠着开出租车的收入养育老婆跟四个孩子。现在阿布·扎伊德下定决心回到加沙。

阿布·扎伊德说身在加沙，他就能够自由地畅所欲言，但是生活却过得不稳定，危机四伏。虽然他了解需要耗费20年才能重建住家，那时他今年1岁大的儿子穆斯拜也已长大成人，但阿布·扎伊德仍然不愿意回到约旦。

“宣布停战的时候，我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可疑的氛围。”他说，“我问我自己：‘以色列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他们根本就视停战协议为无物，那么谈和的意义在哪里？’”

阿布·扎伊德跟家人都表示他们已经得知“住所集群”统计的结果，大概要花20年才能从瓦砾堆中站起来。

“不过我们倒是没有听说任何以色列想要违反条约的举动。”阿布·扎伊德表示。

身兼政治分析师与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人的黛安娜·布图对中东之眼表示，她认为假如双方真的想要维系和平，那么就必须开放巴勒斯坦国界，否则以色列将会继续封锁加沙。

“国际组织一定要确保加沙不会走回头路，变成以前那座露天监狱。”布图说，“巴勒斯坦人一定要握有自由进出口货物的权利，进出国门也不该受到拘束；大家能够自由往返约旦河西岸，更要设立不受他国限制的机场与海港。”

“假如国际组织不向以色列施压，请他们归还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人权的话，以色列就会认为他们能够恣意妄为地侵略加沙，就算非法封锁加沙也不用受罚。假如国际团体不实际对以色列提出要求，那么世界各国谴责以色列的言论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全都是空口说白话，毫无意义。”布图补充道。

虽然阿布·扎伊德希望能亲眼看到加沙走廊重建后的样貌，不过他也对各种官方说法感到厌倦。

“同情心喂不饱我的小孩，也不能替他们遮风挡雨，根本没什么实际用处。冬天就快到了，我们一家人都无处可去。”他说，“如果那些

国际组织好奇我们每一天是怎么过的，那我可以告诉他们：‘加沙居民过一天，就像你们过一年一样漫长。’”

加沙的“人肉盾牌”：受害者吐露心声

胡萨，加沙走廊

“以色列士兵朝我的裤子泼了一些液体，还表示如果我不告诉他地下隧道在哪里的话，他就要‘活活把我烧死’。”

以色列坦克炮弹击中屋外围墙时，萨米·纳贾尔跟他的兄弟姐妹正坐在位于汗尤尼斯西部胡萨地区的住家中。

“房间里充满浓浓的黑烟，大家都无法呼吸，所以就一口气冲到室外。”纳贾尔现在缓缓向记者叙述7月里那个阴郁的一天。

正当一家人试图冲出大楼的时候，纳贾尔的父亲发现一块白色布条。他的父亲立刻对这块布稍加改造，将它做成了一块应急用的白色旗帜，接着再对头顶的以军挥舞，让他们知道这里的居民都是普通老百姓，而且他身后还有其他家人准备陆续从浓烟中逃出来。

虽然纳贾尔的父亲用尽全力，外面的以色列士兵还是命令男人跟女人站成两排，还将在场男性居民的手捆了起来。

所有男人都被绑了起来之后，士兵就一一质询，要当地居民透露地下隧道（反抗组织成员使用的密道）在哪里。纳贾尔坚持他不晓得地下隧道的位置，不过士兵怎么也不肯相信。

今年21岁的纳贾尔表示，接着有一位士兵就“拿起一把椅子往我的背上砸”。

纳贾尔看到自己的母亲跟其他家人从大楼里望着他，后来士兵又将他一个人带到大楼的后院，要纳贾尔跪下，这个时候有一只军犬，口上罩着金属口套，背上似乎驾着一台摄影机，慢慢接近。

水瓶

“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纳贾尔说道。

“三名士兵当中有一个人放了一个空空的水瓶到我头上，然后举起手中的枪瞄准。”纳贾尔说到这里的时候暂停了一下，深吸一口气，舒缓紧张的情绪。

“第一发子弹把水瓶给打破了，后来另一名扛着M-16自动步枪的士兵走上前来。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大，身高不高但是体格健壮，他顶着光头，脚穿黑色军靴，一双眼睛又细又长，就像亚洲人一样。”

“我跪在地上，他就直挺挺地站在我前方。”

有另一名士兵脸上蒙着面罩，站在纳贾尔另一侧。他用标准的阿拉伯语对在场的士兵还有囚犯传达指令。

水瓶被子弹给打破之后，纳贾尔的听觉有好一阵子都暂时失灵。虽然他听不清楚那位士兵究竟在讲些什么，不过他想起来当时那名有着亚洲脸孔的士兵大吼：“等一下你就会见识到我们的手段，我们一定会逼你讲出哈马斯从哪里发射火箭炮弹，还有两个哈马斯领导人的姓名。”

纳贾尔回答道：“我不常待在胡萨，我比较常在自己的工厂里面修补轮胎，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而已。”

那名士兵便揪着纳贾尔的衬衫，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接着再朝纳贾尔的脸挥了一拳。

“你这个骗子。”那名士兵不断咆哮，又开始拿起椅子往纳贾尔身上砸。他不断挥舞手中的椅子，直到椅子断成细碎的木块为止。

纳贾尔说椅子断裂之后，那名士兵就把他从地板上拖了起来，另一名操着阿拉伯语的士兵就把脸上的面罩拿下来，开始命令纳贾尔招出地下隧道的位置。

“告诉我地下隧道在哪儿！”士兵不断嘶吼，还拿着枪在纳贾尔身旁挥动。

纳贾尔内心既惊恐又痛苦，不过更艰难的关卡还在后面。

“突然间不知道从哪里窜出一颗子弹，朝以色列士兵飞来。”纳贾尔说：“那名抓着我的士兵把我押在他前面走。”

以军与巴勒斯坦反抗组织不断交火，纳贾尔还说他被抬了起来，被迫站在以色列坦克车的舱板上。

“子弹到处流窜、时有时无，以色列士兵把我当成人肉盾牌。”纳贾尔道。

“等到一切又平静下来，悄然无声之后，蒙着面罩的士兵就拿来某种液体往我的裤子上倒，他说要是我不讲出地下隧道的位置跟两名哈马斯成员的姓名，就要‘把我活活烧死’。”

后来那名讲阿拉伯语的士兵就将纳贾尔的双眼蒙了起来，还命令他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纳贾尔在视线陷入一片漆黑之前，看到自己的母亲跟姐妹随着以色列士兵走出屋外。

“我不知道要脱到什么程度，不过当我准备褪下内裤的时候，以色列士兵就叫我停止。”纳贾尔说后来他就跟另外几名年轻男性一起被带到一个未知的地点。

纳贾尔跟其他同样在胡萨被以军挟持的男子相同，他们的供词都相去无几，所有人都不晓得哈马斯的军事机密。

纳贾尔的堂哥、今年24岁的福阿德·纳贾尔也表示，他被以色列士兵带走，并作为抵御子弹的人肉盾牌。

福阿德跟他的堂弟一样，都变成以色列的战俘。一开始以色列士兵都会安抚他，要他不用担心，他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福阿德表示他不知道地下隧道的地点，无法回答士兵的问题时，那名先前要福阿德不用担心的士兵也朝他的脸挥了好几拳。

“他用军靴把我踩在地上，把我的头跟脖子埋在肮脏的沙子里。”福阿德说那个时候他还听见附近有坦克车行进的轰隆声。

福阿德还说后来他跟一整排年轻人都被以色列士兵拿去当人肉盾牌。

“每次以色列的F-16发射的导弹爆炸时，在我身后的以色列士兵肤色黝黑，脸上留着一点胡子，其他士兵都称他为‘雷米’。他一直叫我要安静。”福阿德认为那名士兵看起来不仅很害怕，也不希望军方将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

挟持平民作为人肉盾牌的这个议题其实相当复杂。过去以色列曾指控哈马斯拿市井小民来当作人肉盾牌，试图抵挡以色列的炮火攻击，但哈马斯对此始终矢口否认。然而这几年来，许多证据也显示以色列一直挟持、凌虐加沙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挟持这些无辜民众抵挡反抗势力的子弹。

这种行径大大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以色列法庭也在2005年认定这种举动为犯罪行为，不过以色列军方依然不断挑战法律的制约。

虽然法律规定如此，但是在少数真的开庭审理的案件中，以色列军方仍然没有遭受适当的惩处，例如在2009年，以军要求加沙一名9岁的男童去检查装有爆炸物的背包。法院判处的刑责非常轻，以色列军方也表示那起案件是那名士兵在艰难的情况下独自下达的指令，跟军方的整体策略毫无瓜葛。

拘留营

纳贾尔说他在家中被剥去衣服、蒙住双眼之后，三名以色列士兵就胁迫他走在队伍前方。纳贾尔光着双脚，走在被烈日晒得滚烫的马路上。

纳贾尔估计他们一行人大约赶了90分钟的路程，最后抵达一个位于以色列国境内、邻近以色列与加沙边界的拘留营。

除了三名士兵的声音之外，纳贾尔说："我还听到我的堂兄弟莫门跟埃萨的声音。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到很欣慰，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只有我孤单一人。"

不过后来这份宽慰之情很快就被恐惧所取代：纳贾尔还记得他的双眼一直蒙着一块布，还被关在一个室外的笼子里。他的耳边不传来火箭炮弹震耳欲聋的声响，还听见以色列士兵不时会冲到拘留营内躲避攻击。

第二天，纳贾尔说他就被一名士兵带到了质询室，但是他也看不见那名士兵究竟长什么样子。那名以色列士兵又不断咆哮大吼，要求

纳贾尔供出两位哈马斯成员的姓名。

“他手指掐在我的喉头上，如果我表示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他就会大喊：‘你这个骗子’，接着我就崩溃地倒在地上。”

纳贾尔跪倒在地上时，那名士兵又立刻把他拉了起来，对他吼道：“给我站起来，你根本是在说谎！”

那名士兵接着就表示，他会用这种方式对待纳贾尔，是“因为纳贾尔是人类”，而人类就是注定要遭受这种凌辱。他要让纳贾尔蒙羞、担惊受怕。

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质询之后，纳贾尔说以色列士兵要他把内裤脱掉，换上白色的囚服。

虽然以色列士兵有时候会提供纳贾尔食物跟水，但他还是不免会抱怨监狱的环境，因为监禁他的那间牢房地板上污水横流。

“我都可以闻到地面的污泥所飘散的气味。”他说。

直到第四天，士兵呼喊了纳贾尔的名字，接着纳贾尔就搭上一辆巴士。他不知道车子会开往哪里，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巴士就开到了加沙的国界，纳贾尔跟另外几名年轻人就被赶下车。纳贾尔四处张望、寻找表亲的身影，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莫门和埃萨。显然纳贾尔的堂哥不在这批释放名单当中。

整整过了两个月，纳贾尔才有办法将当时所受的折磨娓娓道来。即便如此，现在纳贾尔讲述他在拘留营中听到堂哥凄厉的叫声时，纳贾尔仍然浑身战栗，声音抖个不停。直到现在，一家人还不知道莫门和埃萨身在何方，遭遇了什么惨况。

“以色列取下蒙住我们眼睛的布条时，大约有50到55个巴勒斯坦青年都站在加沙的国界上，被以军当成人肉盾牌。”纳贾尔说。

“巴勒斯坦人发射火箭炮弹时，以色列士兵就拿我们来抵挡反抗组织的炮火。”

工资之战：哈马斯雇员被迫辞职

4万名加沙的公务人员已经有九个月没有领薪水了，许多人也无法继续仰赖连通埃及的地下隧道为生。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最近频上各大媒体，指控哈马斯的领导人在加沙继续领导政权。阿巴斯表示哈马斯无视双方于4月谈妥的巴勒斯坦和解协议，继续在加沙支撑一个影子政府。

在那份协议中，派系分化七年的巴勒斯坦政党原本应该要合而为一。双方当时都同意要共同建立一个巴勒斯坦联合政府，还要在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六个月之后，举办总统与立法院大选。

观察加沙的政治情势之后，阿巴斯的指控确实有其道理：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政府事务以及决策，都是由哈马斯领导的前任实权政府来管理，只不过目前政府部门中没有院长而已。

哈马斯与巴勒斯坦自治整府签订和解条约之后，原先任职于哈马斯政府的院长都纷纷辞职，而空出来的职位就由先前在加沙走廊服务的副院长替补。

现在在联合政府中，只有四个院长是来自加沙，其他人则是来自约旦河西岸。根据报道，那些出身约旦河西岸的院长、部长，都不愿意跟治理加沙的各级首长沟通联系。

加沙教育局局长札利亚·胡尔表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败笔，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所有公务人员都纳入同一个政府体系之下。

他表示："巴勒斯坦政府根本不愿意承认那些替加沙居民服务的机关首长、公务人员，他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了8年之久。"

胡尔还表示将近有4万名政府雇员，整整九个月没有收到薪水了。

"直到现在，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战争过后，联合政府里面的教育局长都没有跟我们联系，确认加沙这边的教育状况。"

胡尔表示阿巴斯口中的影子政府，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所在。

"如果阿巴斯总统未来到加沙走廊，我们一定会让他了解加沙的各个政府职员，还有各部门都是如何运作的。"胡尔表示。

这个时候，有4名在加沙的联合政府官员表示，他们在自己掌管的部门中握有实权，还有权限开放或封锁加沙的关口。

胡尔认为阿巴斯对哈马斯聘用的官员施压，逼迫他们离职或是下台，借此削弱哈马斯的政治实力。

"借着驯化哈马斯的手段，阿巴斯想要向世界证明他才是唯一掌权的人。阿巴斯不想让世界各国知道打赢跟以色列这场仗的，其实是反抗组织而不是他所领导的自治政府。"

目前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部门中工作的几千名雇员，他们仍然按时领取自己的薪水。但是曾经在哈马斯政府底下服务的多数政府雇员，还有那些在医院工作的公务人员，他们至今尚未领到积欠已久的薪资。

胡尔指出在5万名政府雇员当中，有超过4万人已经连续工作八个多月，但是却没有收到任何薪水，然而这个时候却有好几万人坐在家中，领着国际组织给付的钱。

哈马斯在2007年开始掌管加沙之前，加沙仍然是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而当时在加沙工作的公务人员，现在都坐在家中领着薪水。现在自治政府与哈马斯签订和平协议，那些前任公务员现在应该也要回到岗位，不过他们却迟迟未现身。

6月底、战争尚未爆发之前，许多政府雇员已经连续七个月没领到薪水了，有些人也只领到部分薪资而已。哈马斯官员估计，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积欠的薪资大约已经高达10亿美元。

大约有60万加沙居民——或是36%的加沙人口——都有家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因此这波薪资冻结的问题也大大影响他们的生活。

对许多国际媒体来说还有另一个问题有待厘清，那就是政府各部门要如何在以色列将地下隧道封锁的情况下继续营运。

直到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下台之前，加沙政府还能向管理地下隧道的公司课税，用这些税金支付政府员工的薪资。自从埃及与哈马斯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之后，埃及就指控哈马斯让枪手从溜进西奈沙漠附近的地下隧道。为了制止哈马斯，埃及就破坏了至少1370个地下隧道——此举也等于切断了哈马斯资金的主要来源。

加沙走廊准备从战争的迫害中重新站起来，政府各部门现在也仰赖从各地征收的税金来进行建设。举例来说，汽车维修厂一定要由政府经营，这样一来，每当有车子进行检修政府就会有收入。

胡尔表示他任职的教育部也被迫缩编预算，也要删减重要计划的资金，像是原定小学生教育计划的10万美元资金就被迫缩减，现在只剩下2万元美元预算可用。

燃油配给券现在也降低配给数额。譬如原先政府的资深员工每个月都会有130～150升的燃油额度，让他们能够开车往返各地区、跑公

务，但是现在每个月他们只能免费加30升的油。

长达七周的战争结束之后，巴勒斯坦政党派系看起来似乎不再指控彼此，反而团结合作。但是这样和平的局面，似乎也因为双方渐渐在媒体上指控对方，而开始动摇崩解。

虽然如此，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对于下个月预定在开罗举办的会议感到很有信心，大家相信各个政治党派一定能达成某些共识。今年43岁、在加沙担任学校老师的阿布·艾卜德哈迪表示，阿巴斯总统跟他的联合政府应该来加沙走一走、看一看。

“我们被以军蹂躏糟蹋，但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们。”艾卜德哈迪表示，“战争过后，所有部门所长不是应该都要亲自现身、关心他的人民吗？”

不过他也表示，现在不是一一唱名、公开指责的时候。政党派系应该团结合作，因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比起法塔赫或哈马斯的利益都来得重要。

“毕竟我们同是巴勒斯坦人，我们在战争中洒下的鲜血应该要让大家更团结。”阿布·艾卜德哈迪说道。

阿巴斯表示假如伊斯兰运动妨碍到自治政府在加沙走廊的运作的话，他就要中断跟哈马斯谈成的和平协议。

哈马斯领导人穆萨·阿布·玛尔祖克在最近举办的一场研讨会表示，联合政府肩负的责任更大，他们应该要协助加沙重建。他还批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内部，独自成立了一个重建加沙的委员会。

“加沙走廊明明就有办法自立自强。”阿布·玛尔祖克表示。

政党派系不断斗争攻讦、你来我往，国际组织以及社会大众都非常担心、不晓得派系分化的后果究竟是由谁来承担。

欧盟最近派了几位官员到加沙走访，这些官员也跟加沙当地的领导人会面。这些欧盟官员其实隐约表示，欧盟跟以色列都不排斥协助支付那些加沙公务人员的薪资。

与此同时，哈马斯大力抨击阿巴斯总统。

“加沙人民现在都要面临阿巴斯总统投下的震撼弹。社会大众跟媒体现在都渐渐晓得，原来公务员的薪资迟迟无法发放，其中唯一的障碍就是阿巴斯总统。”胡尔表示。

加沙面临选择：追着外援团体跑，或是挨饿至死

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遭受炮火摧残的加沙走廊发送救援物资，不过最迫切需要救助的灾民，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配给物资。

位于加沙市西部塔尔哈瓦的联合国学校外面现在变成了一处迷你市集，许多摊贩都在这里向无家可归的居民兜售商品。这些摊贩跟流离失所的灾民抢夺物资，拿到市集上贩卖、努力换取现金。

现年54岁的阿布·哈立德原先在加沙的舒加艾耶拥有一栋住宅，不过以军肆虐后他现在也一无所有。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的哈立德，他对于救援物资分配的状况相当不满。这些来到加沙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跟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相差甚远。近东救济和工程处有非常明确的救援流程；国际非政府组织只是带着物资来到加沙，却没有制定清楚的配送策略。

“我们的家早就被夷为平地，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补助，但是其他人却拿到很多食物配给券。”他表示。有许多民众跟阿布·哈立德遭受同样的际遇，不过阿布·哈立德是一位自尊心非常强的人，他绝对不会追着食品车跑，哀求对方赐予这种基本的生存权。

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配送物资的组织，似乎没有制定一套全面的流程，让那些急需救济的居民获得最大的帮助。目前看来有许多组

织分配补给品的过程都相当随性，而许多处境堪怜的居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其中一位就是今年51岁、行动不便的哈珊姆·萨克拉原先住在塔哈瓦地区12楼高的札菲大楼中，但是这座大楼也遭到以色列炮击轰炸。

“物资配送都是依据家族势力还有跟政治党派的关系而定。”萨克拉表示。他表示自己某些朋友的家庭，都是靠着人脉关系或是效忠政府的程度来领取救济品的。

无家可归的加沙居民抱怨他们领到的补助品都质量不佳，有的物资还被小贩拿去当地市场兜售，或是被那些住家毫发无伤的民众领走。当地居民更称呼某些物资为“贵宾补给品”。

“有些东西甚至只会分派给身份地位较特殊的民众，我从朋友口中听说像是洗衣机、冰箱、碗盘，还有其他厨具，这些东西都只有特定人士才能领取。”萨克拉表示他什么也没拿到，因为他跟政治党派毫无瓜葛。

“连去领取别国捐赠的寝具也会遭到歧视：科威特捐赠了很多质量不错的床垫，但是只有那些握有特殊人脉的人才拿得到，像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只能分到质量低劣的产品，有些人甚至两手空空，什么也领不到。”

加沙的家家户户都认为救援团体的策略非常失败，他们没有办法将援手伸向那些最弱势的被边缘化的民众。

“救援团体之间完全没有协调过。”萨克拉表示，“有时候我们会从不同组织手上拿到一模一样的食物，频率大概高到六次。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重复的食品，大家其实需要各式各样的生活补给品。”身为一位肢体残障的民众，萨克拉需要现金添购各种基本日常用品，像是

药品还有洗衣精。萨克拉还需要交通补助，让他的女儿能够顺利上下学。

战火停息的时候，萨克拉从卡塔尔政府领到一千元的补助金，不过他说其他跟政治党派关系甚深的民众，他们所领取的金额更为可观。

“援助团体的举动，让我们都变成了没有尊严的乞丐。”萨克拉说到一半，突然停下来调整自己的轮椅。

战争结束又过了一个月，萨克拉必须离开跟自己的孩子还有亲戚道别，因为这些家人必须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寻求庇护。虽然萨克拉不愿意思考未来的处境为何，但他也了解严冬即将来临。

身为一位行动不便的父亲，他所需要的物资不仅是食物而已。不过萨克拉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他觉得自己似乎被世界所遗弃。

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萨克拉的衣物全部都被压在札菲大楼的残骸底下。虽然他收到了一些二手衣物，也确实将这些救济品穿戴在身上，但是他却觉得自己备受羞辱。

“每次一有向人乞讨的感觉，我就又会再次感受无家可归的那种痛苦。”

孤立无援

巴勒斯坦人权维护网的成员穆罕默德·贾穆尔表示，援助团体都是依照居民与政党派系的关系，或是跟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亲近程度来分派物资。这种分派的方式很有可能让某些居民孤立无援。

“依照政党派系来配送救援物资的说法绝对毋庸置疑，你们看拉法市东部的灾情这么严重，但是现在却没有任何救援团体对当地居民伸出援手。那些选择待在家里、维护自身尊严的民众完全没有领到补给品。”

贾穆尔并不认为救援团体是刻意要排挤某些族群，他认为某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只是不愿意耗费精力，干脆把物资分给那些他们认识或者距离配送地点比较近的民众。

“其实这种分配不均的现象也不是头一遭了，但是现在加沙走廊涌进大批救难物资，显然很多家庭领了八九次补给品，但是有的人却什么也没分到，至今仍等待救援。”

不过没有人知道如果要改善这种现状的话，需要通报哪个单位。现在就确切的战后损失规模也没人知晓，因为有很多住家遭到以色列炮弹毁损的民众，他们的姓名至今仍未正式登记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救助清单上。

贾穆尔表示他的住家也遭到损坏，但是战争结束之后，他连一罐干净的矿泉水也没领到。他还有一些朋友的处境更加危急，他们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但是战后却乏人问津，没有救难团体主动提供救助。

“我知道有些人宁愿饿死，也不要像乞丐一样追着食品补助车跑。”他表示。

今年37岁的慕尼尔·哈利是一位待业中的加沙居民，他的住家位于拉法市边界的柯伯特·阿达斯。战争结束之后又过了三个星期，阿达斯现在仍在等待救援物资的来临，同时他也有些话想说。

“那些国际非政府组织都坐在办公室里吹冷气，不愿意实际走进大街小巷帮助人，他们就等着灾民亲自上门乞讨。质量优良的物资早就

被跟政党关系密切的民众掠夺一空，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只能拿到那些剩下来的瑕疵品。”

这种资源分配不均、偏袒特定民众的现象，也让援助团体的名声受到质疑。

“救灾的物资本来应该就要先分配给那些逃离家园遭受重大伤害的居民，像我就是其中一例。”哈玛说道。而哈玛受访的时候，住家门口正好驶过一辆开往加沙市、载着床垫的卡车。

跟其他身处地理位置偏远的民众相比，住在加沙市的萨克拉已经幸运许多。尽管如此，萨克拉还是认为国际救助组织的行动杂乱无章，物资配送中心的现场也是一片混乱。

萨克拉必须跟其他居民一起分享他所分配到的多余粮食，现在他连基本民生用品都买不起。

“我真希望大家不用靠救济品度日，也不用面临这种配给不均、被政党势力欺凌的屈辱。”萨克拉说道。

绝望的加沙居民消失在大海之中，家人四处找寻

许多加沙人民都会努力寻找机会搭船到欧洲，试着在异地找回正常的生活模式；不过航行过程危机四伏，许多怀抱异国梦的民众往往被大海吞噬。

今年51岁的祖黑尔·马霍夫在得知自己的儿子跟孙女失踪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口。马霍夫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寻找至亲的下落，但是至今仍然没人知晓他们身在何方。

他29岁的儿子穆罕默德·马霍夫非常幸运，在以色列对加沙进行的残暴攻击中活了下来。穆罕默德·马霍夫带着自己的女儿拉娜通过了加沙的地下隧道，也因此逃过以色列猛烈的炮火攻击。

“我在加沙走廊已经一无所有。我现在身无分文，还需要支持女儿的生计。”穆罕默德·马霍夫在离开加沙之前对半岛电视台说。

9月6日，穆罕默德对他的父亲说：“爸爸不要担心我们，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到瑞典去了。”

不过在9月10日，马霍夫一家收到噩耗，消息指出巴勒斯坦的移民在马耳他的岸边丧命。一群巴勒斯坦人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便乘船偷渡，后来这艘船竟然沉了，船上的乘客也纷纷溺毙。

祖黑尔现在茫然失措，仍然在等待儿子跟孙女的消息，一心想确认他们是否也在罹难者的清单当中。加沙走廊遭到以色列封锁，埃及

也关闭拉法关口，数百名加沙居民只好想尽办法逃离加沙走廊，而最常见的办法就是从地下隧道逃到埃及，或是搭船到欧洲去。过去十年来，这种穷极各种手段逃离加沙走廊的案例屡见不鲜，其中巴勒斯坦人最喜欢的国家则是比利时以及瑞典。

经历船难的其中一位生还者替马霍夫一家捎来最新消息：3岁大的拉娜在沉船的时候就已丧失性命，而穆罕默德则是挣扎着游了一段距离之后才溺水丧命。不过目前当局或其他组织仍尚未证实这个消息。

根据《卫报》（*The Guardian*）的报道，这艘载着偷渡客的船是受到另一艘同样载着非法移民者的船只撞击，而不幸沉没。

穆罕默德·马霍夫已经被逼到死角，别无选择。穆罕默德的工作是一位汽车维修员，虽然他的技术精巧，对修车相当在行，但是自从以色列将许多汽车维修零件列为违禁品之后，穆罕默德只得放弃这项事业，从此便没了收入。几年之后，穆罕默德搬了家，也找到新工作；他在起亚汽车的维修部门担任主任，不过这个工作的薪资相当微薄。而在各种零件缺乏的情况之下，穆罕默德也难以大展身手。

“我想要离开这里，我想要过和平的生活。我想要用自己的双手工作，养活家人。”他还在起亚汽车任职的时候曾对半岛电视台说过，“在加沙走廊根本就没有生活可言，没有这些重要的汽车零件，我什么事也没办法做。”

穆罕默德的哥哥哈迈德在2008年至2009年的以色列战争时，就逃到瑞典展开新生活，从此以后就在那里安居乐业。哈迈德后来也鼓励自己的弟弟离开加沙走廊寻求更好的生活，同时还能在瑞典担任汽车维修员增加收入，让自己的孩子在一个没有暴力的环境之中成长。

拉法市的保安总局估计，大约有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在2014年以色列军事行动期间，利用地下隧道逃离加沙走廊。这些逃难的民众内心

怀抱希望，愿意铤而走险缴交一大笔费用，从拉法市的地下隧道逃到以色列的亚历山大港，再搭船前往利比亚或是意大利。这整段过程不仅相当危险，也要看当事人的运气好不好，通往自由的道路总是埋伏着许多险恶。

有时候这些巴勒斯坦人会被倒塌的通道给压死，还有其他人会在半路被位于西奈半岛的埃及军方给扣留拘捕。有时候埃及的海巡署队员会对某些船只进行抽查，而有些载满巴勒斯坦难民的船只则是在航行途中沉船。

虽然风险极高，但是穆罕默德·马霍夫显然认为这个机会值得他奋力一搏。穆罕默德宁愿带着孩子到未知的国度生活，也不愿意让他们在这种备受压抑、痛苦不堪的环境中成长；他也不希望女儿亲眼目睹自己的家庭成员，在这个被以色列封锁包夹的祖国中丧命、凋零。很多穆罕默德的朋友都不赞同他的决定，他们认为应该要坚守加沙走廊，如果大家都纷纷出走，以色列的诡计就得逞了。如果巴勒斯坦人离开祖国，以色列就可以占领、殖民这个空空如也的国度。

祖黑尔·马霍夫表示他的儿子原本只是决定要到瑞典待一段时间，等到政治局势稳定、生活状况获得改善之后就会带着女儿回来。但是现在穆罕默德似乎永远无法回到加沙走廊了。

来自意大利跟马耳他的消息表示，有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在寻找避难处的时候溺死了。移民局估计2014年大约有2900人死于地中海，然而2013年的死亡人数却只有700人而已。

总部设于日内瓦的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克莉丝提纳·贝丝奥姆对马耳他沉船事件发表声明：“那艘船上大约有500位偷渡客——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埃及人，还有其他族[注]人。这些人都是要乘船到欧洲生活。”不过贝丝奥姆所提供的最新消息并没有解决祖黑尔·马霍夫内心的疑惑。祖黑尔至今仍未获得儿孙死亡的确切消息。

一对来自戴尔巴拉赫的父母亲也在等待新闻通报儿子的下落，不过好一阵子都音讯全无，这家人就设立了一个哀悼的帐篷，准备接受亲友慰问。后来有人从意大利拨了电话过来，告诉这对父母他们的儿子很有可能幸运地死里逃生，因此他们就立刻撤掉为葬礼所搭建的帐篷。但是又过了两天，情况却有了180度的转变。原来那位那位活下来的难民不是他们的儿子，而是另一位侥幸存活的民众，现在正在马耳他的医院接受治疗。死者的父亲表示他的儿子为了要赚钱让母亲动手术，只好离开巴勒斯坦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死者的母亲无法入眠，而穆罕默德·马霍夫的妻子也表示他的丈夫目前仍名列失踪的巴勒斯坦人口清单中。现在她从早到晚紧盯着电视，一心希望新闻能带来好的消息。

许多加沙走廊的家庭现在都下落未明，有些家庭全数失踪，只有一些远亲仍然留在这片土地。以色列自从2006年开始就禁止巴勒斯坦人到海上航行，不过绝大多数的加沙人还是决定要冒险乘船漂流到异乡，可惜的是有许多人就此消失在这片茫茫大海中。

欧洲及中东人权观察组织的雷米·艾卜杜欧博士表示，现在要立刻统计罹难者数量，查出他们的身份姓名，其实是一项相当艰难的任务。

“马耳他政府根本就没有这么充足的资源来打捞每一具尸体，而且意大利政府只要发现任何罹难者，也会立刻将遗体埋葬。”

艾卜杜欧博士认为假如马霍夫一家人够幸运的话，或许他们还能拿到一张意大利政府埋葬尸体时拍摄的照片。

但是一张照片对马霍夫全家人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弥补他们的伤感之情。至亲的家人漂流到一个他们从没想过的国度，最后还无法

得知他们的下落，穆罕默德的妻子绝对没办法接受这么模糊不明的结果。

祖黑尔·马霍夫表示："我一定要知道我的儿子跟孙女到底是生是死。"

---

1. 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民族，人口数大约有4000万人，宗教信仰大多为伊斯兰教。

名词对照表

六日战争	1967 War
埃及现任总统塞西	Abdul Fattah el-Sisi
阿布·尤瑟夫·纳贾尔医院	Abu Yousef al-Najjar hospital
半岛电视台	Al Jazeera
阿克萨医院	Al-Aqsa Hospital
阿克萨大学	Al-Aqsa University
艾资哈尔大学	al-Azhar University
法哈立（地区）	al-Fakhari
《哈耶特日报》	al-Hayat newspaper
莫赞人权中心	Al-Mez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赞奈（地区）	al-Zannah
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圣公会教堂	Anglican Church
秋云行动	Autumn Clouds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Ban Ki-moon
巴巴拉（地区）	Barbara
贝特哈农（地区）	Beit Hanoun
贝特拉希亚	Beit Lahia
班·古里安机场	Ben Gurion Airport
抵制、撤资、制裁运动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布瑞耶（地区）	Buriej
天主教明爱会	Caritas
圣波菲瑞斯教堂	Church of Saint Porphyrius
国际保护儿童组织	Defence for Children International Palestine

戴尔巴拉赫（地区）	Deir al-Balah
德鲁兹派	Druze
开斋节	Eid al-Fitr
数字解释之声	Electronic Hasbara Force
水资源及卫生紧急处理组织	Emergency Water and Sanitation-Hygiene Group
埃雷兹关口	Erez crossing
欧洲及中东人权观察组织	Euro-mid Observer for Human Rights
主麻日	Friday prayers
加沙欧洲医院	Gaza European Hospital
加沙国际机场	Gaza International Airport
日内瓦公约	Geneva Convention
以色列人权组织吉萨	Gisha
希腊正教大主教阿莱克修斯	Greek Orthodox Archbishop Alexios
海法（地区）	Haifa
哈马斯	Hamas
赫容尼纳（地区）	Hay al-Junina
圣家堂	Holy Family Church
暖冬行动	Hot Winter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贺兹利亚跨领域学院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Herzliya
国际移民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铁穹防御系统	Iron Dome
伊斯兰圣战组织	Islamic Jihad
伊斯兰大学	Islamic University
伊斯梅尔·阿什卡	Ismail al-Ashqar
伊斯梅尔·哈尼叶	Ismail Haniyeh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Israel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贾巴利亚（地区）	Jabaliya
朱胡迪克（地区）	Juhu al-Dik

凯雷姆·沙洛姆关口	Kerem Shalom border
沙鲁姆检查站	Kerem Shalom Crossing
哈立德·马夏尔	Khaled Meshaal
汗尤尼斯（地区）	Khan Younis
柯伯特·阿达斯（地区）	Khirbet el Adas
胡萨（地区）	Khuza'a
库瓦堤医院	Kuwaiti Hospital
天主教教堂	Latin Catholic Church
加沙曼安发展中心	Maan Development Center
蓝色马尔马拉号	Mavi Marmara
中东之眼	Middle East Eye
穆罕默德·穆尔西	Mohamed Morsi
灾难日	Nakba
纳塞医院	Nasser Hospital
国家民主法务协会	National Society for Democracy and Law
北加沙紧急污水处理计划	North Gaza Emergency Sewage Treatment Project
奥马利清真寺	Omari mosque
铸铅行动	Operation Cast Lead
护刃行动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奥斯陆协议	Oslo Accords
乐施会	Oxfam
巴勒斯坦行动通信公司贾瓦尔	Palestine Cellular Communications Company（Jawwal）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巴勒斯坦农业纾解委员会	Palestinian Agricultural Relief Committees
马哈茂德·阿巴斯	Palestinian Authority President Mahmoud Abbas
发展与媒体自由巴勒斯坦中心	Palestinia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Media Freedoms
巴勒斯坦人权中心	Palestin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巴勒斯坦记者组织	Palestinian Journalists Syndicate
巴勒斯坦民众抵抗委员会	Palestinian Resistance Committee
防卫之柱行动	Pillar of Defence
卡拉拉市政厅	Qarara Municipality
拉法市（地区）	Rafah
拉马拉（地区）	Ramalla
红新月会	Red Crescent
回声重返运动	Returning Echo
罗马东正教教堂	Roman Orthodox Church
舒加艾耶（地区）	Shejaiya
西杰亚（地区）	Shejaiya
敘法医院	Shifa Hospital
西奈半岛（地区）	Sinai
拉法市市长苏卜西·拉德温	Subhi Radwan
夏雨行动	Summer Rains
塔尔哈瓦（地区）	Tal al-Hawa
塔苏坦（地区）	Tal al-Sultan
塔札塔	Tal al-Zatar
特拉维夫（地区）	Tel Aviv
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	the massacres of Sabra and Shatila
巴勒斯坦住房部	The Palestinian Minister of Housing
卡萨姆军团	The Qassam Brigades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处	UN Office for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 简称：近东救济和工程处	United Nations' agency for Palestinian refugees (UN RWA)
世界粮食计划署	World Food Program
亚希尔·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
札威达（地区）	Zawyda

查图恩（地区）	Zaytoun